

經文髓題辭

予嘗讀書六松軒亦既有年矣然  
才情跼蹐神識拘攣竟不能變及  
謂

黃老師授以莊生南華畢志卒業乃  
始喟然嘆曰至矣哉深者入黃泉

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  
無間誠易所稱玄之又玄衆妙之  
門也顧玅有真髓而章句為糟粕  
神遇者其廣大則鵬搏扶搖而上  
有九萬里其精入則庖斲恢又乎  
乃有餘地時而出之則擬議以

2876004

April 12, 1955

變化又若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昔稱善學南華者無踰蘇長公能  
識廣大于變化故其賦赤壁遊銘  
大覺昂諸篇機神固不殊焉不然  
而章句之徒相與摘而用之至棘  
喉滯吻是胡寬之營新豐也是優



孟之學叔敖也糟粕是讀斲輪且  
猶笑之而況于清評乎故粗視南  
華者必曰夏虫不可以語于冰者  
篤于時也予竊哂之曰井蛙不可  
以語于海者拘于虛也其亦取法  
于蘓公云  
王衡謹題

莊子南華經目錄卷一

內篇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外篇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天地

天道

天運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木

由子方

知北遊

雜篇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寓言

讓王

盜跖

說劍

漁父

列御寇

天下

南華經目錄卷一終

新刻癸陽黃先生南華文髓卷之一

癸陽 黃洪憲 評輯

南華真經

內篇逍遙遊

鵬化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魚中最大者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

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鳥中最大者鵬之背不知其幾千

里也怒字法怒是為氣所使不得平意而飛其翼若垂天之

雲其翼若天雲之布於四陲者是鳥也海運字法海氣動也則將徙於南冥

褚伯秀曰怒而飛者勇動疾舉有若怒然齊物論萬竅怒嘯外物篇草木怒生道德經萬物並作皆是此意於此以現其復則六月息之義可知世人見其怒而不見其怒知

復故背天遺達  
之知日超有為  
之域以至事物  
膠葛患累糾纏  
蕭然疲役不知  
所歸可不哀耶

順尹子曰天地  
雖大能役有形  
而不能役无形  
入欲免於二氣  
所役者請於冥  
魚未形以前求  
之

焦氏曰冥海也  
稱康云取其冥  
冥無涯也東方  
朔十洲記云水  
色謂之冥壘  
之雲垂扶也  
其大如天一  
面雲也齊諧司  
馬及崔並云人  
名簡文云書  
名上行風謂之  
扶搖爾雅云扶  
搖謂之颺野馬  
天地間氣如野  
馬馳也塵埃氣  
翕鬱似塵埃揚  
也

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之事異者也諧之言曰

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水為鵬翼所擊三千里搏音搏扶搖

而上者九萬里去謂徙而南也以六月息者也野馬音馬游絲

也塵埃日中飛灰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

色猶言定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

已矣則準則也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

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字法粘着於地水

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

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

莫之夭闕字法音遏天折也者而後乃今將圖南圖謀也南

陸方壺云夫心之神明變化莫測際天地窮宇宙

冥云云海氣動則颺風作故大鵬乘此風力怒飛

而徙於南冥復自解云六六月息者與下以息相

吹之息同謂氣息也人以一呼一吸為一息造化

則以四時為一息去以六月息者即海運則將徙

南冥之高去謂徙而南也周之六月夏正之四月

也於后天為巽正氣動風起之時故大鵬乘此徙

去或以為去半年至天池而息則是六月為半

年以息為止息則謬矣又承上文言天地待氣而

動者如大鵬如野馬如塵埃也皆生物之以息相

吹者吹息二字頗奇特言生物無大無小無巨無

細惟此氣机吹噓鼓舞乘一出入有莫知其然而

然者到此分明模寫一段造化之妙天之蒼蒼以

下又形容出一氣際天蟠地烟緼交密之狀言天

之蒼蒼必非正色也但因其蒼蒼而無所至極故人之從

下視天上也但見其蒼蒼而已矣一氣蒼蒼充塞無

間此今辟兮其無窮兮夫是以息相吹而生物莫

之能外也且夫以下又息相吹上轉生一意言此

郭泰曰三食三句所造弥遠則聚粮弥多故其翼弥大則積氣弥厚也二重所異翅者皆不所以然而然

耳  
此以人行有遠  
如人所食有多  
少如人見有大

鳥必得風力之厚者然後能舉故以堂坳喻云云  
堂坳堂之凹處也傾杯水堂坳以芥為舟則浮以  
杯為舟則膠何則水之力有勝不勝也膠謂黏着  
於地而不能動以是知水不厚不能載大舟風不  
厚不能負大翼今也扶搖一舉而能搏鵬翻於九  
萬里之上則在下之風其厚何如非天地之間大  
吹乎而後乃今必得培厚之風可以載鵬而上背  
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厚可以圖南此段意在  
充積之厚然後有大運用褚伯秀曰凡物之潛久  
者必奮屈久者必伸豈厭常樂變而為此哉蓋圓  
形大化中則隨二氣而運  
盈虛消長自然之理也

年知之不相及

調與鸞鳩笑之音降音學大鵬二天曰我決起而飛捨榆枋時則  
不至而控音法於地而已矣與地奚以之九萬里而  
南為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耋

少則志趣亦有遠近也

箇地輩也大曰  
中植小曰箇  
生以朝計古本  
作雞箇

冥冥者冥海之  
靈龜也

彭祖處人間世  
僅七百年但可  
謂保生未可謂  
中舉也以久特

闡兌與衆匹故  
曰不亦悲乎衆  
人以彭祖為大  
年南垂以彭祖  
為小年

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

知此句結小年不及大年此句生下奚以知其然也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

冥需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

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姓錢名鏗堯乃

今以久壽之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李東一云

鸞鵠學飛之小鵠也決起疾飛起也捨

突也捨枋二木名時則不至有時而飛不能上也

控地於地也模寫小蟲力弱不能奮飛之容而

已矣無能能亦無他願也鵠蓋井蛙醯雞之徒  
不知世界有如許之大者故其見若此只緣胸中  
原無所積故下復以聚糧說喻適莽蒼者三餐而  
反腹猶果然適往也莽蒼近郊林木之色一望可

小山云螭蛄鳴  
兮咻嶺暮兮  
不自聊是也

史記龜千歲長  
一尺二寸是也

麟鳳龜龍謂之  
四靈

見者也三餐夕飯也言適至近之地者朝往夕歸  
腹猶果然充實自謂不消厚積豈知適百里者  
宿春糧適千里者必三月聚糧行愈遠者其積當  
愈厚彼二蠹者決起榆枋之下不過如適莽蒼者  
耳豈知大鵬所積者厚而所到者遠哉聚糧意是  
自風積字面上換來小知不及大知又自二蠹何  
知上生下小年大年二句意亦相承以年小故知  
小也朝菌蟄芝也朝榮而夕瘁故不知有晦朔總  
姑寒蟬也夏生而秋死故不知有春秋以年小故  
知小也若夫楚南之冥靈以千歲為春秋上古之  
大椿以一萬六千歲為春秋二木之取於造物者  
如此之多其中豈無靈異謂之大年大知理固宜  
然而世傳彭祖壽年八百以久特聞此尚不及冥  
靈阿望大椿乃衆人慕而匹之不亦悲乎何見之  
鄙也此段喻淺夫之見極切按抱朴子云彭祖言天  
上多尊官人神新仙位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勞  
苦故止人間八百餘年  
蓋久行地而未化者

### 小知大知之分

湯上入引一段  
証據言向未湯  
之問棘即此事  
也

今人言雲已在  
半天是也

此合也微召也  
倏然笑貌

未能齊故有笑  
也李世毀譽之  
而不加勸沮者  
審自得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  
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  
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此二句極搏扶搖  
羊角風屈曲勢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言九萬里  
雲氣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  
也言鵬如此冲舉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  
也且何所性也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其飛如此  
必欲如彼且此小大之辨也言斥鴳笑鵬即小大之  
將何所注批此小大之辨也分以下正言小大之辨  
故夫知效一官行此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  
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

我內而物外也  
已榮而人辱也

扶未樹言唯能  
自是耳未能无  
所不可也

列仙傳列子鄭  
人名禦寇問道  
開尹子九年能  
御風兩行御風  
神出入不着地  
也旬有五而  
後反神出半月  
始歸也

無已者不見形  
氣也無功者不  
見功行也無名  
道隱无名也老  
子所謂善入元  
為修養不足言  
矣

褚伯秀曰堯以  
嚮維比功其讓  
虛至矣豈以黃  
屋為心哉由以  
鷗鼠喻量其素  
分足矣豈僥倖  
富貴者哉有神

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

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音朔於世

為不汲字法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

也旬有五日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

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

之辨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音紀所遇故曰至人無

已音紀冥心而神人無功成物而聖人無名神化而

李東一云棘湯時賢人列子作湯問夏華疑即其

湯大而棘小也窮髮不毛也羊角風之旋者斥鷃

斥澤之小鳥小大之辨句結上意生下意故又復

言小大之辨智可以效一官之職行可以和一鄉

之人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言上焉獲乎其君而下

焉信乎其民若人自視亦若斥鷃翱翔於蓬蒿之

間自謂飛之至矣而不知殆小蘆小節也適為宋

榮子之所笑蓋榮子宋之賢人也其人能忘毀譽

之情定內外之分辨榮辱之境斯其所得若是已

矣視波之智行才德數然效用於世者固有間

也雖然齊德猶未廣也何者以其能忘也而不能

忘忘能定矣而不能忘定能辨矣而不能忘辨故

堯許逍遙

堯讓天下於許由字武仲潁川章法曰日月出矣而燭火

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音爵而灌

堯在位斯有許  
由在野氣類感  
召理有由然蓋  
聖人不以出處  
分輕重而以義  
理為去就此有  
係乎道之卷舒  
時之當否耳夫  
使由幡然受禪  
不夫乎端拱岩  
廊之尊使堯條  
然淳謝則可以  
歸光太古之上  
乃曰名者實之  
寶也即此語而  
推非性醒中軒  
之夢息觸蛩之  
爭抑使後人想  
像箕山潁水之  
趣而風樹一瓢  
俟以為累也終  
以尸祝不越俎

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堯以燭火浸灌自喻。夫子立而

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字法吾自視缺然。自愧請致天下。許

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

名乎。字法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名為賓則實為主。為賓是徇名而喪

其真。音佳傳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

越樽俎。尸祭祀設以代神者。祝宗廟之官。樽俎禮器。而代之矣。

李束一云。堯以日月時雨比許由。以燭火浸灌自

天下而天下治也。治有若且。難意立無為治有為。無為如日月時雨。天也有為如燭火浸灌人也。此

而代庖言各安  
所安各足所足  
而天下无事矣  
此堯許之所以  
逍遙也

也歸休乎君言君且歸去休不必來訪也。庖與尸  
祝其業不同我不能舍我所樂以代汝亦猶尸祝  
不肯遠越去其樽俎而代庖人烹割也

堯見四子喪天下

肩吾問於連叔。賢人曰。吾聞言於接輿。姓陸名大而

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天河

尾大有徑庭。音徑。徑門前路庭堂。音亦。疆界遠。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

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音藐。音姑。音射。音亦。疆界遠。山在北有神人居焉。肌膚

若冰雪。體抱。音純。音綽。音法。淖約若處子。守柔。自全。不食五穀。吸風飲露。

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音疵。音法。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

藐姑射神人大  
抵皆寓言也  
射由眇也山艮  
象人身中之土  
也神人人身中  
最灵也



時是也女與汝  
同謂如此言語  
豈是汝這寺人  
能之

意  
磅礪周遊无心

大浸不溺水中  
有真火也大旱  
不焦火中有真  
水也

飾冠於首蔽  
之譬斷髮不用  
不以物為事之  
也

陽堯都也

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唯形

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

也。之德也。將磅礪萬物以為一世。斲乎亂。孰弊弊焉

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

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

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豈肯以事物為意。物有事

宋人資章甫。資貨也。章甫。冠名也。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

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王倪

被木。許由。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

焉

陸方壺云

此方形容神人之大藐姑射。名肌膚

德性柔好也。神人蓋專氣而食母者。故能辟五谷

而吸風露。黃庭經云。人守氣。穀與五味。獨食太和

氣。御氣意。益如此。且形神俱妙。出入冥無。故乘雲

亦致矣。故天也。自位。萬物自育。和氣薰蒸。物無疵

癘。而年穀熟。此皆理之可信者。而肩吾誑之。故連

叔然其言。而鄙其見。以為心育。聾育之病者。是汝

之謂也。故曰。猶時女也。之德也。所謂我無為。而民自

所存者。神舉一世。而甄陶之。所謂我無為。而民自

治我。無欲而民自朴。我好靜。而民自正者。故曰。磅

堯謬許由時堯  
以天下為土也  
此時之堯視天  
下大而自視小  
堯往見四子時  
堯以藐射山為  
上。也此時之堯  
視天下小而吾  
心大堯治民平  
政弊。役。一  
見四子實喪天  
下謂真人陶鑄  
堯舜非耶藐姑  
射四子真道遙  
也四子或疑水  
火金不寓言繼  
歸坤宮

李光縉曰大瓠  
五石皆寓言也  
五石之實疑借  
人身五行意瓠  
性虛盛以水漿  
則失其虛瓠性  
浮寔之地不能  
自奉則失其浮  
瓠性員剖以為  
瓢則失其員大  
抵皆滑心之謂  
不善不足以周  
四体不免滯滯  
然之學用之  
則不施

瓠地而封之  
瓠實為大樽去  
其實則虛而員  
也浮之江海不  
着地也人身之  
水自有江湖注  
而不滿酌而不  
竭虛在水上任  
其自之无有係  
着无有星礙安  
往而不可執

同契云入水不濡誇火不焦非道德者誠不足以  
語此然道以其真治身而出其緒餘亦足以理天  
下故曰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夫塵垢粃糠皆  
神人之所不屑者又况天下外物也孰肯以物為  
事而用此塵垢粃糠為哉陶鑄堯舜謂堯舜事業  
皆在陶鑄中却非小了堯舜語至德者自合如此  
逕庭激過也皆從去讀又謂所言廣大舉世皆淺  
見之人故許由自謂鷄鵲偃鼠無所用天下為是  
猶越人斷髮文身不用章甫也藐姑射之山神人  
若此是以堯見之歸於汾水之陽宿然而喪其天下

喻言乎大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斄之成而實  
瓠中五石以成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  
則瓠落無所容落零落也言形平而淺非不巧然大  
也吾為其無用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

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澠統為事客聞  
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澠統不  
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  
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  
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澠統  
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  
如酒器縛之身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  
以浮江不弱

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陸方壺云說到神人已是大之壺了又恐人疑此  
種學問離世絕俗將茫蕩而無所用之  
復設大瓠五石喻言乎大也用之涉險可以利濟  
蓋君子之學無入而不自得者此所以為逍遙也

焦氏曰夫子固  
拙於用大矣曰  
則所用之異也  
蓋人性本一用  
之不同用之巧  
則迥然矣用之  
拙則拘繫矣孔  
子所言性相近  
習相遠即此意  
也無何有二句  
用此意可作結

此惠子戲以喻  
莊子之言大而  
有用

實五石可以貯五石也堅重也不能自舉言一人  
之力不能舉也瓠落大貌猶廓落也吁然虛大之  
貌掊擊之也不龜手藥以冬月澤手不文理龜折  
也泝澣打洗也統絮也冬月漂絮以藥故不龜世  
以為業慮以為樽言何不思以為浮江之樽乎浮  
江者以大樽繫腰則免沉溺蓬之心謂蓬蒿之見  
言短小也

### 有用不如無用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  
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  
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  
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教者音星伺候物之閒音闕東西跳  
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

以逍遙遊名而  
終篇貫串只一  
化字第一段言  
鯢鵬蜩鳩斥鴳  
之化大小不同  
故其飛有高中  
第二段言天之  
化亦有大小不  
同故其為逍遙  
遊有優劣第三  
段言大樹若無  
用而化為有用  
則吾可以逍遙  
遊矣天之所賦  
各有定類豈可  
強同蜩鳩近類  
於鯢鵬遠而人  
則無智愚賢不  
肖皆可以階大  
道然亦有自視  
若蜩鳩斥鴳者

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  
其無用何不封之於無何有之鄉音法廣莫之野音旁呈徬徨乎  
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  
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 陸方壺云

樗惡木大本木身也擁腫盤結輪囷也  
狸狌狐屬教物之閒遊者斄牛掩取禽

獸之斄檻也言小者雖點而不免於禍斄牛掩取禽  
也斄牛大矣而用之以執鼠則非其所宜況有此  
大樹則不當更以規矩墨斷而小之何不封之  
廣莫之野無有之鄉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寂寞  
虛曠之地喻道之本鄉也言有此大樹自合歸根  
本鄉處陰休影足以自樂且免斤斧牛羊之患故  
曰不夭斤斧物無害者喻斄牛雖有用而有害  
閒曠者雖無用而無害也通篇反復設喻只是言  
小知不如大知末二段却言大用不可小用只緣  
識見淺小之徒僉謂其言而無用反起荒唐之訕

焉故於篇終曉  
之曰人雖如  
然雄李之氣  
腫卷曲之樗  
能因其質用  
隨事而化豈  
其為逍遙遊

王雱曰耦匹也  
物莫不有匹惟  
道神妙而無匹  
無匹則歸于一  
致而忘彼我物  
論當齊矣今之  
愚凡者梵志所  
謂吾侯昔人非

者人者是也三  
等衆竅所以不  
同衆竅不同而  
同受風以成聲  
萬物雖異而同  
委氣以成體竅  
為風之所鳴而  
物為化之所後  
所遇雖殊同歸  
一致此物我不  
得不齊也然風  
不能鳴无竅而  
化不能役无物  
能脫形骸之累  
而真妄想之情  
了然明達而吾  
非我有則入於  
神妙而造化不  
能拘之矣

故篇末言此个廣大學問無有用處但汝自管見  
遂心不知明用蓋這个廣大逍遙原汝合下本  
與道相應用以進道實為本地風光天衡蕩蕩  
自能飛河海淵淵魚自能躍自非莊子灼見道  
不能如此形容若會得此便舜禹有天下而不  
顏子陋巷簞瓢不改其樂曾子弘毅毅任重遠  
皆是這个莊子篇首以逍遙名中間只說大大之  
又大至於無迹而後已惟大故能逍遙也

### 內篇齊物論

#### 三籟啓教

南郭子居於南郭因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息嗒焉似  
喪其耦顏成子游姓顏諡成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  
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  
非音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

者吾喪我汝知之乎言今者吾喪我矣汝知此理乎  
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  
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  
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參寥乎山林之畏佳  
林木字法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音維櫨音佛似  
圈音法似臼音注似洼者音注水聚音注似汚者音注水激者音注謫者音注叱者音注  
吸者音注叫者音注謔者音注突者音注咬者音注前者音注唱乎而隨者音注唱喁音注冷風則  
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  
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此  
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

也哉其自取怒者其誰耶

字法

李東一云

人之所以有其形者有我而已試觀隱

喪即喪我謂忘形也蓋神與形為耦忘其形是喪其耦也形如稿木無生氣也心如死灰無烟燭也皆嗒然喪耦之情狀昔前此也子游言前此見人隱几未有若夫子今日者蓋人人皆自形骸軀殼上起念而子綦不然迥出常態故子游異而問之子綦答言今者吾喪我矣汝知之乎喪我二字又是我自前篇至人無已上生下蓋喪我則可與忘物可以忘我可與忘忘而優入於聖域矣夫喪我者忘我也忘我則天矣遊以天者知而未始有知言而未始有言故以三籟啓教惟本聲氣所出之原而歸極于天籟籟管也此竹而成管有長短聲有高下吹萬不同止以暗喻物論之不齊者乃人所為故曰人籟地籟則木之衆竅感應氣而成聲者天籟則無聲而能聲之曰天其意見下子游一聞而特不得其朕故歸之曰天其意見下子游一聞三籟便要討個道理故曰請問其方於是子綦先

辭物論風之形似後筆端寫出非化工之手不

之謂之刁之這樣文字何等奇絕

怒者其誰一句接上起下言到是非相激得失互爭如萬竅怒號聲氣不平則誰耶

為形容地籟大塊天地也蓋天地間之有風如人之鬱將暢而有意氣者琴長風聲也畏佳林木搖動之貌大木百圍之竅穴有兩孔而似鼻者有孔而似口者有孔斜入而似耳者有孔方而似枅者有孔圓深而似圖者有淺而似耳者有孔而似注者有廣而似汚者激者戛而聲止謫者去而聲疾簡文云若箭去之聲叱者出而聲止謫者去而聲聲細斗者高而聲揚謔者下而聲濁突者深而聲留咬者吹而聲續于輕唱也鳴重和也前後陣也蓋以形容聲氣先後相和之變態冷風小風也飄風疾風也厲風猛風也濟止也言風止則竅為之一虛不復如許作聲也調刁刁皆衆木搖動之貌也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然已也或其自然作一句讀吹聲也言天下之聲萬有不同而使其自己出者皆取諸已而不由於天則前衆竅中之怒而號者誰耶蓋怒號者風也非竅也今人若謂聲自竅出皆由於竅而不由於風不知何以厲風濟而諸竅為風然則怒而號者誰耶其為風也必矣知此則聲氣所出之原不歸之天而謂盡取諸人可乎分明實有個真宰主張之者而特不

得其朕是以謂之天籟

有情而無形

大知以下正言怒處

大知閑閑理會事功者小知間間有此二樣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有此二樣

用心憂勞日銷

詹理會學術者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搆

月雖謂其內自

日以心聞字法縵者害者容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

夏殺於秋冬惟

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

為日消之喻以

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

上三句下是正

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誨也近苑之心莫

意上是譬喻

使復陽也此等人身雖生而心已死不復活也喜怒哀樂其在內用心者如此故其

大抵人之耳心

也見於外慮歎變熱姚佚啓態不收歛樂出虛蒸成園

出計得慮失焦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

火疑米如梁之

其所由以生乎此指造化言雖不知所萌然旦暮之

如蒸之成菌條

也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

生條死所謂人

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然造化所行信乎實有之

心之怒其變如

而不見其形莫知其有情而無形情實也蓋實有而無形象可見耳

真君不是心南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數件何者汝

華并心欲成灰

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

了即真宰是也

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意者以心為主而百骸為臣其有

真君存焉

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



大知之人不生意故能靜能應常靜而其心與物相闢不能已已是故有縵者害者密者小恐者大恐者司是非者守勝者千變萬態終身役口直至老死而不知其所歸縵者心慢為異懦無斷柔惡人也害者潛机不露深不可測儉人也密者分銖較兩筭無遺策細人也小恐揣心事事不寧大恐縵緩散自失餒人也司是非者主訟之輩意在中人尋其肯綮快若机括刁人也守勝者木強之徒固執已見山石不移如留詛盟誓不敢動捫人也小知之人心閫若此但見人欲日萌天理日消之又消以至心灰而不自覺故曰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載胥及溺不可挽回故曰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作一句復反也謂其溺而不反也此等机心經歷愈久則愈老愈深故曰老洩老洩之人其厭如城厭如大學厭然之厭消沮閑藏之意緘閑藏也故曰其厭如緘以言其老洩也夫人心不死則尚有生意可以回春今此近死之心可以復陽乎言必不能也此下文又以十二字面模寫小人接物之情狀變者反復不定之意熱者憂疑不動之貌姚央庠也佚縱逸也啓

生也彼自然也  
自然生我之自  
然生故自然者  
即我之自然豈  
遠之哉不知所  
為使若凡物云  
云皆自耳非  
相為使也故任  
之而理自至矣  
萬物萬情無害  
不同若有真宰  
使之然也起索  
真宰之朕迹而  
亦終不得則因  
物皆自然無使  
物然也行若信  
已可行情當其  
物形不別見則  
有骸九竅付之  
自然而莫不有  
存說之則有所  
私有所則不能

開心也態作狀也其人雖是如此實不自由如樂  
之出虛而乍作乍止如蒸之成甬而倏生倏死日  
夜相成乎其前而莫知其所謂吹萬不同怒  
者其誰耶已乎已乎我知之所萌所謂吹萬不同怒  
以生乎此字即怒者其誰之矣旦暮得此其所由  
暗號如禪家所謂這箇下文非彼無我又把此字  
換作彼字言我不是彼則我不能以自成故曰非  
彼無我然非我去取他則彼亦不能以自成故曰非  
風離於竅終不成嚮故曰非我無所取也見譬之  
之意如此而論造化不離已身似亦近矣其於不  
得其朕何故曰不知其所為使若不得其朕即不  
得其所萌也必欲求得其朕除非是真宰有形今  
也真宰使人人便行之說以與人亦信之故曰  
可行已信只為不見其形故無朕可得無朕可得  
終屬朦朧故下斷一句言真宰有情人無形有情  
故能使人無形故不待其朕也善乎禪家有言木  
中益味色稟膠青決是有不見其形足為以竊耳  
斷案以下又教人試在有形上躡認一番九竅耳  
目口鼻通前後而九六藏者心藏神肝藏魂脾藏

朕正有志過其  
分上下相肩而  
莫為臣妾矣夫  
君臣之分若天  
高地卑措施自  
當真君則任其  
自耳而非偽也  
允得真性用其  
自為者知與不  
知皆自若也然  
知者守知以待  
終愚者抱愚以  
至死通順相交  
各信其偏見而  
恣其所行莫能  
自反此比眾人  
所悲者亦可悲  
矣而未嘗以此  
為悲性然故也  
物各性然又何  
足悲哉然則終  
身後之榮然疲

意肺藏魄腎藏志通命門而六藏皆人身中之所  
有者試舉而問不知以數件最親厚者誰與其背  
親而悅之乎其亦有私親者焉然亦問辭如是皆  
有為我之臣妾者乎其臣妾足以相治乎不足以  
相治乎其逆相為君臣乎不逆相為君臣乎其有  
真君存焉亦問辭如此反覆微問要人深思而  
自得之為臣妾者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  
同來在此服役故曰皆為臣妾既同為臣妾其勢  
定不足以相使然而手有時而役足亦有時而  
役手耳有時而役目目亦有時而役耳又似逆為  
君臣其果若是乎執其有真君存焉真君即真宰  
能役人而不逆相為役者也旦暮得此之非彼  
無我之彼怒者其誰之誰皆足這箇禪家謂之真  
主人道家謂之元神大要認得如何認得他其要  
求得其情即上文有情無形之情蓋所以使我  
有此者真君之情也真君與我旦暮不離不以我  
損乎其真字即上真君之真君於人本無益  
損乎其真字即上真君之真君於人本無益  
損但悟之即聖迷之則凡耳一受其成形言此真  
君旦暮未嘗離人一自受形以來便與我相守不



困雖生而實與  
成同此又哀之  
大而不未嘗以  
者不足家也

夫心之足以制  
一身之用者謂  
之成心人自私  
其成心則人各

自有私矣  
故愚者亦師其  
成心未肯用其  
所謂短而舍其  
所謂長者也

是非者群品之  
所不能無故至  
人兩順之理無  
是非惑者以為  
有此以无有為  
有也惑心已成  
雖聖人不能解  
故付之自若而  
不強知也

發揮到此方露  
是非二字作後

忍忘去直待此形之盡而後已真君與我有情若  
此我輩當恭敬奉持置他安穩之處却將他與外  
物相辨相靡於順逆之場不自愛惜如人不惜精  
神盡力馳走莫之能止者所謂彈金珠而弋鳥被  
衮衣而負薪不亦悲乎悲者憫其不知輕重也且  
終身役其其所為者皆幻妄不常之事成甚功果  
蕭然疲神勞役日暮途窮而不知所歸可不哀耶  
哀者哀其無下落也到此處而不知省直是芒人  
縱壽百年不死奚益夫人從少得壯從壯得衰從  
衰得白從白得老其形化矣賴有箇不亡待盡者  
在古來聖真仙佛只存得箇是以空劫之外超然  
獨存足以自慰今却迷失真君形化而心與之俱  
化可不謂之大哀乎大哀者哀其喪君也且人之  
生也固當如是之芒然而無知乎其我獨芒然而  
人亦有不甘者乎有一不芒之人而我獨芒然其  
可愧亦甚矣此等激切之語孟子上亦有之

### 愚者以無有為有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字法以此心見成通理為師誰獨且無師乎奚

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  
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強不  
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知以  
何如之矣

### 陸西星云

若能認得真君隨其成心而師之則誰

天命之本然吾人之真宰也是心也人人有之奚  
必知古今代謝取於造物之獨隆者有之雖愚者  
亦與有焉但愚者多為與接為構日以心聞之故  
而失之故未成乎心未成乎心言失其本心也既  
失其本心則尤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之道何者為  
是何者為非妄意以司是非譬之今適越而昔至  
者何者適越之人必平日已曾到其境土方可說  
他風土美惡若今日方終適越之謂昔日已至便  
說彼處美惡豈不是臆度科想未成乎心而有是  
非之者亦復如是以此等之人是謂以無有為有也

未許多議論眼目

以無有為有者雖有神禹且不能知且如禹作禹貢六只說得他足跡所到九州土物外國方物禹便不能知了此理也這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之人本無所見強作解事吾獨且奈何哉

因是因非

此一段言因是之因之一字乃老莊要旨

夫言非吹也非風聲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

果有言耶其未嘗有言耶其以為異於鼓音鳥初出卵雖有

不自亦有辯乎其無辨乎鼓之鳴本非有心人之言恐未能無心而與鼓等也

大小精粗道無不在何所不存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

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

是非皆可何所不可

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

所非而非其所是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

此言以明自彼則不見彼物也

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言物皆不見彼之所見而獨知其所以自為是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有生必有死

是矣自以為是則以彼為非矣

方不可方不可方不可方不可方不可方不可

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是因非因非因是如儒墨之辨吾不能同吾不能異不

是以聖人不由而與之於天亦因是也

李東一云言非吹也又度上吹字下來夫言亦聲

之言所以不比於吹故曰非吹非吹則非天籟矣

何者言者有言其言曰此是也此非也雖則人人

皆如此說持未定得他是何等言語其果有心於

司是非而言之耶其亦任天之便雖言之而未嘗

有言邪夫初生之鼓任天之便愀然而鳴非有心也人之言以為異於鼓音者其亦有說乎哉其亦

雖聖人何能廢是非乃世之所是而非因而是之世之所非因而非之不過如是而已

謂之天籟此辨字與分辯之辨不同當仔細體認又言道胡為乎隱而有真偽乎言胡為乎隱而有是非乎隱即晦意道無真偽惡乎往而不存言無是非惡乎存而不可自夫小見之人雜之以偽行故道隱浮夸之人雜之以游言故言隱是以真偽是非雜而並出於是乎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以是夫是其所非則非其所以是矣如儒以厚葬而墨子薄之如此是非是兩無定論伊欲定之則莫若以明者明乎本然之末始有是非而後是非可泯也知者明德本來原無是非大道原無物我但因人已對立互生意見而起既有我相則有天下何物非彼何物非是若看之他人則不見驗之自己則知之何者我不常自見其是而不見其非者如是則知是出於彼是亦因彼而已何必與之更辨其非是哉故曰彼出於是因彼是是方生之說一句難看意謂是非即生死之說也彼出於是譬之方生何者彼於無是無非之中忽然而生彼是故曰方生雖然方生矣我因而是之不以非對則彼是無耦矣其如我以非對彼是得耦一得其耦遂爾生生不窮故方生

環中以應無窮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

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波是莫得其偶。謂之

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

無窮也夫若是非之場而得無窮之妙必聖人燮之以天者能之故曰莫若以明

**陸方壺云**  
 曰是亦彼也彼亦是也  
 曰因是則見物無非  
 彼物無非是故  
 曰是亦彼也彼亦是也  
 曰因是則見物無非  
 彼物無非是故

是而不見有異於我則放身依之而不復求耦於彼以是無我相無人相一因夫是而墜之以天若兩使彼我之間各起意彼亦一是非我亦一是非兩下相持要見端的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



人所不可因而可  
人所不可因而可  
不可道可行因  
而成之物有謂  
因而然之是我  
無然耳我無不  
然不然於物之  
所不然耳若此  
者以物自有所  
然自有所可蓋  
無物不如是者  
又何必如是非  
其間或穩之不  
用為用只是因  
之一字此之謂  
因是聖人之因  
是知通為一而  
却不知其然豈  
以因為善而因  
之哉不知所以  
因而皆因故謂

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三與  
計七而喜怒為用移於亦因是也是以聖人人外則因  
和之以是非而內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合是非而  
是非而使  
之並行

陸方壺云

此又發明所以因是之故蓋以彼之是  
即我之是也人惟不肯以己度人孰於  
有我決意是我非彼物論之所以不齊職由於是  
故以指喻指之非彼指是以我指之是以喻人指之  
非不可也不知彼之指亦指也安得以其不在我  
手而遂謂之非指哉不若就彼而反觀之他若有  
言亦將謂我指為非指矣如此反覆相喻彼我之  
間同於自是均相非果且有是乎哉果且非是乎  
哉但見無有是者無不是者而是非於是乎泯矣  
喻馬非馬亦復如是若使不執有我不起意見人  
曰可吾因而是見之於竹則有同心協力之助道類  
謂因是而由是見之於竹則有同心協力之助道類

之通即一也  
勞如勞卦之勞  
息神無意為一  
雖同亦不知也  
行由一故兩

之而猶與也且人胡為而然乎然謂我之然也胡  
為而不然乎不然且天下謂我之不然也知是則是非之  
門皆吾自啓且不然謂我之不然也知是則是非之  
之自然物則之固有不物固有之固有不物固有之  
者不特一物無物不有物固有之固有不物固有之  
無二矣故曰道通為一蓋物則不能觀之皆通一而  
生意見不起分別自爾立融交攝曾何彼此之可  
言哉至是而是一非非於是乎泯矣惟知者知通為  
一愚者則有分別分別別人我則自是自用之心生  
通一無二則自是不用別人我則自是自用之心生  
已然是也寓諸庸者因人之是也蓋無物不可無物  
不然故庸衆之中皆至理之寓如大舜之知不  
過用中於民非是不用而寓諸庸之謂乎夫庸則  
常而可用矣故曰庸也易曰推而行之謂之通不  
則滯故曰用也者通也易曰推而行之謂之通不  
至于通則得之矣故曰通也者得之矣通至也至于  
得則幾矣所以然者因是而不知其所以然之謂道也者自  
即因是也因是而不知其所以然之謂道也者自

然而然因是而不知其所以然則忘物忘我渾然通而為一夫是以謂之曰道朝三者狙公養猿術也狙公之輸芋粟而食猿也命之曰朝三而暮四則眾狙為怒既而曰朝四而暮三則眾狙為悅彼眾狙者胡然而喜胡然而怒迷惑於旦暮之顛倒而不知芋栗之本數未嘗加也勞神于一而不知其同亦猶是也因是即猶是或泥上文因是作解殊覺牽強是故聖人知其本同故混合是非而休天均也止乎天均則是非可否通而一笑通于一故可兩行以正應上聖人獎之天

貴疑不貴耀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本無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生太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生陰而未始有是

郭象曰知夫未始有物者此意天地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覓其一身故雖然无累與物俱生而无所不

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占善之鼓琴也鼓一曲則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不鼓則不昭文之鼓琴也有終始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一工於琴一工於樂一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其異乎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波非所明而明之也人未分曉乃強以堅白之昧終堅石白馬之辨正以我所見曉之故以堅白之昧終如惠子強辨以終身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



昭文之不鼓琴也幾盡也夫三子者皆欲明之已所明而明之故知盡虛窮形勞神倦或技策假寐或樛梧而瞑然賴其盛故能久不尔早困也三字惟獨好其所明自以殊於眾人同我之所好是侯對牛鼓簧耳彼竟不明故已之道術終於昧然也文之子又終文之緒亦卒不成此三子雖未明於彼竟不明於三子而可謂成

則我不成亦可謂成也物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即謂不成則萬物皆相與无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耀彼

則萬皆相與無成矣是故滑稽之耀聖人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陸方壺云

以言達者知道通為一此又進上一步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其初以為有物之先則始有封未始有封猶一也封如封疆之封言有彼此非猶一也當此之時民尚淳質道之全歸渾然未散之朴自是非主而道下是乎二矣道虧則人心不復知有自然之真作奸作惡各成其自愛自好之私故曰道之所由虧愛之所由成不知自未始有物之先觀之果且有虧成虧者起于有物之後與虧乎哉畢竟無成與虧成虧者起于有物之後也試以鼓琴喻之大抵有方死方生之說有成可逃者即如上文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之說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故字作昔字看蓋昔昭氏以琴名家其子不能世其業而終身彈不成聲此便是有成與虧的

樣子又取一師曠來作證做師曠恁地聰明其人却以育廢技策而行此名是他有成有虧處枝柱也策杖也或是杖策為刊寫者之誤既又引到惠子却是愛成而道虧者惠子莊子同時人極有才辨莊子雖篇謂惠施曰以其知與人之辨持又曰惠施之口談自以為賢可見其知亦幾乎其盛據梧者以梧為幾據而高談載之末年言從事以終止常欲以明乎人二彼字是文法觀聖白之論其甚道理故曰非所明而明之故以聖白之昧終成論其愛而虧于道者惠子也而昭氏之子又以文之論終終成無成文字恐父字之誤綸綸也終終身無成此是文法言終是抵老不成精枝夫惠子以聖白之昧終此惠子之虧也昭氏不成精枝其父業終身無成故昭氏不以鼓琴名家則亦不見他而有成與虧矣若是而可謂成乎成謂有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不可謂成謂虧也此四句亦最難者意會似言有成有虧乃是定數你我皆落成虧之俱虧故曰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

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此箇套子自既有  
 是非之後輾轉相因雖能解脫惟有聖人不落與  
 套故滑稽之羅聖人所圖為是不用而寓諸庸便  
 不落此套滑稽者捉不住疑者見不殺皆為是不用  
 之意滑稽之羅乃不明之明也與非所明而明之  
 彼者大是天淵蓋不用已是則無愛成無愛成則  
 無道虧矣聖人只明得此理故曰此之謂以明此  
 章正好與老子光而不耀廉而不刺同看熟老子  
 者方可以看莊子林需齋自謂看得莊子精  
 到此處却說不透徹不知此老如何着眼

有而復適於無

然則將大不類  
 莫若无心既遣  
 是非又遣其遣  
 遣之又遣以至  
 於先遣然後无  
 遣无不遣而是  
 非自去矣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  
 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  
 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

如以有言則秋  
 毫小太山太彭  
 祖壽殤子天如  
 以无言則秋毫  
 雖小已有形了  
 便是太山雖大  
 未離乎形便是  
 是小殤子雖天  
 已尽了更便是  
 壽彭祖雖未  
 免老年便是天

何謂無適即因  
 是之是已蓋  
 因是則自不生  
 意見一个立人我

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  
 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既喚作無字是而未  
 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畢竟謂都是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  
 彭祖為天會得此理則天天地與我並生萬物不而  
 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  
 一矣且得無言乎言與一為二以言各一二與一為  
 三以言與一為自此已往巧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  
 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  
 是已



不起分別然後  
謂之未嘗有言  
謂之發音讀之  
天籟天均此處  
又將因是再結  
一結看他的頭  
題目

焦氏曰無適焉  
因是已言自无  
適有者識風鼓  
浪變博不窮為  
是為非竟无了  
歌无適者自有  
適无者也適无  
則无是非而因  
人之是非以為  
是非故曰因是  
已此句篇中凡  
數見而解者俱  
失之以不知是  
已為語詞而連  
因字讀之故也

陸方壺云

此段又自為是不用中是字生下意來

者類乎不類乎謂其不類我他說他是不類於我而已蓋我  
執已是方謂他不類我他說他是不類於我而已蓋我  
不類乎若行類與不類易地而看則見與彼皆是  
一類無不類者其意若謂將他做我看將我做他  
看則見我與他皆是一般前段以指喻指以馬喻  
馬正是此意轉語下雖然二字若謂彼我易地而  
觀雖則類與不類俱是一般然亦最忌有謂之言  
今試窮本論天地造化以氣而言有始也者有未  
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也者以形而言  
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  
夫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有  
又推到無極之先演演洋洋莫可措語俄而說個  
有無兩字大是惹草沾泥吾亦未可知有無之果孰  
有孰無也何者當初原無箇有不特無有連無亦  
無今也俄然說個無字從空落影便已不是無了  
又對上一箇有却是影上生影果孰為有孰為無  
也如是則有無同自太虛中來皆相類也相類不  
言可也今我則已有說矣而未知吾之所說者其

果有說乎哉其亦未始有說乎哉有說則不異於  
擊音無幾矣此箇有謂之言不生意見不立人我之  
自意見生者也無謂之言不生意見不立人我之  
起分別秋毫無可稱太山亦可稱小鵪子亦可稱  
壽彭祖亦可稱天四句雖是矯辭然亦却有至蓋  
大小壽夭皆可稱天四句雖是矯辭然亦却有至蓋  
封畛不可通而為一若論同自太虛中出來則天  
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一體混合為一曾何大小  
天壽之可言哉故曰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哉  
此有字亦當重看然已謂之一矣一就是言也且  
得無言乎哉由無言生有言故一與言為二二與  
一為三何以故置一於此我說箇一便是一與言  
為二又將此二與一相對却便成三此等說話不  
消與他思出箇理來只是言有言之後逆巧於生  
之意泛此相生不已以至萬之又萬雖使巧於生  
曆之人亦不能算其未盡之數而况其九者乎看  
來只因箇無字生箇有以至於一二三而其數遂  
不可窮况自有而生何可窮乎若有而復適於無  
馬亦因人之是非  
以為是非是已

聖人無畛

郭象曰道未始有封冥然無不在也言未始有常波此非元定王也為是而有畛者道无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也左右波此對立之名倫理也義事宜也縱有彼此則說理說事各有主意

夫道未始有封道無不在言未始有常言無適莫為是而有畛也字法音畛請言其畛有左有右各異有倫物之有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皆畛也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無所言說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無所是非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無所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辨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音謙大勇不音實伎道昭而不遺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皦然

別也總有主意則各自分析力辨曰爭既有分別則大者必競小者必爭畧而判之有此八德

焦氏曰聖人非但不論不說不辨為死畛也即其有時而論而

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言知此之謂天府字法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字法此之謂藏其光而不露即知而不知也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重明無私照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於日者乎况我天德而不李衷一云此一段又言以明滑疑之耀在此則并其耀而無之故終之以葆光道無往而不存何有分別所以未始有常只為立箇是字便有疆界有遷莫所以未始有常只為立箇是字便有疆界

辨亦不得謂之  
分也聖人心無  
分別分即謂之  
不辨所以者聖  
人以不見為辨  
衆人以相示為  
辨此其所以異  
耳不稱不言不  
仁不噉不伎歷  
引古語以証之  
五者至德渾成  
名相不立此所  
謂園也若道昭  
言办仁常廉清  
勇技則圭角大  
露而近於方矣  
方即吟也噉世  
知不知之為至  
不知知而不知  
為左至所謂不  
言之辦不道之

道是也此則有  
即无色即空豈  
非注而不滿酌  
而不竭不知其  
所由來之天府  
乎葆光即知而  
不知之謂

故曰為是而有吟也這字即未始有物之後俄  
然下箇無字有了無便有對有了是便有非對  
故有左有右倫義分辨爭競之八德左與右相對  
而相反者也道之有封言之有常皆因是非而立  
聖人知其如此故不立是非六合四維上下也六  
合之外理無不存但非聞見所及故聖人存而不  
論六合之內聖人所知也故論而不議春秋為世  
君臣父子立大經大法先王之志也其中有是有  
非聖人議而不辦辨議論三者何異論是統說道  
理議則細較長短辨則波此反覆聖人所以如此  
者不為天下立是非之職也小知問問日以心聞  
與天下相持以求勝胸中已自無見識了故曰分  
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何也聖人懷之  
衆人辨之以相夸也懷即存而不論之存所以懷  
之者不欲自見衆人則懷之不以相夸示雖然這等  
夸示來以自見終是不能自見故結之云辨也者  
底支離纏繞不能自見故結之云辨也者有不見  
也夫大人有名則可稱謂大道無名者也不故曰  
不稱大辨不辨者胸中見得了了理透自無言說  
大仁者不以與為仁大蘆者不以兼為自滿大勇

者不害於人此等說語皆自老子上理會得來何  
以故道而昭然分別名相則不得謂之道矣故曰  
道昭而不道言而嘒々然與人爭辨則必有不及  
辨者矣故曰言辨而不及仁者無所不帝當繫一  
邊非大成之仁也故曰仁者無所不帝當繫一  
行也廣而清則近於好名而不實故曰清者皦々  
信勇而害人則純是血氣而無義理不成其為勇  
夫故曰勇伎而不成五者之德其机本同若昭焉  
辨焉常焉清焉伎焉不成五者之德其机本同若昭焉  
是觀之則知大知者必不知也故人能止其所不  
知則其知至矣今天下之人皆以不知自愧往往  
強所不知知雄其辨以相示又孰知有不知自愧  
道之道謂之天府耶蓋不言之辨不道之道即不  
知之知也何謂天府耶蓋不言之辨不道之道即不  
不竭而不知其自來人知此則是不滿酌焉而  
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者何端之有  
何竭之有此之謂葆光葆光之一無窮者何端之有  
人我堯伐宗膺胥敖以萬乘之主而不起爭辨不  
故舜以大道廣之若謂夫三子者存國於卑微徧  
小之地從蓬艾之間也君以南面而不釋然何哉

而必欲伐之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熒夫日一出則一熒並出則並熒乃天地無私而况至人無私又進於日者乎實之不辨而照以天可也

### 四問四不知

音泉 鑿缺堯時之賢人 問乎王倪音霓 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

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

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

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

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手足音辨

然乎哉木處則惴惴恂懼音律 猿猴然乎哉三者以明萬物之異

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音即 蛆音即 甘帶音即 鴟鴞

者鼠四者以明美惡所主 孰知正味音律 獾狙以為雌音律 獾狙

也音律 麋與鹿交音律 鰭與魚游音律 毛嬙音律 西施人之所美

也音律 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音律 走四

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

塗樊然音律 殽亂吾惡能知其辨音律 若任其自是然音律 鑿缺

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

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汜而不能寒疾雷破山

風振海而不能驚音律 雖涉至變蕩然無音律 若然者乘雲氣

御氣騎日月音律 而遊乎四海之外音律 與造物者遊音律 死生無

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

此章言道不可

知知之所以不

知不知所以知

之則道之為休

可見矣

嘗試言之者以

其不知故未敢

正但試言之耳

見物之所處各

不同矣

幸民鹿蛆鴟四

音見其物之皆

好者不同矣

舉獾獾麋鹿麋

魚毛麗亦以見

天下所好之不

同矣

以上舉三者皆

為是非物我之

喻故結之曰自

我觀之

至人神矣神則

妙萬物而為言

萬物莫非我而

我則無矣孰能

寒熱而鷄俱之

變於已而况利

害之端乎

御氣騎日月

而遊乎四海

之外與造物

者遊死生無

變於已而况

利害之端乎

林疑濁曰天下之正處無處是也天下之正味無味是也天下之正色無色是也雖然以無為是者見無而已故但言有處有味有色之殊而不言無之為正自我視之是非仁義與然清亂

郭子玄曰不從事於務者務自來理自應耳非逆而事之也不就利遠害者任而直前无所避就也不喜求者求之不喜直取不怒也不緣道獨至者也無謂有謂無謂者凡有稱謂皆非吾所謂也彼各有謂耳故无彼有謂而有此无謂

李東一云

此一段承葆光而言聖人之光保而不彼此偏見指馬相非以至肝胆楚越父子路人其患皆始於知知者爭之端而是非之首也知有是便未必同是知不知即為知無知便有知王與三問而三不知皆去知之意民昧知安佚為正處而鱗援不然口知芻豢為正味而蛆鴉不然目知好色為正色而魚鳥麋鹿不然各各有知人物相反惡乎知正處正味正色哉仁義是非樊然殷亂何以異是至人固不知利害乎鑿缺疑至人應有知也至人神矣神者不可知之謂至人不識識見不生分別一切世故解脫都盡其居藐射無處之處吸風飲露無味之味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女無色之色無春夏炎之味肌膚若水雪綽約若處女無明風雷變不能驚示神獨露縱橫自在不受滅變故能乘雲氣騎日月而游四海之外雖死生尚無所變而况利害之端乎故止其所不知則神矣嗟乎害神者知也起知者居處食色也居有窮華靚之麗而知始滑於居矣食有窮水陸之羞而知始滑於食矣色有窮娥媚靡曼之姣而知始滑於色

矣隼神極能求如去惡以至紛逐老成盡而不強已直為是計耳不但利害生而是非亦起矣此食色仁義之論所由來與故曰聖人為腹不為目

至人以生死為大夢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長梧封人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遠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不言有謂無謂言而而游乎塵垢之外九非真性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字法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太早計見卵而求時夜雞未出卯而求鴟炙音鳥予嘗為汝妄言之未可把作汝以妄聽之

也凡非真性皆塵垢也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真然自言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者听

以灰生為晝夜旁日月之壁也

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譬也

未可把作字法奚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脗合置其滑滑以音滑十分真聽字法衆人役役聖人愚字法音而一成純字法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字法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麗之姬父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安床也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猶然

知之君乎牧乎固執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釋此死生之縛是旦暮遇之也萬世猶旦暮

陸方壺云

此承上言至人之事聖人不從事於務

也不緣道不踐迹而行道也孟浪不著實也瞿鵲子言是人也我以為為妙道之行而孔子以為孟浪之言何故長梧子言妙道之行非聖所知雖使黃帝聽之亦加英惑知子所言之人非分尚早到不得至人田也便輕易許之喻如方見雞卵之未捕予便求候夜方見彈雀尚未墮九便求鴉炙之未捕大年計乎我試妄意而言至人之行子亦忘意聽之何如奚者何如之意文法之最奇者蓋至人明並日月道貫今古直與造化相為脗合故曰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脗合且爵祿不入其心而或生無變於已故曰置其滑稽以隸相尊者世情上事也

陳景元曰參萬  
氣而一成能者  
通古今如旦暮  
合萬變為混成  
也至人以生為  
為大夢起生為  
為大覺眾人以  
形交為夢形開  
為覺顛倒詭異  
或於生死是故  
達人參此覺夢  
之至言以弔趣  
灰之說異夫灰  
生之係雖無絕  
約而不可解者  
乃經歷萬世一  
遇大聖釋此虎

生之轉者是供  
旦暮之遇也

呂吉甫曰天下  
之所謂是非者  
無過我是若非  
右是我非或是  
或非俱是俱非

愚菴參萬歲而一成純此數句頗艱澁難解蓋置  
其滑稽以隸相尊者世情上事也言世人只管汨  
汨昏昏馳逐於榮華聲利之場以分相隸以勢相  
尊至人則一切置之將使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  
得而友尚何相隸相尊之有哉衆人役役聖人愚  
菴此道情上事也菴渾菴之貌即老子所謂衆人  
昭昭我獨若昏衆人察察我獨悶悶衆人皆有以  
我獨頑似鄙之意參萬歲而一成純成純也全之  
成德也言彼之純德直與天地同其悠久然則所  
謂生或云者信乎其無變於已也則夫瞿鵲所云  
不就不避之行又何足言哉且生死直覺耳萬  
物盡然而已故蘊積胸中不自解脫脫生惡死  
妄起執情于惡不知夫悅生之非惑耶予惡知夫惡  
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弱喪謂少年拋棄鄉  
土之人迷失舊業不知所歸夫生寄也死歸也存  
吾順事沒吾寧也得還造化別作受用又惡知夫  
死而有知不悔其始者斯生之誤乎故以姬子設  
喻既又以夢覺獎者或生言人生處世一夢耳歸  
還造化反以大夢方覺今在世說覺皆夢也說覺  
是夢者亦夢也必有大覺者而後知此為大夢愚

者自以為覺竊以然知之知汝為若乎知汝為  
乎如觀劇場幻術卒莫有定說到此處却是至  
故其言也名為弔詭弔至也使萬世之後而有  
覺之人見我如此見解與我猶旦暮之遇也吾可  
以俟之而不惑矣當觀古之達人皆以還於造化  
為大解脫大了當故佛氏以涅槃為至衆其言曰  
生滅滅已寂滅為衆蓋必平日於性命根宗力到  
功深的知此身假合不常四大分散之後有箇不  
受變滅超然獨存者在然後可以言樂古之至人  
所旁日月挾宇宙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  
內者蓋是物也若也聖修無功流浪生死於其所  
謂參萬歲而一成純者耗散不存蜉蝣之朝風火  
倏至顛沛流離遂至淪落常若海  
永失真性惡得謂之大覺乎哉

和之以天倪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  
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



四者皆出於我  
便若而我與若  
俱不能相知則  
所謂是非者卒  
不明矣唯聖人  
知其然故雖化  
聲之相待若其  
不相待則彼是  
莫得其耦而休  
乎天均矣相待  
至所以窮年也  
合在何謂和之  
編脫誤在此見  
文意可知

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  
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  
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  
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  
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  
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但不能相  
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二字疑誤當和之以天倪命  
端曰是不是然不是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  
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  
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

皆曰成生  
化者也彼我是  
非之辨出於聲  
聲非生乎情有  
若相待也然而  
化者自化不知  
其所以化者所  
以聲又音不相  
待也至極莫逃  
化之自然此萬  
物之所以齊也

無窮之變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  
諸無竟

陸方壺云

上言萬世之後一寓入聖然後能知其  
鮮又透下意思來再作一重議論首他

甚樣辨才意謂是與非若與我俱在暗處不能相  
知人亦彼若與我瞞了受其甚闇暗昧不得明白  
將使就誰正之將使同乎我者正之他是我這邊  
的人正不得使異乎我者正之他是他那邊人正  
不得將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他是別立一說的人  
也正不得將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他是兩邊到  
的人也三不得如是我與若者正之他是兩邊到  
相知也必湏待彼來耶波謂萬世之後所遇大聖  
大聖寥闊難遇然他却是箇不知之知不言之辨  
和之以天倪也就了何謂和之以天倪是彼之  
不是然彼之不然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  
無辨聲之變化或是或非不能取正必待於彼因  
也若不相待惟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儘可優  
存卒歲故曰所以窮年也天倪者天理自然之分



和之則分而不分矣。曼衍即游衍之意。不特可以忘年抑且可以忘義。蓋義主分別。無辨則義亦與之俱忘。振諸無竟言。鼓舞振動。應事無窮也。寓諸無竟言。吾身亦可寄於無窮。若日與人爭是非。較人我則出門有碍。安得無竟乎。

### 喻神不可知

周兩問景

音影。周兩影之淡。薄者問於影。

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

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和吾所待

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蜩翼。和惡識所以然。惡

識所以不然。然則吾在且不知。昔者莊周夢為蝴蝶。伸

不可知。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

覺則遽遽然。然則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

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會此則萬物變化之理得矣。

### 陸方壺云

又自相待。生下議論。周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化。今我待彼。彼又待天。如此則

不消待彼。只和以天倪而所待之天。取之我而自足矣。周兩景之澹薄者。問於景也。予之行止坐起

卒無足定。度何其無特立之操與？景曰：我不能自主。有所待而然者也。然吾之所待者。他亦不能自主。

翼耶？蚺蛇腹下齟齬。所以主行者。蓋蛇以蚺行。蚺以翼飛。而蚺與翼不能自行。自飛必有主。張之者

乃所以然。然則不能動。吾惡知其所以然。所以不然者。耶？這箇所以然的造化。或在彼。或在我。在

我者。不知其為在彼者。在彼者。不知其為在我者。還是一箇還是兩箇。今將自己取証。昔者莊周夢

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栩栩然喜意自喻。適志矣。而不知蝴蝶却是做夢的。莊周俄然而覺。則遽遽然

周也。不知莊周乃是覺來的。蝴蝶然則周為蝶。與

呂吉甫曰：周兩之待景。同類也。而不知景之无待於形。我與若與人。亦同類也。而不知无待於彼。然本無情。豈知有待物物不相待。則莫得其偶。其有不齊者耶。

劉辰翁曰：楚意齊人。物齊小大齊。是非齊生戚齊。矣。他人干此。必在齊。然却冷轉一語。翻盡前話。倘曰：周與蝴蝶。必有分矣。不知者。以為尚生分別。知者。以為人牛俱失之。机也正言若反。

蝶為周與周與蝶則必有分矣蓋以夢覺而分彼我我是夢中之蝴蝶彼為覺後之莊周若以一人而分夢覺曩為夢裡之蝴蝶今為覺後之莊周故曰則必有分蓋所謂一而二而一者若果是兩箇須索待彼原是一箇則不消有待矣此之謂物化言古今要覺混融為一也蓋必到物化田地方能不物於物不然則常在大夢中昏昏默默而不知反於大覺知他誰為蝴蝶誰為莊周而惡識其所以然所

### 內篇養生主

#### 為善無近名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未嘗為善而為惡無

近刑未嘗為惡而緣督以為經緣順也督中也順乎

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 郭子玄云

生也有涯所稟之分各有盡也夫舉重名好勝者雖復絕管猶未足以謙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涯際也盡也人生百年為期會有涯盡而心之思慮千變萬化則無涯盡此箇思慮禪家謂之識神播弄主人無有休歇永加禪師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他心意識痴人與作本來元神認賊作子害事多矣今天下之人皆以有盡之身隨無盡之智虛幻之身不過百年作為千年萬年之計將箇主人相辨相離於是非利害之場豈不殆哉言瀆於危亡而不自覺也若能猛省速改猶可及止既已殆而猶自以為知馳騁不休終迷不悟亦終於殆而已矣且吾生自未始有物以來太虛之跡自清淨其有善惡念頭猶如太虛閃電非所宜有况復見之於行至有形迹乎學道者只宜虛爭恬淡寂寞無為常使一念不起萬緣皆空如是

李光潛曰生形骸之知也涯止也隨泛也以有涯隨无涯以生隨知也如以目從視以耳從听之類殆危也已矣即生也已而為知言已又起知時而已必至哉

生哉曰殆而已可以保身形骸无朽敗也可以全生真元无喪失也可以養親事其聖父灵母年不絕也人身上骨血所生之父母為无父母此云養親者養吾身真父母也乾坤之體是也嗟乎名之始人何以異形狀功名之士役身於卷髮好名之士滑神于元修名之所去盡殫必爭名之所關兩臂必割飽焦立稿明旌伏地安

婦乎歸於名也  
由方外視之堯  
舜禹湯孔子之  
傳亦各各耳點  
以仁義剿以是  
非无涯之始惟  
名為甚故老子  
曰名與身孰親  
又曰吾鎮之以  
无名之朴彼昭  
昭然實名聲於  
天下者世謂之  
榮士乃莊生謂  
之戮民

安養主人許有進步所以六祖惠能指人不想惡  
待是汝本來面目善惡尚不許思况復為之而至  
於近名犯之而至於近刑不亦遠之又遠乎且善  
必近名惡必近刑皆事之有因果者有情下種則  
因地果生曰不近刑名則無因可知故此二句當  
如此看即上不思善惡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性也學人當守此中極  
以為常經故曰緣督以為經督者人之中脉下貫  
尾間循至斷交故曰督以督為中訓玄教家此督脉引  
起而上行至泥丸謂之子欲不致脩崑崙崑崙然後可  
以引年此云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却不如此說  
緣督只是借喻莊子書論性宗處居多養生主只  
是說性言人能常守此中則性在是而命亦在是  
故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又不至於虧缺辱親故曰  
可以養親全而生之全  
而歸之故曰可以盡年

### 目無全牛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

膝之所踣

以手用力以身就牛

砉然騞然

莫不中音

合於桑林之舞

乃中經首之會

文惠君曰

謩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

所好者道也

技自學道中來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

見無非牛者

見牛之難解三年之外未嘗見全牛也

見而方今之時

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

欲行

官耳目手足之官依乎天理

之隙

導大窾因其固然

綮之未嘗

骨節之空技經肯綮之未嘗

大軼乎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

李士表曰物本無物其自難道無不通安用解在子所謂解牛者離物實心而未嘗見牛乘虛順理而乘營經首是亦解於无解耳且以十九年則歷陰陽之數不為不為久所解幾千牛則應故云變不為不多而刀若新發剛者蓋批逆則瞬息已去操本則自古不夫一身已幻孰為可泰之刀萬物皆妄誠為可

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  
章法  
 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  
字法  
 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  
字法  
 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  
音出  
加警  
 為戒。視為  
音務  
 止。行為遲。  
以目視之。停止而後遲。自然行其力。  
 動刀甚微。謦然已解。  
骨肉  
 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  
散

好收拾其文  
而藏之  
以刀可養故  
知生亦可養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

夫物各有理順其理而處之則雖應變而神不勞故以庖丁寓言事譬則牛

也神譬則刃也所以不至伐勞且傷者則何故勢  
各得其理而已矣昔者庖丁為梁惠王解牛觀其

楊用修曰奏刀  
諸然莫不中音  
言鼓刀之音節  
合拍也乃知天  
地之間无非樂  
也賈人之鐸誦  
黃鍾之律庖丁  
之刀中秦絲之  
聲至於牧童之  
吹簫聞婦之鳴  
砧無不比於音  
有樂回曾亡歎

手之所獨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動止周旋皆有成度又秦刀之聲若然嚮然騞然皆中音律棄林首經古樂名庖丁解牛其技如此可謂精矣故惠王譙而善之譙嘆辭也庖丁言臣之所好道也非技也技進而精至於自然而然不知其然則不得以技名之而名之曰道當初學解牛之時目中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則見牛之一身筋脉骨節各有虛度可以游刃不見其為全牛云云良庖歲一易刀有割切尚用力也故刀久而會傷族庖月一易刀衆庖技劣不識卻竅一遇大軋便有毀折以臣之刀以十年為率用之九年所解不下數千牛可謂勤且久矣而刃若新發於硎芒刃如故剛砥石也彼節者有間而刃者無厚以無厚之刃入有間之節常見恢恢乎寬哉游刃有餘地矣又焉損乎雖然每至族則吾見其難為族聚也言我每至筋骨聚會盤詰之所心手雖熟亦必林然警惕寧視止觀遲其批凖徵其運動惟恐一犯肯綮及其謀然已解則如土之崩委於地提刀四顧躊躇滿意細看刀刃拂拭溫磨善而藏之正意若謂事到盤錯亦必動心忍性不敢率意而行益

境順則易境逆則難防檢少疎恐有虞失驚神多矣通篇模寫庖人情狀宛然筆末結一句有萬鈞之力

### 死生如一則善養

郭象曰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之貌未有與其非命也以有與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是以達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運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不務命之所無奈何也全其自然而已

公文軒宋人姓見右師而譙曰是何人也惡乎介

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

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

百步一飲言飲食之難不斲畜乎樊中雖不願養神雖王

不善也蓋在開曠之地心神雖長王老聃姓李名耳謚聃歿

秦失弔之秦失宋本作佚三號而出言不用情也弟子曰非夫子

之友耶曰然是吾友也然則弔焉若此既是朋友何弔可

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

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

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

情忘其所受天之所受本無物也以存存相感感古者

謂之遁天之刑則得罪於天矣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道有

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

縣解言天帝也縣解解其縣也指窮於薪火傳也盡

也以薪熾火指薪觀之薪有不知其盡也

焦漪園云即此段可以了死生之說矣右師官名

虎口為全性命乃復貪心不比扶指龜鬲遊於穀中故公文軒見而驚之曰是何人也而胡為乎介

呂吉甫曰弔之為札哭死而弔生三號則哭死為不哀无言而出則弔生為不足此弟子所以疑其為非友也始吾以為其人者老聃者皆得聃之道今見其老者少者愛慕而哭泣之不能安時外順所以知其非人也

此章前言生之  
當養後言死生  
如一豈故相反  
哉知死生之一  
者乃為善養生  
耳

劉榮曰新火之  
論以譬神舍于  
形而變移者也  
古之至人所以  
執營魄而視形  
骸為逆旅者以  
此見肯認形而  
喪其尊形者乎

也其天成之與人為之與蓋右師雖非天成然常  
人不則而彼獨則之若天刑之者故曰天之生是  
使獨也何也人之生也皆天與之形道與之貌故  
之貌有與也然人人皆同而彼獨有異以是知其  
天也非人也知非人則不當充人知其天則當安  
命之人不着外物以驚其神澤雖十步一啄百步  
一飲飲食如此之難然而不求畜乎籠中蓋以神  
雖王而日有驚擾不善也今右師處於樊籠之中  
不及澤雉多矣可謂善養生乎善養生者利害不  
涉於其天至人無思不以恋恋之情係乎其人老  
子成而秦失弔身之三號是也門人疑其薄友則  
非矣秦失以正意答故兩然之却說老子成而老  
幼哭之皆盡哀翻覺老子有不是處必其所以會  
合人心者必有深於用清之處故不求譽而譽者  
自至不求哭而哭者自至道天理倍人情忘其未  
始有物之先所受之正而隨俗化情非至人也故  
曰始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非至人則虛天矣古  
者謂之遁天刑者謂之見得古人方有以議論今  
易者兩稱古者謂之見得古人方有以議論今  
則不然今人但以生死係念於是生而慶死而

不知此直世情非道情齊或生一來去耳適來夫  
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子指子第而教之之詞一  
來一去安時而處順則哀樂之情自不能入也此  
便是至人生成無變於己者如此則帝之縣解矣  
內典有解此者曰火之傳于薪猶神之傳于形火  
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  
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  
朽于一生便謂神情共喪猶睹火窮於一木便謂  
終期都盡可  
乎以語甚精

### 內篇人間世

#### 仲尼三誠顏回

顏回字子淵魯人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

為焉曰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自用也輕用其國

郭子玄曰行也  
不與民同欲也  
輕用其國魯人  
君動必衆人一  
怒則伏尸流血  
一言則軒冕寒

路政君人者之  
 用國不可輕也  
 不見其過  
 輕用民死  
 死者云云  
 欲雜言宜正  
 其人若夫不  
 守病適足致  
 而不能一愈  
 是故至人不  
 志以經世而  
 心以應物誠  
 著於天地不  
 暢於萬物然  
 不道故德音  
 而天下響會  
 行影而六合  
 應始可以經  
 暑微於制而

而不見其過  
 輕用民死  
 死者以國量  
 乎澤若舊民  
 其無如矣  
 所民將無  
 回嘗聞之夫  
 子曰治國去  
 之亂國就  
 之醫門多疾  
 醫者多至  
 乎有疾者  
 願以所聞思  
 其則庶幾其  
 國有瘳乎  
 仲尼曰嘻  
 若始往而刑  
 耳夫道不欲  
 雜為道者不  
 雜則多用心  
 雜而多則擾  
 言多端則  
 擾則憂擾亂  
 人心則憂而  
 不救懷憂者  
 古之至人  
 先存諸已而  
 後存諸人後  
 有其具然所  
 存諸已者未  
 定何暇至於  
 暴人之所行  
 且若亦知夫  
 德之所蕩而  
 知之所為出  
 乎於德蕩乎  
 名則喪德知  
 出乎爭則起  
 爭名也者相  
 軋也名起則  
 相知也者爭  
 之器也知用  
 則爭與

與達驥也  
 人者必反當  
 之適不信受  
 則謂與已爭  
 名而反害之  
 也苟能說資  
 惡焉聞又而  
 服便為明君  
 君明則不若  
 無賢臣女往  
 亦不足復討  
 如其不爾往  
 必受害故以  
 有而心而往  
 無性而可無  
 心而無性而  
 自來則無性  
 而不可也汝  
 惟有不然不  
 言耳言則王  
 公必乘人以  
 君人之勢而  
 角其捷亦以  
 其捷之使而  
 目眩也色將  
 人眼眩也色

二者凶詭非所以盡行也  
 且德厚信  
 誠慤未達人  
 氣名聞不爭  
 雖名望高  
 人不與我爭  
 未達人心  
 而強以仁義  
 繩墨之言術  
 暴人之前者  
 是以人惡有  
 其美也命之  
 曰菑人菑人  
 者人必反菑  
 之若殆為人  
 菑夫且苟為  
 悅賢而惡不  
 肖惡用而求  
 有以異若惟  
 無詔王公必  
 從乘人而闢  
 其捷汝為其  
 所困而目將  
 熒之而色將  
 平之口將營  
 之容將形之  
 心將成之是  
 以火救火以  
 水救水名之  
 曰益多惡其  
 順始無窮若  
 殆以不信厚  
 言必死於暴  
 人之前矣且  
 昔者桀殺關  
 龍逢夏桀之  
 紂殺王子比  
 干殷紂之叔  
 父是蓋脩其  
 身以下偃拊  
 之也人之民



平之不能復自  
 異於彼也口將  
 營之自牧解之  
 不暇也容形心  
 成乃且聲已以  
 浸彼也名之曰  
 益多適不能救  
 乃更足以成彼  
 之盛也順始无  
 勞尋當守故未  
 肯更也願回更  
 覓三條內直者  
 与天為徒言物  
 无貴賤時生一  
 也故善与不善  
 付之公當耳一  
 无所求於人若  
 然者依乎天理  
 推已性命若嬰  
 見之直往也外  
 曲者与人为徒  
 言外形委曲而  
 以下拂其上者也逆君暴虐之性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  
 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  
 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  
 也好善之名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  
 勝也而况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活辭  
 我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  
 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能違因案人之所  
 感以求容與快暢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  
 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彼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  
 此言即端虛一其庸詎可乎庸用也言用此然則我內直

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  
 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皆天子之所生而無分別於其間而獨以  
 己言斡乎而人善之斡乎而人不善之耶若然者人  
 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  
 擊拳曲跽擊拳執笏也曲跽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  
 吾敢不為耶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疾焉不復是之  
 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適之  
 實也調責人君古之有也非吾有也非吾之私若然者雖直  
 而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  
 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不為病固雖然

也成而上比者  
 与古為徒言成  
 於今而比於古  
 雖是常教有誠  
 責之旨然寄直  
 於古故无以病  
 我也仲尼欲以  
 為未可意謂當  
 理无二而張三  
 條以政之與事  
 不宜耳雖未見  
 大亦且不見各  
 責於此則未  
 以其挾三術以  
 適彼非經心而  
 付之天下也

王雱曰聖人無  
名所以死為無  
智所以死為無  
為則物莫不歸  
無得則物莫不  
與競常人好名  
用智所以有時  
有得也有為則  
物不相服有得  
則物必與競故  
曰名也者相軋  
也智也者爭之  
器也

止是耳矣止於自夫惡可以及化安可以猶師心者

陸西星云

衛君者前議也。輕用民力。以國量乎澤。若蕉言。量其國中。前後見殺者。若澤中之蕉。蘊崇相積也。蕉草介也。民其無如。言無所之也。治國去之。亂國就之。去之即立。不與易之意。就之往而救之也。思其則思。所以處之之法也。度幾其國有瘳乎。瘳治而愈也。若待往而刑。言汝殆幾於往而就戮耳。始危也。猶俗所謂險。兒受戮也。夫古之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故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則難雜則多。多則擾。上則憂。道雜而心憂者。自救不暇。何暇暴白他人之行。以救人。執且汝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執。以名相軋者。名勝而實亡。以知相聞者。知角而爭出。故曰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者也。知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君子保身處世之行也。且德厚而信。紅者。貴乎達。

劉辰溪曰而目  
將黃之而色將  
平西語極一時  
流遁之快性特  
方悅然失其為  
我乃迂就求退  
之不能况暇與  
之口口將營之

人之氣。名聞不爭者。貴乎達人之心。若不達人。氣不識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白於人之前。則人將惡汝。謂汝之有其美也。有者。自見自是之意。蓋必人之於我。素心加敬誠服。然後吾之言說可行。苟為不然。則人將謂我暴人之惡。而貽害於彼者。故命之曰。當人者。人必反。當之。若不幾於為人。當乎。夫彼衛君者。苟知悅賢而惡不肖。則彼國自有賢者可用。惡用汝求其有以異而自售乎。待詔而往。彼將乘汝之輕身。而以知巧圖汝求勝。汝於此時。目將焚。英焉而眩惑。色將靡靡焉以求平。口將營營焉以自解。容將躊躇焉以為恭。心且曲。曲焉以順成。夫彼方闔捷。而汝以是成之。則捷者愈捷。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轉增其勝而已。名曰益多。始來成順。如此。後來愈益無窮。不知所止矣。故曰。始順無窮。夫君子之於君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若待以不信。厚言則交淺言深。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所謂始往而刑。耳者。如此。且昔者。桀殺閼龍逢。紂殺比干。彼何謂者也。是皆修其身而下偃。撫人上之民。夫上不愛民。而我反愛之。是拂上也。惟其拂上。故君得因其好修而擠之。

欲出之而不能  
但經營吻間正  
是苦處容將形  
之雖未言而依  
違俯仰固已屈  
矣心且成之若  
日放過為後齒  
也皆人情展轉  
所名至者

曰是好名者也名也者相軋者也爭之所不免也  
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丘墟死為  
厲鬼其用兵不止者其求實無已也求實謂求其  
有拂上之情實夫有為善之名與拂上之實者雖  
聖人猶不能堪而况非聖人而可以求其名若不  
遇聖人而可以有其實乎雖然一轉使之自陳以  
觀作用之何如回言我外端肅而內謙虛徐持其  
志氣而結一其德性則可乎回蓋欲以盛德感之  
而夫子曰惡惡可哉彼之為人故采色不定倏而  
為充積孔揚之色惟其色莊也故采色不定倏而  
敬倏而怠倏而喜倏而怒左右之人莫之敢違往  
往助之為虐因撫人之言語以為成案肆加說貶  
以求暢乎其意若人也做大模樣弄小聰明名之  
曰日漸之德尚不能成而况大德乎哉回於此又  
思其則吾內直而外曲真質直也人之生也直故  
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則見人君與我皆天  
之子也我以天言彼以天聽其愈其弗一任自然  
詎以己之私意斷乎人之善我不善我耶若然者  
人謂之童子童子者純一未發一聽之天而不以  
已私與之者也外曲者盡人臣之禮者也謂之與

心齋  
志也

皞天自然也

欲神明其德者  
必齋心焉此仲  
尼所以告顏子  
也

文中子曰上季  
以神聽中季以  
心聽下季以耳  
聽止於耳則

### 顏回問心齋

人為徒成而上此者稱道先王稽古為訓者也  
之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謫之為一句實也古之有  
也非吾有也言皆有徵信非出自已臆寄直於古  
人故人聽之而不為謗回之思其則也如此可謂  
善矣而夫子又謂之不可言  
爾政法雖太多終不穩當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

有而為之其易耶汝道有此三術易之者皞天不宜

以三術而易之者未免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

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

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一若志純心無

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形氣

極於耳之所聞  
心止於符則極  
於心之所合而  
已聽之以氣則  
死乎不在廣大  
流通所以用形  
而非用於形所  
以待物而非待  
於物虛而無礙  
惡而不藏故一  
志所以全氣所  
以致虛致虛所  
以集道於心而  
之義也

氣之變止於耳  
聽止於耳  
不入心  
止於符  
順自然而  
即是聽以氣  
聽以氣而  
而待物者也  
惟道集虛虛者心  
齋也

李東一云

夫有其心而為之者誠未易也  
以有為  
為易未見其宜也  
故顏回更思其則再  
無進於是請問其方  
夫子曰齋吾將語女  
夫女今  
已無則矣  
若再有則而為之  
亦豈易耶  
有則有意  
必易則有固我終不出於自然  
故與皞皞  
牙不宜此  
便是太多  
政法而不謀之意  
夫道不欲雜  
雜則多  
多則擾  
擾則憂  
有而為之  
信不可也  
故以心齋進回

無門無毒幾於道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  
未始有  
回也可謂虛乎  
見破心  
夫子曰盡矣  
盡理  
若吾語若能

劉辰溪曰  
外也不必深也  
名者無實也  
雖王公之不德  
實無實也  
無門無毒  
視其毒視其毒  
未有一門無毒  
者言人問無毒  
無淺皆可畏也  
一入其中如渴  
客寓于窮途之  
逆旅悶然而應  
無波排也

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  
入則鳴  
可與言  
不入則止  
不可

與言而無門無毒  
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則人

道盡  
絕迹易  
無行地難  
為人使易以偽為  
天使難以

偽  
惟順天理而行也  
聞有以翼飛者矣  
未聞以無

翼飛者也  
聞以有知知者矣  
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瞻

彼闕者  
虛室生白  
吉祥止止  
夫且不止  
是之謂坐馳

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  
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

結上云此乃  
造化之理  
是萬物之化也  
禹舜之所紐也  
絲而行

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

陸西星云

顏子一得師旨便知所謂虛者未始有  
我之義也  
得使謂得教而使齋既齋之

唐順之曰耳目  
內通與首榜派  
耳根負通同意

焦竑曰為天使  
為人使與未始  
得使及得使之  
使相應顯子聞  
虛為心齋也而  
霍然有悟故曰  
回之不能運動  
如意者无我也  
夫子嘆其不著  
而久告之曰女  
能遊其樊而無  
動於名意合則  
言不合則止廣

大而無門廣而  
無一處之  
以不得已焉則  
我矣幾者幾于  
无我也絕迹以  
下重發義

郭象曰王使諸  
梁甚重者重者  
重其使欲有所  
求也甚敏而不  
急者甚直空振  
其敏而不肯急

後未始有回則齋之義一虛盡之矣故夫子然而  
告之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樊謂樊籠世網也常  
人遊於世網之中易為浮名感動自謂敢言直諫  
能人之所不能往口不量而入自取殆辱汝若不  
眩其名一因乎人而已無所與焉不聞一門不發一  
其默然忘物忘我而猶言自由也自由則動以  
者無間然忘物忘我而猶言自由也自由則動以  
天矣人也而天於道不其幾乎且人之處世有所  
不得已者若欲一切屏去絕迹不行如外道所說  
斷滅相者直易耳故曰絕迹易只為天下有不  
得已者如大義大分所在豈得一切屏棄但貴處  
之以無心應之以無情如人行地而不見其有行  
地之轍迹則其難耳所以難者天使不可見其有  
也若為人使而不知有天則全以世情起見矯情  
飾貌易以偽為天使則行止語默渾然全在自然  
之中故難以偽為誰以偽為則一毫智力皆不得  
以與乎其間是謂以無翼而飛以無知而知者此  
等之人聞見罕儷處人間世者到以方為庶幾大  
抵只一虛此心焉盡矣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夫以

虛室無物少有空缺則容光必熒而生皎白人心  
即室也虛而生明即闕而生白也惟以虛明能應  
萬事萬變而皆順故曰吉祥止止二止字上止萃  
止之義下上即虛處也人各有所止之處夫且不  
知所止是謂坐馳馳者止之反對蓋不知所止者  
三以人為馳騁不已身坐於此心逐於彼所謂凶  
害悔吝皆生於動可謂之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耶夫惟獨耳目內動而外於心知常使聰明之德  
斂藏於內心知之思屏黜於外順萬物之感而一  
以無知之知應之如是則虛靜之體不為物交所  
蔽將見靈明洞燭與鬼神相通鬼神來舍而况於  
人乎是則虛心無我萬物之所由以化也禹舜執  
散焉者謂尋常以下人也

### 子高謀於仲尼

葉公子高沈諸梁字子高葉邑宰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

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敏而不急匹夫猶

應其求也事无  
小大少有不  
以成爲權者此  
仲尼之所昔告  
諸梁也事不成  
則有人道之患  
者以成爲權者  
不成則怒矣此  
楚王之所不能  
免也事成則有  
陰陽之患者言  
人患雖去然事  
已結冰炭於五  
臟矣成敗若任  
之於彼而莫足  
以患心者唯有  
德者能之幾无  
欲清之人者對  
火而不思涼所  
饒僉薄而內熱  
飲水者誠矣事

之雖非美食之  
爲也事未成則  
惟恐不成耳若  
果不成則恐悞  
結於內而刑網  
罹於外故曰是  
兩也

此言臣子兼命  
以解其兩患之  
要

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權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音臧。臧無。欲清之人。厨下事事簡無有。今吾朝受命。而不。變無。欲清之人。苦執而欲清涼者。今吾朝受命。受出使。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胸中焦。吾未至于事之情。事未見其行。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此兩。患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勝也。不能。予其有以語我來。語詳。

陸方壺云

楚使葉公之齊疑有兵革之事公謀於夫子曰今王之使我也其事甚重而齊

王之待使者亦將甚敬而不急人之求貌雖隆而情實疎慢匹夫有志尚不可奪而况萬乘乎吾恐其不能辦大事故甚陳焉昔聞諸夫子嘗語我曰凡事無大小鮮不道以歡而成人者若不能得其歡心則事故不成不成則使不稱職而人道之患將及其身成則思慮煩勞將使氣鬱而血不暢故陰陽之患隨之成與不成而無後患者其惟有德者能之乎以下句解見上

教子高安命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受之於天。其一義也。人所

當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

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

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

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溪云只此一語而安之若命憐慨明達談笑有餘夫不可奈何非哀瀕之謂也

請復所聞下教之以為使之道

引古書為証此下又教以事當直始以巧闢力如今戰則格闘之類

夫寬以容物名歸焉勉核太精則鄙吝心生而不自覺也安能知禍福之所齊詰耶故大人蕩然放物於自得之場不苦人之能不竭人之歡故四海之交可全也

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忘其身即忘死生也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近交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兩國之君喜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言過當而多不實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缺皆歸咎於傳言者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闢力者始乎陽始為等閒常卒乎陰其終實泰實爭打至則多奇巧蓋其戲大甚則多有過當處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

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太甚則多爭競以為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其後弄成一件大事言者風波也虛而紛亂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忿言多是造巧言偏僻花巧言說有向來由巧言偏僻語只說得一句法獸死不得音譬如相罵無好言其氣勃然而出氣息第然於是竝生心厲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引書就奉使章法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有遷令勸成則其事必危美成在久兩君相好非一日可成惡成不及惡矣駟不及舌改可不慎歟且夫秉物以遊心



托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天下之大戒謂人間世之大經大法也  
自其性分之固有者而言一曰命自其

職分所當為者而言一曰義命行於父子故子之  
 愛親也不可解於其心義行於君臣故臣之事君  
 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既無所解故事親者惟盡  
 吾愛其順其逆不擇地而安之斯得為孝之至矣  
 既無所逃故事君者惟行吾義其難其易不擇事  
 而安之斯得為忠之盛矣然是忠也孝也皆在已  
 心使其事心無功一為人欲所奪則因物有遷而  
 忠孝之念移矣故自事其心者亦如臣子之事君  
 親不擇地不擇事哀樂不易施乎其前知其不可  
 奈何而安之若命不可奈何謂不容人為也安之  
 若命聽其自然也如此乃為盛德之至夫為人臣  
 子者固有所不得已也不得已便是義命君子行  
 吾有事之實盡吾職分之所當為者而已蓋不知  
 有其身也不知有其身何暇至於悅戚而惡生哉

蓋生或念頭起於有我不知有身則無我矣此所  
是王人無已死生無變於已者樂公其以是而行  
則可已矣復白也近交則必相靡以信靡順也信  
符信也近交本國也本國不須辭命一見符信便  
相靡順外交鄰國涉遠符信易欺必託使者盡已  
之心以言告之方可濟事故言必有傳而傳言者  
最難兩國相喜則必多溢美之言相怒則必多溢  
惡之言凡溢言過實多近於妄妄則不能不起人  
之疑故聽言者莫上者疑義聽言者疑則傳言者  
必受其怒矣故法言有之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  
恐其疑而生禍也如是則庶乎其全矣始乎諒常  
卒乎鄙初以誠信相結既乃鄙詐之心生焉是皆  
作始者不知所順故始焉苟簡從事而其終也遂  
至於決裂潰敗而不可收拾故其將畢也巨君子  
懷此永圖作事謀始則必於言行馬先之夫言之  
所由興亂之所由起也行之所由成實之所由喪  
也故曰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風波則易以傾  
覆實喪則易取殆辱君子觀此而可以知所慎矣  
故忿之設也無由巧言基之巧言偏辭不擇正理  
晏然矢口而成喻如惧或之獸不擇好音氣息第

焦茲曰夫人喜為溢言者意必存懷而不能虛為故耳棄物遊心則忘已託不為已則忘物斯則因其命而致之我無心也何必有所作為以還報執

然而出於聽其詞者並生心所由生哉此之故言可不慎乎哉若乃心行艱險剋核太甚人皆告其不堪則必不以肖之心應之應雖在彼致實在我早自省改或可善終今而尚不知其終也死之遺言必稽其使弊行必慮其所終故法言有之無遷令無功成承君之命而來傳其常情而已不可率意遷改事之成否聽其自然而已不可急遷功成蓋以過度則益益則殆事且使以傳兩君之好成人之美者必優游漸漬為深交之然後其言可入故曰美成在久若一言憤事兩心生厲惡疾一或改悔何及故曰惡成不及改可不慎歟吾子若能乘有物之感而游心於無物之天托於義命之不得已者隨分自盡常養吾心之中使其不偏不倚順應無情斯其至矣何所作為然後可以為報耶報謂還報蓋事求其可功求其成取必於知為之未而不循天理之自然者非聖賢所貴故莫若以此致命然此亦其難者豈易亡耶必須平日養此中德者在然後安而能慮靜而能應苟為不然則臨事而眩難操不憂者抑又多矣○葉公

之憂在利害然害之盡不過死亡而已故夫子以死生決之或以為次於顏子而實亦不能外於虛也

### 論傳不可不慎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魯賢人隱者為太子師太子即蒯瞶也而問於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天奪其監與之為

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

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自過則不知若然者如此吾

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且

自家身理會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二者有患就不欲

入形雖順之和不欲出雖和以薰之於善形就而

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四者只是顛危而不扶心持將與彼俱忘之意

呂吉甫曰就之失任入入則失之同和之失在出出則失之異故為顛滅崩蹶為聲名妖孽者以其與之同而不知所以扶持與之異而不知所以將順故也與之為嬰兒以至於老則雖與之元方不至於危國雖與之有方不至於危身蓋因其性之所有而通之此因机點化之妙如宣王

好勇好貨而孟  
子導之以王道  
是也

彼且為嬰兒七  
句言不少立圭  
角以逆其鋒也

積累也伐夸也  
幾危也屢夸其  
才美以犯世之  
忌者必危其身

失與屎同

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和而至於出則有含垢之聲齊彼之名彼

將惡其勝已音從集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

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

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

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

而美者以犯之幾矣犯其所忌幾於危身汝不知夫養虎者乎

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

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饒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

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

筐盛矢以蜾蠃盛溺適有螫童僕緣而拊之御者卒然搏之出馬

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

可不慎邪

李衷一云九儲貳有道者少無道者多其驕奢淫

德天殺殺者降殺之殺有人即太子也天殺者天

薄其賦使之無德也方法度也言縱其敗度將來

必危吾國一以法度繩之則禍不旋踵且彼知之

適足以據拾他人過失而自已不知吾其柰彼何

我伯玉於是戒慎云者防乎其防不可以為易而

帥人之本而戒慎云者防乎其防不可以為易而

忽之也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就將順也和調停也

言外之為恭敬將順之形而內盡調和誘導之意乃

為得之雖然二者猶覺有病蓋就不欲入和不欲

出就而入者一味依阿湏臾相入無間則連身放

倒且失而為顛為滅為崩為蹙和而為聲為名為

能彰人之過則必自取疾害且失而為聲為名為

妖為孽此其病也彼且為嬰兒亦即與之為嬰兒

云之嬰兒言無知識也無町畦言無準繩也無崖

耳之怒臂當輒

劉辰翁曰彼且為嬰兒六句應形就而不欲入達之入於無疵應心和不欲出愛馬者數語此即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之意

郭象曰幾處之

言無畔岸也言彼放蕩不檢我且許之不拂其意覺有可達徐加點化入於無疵而後已蓋事無道之君法當如是其與之為者非故縱之也蓋事無道其可達之便從而達之也若徒憐之自好挺身犯靜於暴人之前則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而當車轍不知小才之不足以犯夫螳螂也積伐已之才美以犯人者不幾於殆乎哉又不知夫養虎者乎不取食以生物恐其殺之之怒也怒則咆哮難制時其飢飽解其怒心順而怒之彼雖異類亦將與養已者媚乃至為虎所殺者不知其性而逆之者也夫愛馬者盛矢以筐盛溺以蠆適有蚊蚋聚嗜則富僕之緣拊而去之若使馬性一劣將決街勒碎胸首絡轡之具而不顧寧之顧我之愛耶意有所至則有所亡此其可慎者連發三喻欲使量已量人無伐才美無犯心然後無道之儲可清矣

### 櫟社見夢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

山名音歷

字法

取石謂社自來

匠石為圖以手量度之其高臨山十仞四尺而後有

寄耳非此木求

枝其可以為舟者枝可知矣旁十數觀者如市匠

不知已者詭譎

伯字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觀之厭足走及

為不知已而見

匠石追及其師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

為用雖不為注

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

伐之害也所保

之矣散木也棄材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

與眾異者彼以

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楠漆液暗出以為柱則

以有保為保也

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歷年多

利人長物禁民

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

為非社之義也

於文本耶夫粗梨橘柚果蓏實曰櫟之屬實熟則

無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言之。無緣近也。

剥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立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又幾死。匠石為之。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此木志趣既欲。則為社何耶。曰。密令弟子。音后開口若無言。波亦直寄焉。寄寓以為不知已者。詬厲也。罵而不為社者。且幾有剪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李衷一云

夫樂社大奇。匠石不顧而弟子則飽觀之。蓋不知其無用也。故匠石因其走報。

而語之曰。散木也。不在可用之數。及匠石歸。而櫟社見焚。言汝謂予不材。惡乎此。予欲將此。予文木耶。天下之木。不以文伐者。無幾矣。今夫粗梨。摘櫟。其材能自若者也。故不得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折。豈惟木也。凡物之理。莫不如是。予求無用。又幾有無用。得久。因久得大。乃今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不剝即辱。且得有此大耶。且我以無用而為櫟。汝以有用而為匠。我與汝。天地間皆物也。奈何哉。以彼有用之物。而我無用之物。又况凡物之理。有用者多。不能以自全。然則汝雖有用。亦幾死之散人耳。又焉知予不死之散人。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進曰。波既以無用為用。一取無用。不為社可也。為社何耶。匠石曰。汝尚密而勿言。彼直寄迹焉耳。非托社以求全也。而今乃為不知已者。詬厲且彼縱不為社。亦豈有翦伐乎哉。良以彼之自保者。獨與眾異焉耳。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蓋托社求全。是亦一義也。但櫟直不為是耳。

不祥實大祥

郭象曰。隱將託其所賴者。其枝所蔭可以隱庇。千乘也。天王不

材於百官故百官御其事而明

者為之視聽者為之明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

之謀勇者為之之謀勇者為之之謀勇者為之

之謀勇者為之之謀勇者為之之謀勇者為之

之謀勇者為之之謀勇者為之之謀勇者為之

之謀勇者為之之謀勇者為之之謀勇者為之

之謀勇者為之之謀勇者為之之謀勇者為之

之謀勇者為之之謀勇者為之之謀勇者為之

之謀勇者為之之謀勇者為之之謀勇者為之

之謀勇者為之之謀勇者為之之謀勇者為之

之謀勇者為之之謀勇者為之之謀勇者為之

之謀勇者為之之謀勇者為之之謀勇者為之

之謀勇者為之之謀勇者為之之謀勇者為之

之謀勇者為之之謀勇者為之之謀勇者為之

之謀勇者為之之謀勇者為之之謀勇者為之

之謀勇者為之之謀勇者為之之謀勇者為之

之謀勇者為之之謀勇者為之之謀勇者為之

之謀勇者為之之謀勇者為之之謀勇者為之

之謀勇者為之之謀勇者為之之謀勇者為之

南伯子綦即南郭伯長也游乎商之丘丘在今梁國睢陽縣見大木焉

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范其所籟音范音籟雖千駟隱於樹下而求其所產籟亦能范

之子綦曰此何木也音范此必有異材矣仰而視其細

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

而不可以為棺槨音范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

人狂醒三日而巳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

如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

栢桑音桑種音桑上音桑宜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音杙棲戲

者音猴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

賢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音禪音傍過者音禪音傍斬之故未終其天

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音解者音解書名音解之以

午之白音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

適河此皆巫祝以知者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

之所以為大祥也

陸西星云音陸人世間祥不祥係於材不材信矣故

大異於衆木也結駟千乘隱其下者無不以籟音籟其

之籟音籟蔭也木之大也如此然仰視其細枝則拳曲

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視其大根則如輪軸之解散

而不可以為棺槨音范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巳然不是果不才之材也故人莫之用以得全其為大因是以知神人之所以為大者其亦以是不才故精神凝固與桑固亦有大有大者然其比地而上則求狙猴之試者斬之矣三圍四圍則求高門之麗者斬之矣麗



屋棟也。七圍八圍則貴富商之家求棺木之揮毫者斬之矣。是皆木以材而見伐者也。故未得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才而取禍不若下才之得免於禍也。故解之言以為牛之白顙者豚之亢鼻者與人之有痔病者故不可以祭河此在巫祝則以為不祥矣而不知神人以為大祥歟。

支離者。支離不

頤隱於齊

脊曲之狀

肩高於頂

之頸  
狀縮  
會

撮指天推髻

五管在

音解上曲五

則管屬背背  
向上

兩髀

肝為筋

脇體腿也

脊曲故髀與肩並

挫鍼治

鮮浣也

衣足以餬

口詩

以策播

精足以

食千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

交離以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

新夫夫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交

離其德者乎

10

郭子玄云

天下之不能自全者多矣。亦未觀之夫  
離䟽之自全乎。蓋鼓箠播精。魚未出櫟

有稗也。一鼓  
如此，上鼓

可食十人言臂健而力迅也支維之能  
徵武士則支維雖攘臂而不徵簡其寡

也上有大  
與病者粟

役則支離以常疾不受功復其身也上  
則支離受三鍾與十束薪優其賜也夫

者乎。夫離其形

尚足以自養而終其天年。況支離其德者不自見不自伐藏其用於不用。

得泯其能於

無能故  
自全也

歌鳳以諷聖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

晷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

馬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

李光縉曰全生  
一時之福而不  
知載世乱及身  
之禍而不知避  
臨人以德則未  
能冥乎道盈地



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  
德。自尊以臨人。始乎始乎。畫地而趨。拘束以自苦。迷陽迷陽。無  
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  
二句忘己也。二句忘物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二句忘己也。二句忘物也。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非矣。言鳳兮鳳兮。聖世文明之瑞物也。

陸方壺云觀楚狂歌鳳亦有至理但以諷孔子則非矣言鳳兮鳳兮聖世文明之瑞物也  
今當亂世而出何如其德之哀哀將欲開太平於萬世挽淳風於三代耶下者不可待往者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能天下無道聖人全生方今之時僅免刑戮已矣烏可有為乎哉全生福也傷生禍也福輕於羽始易於舉禍重於地胡不知避已乎已乎何暇臨人以德也始乎始乎何足畫地而趨也迷陽迷陽胡自昧其明以傷吾行乎吾行卻曲胡自枉其直以傷吾足乎山以生木而自戕膏以引火而自煎桂曰味辛而見伐漆以玄澤而見割人皆知有用之用者為天下利而不知無用之用者之不為身害也此篇大意以全生免禍為主於是方壺外史重宣此義而作亂。

錢南華經二卷畢

新刊葵陽黃先生南華文髓卷之三

葵陽 黃洪憲 評校

南華真經

內篇德充符

仲尼論王駘

郭象曰虛性實  
歸各自得而足

也无形而心成  
者怪其形殘而

心乃充足也夫  
心之全也遺身

形忘五藏忽然  
獨往而天下莫

能離也奚假象  
國將引天下與  
後之言神全

魯有兀者<sup>音別</sup>王駘<sup>音其坐</sup>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

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曾立不教

坐不議<sup>與弟子坐</sup>。虛而往實而歸<sup>往後者皆</sup>。固有不

言之教。無形<sup>外無</sup>而心成者耶。化<sup>心感</sup>之是何人也。仲尼

曰。夫子<sup>指王</sup>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sup>直在眾人</sup>。

具則休與物冥  
與物冥者天下  
之所不能遠矣  
但一國而已哉  
死生之變遷之  
大也波與變俱  
故生歿不變於  
彼雖天地覆墜  
斯順之也審乎  
無假者明性會  
之固當也不與  
物汗者任物之  
自遷也命物之  
化若以化為會  
而無乖逆也守  
其宗者不離至  
當之極也異而  
肝肺焚焚者恬  
苦之性殊則美  
惡之情皆不同  
而萬物皆一者  
雖所美不同而

往師丘將以為師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猶言何象  
國立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  
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亦將獨若之何仲  
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  
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  
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  
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  
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一而不見其  
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已以其知得其  
心得其本以其心由於知得其常心必亦常物何為

同有所美各美  
其所美則萬物  
一美也各是其  
所是則天下一  
是也夫因其所  
異而異之則天  
下莫不異而浩  
然大觀者官天  
地而萬物知異  
之不足異故因  
其所同而同之  
則天下莫不皆  
同又知同之不  
足有故因其所  
无而无之則是  
非美惡莫不皆  
無矣冥然无不  
體也直寓六骸  
者所謂逆旅也  
象耳目者人用  
耳目亦用耳目  
非謂耳目自知

最之哉字法尊之何獨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  
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  
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  
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兵書以攻九  
將求名而自要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府萬  
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其本然而心未嘗  
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衆人泛學於  
而波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陸方壺云**此以無形司有形以無物藏萬物而後  
不為物貳不與形偕也傳所謂兀當作  
介與前養生主篇介者同誤襲篆書而作兀理或  
然也王貽魯之介者也其人蓋能遺形骸外心知

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冥此知之一者也心與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此心之未嘗死也擇日而登假者以不失會爲擇耳斯人無擇也任其天行而時動者也故假借之人由此而最之耳其恬淡故全也故曰彼其何肯以物爲事

以行不言之教者故常季問於夫子曰王駘立不  
教坐不議而弟子從之者半魯國且虛而往實而  
歸充然若有所得也乃至夫子欲引天下而從之  
彼介者何人也而勝於先生則與庸人始遠甚矣  
其用心也獨若之何哉夫子曰彼之用心豈常人  
等哉常人不能忘已往亡結於形體之私悅生惡  
死橫契貪着迷失真宗去道遠矣之人也雖死生  
事人而心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而變亦不得  
與之遺亡謂遺變於彼何者彼知吾身之與天地  
其在道中同為一物幻妄不常皆非實相若夫所  
謂性體真空性空真體審乎無假不受變滅超然  
獨存故不與物而有遷化既不與之遷又焉得而  
與之變又焉得而遺其變乎不惟不隨物化又能  
主張萬化執其萬化執其樞紐守其根宗故曰命物  
之化而守其宗常季又以何謂為問夫子曰子知  
異與一乎萬化即異也根宗即一也自其異者而  
觀則肝之與膽雖一人之身然肝不可以為膽亡  
不可以為肝猶之楚越也自其同者而觀之則萬  
物與我同一根宗既同一根宗則亦同一原耳亦  
可視目亦可聽又焉知耳目之所宜乎不知所宜

朱子之曰彼已言其學非為人而人乃尊之何也以其知得其心言其反觀而得見其天君也以其心得其常心者言其初以天德良知得見此心時如遊子歸家既到家乃知是固有之業也此只言其爲已何與於人而人乃尊之如此於此亦見當季之所造矣

則渾合為一無可分異而游心於德之和既遊於和則不見有彼有此有得有喪得亦莫非一而得未嘗增喪亦莫非一而喪未嘗減視喪其反猶遺土也此便是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彼之用心若是而已常季却道彼之為己者不過以知得心耳蓋審其無假而守其宗是以知得心也夫心亦人之常心耳人皆有之何獨稱最於彼哉夫子曰人心本同彼固不能以獨異但彼守宗之心定心也人入之心動心也彼人莫取鑑於流水而取鑑於止水者以求寂焉故也水定則能鑑衆形心定則能止衆止故受命於地則松柏居天下之大端何者冬夏青青是松柏所以獨異於衆木也受命於天則惟舜也正何者幸正其生以正衆生此舜之所以獨異於衆人也觀此則介者之最可知矣正如各正性命之正正生即正性也正性即守宗也守宗即保始也夫保始之徵如人養勇一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故以一士而雄入於九軍將來名而自要者尚且如是又况守宗正性之人能保其未始有始之始者其徵也將不能一生滅而命物化乎哉官天也府萬物寓六骸象耳目下此四字看

他奇處官如五帝官天下之官府之言聚也言我  
與天地萬物同出一原性命根宗同稟同受散則  
為萬聚則為一直寄寓此於六骸之中而以耳目  
為象人皆徇象喪心妄起知識是以心生於物而  
成於物今也一其知之所知則心固未嘗成者此  
非得保始之微有不俱之實者孰能之哉如是則  
信受能命物之化而生或無變於已也己之人也  
得道人也將擇日而登假矣登升也假至也如書  
言陟方道言與道合真之意人之從彼哉是也彼  
且何求於人哉故曰彼且何肯亡於人則以物為  
事既無所肯則何以物為事哉

### 子產服善

申屠嘉兀者也申屠姓嘉名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  
伯昏無人雜篇作晉人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  
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

足之存亡言人之處元知已過而安之者少然有不幸不幸一婦之於命耳則知申徒之元出於罪者也遊昇設中莫非中也設有一不幸免耳人處世間莫非憂患苟得免患亦幸耳而人因以其幸笑吾之不幸我徒有怒未忘已也廢然而反已亦忘矣不知先生洗我以善耶吾之自悟耶則被已俱忘物我交化何喜惡之可動形影之可索哉

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  
子可以止乎其未耶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執政子產  
與我同坐出子齊執政乎則與執政申屠嘉曰先生  
入而不避字法子齊執政乎則與執政申屠嘉曰先生  
之門先生指伯昏無人固有執政焉如此哉乃論德之地固  
如此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貴先人者也聞之曰  
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父與賢人處則無過  
今子之所取大者字法見識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齊執  
言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  
之德不足以自反耶言其不自量申屠嘉曰自狀其過以  
不當亡者眾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

而安之若命知事出於命而安之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

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

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見

先生則廢然而反失其所怒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是

生滌我以善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未嘗知吾兀者

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形骸之內德也今

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蹵然不安改容更

貌曰子無乃稱

陸方壺云夫申屠嘉不見已之為介而忘執政之

師乃有同席出入之嫌則其所以取大於先生者

信乎未之有得也故嘉為設塵鑑之喻言彼心鏡

不明故物欲之垢得以昏之而子產德欲其明也

以自反若謂不省己過而徒誦人之過者嘉便之

曰若自快已過則以為吾足之不當亡者衆矣不

陳已過而謂吾足之不當存者幾何人哉雖然此

殆以人論而不以天論者也故知其不可奈何而

安之若命是達乎天之說者也唯其有德者能之夫

天下之履危如而不禍者如人之遊於羿之彀中

中央而不中皆幸也幸亦命也人以幸而全我以

不幸而不全有命存焉安得不相安而反以相笑

乎哉今天下之以全足而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

始也怫然而怒是其見侯未定也既而遊先生之

門則謀然自廢其形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心垢

一至是耶今我與先生遊十有九年而先生未

郭象曰子齊執  
政者常以執政  
自多故直云子  
齊執政便謂足  
以明其不遜也

吾則吾與子同以心遊於形骸之內而乃索我於  
形骸之外失其所以取大於先生者而以執政後  
人不亦過乎復應前而過字於是子產更貌改容  
稱謝曰子無乃稱謂善於稱述蓋服善而譽之  
之詞也○李衷一云我出子止蓋與則者並行也  
不遠不遜去也若是形殘也與竟爭善與有德有  
位者爭也故名狀也飾也人處則不自飾已過而

安之者少然有幸有不幸命耳申啓嘉之元亦命也發中弓矢所及也利害相攻非昇乎不遺身忘智與物同彼非游藝中乎而急者非命乎人以其全足咲吾不全足由不知命故有此咲悌然而怒未嘗知元者忘形也形骸外也德內也子無乃稱已悟則歎其多言也申屠嘉之德克者命也命亦一也人在天地間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坐起行立語默動靜取舍性情或有或無所為所遇皆非我也安命則無我矣何病一足哉故曰德克也

### 無趾語老聃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

叔山字也無足趾遂以為稱

踵見無趾故踵行而見

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

矣不能復全其足

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

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

所責不在形骸之內言有性也

吾是

郭象曰踵類也人之生也理有主矣直莫之為而任其有生斯重其身而知務者也若乃忘其自生謹而矜之斯輕用其身而不知務也故五藏相攻於內而手足殘傷於外

也佚有尊足者存言則一足未足以虧其德明夫形骸者逆旅也去其矜謹任其自生斯務全也夫天不為僕故能常覆地不為或故能常載安知夫子之矜若是者謂其尚猶矜重不任自然也無趾出聞所聞而出全其無為也彼何寶也上以學子為者怪其方復學於老聃也夫師人者以自得者率其常然者也舍已效人而逐物於外者求乎非常

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

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

責其不謹是

孔子曰丘則

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

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補前行之惡而况

全德之人乎

無趾語老聃

怪其方復學於老子

曰孔丘之於至

人其未邪

何寶寶以學子為

彼且斲以詼詭幻怪

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

桎梏耶

木在手為桎木在足為梏

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

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 陸西星云

夫叔山無趾知有尊足者存故求務以全之尊足者全則視棄其足猶棄土耳



之名者也夫非常之名乃常之所生也故學者非為幻怪也幻怪之生先由於學至人之所无奈何故以為己之桎梏也名者影响也影响者形声之桎梏也明斯理也則名迹可遺而性命可全矣

夫子却說他務學以補前行之惡不知他一人全然不在善惡上起念本無今是見前非別未裨補頭上安頭此種學問名譽中人談不易及聖人亦未嘗舉以教人故無趾與老聃私議之曰夫子之於至人其猶未耶何實以恭敬以學於子為也彼且為善救惡汲焉求以善聞名於世而不之知至人方以是為己之桎梏蓋桎梏乃手足本無之物惟被刑之人乃或有之有一有桎梏反學詭幻異常故至人無已聖人無名其有名者翻為桎梏必欲解其桎梏必須反其所見之異者而同歸於一以茲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然後可耳一條即一貫也以死生為一條者未始有生孰名為成以可不可為一貫者本來無是焉得名非如是則善法惡法皆是幻法善名惡名皆是詭名此簡不二法門只是解粘去縛本來無物何處生塵但天刑之人帝縣不解何謂天刑記云刑者型也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易也言性成之人根器自是如此安可解

仲尼論駘它

郭象曰无天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者明物不由權勢而往也無聚祿望人之腹者明非求食而往也又以惡駘天下者明不以美欲往也和而不暢者非招而致之也知不出乎四域者不役思于分外也雌雄合乎前者才全者與物无害故入獄不乱群入為不亂行而為萬物之靈也悶然而後應者寇辱不足以驚其神況而若辭者人辭亦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嬖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成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駘天下和而不昌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駘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委之以國政悶焉而後應無意音乏而若辭音無係無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



不形者也才即孟子所謂降才之才自其賦於天者而言德則指其成於己者而言不形者一而不分之意故下以物不能離解之數喻意在言外蓋文之奇者

### 仲尼以才德進君

郭象曰死生存亡以至飢渴寒暑其理故當不可逃也故人之生也非誤生也生之所有非妄有也天地雖大萬物雖多然吾之於遇適在於是則雖天地神明國家聖賢絕力至知而弗能違也故凡所不遇亦能遇也其所以遇弗能遇也其所弗為弗能為也付之而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成生存亡窮達富貴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字法之精神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與日而與物為春而樂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應萬變時行時止莫非天運之自然是之謂才全此箇和德不變於物交之感便是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其可

以為法也萬物盡準焉

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平則內無日保則外不

蕩搖故水之平

德者成和之脩也全此德中

德不

形者物之能離也德隨物而見

哀公異日以告於閔子曰

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恐民之傷

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

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

矣

### 陸西星云

夫才之全者其天自定不隨物而有遷故成生存亡窮達貧富賢不肖毀譽飢渴寒暑皆事情之變與天運相為流行日夜相代乎其前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如環無端雖有知者不能規乎其始規之言求也然但是不能規乎其始而已不可謂之未始有始也蓋未始有始也者

自當矣舒行使變不舍居夜推之不去留之不遇而才全者隨夫始非知之所規而故非情之所留是以知命之必行事之必憂者宜於終規始在新惡故哉雖有至知而弗能規也逝者之往吾索之何哉苟知性命之固當則雖死生勞瘁千變萬化然有若而和理在吾身矣事得以成物得以和謂之德也無事不成无物不和

此德之不形也  
是以天下樂推  
而不厭

混合和融一而不分謂之滑和上篇所謂心於  
德之和意蓋如此故不足於滑和者不可以入於  
靈府一入靈府則此心必受其變而先天道樸之  
全粹於是乎散矣今使吾德之和豫通於死生窮  
達萬變之中而復不失其和故曰不失其兌即  
和也豫亦和也此便是滑和至人所以死生無變  
者不失此和而已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卻者  
不受而還之意事物之變日夜相代乎吾之前知  
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便是日夜無卻無卻則  
不失其兌不失其兌便與物為春常人不知命運  
自然不肯安受只一卻中生出多少乖戾彼則常  
見其日夜無卻與物為春而已是撥而生時於心  
也者

### 聖人何思何慮

郭象曰德有所  
長而形有所忘  
者其德長於順  
物忘其醜長於

音因企字法  
圍歧支離形不無脈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  
音丑字法醜貌音影  
其脰肩之雍雍大癭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

逆物忘其好也  
生而愛之死則  
棄之故德者世  
之所不忘也形  
者理之所不存  
也故夫忘形者  
非忘也不忘形  
而忘德者乃誠  
忘也聖人時長  
自德之長放之  
而無不至者才  
德全也知為聲  
約為膠德為接  
工為商此四者  
自然相生其理  
已具故聖人無  
所用其已也天  
爵也者天食也  
言自然而稟之  
也既稟之自然  
其理已足則雖  
沉思以危難或

其脰肩之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  
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  
以用智約為膠為固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  
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  
爵也天爵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李衷一云  
音嗣  
惡之人能使齊衛之君悅之而反視全人之不如  
所以者何愛其德自忘其形也用是觀之形有所  
短德有所長所短者能使人忘之而在已若忘則  
必有惡駭之嫌所長者能使人不忘之而在已若  
忘之則必有矜伐之病能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  
不斲則其忘也是謂誠忘就忘一字上翻出自已  
學問而以聖人證之忘聖人者誠能忘所不忘者  
也其心有所遊也以知識為孽子而不親以誓約

明我以避禍物  
无妄然皆天也  
之會至理之趣  
必自思之非我  
思也必自不思  
非我不思也或  
思而免之或思  
而不免之或不  
而免之或不思  
而不免之此皆  
非我也又奚為  
哉任之自至而  
已

郭象曰有人之  
形者視其形貌  
若人也无人之  
情者極若草木  
之枝也群於人  
者類聚群分自  
然之理也是非  
不得於身者无  
情故浩然無不  
任无不任者有  
情之所不能也  
故形貌若人而  
獨成其天也道  
與之貌天與之  
形者言人之生  
也非情之所生  
也生之所知豈  
有情於為難曠  
而弗能也既謂  
之人惡得无情  
者未解形貌之  
非情也是非吾  
所謂情者以是  
非為情則無是  
無非無好无惡  
者雖有形貌直  
是人耳情將安

為膠固而不用以  
行貨而不居何也  
自然而已惡用知  
惡用膠所得於天  
德有所積於己者  
有所用則人也而  
以天者天鬻之言  
九知蛛結網不謀  
斷之膠也禽獸林  
自利各各生營不  
食天

### 自然而不益生

故章法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  
有人之形故群於人  
無人之情故是非不  
得於身  
之形故是非不得於  
身  
柳眇乎小所以屬於  
人也  
天

然之理也是非  
不得於身者无  
情故浩然無不  
任无不任者有  
情之所不能也  
故形貌若人而  
獨成其天也道  
與之貌天與之  
形者言人之生  
也非情之所生  
也生之所知豈  
有情於為難曠  
而弗能也既謂  
之人惡得无情  
者未解形貌之  
非情也是非吾  
所謂情者以是  
非為情則無是  
無非無好无惡  
者雖有形貌直  
是人耳情將安

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  
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  
之形惡得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  
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情者言人之不以好  
惡內傷其身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  
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  
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  
矜而吟據槁梧而瞑外神勞精且吟且瞑  
形子以堅白鳴天授子以形而子曉然以堅白強  
辨鳴是益生傷身而非自然之情也  
焦漪園云承上無情之旨記與惠子辨者一段作  
結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哉故如

寄无情者之人  
不以好惡傷其  
身言任當而真  
前者非情也常  
因自然而不益  
生者止於當也  
不益生何以有  
其身者未明生  
之自生理之有  
足也莊子又謂  
生理已自足若  
形貌之中但任  
之則身存好惡  
之情非所以益  
生祇足以傷身  
以其生之有分  
也

則故而已之故謂本來也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  
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人之形色象貌皆自未  
始有始中來皆道與之道與之即天與之也有自  
天中道來者尚不得謂之人乎惠子曰既謂之人  
惡得無情是將欲其塊然憤然如槁木如灰而  
後謂無情也故莊子曰非吾時謂無情也謂不以  
好惡內傷其身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之謂也益  
生二字本於老子益生曰祥謂裨益於所生之外  
而以人為參之也惠子窮其強辨却說人之有身  
亦自益生中得來蓋情欲之感亦非本有介然而  
生於男女之交人因托此而有身今不益生則連  
人亦無故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不與之辨  
却以正答言生不必益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生  
理本自完足於本足中不能順其自然橫起是非  
好惡遂妄迷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今子之精神  
非道與之天與之乎乃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  
倚奇而驗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本無不足却  
乃不能因其自然與物相安於無情無事之天徒  
以堅白之說立是非同異於  
天下茲不謂之益生而何哉

### 內篇太宗師

#### 知天知人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

章法

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盡之於已

以養其知之所不知者付之於天終其天年而不中

道天者是知之盛也既知天又知人雖然有患夫知

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

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

知

呂吉甫曰知天  
之所為則知吾  
之所有生者天  
也莫之為而人  
無與焉知之所  
不能知也知之  
所能知者人之  
所為則以道所  
知養其所不知  
言以知養生非  
以生隨知所以  
能天年而不中  
天也世所謂知  
之盛者无過於  
此然不免有患  
蓋所謂知天知

人之待知而後  
當知非迫之真  
而待以為當所  
待固未定也則  
安知吾向之所  
謂天者非人乎  
所謂人者非天  
乎唯直人有真  
知則以不知知  
之而所待也

陸方壺云

夫天之與人相待而成者也天固自然  
矣又必以人為合之然後人事盡而天  
理見知天之所為又知人之所為斯其  
知天之所為知天之所為知天之所為  
人亦未始不為天也而盡人以合天順  
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  
得為知不知也天也然吾只知緣督以  
養生可以盡年故謂之養而有極泳容  
之意若妄有作為而至於中道夭折則  
有生之外既不能知其所以而又不養  
可謂知乎雖然有患又下一轉言必處  
商量夫知必有所待而後當謂知其當  
說他為知必有所待而後當謂知其當  
生然後見得是能以其所知養其所不  
見待他為知必有所待而後當謂知其  
侯未定也未知言未定知日後何如未  
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天者非人乎  
孰知為天為人必有待事而後有真知  
孰知為天為人必有待事而後有真知

有定事而後  
有定見也

古之真人順天

即象曰不逆寡  
則所順者衆不  
雄成則不恃其  
成而處物先不  
暮士則發心直  
前而群士自合  
非謀譽以致之  
直自全當而無  
過耳非以得失  
經心也若然者  
理固自全非畏  
死也故真人陸  
行而非避濡也  
遠火而非逃熱  
也無過而非措  
富也故雖以焚  
為焚而未嘗赴  
火不以濡為濡  
不嘗蹈水不以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第一不逆寡不雄成  
時不暮士若然者過而不悔或失或成皆  
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  
不自是知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其覺無憂其食不甘  
古之真人存神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  
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  
嗟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  
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詎脩然而往脩



不距者泰然而任之也儼然行末者寄之至理故徃來而不難也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逆忘其生而徃復探求歟意耶受而喜者不問其所受者何物遇之而不適也忘之而不復者復之不由於識乃至也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无窮人之逐物无節則天理滅矣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為也

**匿漪園云** 真人者知天之所為而順其自然者也  
 寡亡薄也成成全也謏謀也士事也古  
 字通用不逆寡者知我之適遭其薄也故安以受  
 之而不逆不雄成者知我之所取之厚也謙以承  
 之而不雄不謏士知成敗之有數也故不謀過而  
 不悔當而不自得知得失之有命也故不悔而不  
 得若然則彼之天可謂定矣天定者物不足以累  
 之是故登高而不慄入水而不濡入火而不熱三  
 者皆人情之所易危而彼處之漠然不以介乎其  
 意是蓋心有所主則自然不動以是知其知之登  
 假於道也若此然謂之登假則與道合真非徒聞  
 見之知而已是故其寢也不夢其覺也無憂其食  
 也不甘其息也深亡其性定之符也又若此何  
 其寢無夢凡人之夢皆識神所化真人無識也故

其寢無夢凡人與構為接日以心聞故有煩惱妄  
想憂若身心真人之妄也故其覺無憂味乃舌塵  
因塵起識故有其苦分別貪愛之念泛汎而起真  
人不貪故其食也不甘心有靜躁則氣之出入亦  
隨之而有淺深真人性定於內故息常歸於其  
根踵即根也根者人之大中極氣所歸復之處玄  
家所謂命帝是也衆人不得其養以心使氣心躁  
而氣亦與之俱躁故衆人之息以喉踵息之說迺  
玄家專氣之要該所謂心息相依神氣相守載營  
魄抱一無離其旨皆不出此丹經萬卷言不能盡  
者此老等閑一語泄破讀莊子者安得草看過  
徒以藉口談資筆陣耶屈服者其謚言哇與人談  
論心無定見也無定理一見真人心自屈服言心  
聲也心屈則言亦與之俱屈其有對謚咽若圭然  
而言語在口舌間支吾甚矣上言外物不干其心  
此言成生無變於已其出不訢其久不距即解上  
文出出世也入反造化也二字本老子出生入死  
喜也距逆也倏然生來不難之貌往即入也未即  
出也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者知其始自未始  
有始以來則其終也亦歸於未始有始而已更不

李光縉曰若然者指上文真人

亡身不真非役人

立日癸

立目眩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顙淒然似秋煖然似春

喜怒哀通四時喜怒哀無心與物有宜隨事合宜而莫知

其極故聖人<sub>下真人</sub>之用兵也<sub>音冬各</sub>亡國而不失人心利

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物不任窮達以物非

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

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勞苦以致喪其身然非役人也。

若狐下等聖人不偕務光讓國伯夷叔齊扣馬箕子被髮

胥餘紀他申屠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

適其適者也

陸西星云  
夫人堅而不可奪者之謂志其心志者  
苑生如一始終不能變也其容寂者守

靜之篤萬感不能撓也其賴顏者廣大寬手無慘  
也凄然如秋茲殊冷簷也煖然如春意思溫

也喜怒通四時則固有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虧  
故聖人不弔已而用兵也亡人之國而不失人

之心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夫愛人者樂與物通樂與物通非聖人也受病在樂乎上聖人非與

物通也。但無心耳。無心也。故有觀。二可謂天。詩非

賢推測而知非默契也故天時非賢人處利害之

中往也矢而不矢害在君子貞矢倍仁之執高

通仁人尤不親  
賢人時宜在我  
君子通乎利害  
士之孝為已由  
是觀之亡身不  
真非後人美真  
者天也真人之  
真知是也得是  
真者趣凡入聖  
出生入死不計  
不距倫往倫來  
天而非人故曰  
後人若夫子賢  
鴟夷而浮江申  
徒飲負名而入  
河數千特後人  
之役遠人之遠  
以至於亡其亡  
身可謂直乎故  
有得於直歟而  
不亡无得於直  
死而亡惟直

人能自達亡亦  
惟真人能死

此段又以真人  
之自達其適者  
率其狀而擬設

觚而不堅常遊  
於獨而非固守  
也虛而不華曠  
然死懷乃至於  
實也

連乎以知為時  
其門也悅乎志  
言者不識不知  
而天機自發也

刑者治之休而  
非我為札者世  
之自行而非我  
制知者時之動  
而非我唱德者  
波所循而非我  
作

丘者所以本也  
以性言之則性  
之本也夫物各  
有足是於本也  
此皆自然而然  
不必勤勞其心  
而行亦至而人

化故之變利害不通不得謂之君子行各失已學  
求諸已非為名也故行名喪實者不足以為士亡  
身不真者幻妄之境虛華之事人皆徇之而亡其  
身是謂受役於物者故知不足以役人務先以下  
數子皆遭訛訛以為  
人役而失其自得者

### 人真以為勤行

古之真人第四又總論其狀義而不朋中立而若不

足而不承自視敵然而與乎其觚而不堅也有德隅

角張乎其虛而不華也實若卬卬乎其似喜乎崔乎

其不得已乎音去滴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即虛室

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制也大而無連乎其似

好閑也音聊悅乎忘其言也既言亦若以形為體以禮為

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連乎其殺也

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而應已以德為循者言其有

以足者至於丘也山丘小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 陸西星云

再舉古之真人而極言以盡其形容其

乎人也若不足而不承者言以謙下人而非以黨

不華與與自然之貌張者易劇真人則張乎其虛而

也言真人似乎喜事其實不得已而應之如哀駘

宅悶然而後應之之意滴乎其進我色也滴者聚

矣而德則日見其止止即止於至善之止言止其

而不可制也屬乎其似世而不可犯也警乎其大  
一意連乎其似好閑而挽絨不可測也悅乎其忘

之大迷真以為至人之動行

常無心而順波故好與不好所善所惡與彼無二也其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夫真入齊天人均彼我不以其一異乎不一无有不一者天也彼人而我我者人也真我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勝故瞻然无不一冥

夫人生必有夜如旦之必夜誰能免得領此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

真即真人真知之真卓則超形氣而獨存

性命之源潤處手人偽之陸而向需以仁象之

言而聲音不可求也連者檢括之義悅首俯下之貌以形為軀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循是以登假於道與人之有足以至於丘者同而真人以人為勤心而行未免欲速苦難而已則養其自已然而

萬致歸于一

故其好之也一一指造其弗好之也一惡也其一也一其不

一也一一言好惡有異同皆其一與天為徒以好惡為

天其不一與人為徒以好惡為天與人不相勝也

無好無惡無天無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

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

為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尊於父人特以有居

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真乎而况道泉涸魚

相處於陸相响音呼以濕相濡音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

其譽堯而非桀也佛家大道無難惟不如兩忘而化

其道以道觀之陸西星云至此方發出所以不悅生惡死之故好

助其一心故也一即天也自然也知其一則不以人

知此而已此又指言人不能勝天處如人之死

生大數稟於成質之後如旦之必夜而九圉於氣

數之中者一毫人力有所不得而與此皆物之實

理故曰物之情也情之所謂卓者真君實在於是人特以未始有物之先所謂順天者少不知父也寄體天為父而順父者多順天者少不知父也寄體之身而猶愛之而况其卓為者乎人物以天之所子為愈乎已而敬君者多敬天者少不知君也代

濕沫不君相忘  
於道術之江湖  
而不知生死聚  
散也蓋悅生惡  
死者道書堯非  
集亦情而已兩  
忘非奢而化其  
道則所以忘死  
生者未始不同  
也

夫無力之力莫  
大於變化者也  
故乃揭天地以  
趨新負山嶽以  
舍故故不暫停  
忽已涉新則天  
地萬物無時而  
不移也世皆新  
矣而自以為故  
舟山日易而視

之吾今交一  
臂失之在冥  
中去矣故向者  
之我非復今我  
也我今俱往豈  
常故哉而世莫  
之竟謂今之所  
遇可係而在豈  
不昧哉

朱得之曰莊生  
之所以藏舟仲  
尼之所以逝川  
斯皆感逝者之  
難留也何者人  
則謂少壯同休  
百齡一盾後知

天之身而猶狗之而况其真焉者乎夫天者君也  
父也大宗師也道也一也人之不能離是也如魚  
之有水故以魚喻泉涸則魚未免離水而陸處雖  
其相向而沫徒勞形耳孰與相忘於江湖者之為  
得乎以况人離於道則一者不一而是非毀譽紛  
然以生與其譽堯而非桀也孰若為忘而化於道  
者之為  
得乎

### 惟道長存

夫大塊天地即造物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  
以歿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歿也夫藏舟於壑藏  
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  
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遜猶不能無失若夫藏天下  
於天下而不得所遜則一無所失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

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凡所以順適其形者萬化而未  
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耶然樂不可極未免有遜故聖人將  
遊於物之所不得遜即藏天下而皆存善天善老善  
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  
乎

### 焦漪園云

此言不惟是非毀譽當付之兩忘至於

不知知大塊之以形載我而以生勞我也以老佚  
我也而以歿息我也順其自然而不以人力與之  
此便是兩忘而化於道便是善生矣便是善死夫  
人能如是則是能遊於物之所不得遜者而皆存  
何者道者物之所不得遜者也惟道可以長存故  
成生壽夭一無所變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可謂  
固矣而不知石亦可移舟亦可解夜半之時強有  
力者以壑之舟載澤之山負之而走熟睡者不覺

年注不竟形隨  
是以梵志出家  
白首而歸鄰人  
見之曰昔人尚  
存乎梵志曰吾  
也鄰人皆愕然  
非其言也所謂  
有力者負之而  
趨昧者不竟其  
斯之謂歟

也是藏之雖得宜而猶有所遜也若夫藏天下於  
天下而不得其所遜則天下之善藏也非得恒物  
之情實者孰能之哉何謂藏天下於天下不一者  
物至一者理藏天下於天下者知其理之一也而  
一以自然付之使物各得其理又藏於天下之中故皆  
理藏天下之理也便是一者虛幻之形也今人但未形  
者真實之理也便是一者虛幻之形也今人但未形  
可求固一得人身便生喜悅藏之安富尊榮之中  
狹其所居厭其所生若欲充其所喜之量千變萬  
化未有極也為喜可勝計耶豈知喜不可常樂不  
可極夜半有力者來負之而走可謂謂之固耶即  
以便是猶有遜處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遜者  
便是其不以其身為身而以道為身惟道長存故聖  
人亦與之而皆存則無天無老無始無終寓此  
身於四者之中而皆稱之曰善夫聖人也而人猶  
效之又况大宗師者為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  
者乎一化即萬化也大宗師歟此一者以為化樞  
一化

### 道在能得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而無形無為而無形可傳而不

可受有師可傳莫得而有可得而不可見莫得其朕自本自根

道無未有天地此道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

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

天地生而不為父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猗韋氏帝王

得之以挈天地乾坤伏羲得之以襲氣元氣母維斗

得之維四維終古不忒易其度日月得之終古不息

堪坏崑崙得之以襲崑崙馮夷水神華陰儻鄉

得之以游大川肩吾神得之以處太山

呂吉甫曰耳目  
足得之而運動  
豈不有情乎寒  
暑得之而往來  
萬物得之而生  
育豈不有信乎  
然其為之者  
不可得是无形  
也或不言而喻  
或目擊而存是  
可傳也而莫得  
而有之不可受  
也以心契之胞  
然而合是可得  
也而莫得其朕  
不可見也萬物  
之生未嘗無本  
根而此則自本  
根萬物因天地  
而後有此則未  
有天地自古固



行鬼帝待我以  
神我則不神雖  
鬼帝送无灵變  
也天地待我以  
生我則不雖  
今日送為太極  
也

為父則氣者母  
也此斗天之綱  
維故曰維斗堪  
坏神名人面歎  
形焉夷清冷傳  
曰華陰潼卿隱  
首人服八石得  
水仙是為河伯  
一云以八月庚  
子浴于河而溺  
死有吾山神不

死至引子時湯  
強海神山海經  
曰北海之渚有  
神人面鳥身珥  
兩青蛇踐兩赤  
蛇西王母山海  
經曰狀如人狗  
尾逢頭戴勝善  
漢武帝內傳西  
王母與上元夫  
人降帝美容貌  
神仙人也

郭象曰聞道則  
任其自生故氣  
色全也外後遺  
也物者朝夕所  
頃切已難忘外  
生則都遺之也

黃帝得之以遊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音愚音旭人君恭默思道之宮

禹強音愚兩龍靈龜為之使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

之坐乎少廣音愚西方空界之名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

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

乘東維音愚騎箕尾為列宿今尾上有傳說星也騎箕

尾而比於列星

陸西星云

至此方說出太宗師者道也夫有物混

道無形也無為也而却有情有信者何老子曰恍  
兮忽其中有物杳兮冥其有精其情甚真其中有  
信此數語者千古論道之闕密藏也莊子之學得  
之老子直下便說有情有信自有欲以觀其微者  
言之也情者心之動也信者動之符也信之一字  
更為闕密千聖萬真同此一訣必得師傳方有契

悟故曰可傳然而不可受者謂其不可見也既不  
可受不可見矣何以可得曰本來無得既失之後  
返還而歸復之方覺有得自本自根未有天地以  
固存分明推到未始有始也者神鬼神帝生天地以  
地然後說到箇有有也者此在吾儒則周子所謂  
無極是也故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  
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物以下言是道也帝不  
老總上四句極贊道之為物以下言是道也帝不  
得不可以為帝日月星斗山川不得不可以為目  
月星斗山川仙真聖賢不得以清地得一以為仙真聖賢  
正如老子所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為地得一以為  
以靈谷得一以盈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此段屬  
辭此事更覺奇物

道不易聞

南伯子葵問於女偶音愚

弱子

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

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曰惡



遺生則不惡死即安然無所遇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天質而無  
未竟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純粹而無聖人之才明也  
見幾而作斯朝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  
徹也又曰朝徹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得道而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  
遇而安之忘先後能外天下忘富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  
後之所接斯見能外物忘交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  
與者俱往也玄漸進而至於遺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  
其非無也夫階見獨見字法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  
得无於名表故不生二句揔是殺生者不滅生者不生二句又讚  
而玄之又玄也為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

以至精微乃七  
 重而復嬰見名  
 傳之也

李光緒曰道以  
 體之為正則文  
 聖所論乃其副  
 聖洛誦謂綿洛  
 貫穿而誦之子  
 孫者言道之所  
 生在於此也自  
 副墨至瞻明李  
 而有其見自聶  
 許至於謳行而  
 至於樂然皆未  
 足以為道之體  
 玄冥則无見无  
 知參寥則无亦

其名為櫻寧雖在擾亂中而其定櫻寧也者櫻而後  
 成者也是因擾而後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  
 聞諸副墨之子指文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係指翻  
 洛誦之孫聞諸瞻明見得瞻明聞之聶許目聶而聶  
 許聞之需役耳聽手書待需役聞之於謳嘆而於謳  
 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無名參寥聞之疑始無始  
 焦漪園云上言得道此復寓言道不易聞尤不易  
 此才字指才力而言所以資藉運量以成吾道者  
 也今二氏家僉言法則兩濟缺一不成意蓋如此  
 有其道也有其才矣矣未可與也故守之三日七  
 日乃至九日審其果能忘物而忘我也然後與之  
 外天下與外物何則天下遠而物近天下疎而物  
 親故外天下易而外物難外物易而外生難外生

不立疑其為始  
乃其所以始也

陸西星曰副星  
書也洛誦言也  
瞻明視也聶許  
听也需後行也  
於誼歌也玄冥  
深沉參寥空廓  
疑始疑其始而  
未始有始也言  
直得之言語文  
字而須之以心  
會之以神則已  
朝徹而獨見者  
也

朱得之曰首脊  
尻只是首尾始

終始之物始於无  
終於无其生其  
死一念之起滅  
一氣之往來耳  
苟入於不死不  
死不生其所存  
豈在七尺之軀  
哉曲倭發背至  
句贅指天言病  
之拘率而可惡  
此特陰陽之氣  
有沴耳其心閑  
而無事是以雖  
跼蹐而不害于  
能行貌驗其者  
反坦於性之浸  
假而化者此三  
則一也所謂窮  
化而未始有極  
也以无為首以

是忘我也忘我而後朝徹朝徹者清明莹徹如平  
旦也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見者人不見而已獨見  
之也見獨則無古今無古今者不生不死也蓋養生者不  
道矣既又自解何以入於不生不死而神活也生生者心  
活而神也且天下之有將迎成毀與死生相對  
而貞勝也人之心遊其間一心方將一心迎之一  
心怕毀一心成之虛亡往來無有窮已此箇活發  
之心鳥能入於不生不死之鄉今以無不將也無  
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順其自然而無意况  
若然者其名謂之櫻寧櫻寧者櫻拂亂也寧者定義復自  
解曰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謂於紛紜擾亂之  
中而成大定此便是不壞世相而成實相如來所  
說上乘義諦意蓋如此非與其斷滅人事以求寂  
定然後可以成此名也是道也  
鳥乎聞之以下句解見上

### 子與安時處順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

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  
之友矣四人相視而以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  
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  
拘拘也曲倭發背音發背也曲身而瘠音瘠也上有五管音管願隱於齊音願  
而隱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閑而  
無事跼蹐音蹐行貌不能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  
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子何惡浸  
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  
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鵲炙浸假而化予之尻  
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以遊於無音遊豈更駕哉

生為脊以死為  
屍伸則轉之者  
也故以屍為輪  
以神為馬子因  
而乘之豈更驚  
死生之未不能  
知則得者時也  
其去不能禦則  
失者順也

不俟駕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  
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生不為成縣而所係縣不能自解  
者物有結之凝結於物者也且夫物不能勝天久矣吾又何  
惡焉

陸方壺云

夫道無成生汝能入於不為不生者乃  
可與聞道此下寓言皆以發明成生無

郭象曰汾陵乱  
也夫任自然之  
變者无嗟也與  
物嗟耳浸漸也  
物化含變則无  
往而不因无因  
而不可當所遇  
之時世謂之得

變之意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議論謂以  
死生為一條者人自未始有始以來故以無為首  
從無入有是故有有也者故以生為脊造化息我  
以成故以成為尻尻尾也者故以生為脊造化息我  
一體則無悅生惡死之意矣於是四人各相契  
莫逆於心遂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  
子輿言造物者俾我如此大乎我與造物原同此大  
乃賦我以形為此拘又曲倮發背生五管使我  
內干我心間嘗無事扶曳而鑑於井見狀之僂僂

時不測而往  
而夫也謂之失  
安時死順謂之  
玄解一不能自  
解則象物共結  
之矣

又自嘆曰嗟乎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拘拘也此  
拘拘指病軀而言子祀曰女惡之乎惡是惡死子  
輿曰也予何惡哉假使造物者浸而化予之  
左臂以為雞則予自異物中安其常而適其適故  
為雞則求時夜為彈則求鴉炙為輪則予以神為  
馬因而乘之化則自化而我則有不化者存此便  
是死生無變於己之意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得  
失則死生存亡如前所謂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  
子順也安時處順則不悅生不惡死哀樂之情不  
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者而不能自解者萬物  
之有結之也不知此有幻妄不常時不可番天不  
可勝物不可勝天久矣吾又何惡死以求勝天也哉

死生亦寢覺

俄而子來有疾喘喘然將死其妻環而泣之子犁往

問之曰叱避無恒化倚其尸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

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牛臂

褚伯秀曰人處  
世間萬物之一  
而所謂人者不  
知其幾億萬計  
則何以汝為此  
釋其滿念而開

其噓懷也。鑄金之喻。蓋虛常情。畏死而不得免。則預為他生之計。毫厘係念。萬劫縈纏。如躍冶之金。亦祇以異而鑄。鑄不可必。得矣。是以至人。以天地為爐。造物為冶。萬化無極。與之無極。何也。曰。人耳。而憂其不得此。現古人之所自處者。若以則豈生。死所能拘。蓋以生為寐。死為寤。故也。以死為寤。則何時而非寤。然其不為寤。為金之不祥者。幾覺。

乎。鼠重人之所甚賤。而氣使之。子來曰。父母於子。東散為肝。與臂。又其所惡者也。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成。而我聽我。則悍矣。悍持也。彼何罪焉。彼謂成也。適去順之。何罪於彼。夫大塊載我以形。以形載我。勞我以生。以生勞我。佚我以老。以老佚我。息我以死。以死息我。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鑄。鉞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惟願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執。句法。成然寐。以生為寐。遽然覺。音渠。遽。僵直也。以死為寤。

焦荷園云

此段又發出所以當忘當順的道理。也。恒將化者。之人也。將以汝妻。子而避之。母以哭泣驚。物又不知。將汝化。做個甚麼。又將汝往。那裏去。造子來答言。去則東。西南北。隨其所之。為則鼠。肝。垂臂。隨其所化。夫大冶鑄金。金必欲為鑄。鉞則大冶者。必以為不祥之金矣。今以天地為鑪。造物為冶。陶鑄百物。而我於百物之中。必欲為人。則造物者。寧不以予為不祥人。執成。然而寐。遽然而覺而已矣。

內外不相反

郭象曰。夫弔者。方內之近事也。施之方外。則陌遊乎天地之一氣者。皆冥之。故無二也。以生為附贅。以死為決疣。之時聚非所樂。也。以死為決疣。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桃也。戲弄。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歿。未葬。孔子聞之。使子

遺難此氣之自散非所惜也死生代謝去始有極與之俱往則無往不可故不知勝負之所在假因也死生聚散變化无方皆異物也元異而不假所假雖異共成一体故忘肝肓遺耳目任理而冥往五藏保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故能放勇於變化之途玄同於反覆之波而不知終始之所及也所謂無為之業非拱默一也所謂塵垢之外非

貢往待事焉。助喪事也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趣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即釋氏所謂出世法而丘遊方之內者也。法在世中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法以有生為累贅縣疣以死為決。音尤患乃解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

伏于山林也其所現示于眾人者皆其塵垢耳非方外之真物也

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任其變化也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不知身世之何有逍遙乎無為之業。任其自然彼又烏能

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焦漪園云

相與於無相與言無心也相為於無相為言無為也登雲遊霧撓挑無極言行

無轍迹也相忘以生無所終窮言不悅生不惡死也此箇學問同志者少而三人皆莫逆於心故相與定交莫然有間即無何有頃而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作弔之則見子反子張二人編曲鼓琴相和而歌曲即琴曲嗟來桑戶乎乃琴曲也反其真謂還造化言汝以反其真則無心矣無為矣而我猶為人則尚不免於有身有患也猗者歎辭子貢不知達者之意却以世禮繩之故二人者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蓋禮之意重在返始故曰禮不忘其始始即未始有始也者故聖人割禮老子薄

之以為滋偽首亂論大道者本來無物其見自是  
如此宜非世儒之所知也故子貢以告夫子曰彼  
何人也而曠焉若是君子禮以和行不由禮是無  
修也故曰修行無有無以命之謂不知喚作何等  
人物孔子告之曰是遊乎方  
之外者也以下句解見上

### 人相忘乎道術

呂吉甫曰孔子  
以為己則遊方  
之內而盛稱方  
外之高子貢疑  
其雖遊方內而  
所依或不在此  
蓋所遊者迹所  
作者心也天之  
戮民言天刑之  
不可解若孔子  
則性抱神以  
遊世俗安有所  
依足以累其心  
欲是以遊方內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  
吾與女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  
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得水不  
乎道者無事而生定隨分量為故曰魚相忘乎江湖  
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  
而侔於天奇異而合故曰天之小人為世俗人之君

子若果人之君子則亦天之小人也然則侔天者

### 陸西星云

子貢一聞夫子方外方內之說便問夫

而不免出安天  
刑而不免解也  
又引魚以喻人  
穿池而養給不  
必大水也元事  
而生定不必方  
外也相忘江湖  
則非特穿池而  
已相忘道術則  
非特無事而已  
畸人侔天所以  
外而不內也天  
之小人人之君  
子則重於礼法  
而不知性命之  
情者是也

戮民戮民即前上帝之將不解者雖然又下一轉  
言吾當與汝共遊之有方之外子貢便問何術而  
得遊此夫子曰人之生於道也如魚之生於水故  
曰魚則相造於水人則相造於道造之為言生也  
然穿池而養給者不若相忘於江湖無事而生定  
者不若相忘於道術蓋彼則猶為有方此則遊於  
有方之外者子貢言如此則為猶行人矣敢問畸  
人曰畸人者異於人而同於天故曰天之所謂小  
人乃人中之細行之君子也夫以人中之細行之君  
子為天之小人則人中之獨行之人得不為天之君  
子乎

### 孟孫特覺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

孟孫三桓之其母死哭泣無

羅勉道曰進於  
知言勝於知喪



禮者也簡損也  
 李道者唯欲損  
 其情而不能得  
 孟孫氏有所損  
 矣若化焉物指  
 已化之人下化  
 已指未化之人  
 所不知之化已  
 者所不自知其  
 化到已身者也  
 言者以為先死  
 者化而為物以  
 待所不知後  
 死之已乎乃尔  
 汝之稱與下吾  
 字相對父母是  
 吾親傍人則可  
 呼之為尔汝孟  
 孫但查傍人哭  
 亦哭是哭不由  
 中而由其相  
 尔汝者言規其

涕中心不戚居喪不衰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  
 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  
 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彼於哭泣之事猶  
 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  
 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聽其  
 而已乎且方將化焉知不化哉方將不化焉知已化  
 哉四句正不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  
 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歟孟孫氏特覺獨見人  
 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且抑與  
 特見我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焉知吾之所且汝夢  
 爾矣見當否何如

也設為孔子云  
 且吾之願回不  
 如孟孫之視其  
 親統旁人相與  
 吾之笑因即夢  
 竟以明之只尋  
 常夢為魚鳥未  
 足異矣天替淵  
 分明吾身是魚  
 鳥矣今却在此  
 言語知得見今  
 是竟耶莫從是  
 夢耶如此看來  
 吾所謂吾之者  
 正不可知也前  
 言吾特與汝未  
 始竟此竟亦恐  
 是夢語也喜  
 者為哭忽諸達  
 意之境者中有  
 真樂排布置也

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未  
 之中不可以為實不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  
 識適意而樂不獻笑不及排適然而笑不安排而去  
 順天之自然化乃入於寥天一即天也道  
 而安排去之化乃入於寥天一也自然也  
**陸方壺云**以善喪蓋魯國者言以善居喪之名蓋  
 言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盡謂盡道知謂知天  
 夫大道本無所有降而入於名相之中則當芟煩  
 純簡返於太樸而人之情有所不得已者夫惟簡  
 之而不得則於不得之中而行所請簡者今已有  
 所簡矣謂如無哭不得簡而至於無哀所謂於世  
 法中而行出世法者孟孫氏其知矣夫成生亦大  
 矣而彼且不知所以生不就先不知所以死一付之自  
 然不知所以生故不就先不知所以死故不就後  
 純先則喜心生焉就後則惡心生焉而彼皆不知  
 也直與萬物同化於大鑪大冶中以汝奚為以汝



自歛其哭者不  
及布置以喻天  
真不允拘守礼  
法也安非而去  
化綴上排字人  
之當責貧賤各  
有定分如造物  
布置然但可安  
之而已死去則  
曠達之意一者  
太極未分之初  
入於寥天一者  
復歸其初也

郭象曰資者給  
者給濟之謂也  
以仁義剿以是  
非言其以形教  
自虧殘而不能

奚適皆所不知一意安時處順以待所不知之化  
已乎者休心滅意之謂方且將化順其將化惡不  
知有不化者哉蓋化與不化等之夢覺今吾與汝特夢而已  
未覺者也烏得而有心者哉為怪異耶且彼之居喪也特  
有駭形也而無損心有駭形者喪之容也無損心者  
不滅性也所以無損心者知生直寄宅於旦而無情苑  
也生猶旦也非實宅故無情苑情苑實宅也彼之見解  
而歸耳必非世情故人哭亦哭以行世法是自其所  
若此不柰世情故不得而己有所簡也所以乃二字亦  
以歌簡之而所以如以此也以下句解見上

### 造物使我乘成

意而子亦賢士也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

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

為軼夫堯既已黜仁義似黜之汝以仁義而剿破玄

為是是非汝以是非矣汝言汝被他教壞了將何以遊夫遙湯

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

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言汝無美質不眉目顏

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

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

鑪錘之間耳言汝能有道以化人使庸詎知夫造物

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剿使我乘成黜者息剿者以

隨先王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畧吾

師乎吾師乎許由自述音商整萬物而不為義以下穩足

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

勿告恐非造物之至也整澤萬物皆自尔耳无愛為其間也安所寄其仁義不為巧自新也此所遊已言遊於不為而師於无師也

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

焦漪園云

何以資汝謂何以教汝也躬服仁義而

軋語助辭言汝既非有先入之言於胸中則已清仁義之黥墨而受是非之剗傷矣汝將何以遊於道遙自適之境乎恣睢縱橫之轉徙變動也即所謂撓挑無極彷徨塵后之意雖然吾願遊其藩籬言夫子之道吾雖不敢窺其堂實願遊其藩籬言夫士黃帝神無受道之資難以語道無莊美以據梁勇日之所自者亦在夫子陶鑄之間耳今見夫子安知非造物者之息我黥補我剗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成渾成完具之義言昔者竅鑿不全今乃息黥補剗以事先生則庶乎乘此以全其真純反其大樸未可知者言汝亦未見得便如此真純師乎吾師乎以下言大宗師之德無可名言蓋堯以仁義教人吾師則整萬物而不為義澤萬世而不為仁不為仁不為仁不為義整萬物者有時銷殺萬物而不恃長而不宰之義整萬物者

盡為整料但不得以義名之者無心自然故也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者冥冥中津、立於未始有為之先而千古萬古常如一日不見其老又且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若有工巧以制御之而不得以巧名者無心自足故也吾師之德若此、吾之所得心也又何屑仁然於仁義之端是非之辨乎哉

顏回賢於仲尼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則有仁

迹有義則有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

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曰可矣

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

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支體黜聰明離形

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惡也

陳詳道曰扶海以爲百川則見川不見海合百川以歸海則見海不見川道海也仁義禮樂百川也回游道而忘仁義禮樂是觀海而忘百川然未忘道也至於離形而忘物去知而忘心冥然无所係累則道果何在哉方我妻之而已

此回之所以資  
也義近仁而近  
樂故忘義而後  
忘仁忘仁而後  
忘樂以至於坐  
忘則非一日之  
積矣

化則無常也無住而生其心而果其賢乎立也請從而後也

陸方壺云

此段借顏子以形容造道之妙畢竟

未化曰忘仁義忘禮樂忘智識忘心齋坐忘別是  
莊子一段學問如今所謂禪家者流大率類是也  
又道經云忘我忘物忘忘亦忘是此意然又須知此  
個忘字與外篇所謂頑空斷滅者萬不同不侔即  
一個心普萬物而無心情順萬事而無情乃其宗  
旨此段所言仁義禮樂聰明智慧對大道而言皆  
屬支離竅鑿把作不好字面看了老子云絕聖棄  
知絕仁棄義意蓋如此讀莊老者當具別眼不得  
以吾儒見

子桑貧而樂

李光縉曰林雨  
不出子桑非病  
而疑以為  
而裹飯食之  
歌詩若哭子桑

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

非怨也子與  
以為怨而問其  
何故非真疑之  
也波所謂相與  
於無相與相視  
而哭莫逆於心  
者也

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  
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頭緒其詩子  
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

郭象曰此三人  
相為者也今暴  
飯而往食者亦  
任之天理而自  
爾非相為而後  
往也何故若是

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  
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  
極者命也夫人生於父母天地又何容心乎故曰莫  
之致而致莫之  
為而為哉命也

陸方壺云

一篇到此將箇造物無心作總結子桑

聲而其詞促也父母不欲吾貧天地不私貧我以  
此而求造物皆屬有心所以求之而不可得一  
斷然曰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蓋謂之曰命則固  
有莫為而為莫致而致而非已之所謂之曰命則固

養其所不知者養此而已然求之而弗得也而後謂之自然一有可求可思非自然矣  
內篇應帝王

憂虞不若泰定

音巢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四以不齧缺因躍而

大喜行以告蒲衣子即披衣王蒲衣子曰而乃今知

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古之帝王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

人懷仁以結字法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

徐徐其覺于千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情信

其聽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此又天不足以名之

陸方壺云

齧缺四問即前齊物論中所載者此個知字乃人之知識分別鑿混沌散大樸

此為最先故大道忌之齧缺因王倪之不知也及泰氏有虞氏藏仁以要人雖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非人則天也不出於天則非無為自然可知矣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徐紆徐也于自得之類一以已為牛馬者從人呼馬呼牛更不分別也泰氏其知道乎道有情有信故曰其知情信只是箇混沌未分故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蓋使知有所入則亦不得謂之自然矣

至治全其分內九三段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

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

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

固未始出字却生出未始入字

唐順之曰言受伏有意尚足出于人道而非出于天道也未始入于泰氏之于天道不明而合也

焦法曰經之式篆之度皆所以正人也而高性已遠故謂之欺德涉海必溺鑿河難成蓋負山則不勝任以欺

其難而使蚤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詰問之詞。言治內也。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音羹。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而曾二虫之無知。二虫之無知。尚能高飛深穴。以全性命。謂斯民之不若。而出經式義。以拂亂其常性哉。

陸方壺云日中始人名有吾之所先見者以已出  
猶言化人蓋吾儒所謂諶道自己者接輿却以為  
欺德而難於化理欺者不實之義言此非實德不  
可以為治然此處定有商確不得一以異說誣之  
莊子之意只在箇無為自然以不治治天下其旨  
大率類之老子蓋大道之世人皆相忘於道術故  
無庸於治而自無不治若有心設法以治之則人  
皆以有心應之而出於吾治之外者抑又多矣且  
聖人之治天下也為治外乎為治內乎治內者治

之以不治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而已矣正謂正性能謂良能言人順性命之理而行自然自然確乎有個本分之能事不必更以經義裁之若為置箇典常法度使人人取式而行雖則不外乎所性之理却不是自他性中自然流出者故此但為治外但治其外則人必有出吾法制之外者待其出而吾以律令繩之從此便有矰弋重鑿之患驚擾天下而天下之求以避我者抑又多矣夫鳥鼠尚有避患之心天下安得而治乎

順物無私而天下治

天根人名遊於殷陽殷山陽至蓼水之上蓼水名適遭無名

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

問之不豫也。以不樂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處

世而順名厭飽於人事則乘夫莽眇之鳥虛無之氣以出六極之

南華經

子

心為遊心於淡  
至无容私焉是  
乃无事而取天  
下之道也

郭象曰問為天  
下則非超於太  
初止於玄冥也

李光僭曰豫言  
有先于為天下  
者也無以先之  
而求為天下于  
天下則后矣

郭象曰胥易技  
係勞形怵心言  
必功夫容身不

得不足以此至  
王也虎豹猿狙  
皆文章技係  
累其身非淺盡  
以御乎无方也  
立乎不測者居  
变化之全日新  
而无方也遊于  
无有者与万物  
为体則所遊者  
虛也不去宜物  
則過物不暇何  
暇遊虛哉

要勉道曰胥刑  
凌易率更也技  
係以技巧而係  
累也胥徒更作  
之人則勞形技  
巧係累之人則  
怵心

外六合而遊無何有之鄉太虛之地以處壙垠猶曠也之野  
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何為以治天下  
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  
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陸方壺云豫者無心而順適之謂問之不豫言不  
心於淡無擾雜也合氣於漠無聲臭也此即所謂  
不顯篤恭者故不見其有作為之迹但順物之自  
然而已一無容私焉則天下自治矣今之治天下  
者其受病只在容私二字蓋不能以天下為天下  
而以天下養一人不能以一人為天下而以天下  
為一人雖行仁義可得謂之無容私乎大道所不  
取也

### 明王遊虛而御無

陽子居亦人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  
明學道不勸音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李之為老聃曰是  
人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  
文來田猿狙之便執殽之狗來音隄藉如是者可比明王  
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  
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貸施也  
民而民忘帝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  
無有者也

### 焦漪園云

嚮疾者敏于向道彊梁者勇于行道物  
徹者周知物情疏明者疏通明達可比  
明王乎此猶及也胥易技係胥者胥徒易者更番  
直事技者工技係者居肆省功此等人皆勞形怵

陸西星曰觀桓  
之審為淵一段  
總攝上三現而  
言淵者深昧不  
測之又審者執  
一仇听之称机  
斧于鍾是觀桓  
也不震不正是  
止水也不齊是  
流水也故曰此  
如三鳥他日又  
求神巫立尚未

心不能自適其適者也虎豹之皮以文而束人之  
田徠徂執犬以捷而致人之藉田獵取也藉繩係  
也此物之才美累身而不能自適者也勤于孝道  
而不能自適其適者此類之謂焉耳而可比于明  
王乎哉然則敢問明王之治夫明王者有蓋天下  
之功而以不自已有貸万物之化而民弗恃有高  
天下万世之名而人莫可舉使民皞皞自喜而不  
知誰之所為蓋立乎不可測識之地而遊于無何  
有之鄉者也  
不測無有只是箇無為自然與老子  
生而弗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之意同

壺子出宗走季咸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  
字法 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  
 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  
 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旣其文外矣未旣其實未

外矣盡其未既其實未盡

定自失而走蓋  
壺子示之以未  
始出吾宗之即  
禪家所謂本生  
道家所謂元神

與其內而固謂被得道與衆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適被與世亢必信而必人信之則不能無心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

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

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

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

吾示之以地文萌乎字法不震字法不正是殆見吾社字法

德機也。意閉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

列子曰字去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  
有瘳矣全歟有生矣

吾見其杜權矣杜機以開中動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

鄉吾示之以天壤字法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字法是殆見吾



忘也者故反執  
妻也食豕如食  
人忘貴賤也于  
事无与親唯所  
遇也雖疎漫朴  
去華就實也埋  
然形立外飾去  
也於而對於維  
動而真不散也  
所謂對於言尚  
不知句已詭知  
所謂紛而對於  
一以是終使物  
各自終也三年  
不出以下直指  
李問直諫待之  
者愛用不尽玄  
乎妙哉

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  
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動靜不定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  
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  
勝是殆見吾衡章法字法至平不靜氣机也鯢桓之審為淵音規句法  
之審為淵况太冲莫勝衡氣机水半流淵有九名此  
處三焉言方示其三從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  
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咸也壺子曰追列子追之不及  
反以報壺子曰已戚矣其形不見已失矣所往吾弗及已  
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並其机而順化

此說狀  
為道哉

李士表曰莊子  
論應帝王而言  
此者夫帝王之  
應世唯寂然不  
動故感而遂通  
唯退藏於密故  
吉凶與民同患  
一將出其宗弊

無而委蛇音威自然委蛇不可名狀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音福亦變化  
貌靡因以為波流字順事無故逃也促摸不定然後列  
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之自悔所學三年不出為其妻  
饜音嗣下同妻不知有食豕如食人有不知其於事無與親不知其  
也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為無情無紛而封哉至  
分而有一以是終終身以封畛  
李東一云又自立於不測遊於何有有生下意來蓋  
壺子一段以見聖人之所以不可測者遊於何有  
也神巫善相而鄭逃走畏其言之靈驗也列子未  
盡其實而固謂有道則惑矣夫卯腹於雌而朕於  
雄兆呈於色而朕於心無雄則無卯矣無心則無  
兆矣子先以道自亢一世故信乎人得而相攻也  
試與之來以我示之則見壺子有濕灰之色而遂

事則人得而相  
之矣古之帝王  
所以為之者以  
無能名焉者以

以為成濕灰者火之將成而灰從有氣色者也蓋  
壺子修觀以地又示之地又者藏心於淵將箇生  
机萌於九地之下而不動故曰萌乎不震不正言  
其不定也曰萌則似生不動故曰萌乎不震不正言  
始見吾杜德机杜者閑義德机即失机也明日又  
來則曰子之先生過我也廖矣此一句寫出行術  
人的話頭最為親切吾見杜權矣權即机意蓋壺  
子修觀示之以天壤天壤者存心於虛空諸無所  
有故名實不入只有一段生氣自踵而發踵即真  
人之意以踵之踵人之大極也人之生氣出机  
入机皆本於此是始見吾善者机也善机亦即生  
机侯言好机明日又來則見其容色不齊不齊即  
不正之義故待其齊而復相之蓋壺子示以太冲  
莫勝與天壤地文皆是觀名太冲即漢之氣莫勝  
言無偏勝也行氣机亦即生机衡如執圭平衡之  
衡言氣机之發於衡者可見如此而林猷齊直以  
衡為平象以為半動半靜不若以動靜互融為平  
方得太冲莫勝之旨太冲太虛冲和之氣莫勝者  
不可捉摸也衡平也彼見吾先机渾無往不平莫  
得其涯故以為不齊審當作審未汁也水成淵處

必有泡沫沫浮于水面如米汁也止水停蓄不動  
泡沫處亦謂文淵上面雖水流下頭水却停蓄而  
亦有泡沫處  
皆謂之州

### 用心若鏡

郭象曰無為名  
尸因物則物各  
自當其名也無  
為謀府使物各  
自謀也無為事  
任付物使各自  
任也無為知主  
無心則物各自  
主其知也休盡  
无窮因天下之  
自為故馳萬物  
而無窮也心无  
朕任物故無迹  
也尽其所受乎  
天足則止也无  
見得見得則不  
知止也亦虛而

無為名尸者無之  
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

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去即止

故能勝物而不傷不為物所傷損

陸西星云  
子既以立乎不測遊於無有撰出一段壺  
子說話此又發揮正意以盡未盡之蘊無

為名尸尸之言主也名者實之賓實者名之主不  
特無近名之心而所以致名之實者亦遣而無有  
此便是名實不八之意無為謀府府之言聚也吾  
儒只說得箇集眾思廣忠益人道却說自然然而然

已不虛則不能  
任辟實也吾鏡  
者鑒物而無情  
也不得不迎不  
藏末即應去即  
止也物末即鑒  
鑒不以心故雖  
天下之廣而無  
神勞之累

劉肇曰儵者喻  
昏里無象也忽  
喻荒忽无形

也渾沌者无孔  
竅清濁未分也  
儵忽之間渾沌  
已破言保之甚  
難而散之甚易  
也三者稍帝謂  
帝王之道以純  
朴未散自然之  
為貴也

呂吉甫曰南陽  
喻儵然而有北  
陰喻忽然而无  
中央不有不无  
所以會合之也  
儵忽雖異乎渾  
沌而渾沌未嘗  
與之異故云待  
之甚善

何思何慮故下為謀府無為事任任者有心擔當  
之謂無為知主知即主也為知主則任事矣大道  
長而不宰故不為知主此四無為字是教人禁止  
之意躰盡無窮而遊無厭者人有為則不窮無為  
則何窮之有故躰道則盡於無窮而遊心則入於  
無有無朕即無有也無有即未始有始也者吾自  
未始有始以來所受以生之理本來無有今既無  
有却是盡其所受於天者雖各有得實無所得故  
無見得見猶見在之見佛說我於燃灯佛所於法  
實無所得意蓋如此知是則知道之本體亦虛然  
盡之矣虛的樣子如鏡之照物不將不迎來則感  
之過則不留故曰不藏至人之心亦復如是故能  
勝萬物而不傷故曰平讀言能應萬感也不傷謂  
不損本體此段於長行中突起峯頭而過脉不斷  
有他文字  
起伏之妙

### 儵忽報德

南海之帝為儵喻有北海之帝為忽喻無中央之帝

為渾沌清濁未分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  
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  
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自鑿一竅七日而  
渾沌死

### 陸方壺云

上言至人能勝萬物而不傷蓋以虛而

傷莫學南海之儵北海之忽便是有傷底樣子南海之  
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此便是有傷底樣子南海之  
帝火德也北海之帝水德也中央之帝土德也水  
能流火能融故名之曰儵忽土冲氣故名之曰混  
沌此箇寓言却是人身中法象五行四象全入宮  
中故中央之帝待之甚善為二帝者自宜收斂返  
視徑入虛無混合和融打成一片方為報德奈何  
欲以色聲香味報之日鑿一竅使人視聽食息故  
七竅開而  
渾沌死也

外篇駢拇

侈者皆無用

駢拇音母足大指連枝指音由出乎性哉生而而侈於德字法

比於人所同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比於初

則所無也於所無而有之此所以為侈其氣為五行且意為五

常其事為五事其形為五藏則用之者非不列

於五藏也而非常形為五藏則用之者非不列

道德之正則亦無而己故駢

於足枝於手皆為無用而所謂

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疑衍駢枝於五藏之情者

陸西星云駢連合也拇足大指也枝岐出也指手

者言駢拇枝指雖若性生却非夫人所同德者故

曰出乎性哉而侈於德贅餘肉也疣癭瘤也蓋身

本來之有異病者言附贅縣疣生於有形之後却非

多也謂之曰侈者則知出乎形哉而侈於性侈之言

正受以譬之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雖曰五性感動

列於五藏以配五行而不知其非道德之正何者

道則原無名相德則一而不知所以道德經云失

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自道德降

道德之正者無為以反而已

呂吉甫曰明者謂其自見今以所見為明是以自見與所見合而駢之也聰者謂其自聞而聲律絲竹皆在外者則是益而多之也故道之所自出率性之自

呂吉甫曰駢拇枝指非不出乎性而德則所無

也附贅縣疣非不出乎形而性

則所無也於所無而有之此所以為侈其氣為五行且意為五

常其事為五事其形為五藏則用之者非不列

於五藏也而非常形為五藏則用之者非不列

道德之正則亦無而己故駢

於足枝於手皆為無用而所謂

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疑衍駢枝於五藏之情者

陸西星云駢連合也拇足大指也枝岐出也指手

者言駢拇枝指雖若性生却非夫人所同德者故

曰出乎性哉而侈於德贅餘肉也疣癭瘤也蓋身

本來之有異病者言附贅縣疣生於有形之後却非

多也謂之曰侈者則知出乎形哉而侈於性侈之言

正受以譬之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雖曰五性感動

列於五藏以配五行而不知其非道德之正何者

道則原無名相德則一而不知所以道德經云失

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自道德降

駢旁非至正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白子黻黑與

之煌煌非乎彼所謂駢於而離朱是已黃帝時人百

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

通則天下皆足  
於己不為有餘  
也擢德則助長  
塞性厭其所生  
誰其為之太過  
以收名聲則天  
下相鼓和之以  
奉不及之法此  
曾史所以枝於  
仁也道在不言  
則力非道也瓦  
貴鱗比而累繩  
貴條直而結之  
句所通其請而  
竄藏之心貴乎  
虛而遊於堅白  
同異之間駁行  
哇立以喻无用  
之言如累瓦結  
繩然者以楊墨  
所以駁於力也  
凡此皆非天下

非乎彼所謂多於而師曠是已字法枝於仁者擢德塞性  
蔽其性聰者非乎以收名聲使天下字法簧鼓亂以奉不及之法非  
乎而曾史是已史曾參行仁駢於辯者句法累瓦滑稽如結  
繩結屈如竄句點竄古人章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  
而救跬音屈如疲救者半步而行互相推譽無用之言非  
乎彼所謂駢於而楊墨是已故此數以上皆多駢旁枝  
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其性不失其性  
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不以合為駢而枝者不為  
跬音岐不以合為正則長者不為有餘不以長為正則短  
者不為不足不以短為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

之至正波至正  
者不失其性命  
之情則無為自  
然而无所加損  
矣

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  
無所去憂也

焦滿園云

古之人有行之者自以為至矣是故駢

焦竑曰按樂苑  
作繫九竅句作  
竄身跬言作駢  
言正正作至正  
不為跬作不為  
岐斯理順文淺  
不煩強解矣疑  
皆傳寫之誤

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色文章青黃黼黻之煌  
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夫離朱  
也師曠也自以審音辨色為天聰明之盡矣而不  
知大道之極窈冥昏默何音可審何色可辨是以  
善体道者返吾視收吾聽喪其耳忘其目聰明不  
用也而歸於朴老子云五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  
目盲理會到以方知離朱師曠達足皆亂以故大  
道無取焉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擢之言  
拔也塞而塞源之塞言為仁者拔其德之卓者而  
塞其性之流者以此收取聲聞使天下同聲附和  
如鼓笙簧曰是人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  
非可及已故曰使天下字法簧鼓亂以奉不及之法彼所  
謂枝於仁者非欤而曾史是已今之駢枝於仁義  
之行者自謂正道而不知既曰駢矣枝矣非正正

陸西星曰此復以手足起喻見駢枝仁義者之有憂句法與續

之則憂斷之則悲者類同而意實不相類蓋手足之有決斷駢枝之故招之也使其無駢則無庸於決矣無枝則無庸於斷矣無決無斷又何啼泣之有焉是啼泣之憂又駢

枝之故貽之也

也彼正正者獨全其所受於天之實理故曰不失其性命之情之實也性命之情無然天成隨賦各足無所謂合也故合之而不為駢無所謂枝也故枝之而不為跛無所謂長與短也故長者不可見其有餘短者不見其不足是故鳧脰短矣不可續也而續之則憂鶴脰長矣不可斷也而斷之則悲何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假以安排補奏則駢則枝則疋則贅而非自然性命之性者矣故順性命之情者各適其適無所去夏焉

虞氏以仁義易性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斷之則啼二者或者枝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其饒乏不同今世之仁人蒿目心憂勞故目半開半閉其睫象聳如蒿而憂世之患不仁

之人決性命之情而喪財富貴善惡不同其故意

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為仁義天下何其

訾訾也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

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啣

之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

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

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繹索者為繹索故天

下誘引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

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

相續如膠漆繹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執使

仁人苦面目而憂世則有余於貌

憂世則有余於貌

仁人苦面目而憂世則有余於貌

數之數決性命而發富貴則不足於數之類然莫知其非性命之情而守之則決之而泣乾之而啼之類也夫待規繩而正膠漆而固者是削性侵德失其常然常然者不事乎規繩膠漆而自然正固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古而不散今而不新此所謂常然而道德之正也則仁義又奚連、如膠漆縹索遊於其間而使天下惑而方則以東

天下惑也連上底足以夫小惑易方不知東大惑易性音耶變其常性何以知其然邪音耶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音耶天下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陸方壺云

意與意同仁義其非人情乎彼為仁義者何其多憂也多憂謂畏天命悲人窮之類行仁義而多憂則與斷鶴續鳬者無以異矣又生一意言天下自有常然無庸以仁義繩束之常然即固然也固然之道謂之性成不待鉤繩規矩也而正者自正不待繩約膠漆也而固者自固聖人之於天下也無亦順其常然使之各得其性焉已胡為乎制人之性侵人之德屈折乎禮樂之文句俞乎仁義之貌以安慰天下之心為哉此之謂失其常然而於所謂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遠矣若知天下有常然者乎常然者真常之性澤然天成不假安排布置而常自然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員者不以繩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膠漆約束不以繩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

為而易性則以靜招仁義以撓之是以仁義易其性也

所以生同然皆得而不知其所以誘是常然也古今不二不可虧也虧則其性矣侵其得矣不可虧則仁義又奚連、如膠漆縹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將使天下失其常然而顛倒生惑矣惑之大者至於易性譬之小惑易方今天下非小惑也何以知其然也自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而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何以獨舉有虞舜以匹夫居深山之中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以至玄德升聞帝命以位不階寸土而有天下是非招仁義以撓天下而天下奔命之尤著者欤使天下奔命於仁義是虞氏以仁義易天下之性也

臧穀忘羊

呂吉甫曰神降而為聖王則聖之外也自三代以下一見聖王為神者隱矣如禹之崩胙湯武之征伐雖出于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



不得已而其迹  
則不免於殉天  
下之弊莊子欲  
絕其弊而反于  
論聖人宜示非  
小之也伯夷死  
名則挾策而忘  
羊之譬次也死  
死利則博塞而  
亡羊之譬所死  
不同殘生傷性  
均也此為道者  
所以貴乎兩忘  
而化其道

陳詳道曰伯夷  
死名蓋不能弱  
其志盜跖死利  
蓋不能強其骨  
也羊之為物詳

而不營恭而有  
札制字者以羊  
從言為義羊從  
大為美誠有取  
尔也故莊子以  
志羊為失道之  
喻

郭象曰以此係  
彼為屬性性於  
仁狗仁者耳  
故不害也率性

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男而瑋與穀女而  
曰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法問臧奚事挾策執讀  
書問穀奚事則博塞字法曰博不投以遊二人者事

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成名於首陽之下盜跖

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處不同其於殘生傷性

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後

以受殉彼其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

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

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

其間哉

陸西星云

天下為仁義而易其性聖人為易天下

有不為外物易性者矣小人則以身殉利是以利

易性也士則以身殉名是以名易性也大夫則以

身殉家是以身殉易性也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是以天下易

性也此數子者事業之清濁不同名聲之隆污異

號其於傷性而以身為殉則一焉耳何以異哉又

以忘羊設譬讀書博塞事之美惡不同而忘羊則

均伯夷盜跖人之善惡不同而傷性則一論至於

是雖若駭觀然却有至理蓋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伯夷只為於性分上添了箇為善念頭是以遜國

順性命為臧

而逃諫伐而餓殘生傷性與死利於東陵之上者

等佛書所謂金屑雖貴著之眼而為善乃至論其

如此且天下之人殉君子之名而為善乃至論其

極處殘生損性與小人同則又何取於君子小人

之辨而必欲殉其名也哉甚言其不可殉外而喪

真也

通彼乃善不付  
之於我而屬之  
於彼而我已喪  
矣故各任其耳  
目之用而不係  
於離曠乃聰明  
也故善於自得  
者志仁而仁謂  
仁義為善則損  
身本獨之以此  
性命還自不仁  
也身且不仁其  
知人何故任其  
性命乃能及人  
及人而不累於  
已彼我同於自  
得斯可謂善也  
夫絕棄曠自  
任聞見則萬方  
之聰明莫不皆  
全不自見不自  
得此舍已教人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  
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  
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  
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明也。章法。謂字即。臧。非。行。脩。  
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明也。稱謂。臧者。非。  
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  
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  
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  
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  
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

若也。雖效之。若  
人而已。已忘矣。  
苟以失性為濫。  
僻則雖所失之  
途。里其於失之  
一也。愧道德之  
不為。謝宜復之  
无迹。故范擇行  
忘名利。泛容欺  
累遺我忘彼。若  
斯而已矣。

盜蹠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殘生傷。性則一。余愧乎道德。  
不為。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  
行也。而渾然。  
李東一云。末段分明指出。已意。屬其性乎仁義。屬  
而屬其性乎仁義。雖通於曾史。人謂之臧。而非吾  
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味。雖通如俞兒。人謂之臧。  
而非吾所謂臧也。俞兒。秋牙。能別淄澠。之水。蓋古  
之善知味者。見淮南子。屬其性乎五聲。則師曠。聰  
矣。吾不謂之聰。屬其性乎五色。則離朱。明矣。吾不謂  
之明。何哉。凡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  
而已矣。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蓋德者。渾然天成。一  
而不分。乃吾人性命之正理。所謂天下有常然者。  
若乃駢枝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則非  
所謂任其性命之情矣。故任其性命之情者。不獨外以  
喪真。故夫物感之交。耳目為最。任其性命者。非無聞  
見也。祇聞見而已矣。故聽者。不謂其聞彼。而謂其

呂吉甫曰馬之

飲草飲水而無

義素台露寢則

民耕織自給无

義於高明之譬

也伯樂以燒剔

刻維治馬而歎

者十二三則強

為仁義而天下

始疑之譬也飢

渴馳驟而馬之

死者过半則厭

折礼樂而天下

始分之譬也天

下有常然因其

性而為之今陶

匠之善為方員

曲直皆失其常

然者也為天下

失其常然乃不

知在君之道而

治之之過也

羅勉道曰師司

農云古昔書儀

回為素儀堂如

特牲所謂堂門

也築土為臺

上祭室當中之

門因以為宮室

之儀今俗狹稱

儀門天文亦有

大儀之庭路寢

能自聞見者不謂其見彼而謂其能自見自聞自  
見者喪其耳忘其目收听返視而伏歸于樸也夫  
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有見于外而  
無見于內者也謂之得人而得而不自得其得適  
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清濁不同  
其為淫僻均矣予深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  
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外篇馬蹄

有意治之則不治

馬蹄

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音核飲水翹足而

陸

也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儀臺脚雖有無

所用之及至伯樂

姓孫名陽善馭馬伯樂天音洛曰我善

治馬燒之

燒鉄以剔之音洛刻之音洛雄之連之以

羈馬

編之以皁音梟槽音梟棧音梟馬之成者十二三矣

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概飾之患後有鞭

策之威而馬之成者已過半矣陶者音窰曰我善治埴

木音粘員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

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

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

者之過也

陸西星云

夫天下之物性有常然自適其適者可

踐霜雪毛

禦風寒不閑于義臺路寢也音窰草飲水

翹足而陸

不安飽于羈馬皁棧也自伯樂治馬而

損其性故傷其年也然則治天下者胡為賢馬

露寢以宮室之  
全言之

郭象曰以不治  
治之乃善治也  
夫民之德小異  
而大同性之不  
可去者衣食也  
事之不可廢者  
耕織也此天下  
之所同而為本  
者也守斯道者  
無為之至教之  
而自一耳非黨  
也故謂之天放  
填、顛、顛、自足  
而無求於外之

以損天下之性為戮燒剔刻以治馬蹄雖典絡通  
絡首曰羈絡足曰羈馬街曰轅馬轅曰飾夫填之  
就規矩與木之就鉤繩皆非本性是惟土木無知  
使其有知必柔與刻削為我賊矣度之馬性亦充  
是也而世猶稱之曰伯樂善治馬陶匠善治埴木  
此亦猶治天下者過用其情以傷民性而反謂之  
善治也

### 善治順而聖人強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  
是謂同德同得一而不黨各業命曰天放故至德之  
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山路未通澤  
無舟梁水路未通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  
長是故相忘禽獸可繫羈而遊鳥巢可攀援而闕

利於止於則家  
而足凡若同得  
為一而濫漫焉  
豈固異而家殊  
於足性而止無  
泰夷之欲故物  
全與物無害故  
物則也知則窮  
適以差欲則窮  
性以飾素朴者  
無煩乎知欲也  
聖人者詩民性  
之近耳非所以  
迹也此言至德  
之世以下言至  
人治天下之世  
及離乎此真有  
有所謂聖人者  
出為仁為義不  
由乎自去為礼  
為樂不由乎至

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  
小人哉同於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  
樸而民性得矣此治天下之大過及至聖人覺寔覺行為仁  
蹊蹊行法不安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是以仁義澶漫牽引為  
樂摘僻字法多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是以禮樂故純樸不  
殘孰為犧樽以飾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方曰珪  
曰璋圭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  
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  
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陸西星云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蓋善治天下者  
能不拂民之常性而已常性者織焉而

正而太朴散矣  
朴散則為奢矣  
殘朴為博以况  
毀道德為仁義  
毀王為璋以况  
離情性為禮樂  
此道之所由裂  
也也之所由階  
也也者之至偏  
之矣故絕巧而  
反乎朴則工匠  
之罪除奔仁又  
而任道德則聖  
人之過見矣

衣耕焉而食人人所同也謂之同德同則易至于  
比矣然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一而不黨也舍曰天  
放天放者曠蕩於天然自為之中而已私一無所  
典也其行填仁質而重也其視顛仁莊而寧也皆  
以形容渾朴無心之意山無蹊隧澤無舟梁木陸  
之路不通各居其鄉而自相連屬即老子所謂民  
至老成不相往來者當是時也民無机心不相戕  
賊故禽獸可羈而遊鳥巢可攀而瞰群然並生並  
育於太和中此尚不知其說為同類孰為異類  
也又烏知其有君子小人哉故同手無知其德不  
離知則意見起而知識開道德之所日濟也同  
乎無欲是謂素樸欲則奢侈生文飾繁太朴之所  
以日散也故無知無欲而民之常性得矣安所庸  
吾治哉此云及至聖人猶云及至其迹也聖迹既  
彰則仁義不真而礼樂離性待得形表而已矣有  
聖人則有斯弊吾若之何哉殘朴為器毀玉為璋  
以下皆變朴為華棄本崇末其於夫素有殘廢矣  
世雖貴之非其貴也工匠則有規矩之制聖人則  
有可尚之迹

### 論御馬治世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摩怒則分背

相踉小踉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

而馬知介倪闔扼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

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炎帝之時民居不知所

為行不知所之或行或止含哺而嘻鼓腹而遊忘帝

民能已此矣止於如此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

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始踈跂知

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陸西星云

此又以馬喻夫馬食草飲水飢渴之常性也相靡相踉喜怒之常情也馬之知

郭象曰御其真知乘其自然則萬里之路可至而群馬之性不失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馬力竭而志作者含哺鼓腹民之真能及至全人屈折以礼樂縣政以仁義而民始好知其過皆由乎逆之可尚也

馬喻又進一步說馬之相踉以足向後故口分背相踉扼此扼同所以扼馬頸者縣跂懸物而使人跂足及

焦詵曰以御馬  
 明治民典尚書  
 御馬喻臨民素  
 同而此篇首尾  
 形容馬之性情  
 喜怒哀樂其志  
 次借喻填立論  
 言有心有為於  
 治而櫻拂天下  
 之性情不若无  
 為而任物之自  
 化也又奉至德  
 之世无知无欲後  
 王立法天下始疑  
 无異伯樂之凌事  
 乎堯則刻維以求  
 正風之步也未引  
 上民淳俗厚肥  
 樂以証皇主无為  
 之教后求治大過  
 而至於不可治矣

止此而已初無所謂机心也  
 而後馬有有机心加之以衡  
 以駕馬者月題頭上額鏡如  
 魄也獨立而脾魄生心以求  
 曰扼曲其頸以拒人不求脫  
 也詭銜者詭受其銜竊轡者  
 流於詭譎竊盜變態百端要  
 况聖人之治天下屈折礼樂  
 於利而不以安天下何謂好  
 下不知仁義礼樂今則聖人  
 声音別其等殺意謂循此由  
 人以仁義礼樂之利誘天下  
 知爭利聖人之過也詭若使  
 得哉故同乎無知其德不離  
 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  
 得矣

南華經三卷終

新刻葵陽黃先生南華文隨卷之四

葵陽 黃洪憲 輯

緱山 王衡 校

南華真經

外篇胠篋

世俗所謂聖知 凡二段

陸西星曰胠操發三者皆盜之小者言人將欲為此輩而作防守則必擾之固之世俗之所謂知者如此已矣然而巨盜至則挈之而惟恐其滕竊之弗固也豈皆為小盜防今為巨盜竊矣故嘗試論之云云昔齊之開國自大公始經制立法曷嘗不法聖人法聖人萬

將為胠音快也開篋探囊以手取物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也緘滕緘縲之類固局音局鑄鑄局也此世俗之所謂知也而巨盜至起案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局鑄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

則必攝知也然緘滕局盜積者



古一日可也一  
旦田成弑其君  
而盜之國豈推  
盜其國哉將併  
其所謂聖智之  
法而盜之蓋田  
成以私量其公  
量便是借聖人  
之法以濟其窮  
國之私然而小  
國不敢非大國  
不敢誅有齊國  
者十二世非以  
勝鏑之固乎然  
則聖人之法造  
足以為大盜之  
媒耳後世若操  
奔之金滕惠知  
輩之周札皆挾  
此術不可謂此  
老无見也

乎故嘗試論之後旁說來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  
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  
斗起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咎之所  
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  
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  
田成子齊大夫陳恒一旦殺齊君弑簡公也而盜其國割安邑以東至  
卿耶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智之法而盜  
之田成以私量貸以公重入是借故田成子有乎盜  
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  
十二世有齊國自田敬仲至齊威王凡十二世則是不乃句法是竊齊國

此言世  
知此真聖知者  
固不然也

并與其聖智之法言已上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陸方壺云為大盜積為大盜守言知之不足恃也  
物非應變之具也矣是尚而執之執成迹以御  
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殆矣所以守國而為人守之  
也為大盜者不盜其聖法則無以取其國言聖法  
惟人所用未足為全當之具也

離其為聖之過

此言暴主亦得  
據人君之威以

戡賢臣而莫之  
敢抗者皆聖法

之由也向無聖  
法則禁紂焉得

守斯位而效其  
毒使天下側目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  
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引  
昔者龍逢斬紂殺剖殺比干剖紂殺剖其心養弘脗周靈王即  
子胥靡伍員諫夫差不從賜之故四子之賢而身不  
免其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

焦竑曰魯酒薄而耶耶園據許慎註淮南子楚會諸侯魯飲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又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酒秦之楚王以趙酒薄園耶耶

郭象曰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不立尚於物而不能使人無貴賤事无直偽苟尚聖法

則天下否而蘭服之斯乃禁拓所至類而以成其大盜者也若乃絕尚守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所以倍擊聖人而我朴自全無害盜賊而彼好自息也古人有言閑邪存誠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

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暴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已上言害天下未有之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則齒寒唇竭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而耶耶音寒丹魯酒薄耶耶而聖人生而大盜起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培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字法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道跖也

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又叫起下文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故大盜之利人人皆逐之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魚失淵則為人禽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明則為盜資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故不可示人

下也

陸西星云

此又深一步說天下所謂至知有不為者耶何以知其然也昔龍逢比干箕子胥四子之忠幾乎其盛者也彼其飾躬厲身以立天下之防其賊膝高鑄可謂固矣然龍逢斬而比干之節故暴君得因其好名而擠之曰是不忠者也而殺之是不惟不足為大盜防而反為大盜劫矣故聖嘗自言行劫有道其道即聖人所謂仁義聖知而兼之勇者也是善人準其道以立身盜賊亦假其道以行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則聖人之道利天下也小而害天下也少而多蓋聖道未必害而盜用之適以為害耳又四賢之見殺亦受道之害者言聖人之於大盜雖不相為謀然其道未始不相為用也故聖人生而大盜起如唇齒然唇不與齒同生而唇之亡者齒自寒如魯趙然魯不與趙同禍而魯之伐者趙自圖魯趙事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楚怒而代之梁惠王欲擊趙而

向秀曰聖人已或大盜不犯者聖人事業日新新者為生故者為或乘天地之正御日新之變得實而損其名歸真而妄其途則大盜息矣不疾者言守故故不日新牽名而不造突也大盜不止不亦宜乎

稽伯秀曰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聖人當明天下知無礙傳者誤矣

畏楚援故乘其不及援也而圖趙言由唇齒之聖人深可責矣故聖人之道之生大道之用也盜不足責而聖人深可責矣故聖人之道之生大道之用也盜不足責始治培擊聖人者絕聖棄知絕仁棄義以示天下無竄端也故川竭則谷自虛丘夷而淵自實聖人已成則大道自止矣若使聖人不死則盜終不可得而止雖重以聖人治之防之愈嚴則盜之愈甚重生聖人是重利盜匪也蓋極厭世俗之積弊一法立一好生斗斛權衡符璽之類皆聖人所以防天下之偽而立之者也而皆為大盜之所竊夫竊之小者易為大者陰施而陽受鬼隱而龍匿人不加誅若竊之矣故反得國而為諸侯今之諸侯皆竊而得國者也其門也亦有仁義存焉仁義非心也特假其名以濟其貪欲之私焉耳孟子所謂五伯假之是也夫大盜既竊聖人之法以得國則五之逐於得國之利而爭相盜竊雖賞之以軒冕威之以斧鉞終不能以禁其不為盜竊雖賞之以軒冕威之禁其不為是乃聖人之過也蓋至是而聖人賞罰天下之大權亦且幾乎廢矣所以老子有言魚

言吉甫曰莊子所謂紀聖矣知

者非滅典藉是

政教也不以生

於心而已摘玉

毀珠者非出府

庫矣諸山也不

以貴之心而已

焚符破璽非燒

而碎之也以信

信之則民朴鄙

而符璽非所恃

也捨斗折衡非

果捨折之也以

平之則民不

爭而斗衡非所

恃也然後民懷

始可與論議矣

其情而

郭象曰去其所

資則不施禁而

自止賤其所貴

不可脫於淵云蓋魚而得淵則見隱尤匿人不  
得而窺其影矣故不可脫脫取而出之也以呪盜  
既而得聖人之法則陰施陽設人不得而議其非  
矣大抵聖人之法惟聖人用之則可本不可以明  
示天下一示天下則人得而竊之故曰國之利器  
不可假人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示天  
也下

### 殫盡無用之法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音即擄音即王毀珠音即小盜不起音即焚  
符破璽而民朴鄙捨斗折衡而民不爭殫盡音即天  
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議論擄亂六律音即燦絕竿琴音即塞  
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  
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

矩音即擄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

拙音即再說去音即削音即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

下之德始玄同矣音即波音即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

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

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音即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

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音即煇音即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

用也

### 陸西星云

此承上文殫殘聖法之意而備論之擄

謂焚而棄之也擄抗其指也工倕堯時好人玄同

二字出老子不樂者不見可欲而心不亂也不累

者不聽是非而心不動也外立其德言數子皆沒  
心於外立其德適足以煇亂天下音即煇音即註云火光銷

呂吉甫曰由有  
知而後有聖人  
有聖人而後有  
大盜聖人大盜  
皆知之所自出  
故是篇始終以  
去知為言

哼哼亂天下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十二氏皆音格帝王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求無欲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吾所有賢者，音盈願負也。」負也糧而趨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以智謀相

陳詳通曰傳曰多事者之譽效言徒之賊盜比多事者多言者也

尚  
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日益多事何以知之  
然耶夫弓弩畢章法弋繳機弩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  
矣鉤餌罔罟罾音旨爲竹器承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  
格音羅網所以施音落羅落置罟音落也翻車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  
詐音漸漸毒害深頡滑音助之語不正堅白解垢詭曲之辯之辯同異之變多則  
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  
皆知求其所不知務外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不知  
求其自然易曉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  
是以大亂故上悖薄日月之明下燮山川之精中墮  
四時之施喘字法音動而之蟲無足肖翹字法之物翻飛莫不失其

垢也鮮垢同異  
者鮮散其同知  
垢之脫也上一  
句說知下二句  
說辨端而大動  
重之小者肖翹  
植物之小者

褚伯秀曰是篇  
以朕饒命顯考  
監頤朕躬也則  
朕饒者多饒之  
賜旁開而取物  
此竊盜之行也  
為治者不能慨  
弘道德以公天  
下之情然後姦  
雄得竊其權以  
為私利天下有  
被其害者矣南  
華翁在絕聖矣

知熱斗柳衡思  
復上古無為之  
治然其還淳返  
朴之要在明乎  
真知以正其所  
趨復乎貞善以  
全其所受而已  
使任治道之君  
子皆知泰園之  
用心何患乎世  
道之不興淳風  
之不復哉

呂吉甫曰天下  
者萬物之所一  
其常性常德即  
我之性德是也  
在肩天下在肩  
我而已在者有

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  
夫種種謹憇之民而悅夫役役鬼點之佞釋夫恬澹  
無為而悅夫音諱噉噉之意噉噉已亂天下矣

李東一云此段備言好知之生亂夫人與萬物群  
生而机事起机事起而天地間本不相妨但以机心  
置罟之事遂使鳥亂於上魚亂於水獸亂於澤燔  
動之物咸失其性而又彈類之士知詐毒頤滑  
堅白解垢同異簧鼓人心方之弓弩魯弋其禍尤  
慘天下之亂賊是之由其罪皆坐於好知故曰好  
知而無道則天下亂何謂好知者率其知者率其  
不知而不知則天下亂何謂好知者率其知者率其  
知非其所知則同善乎蓋求其知者率其知者率其  
也非其所知則同善乎蓋求其知者率其知者率其  
之不是也知則同善乎蓋求其知者率其知者率其  
異而不知也知則同善乎蓋求其知者率其知者率其  
非是正謂頤滑堅白解垢同異之徒雜篇所謂惠

施公孫龍曰以其知與天下之辨持持則爭爭則  
亂極言其禍將使上悖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  
中墮四時之施以至喘栗之蟲肖翹之物皆失其  
性乖戾之氣感召如此因思聖人致中和而天地  
位焉萬物育焉至德之世鳥獸可係羈而遊巢郊  
可攀援而闕只為存得此箇和氣者在實理實效  
自不可誣試看三代以下至於春秋戰國何等氣  
象以老安得不傷今而思古也末復總以一二語  
結之舍夫種種憇憇之民而悅夫役役鬼點之佞  
釋夫恬澹無為之治而悅夫噉噉音諱復之意不知  
役役噉噉求治天下而天下已亂矣  
結句軟美有無窮趣味深可咏嘆

外篇在宥

天下不足賞罰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怨天下之淫

之而不亡任自  
放之而不縱如  
困之有物也不  
淫不迂無而已  
無為則無我無  
我則治天下者  
誰哉故兩忘堯  
桀之是非也人  
生而靜何有非  
苦使之樂若其  
淫其性淫其性  
未有不迂其德  
者也萬物負陰  
抱吹冲氣為和  
人莫不有冲和  
之氣以與天地  
通而堯使民樂  
其性至大喜而  
此於陽樂使民  
若其性至太怒  
而此於陰故傷  
者分善惡以定賞罰

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  
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  
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禁之治天下也使天  
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  
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耶毗於陽  
大怒耶毗助也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  
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  
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事至半途而不成條理於是乎天下始  
喬詰字法卓驚字法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雖善惡不同  
是失真亂性之民君人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

其時之施寒暑之  
和不成及傷人  
形矣至於思為  
不自得中道不  
成章所謂兩相  
傷也於是天下  
始有喬詰卓驚  
非常之行喬則  
尚高詰則窮卑  
卓則難及驚則  
不群皆非平易  
中正此賞罰所  
以不給性命之  
情所以不得而  
安也

性命之情哉  
陸西星云在者如如自在之義宥者寬放自得之  
之使之自得更不可以法制整齊之所宜在之宥  
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  
德也不淫其性不遷其德天下可無治矣有治天  
下者哉古之治天下者曰堯舜帥天下以仁使天  
下欣欣焉人樂其性人性上不可添一樂字人而樂  
其性焉是不恬也古之治天下者曰桀率天下以  
暴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人性上不可添一苦  
字人而苦其性焉是不愉也不愉不愉非天德也  
非德而能久安長治者天下無之堯與桀不可以  
對論然其失民性之常則均焉耳桀之滅穀亡羊

又曰喬者矯已  
而過於高詰者  
責人而過於密

南華經曰樂



卓者特立而過  
於亢鶩者組繫  
而過於猛四者  
盜跖曾史具有  
之是皆拂亂天  
下常戚裂和氣

呂吉甫曰天下  
不安其性舍之  
情則所謂聰明  
仁義禮樂聖知  
皆非其正不免  
亂德悖禮而已  
八者存亡皆可  
言无盜損乎其  
直萬創而不全  
喪東而不舒倫  
情而不散囊結  
而不解皆所以

亂天下而乃尊  
之惜之蓋戒以  
言鼓歌以儻以  
為天下之至具  
在是世迷日久  
吾若之何哉夫  
臨臨天下誠出  
於不得已而無  
為則我奚為不  
貴愛以身于為  
天下而以狗之  
執斯則可以寄  
托天下者也貴  
則不輕其身愛  
則不危其身託  
如託身寄如寄  
物則貴重于愛  
託重于寄也无  
解五藏則不敬  
而謏乎仁義无  
權聰明則不引  
而謏乎声色尸

無論讀傳也即以喜怒哀作喻人大喜則氣併於陽  
大怒則氣并於陰善惡之情雖則不可互論然其  
傷伐天和則一焉耳故陰陽并毗而偏陰偏陽之  
病生焉能使人四序之氣不調寒暑之和而不順若是  
者其反傷人之形乎故一喜雖足以快心不如無  
喜一怒雖足以紓憤不如無怒一堯一桀雖足以  
治天下不如無治今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  
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者皆治之過也蓋至是  
而民之失其常性者多矣失其常性於是始有喬  
詰卓驚盜跖曾史之行接踵於天下

### 任天而不暇治

而且悅明耶是淫於色也悅聰耶是淫於聲也悅仁  
耶是亂於德也悅義耶是悖於理也悅禮耶是相於  
技也悅樂耶是相於淫也悅聖耶是相於藝也悅知  
耶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

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分之情之八者乃始  
卷儉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  
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耶乃齋戒以言之  
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  
已而臨泣天下莫若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  
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以其身之可貴  
下而後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以其身之可愛  
以寄天下而後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  
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有威儀淵默而雷聲不言而神  
動而天隨動合天理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相吹之吹

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居龍見其見出於无為淵默雷  
其聲出於不  
言神動則感而  
後應天隨則不  
召而自來如斯  
則其容无為而  
萬物炊累炊累  
即萬物之以息  
相次累則炊之  
積也萬物歸之  
如壘自積又何  
暇治天下哉

焦漪園云然而性命之情不特為賞罰之所亂也  
又且為聰明聖知仁義禮樂之中不可著以物  
者性命之情恬澹朴素清靜之中不可著以物  
其有聰明聖智仁義禮樂皆屬伎倆達天德者以  
為應迹過而不留不知者茫而悅之即此受悅之  
心反生理障故悅明耶是淫於色也悅聰耶是淫  
於聲也何以故人之有聲有色本於天性加以聰  
聽明察則為淫亂悅仁耶是亂於德也悅義耶是  
停於理也德者天德理者天理皆出自自然有心以  
為仁義則為悖為亂此皆甚言之亂如佛經所謂  
金屑眼中砂景星慶雲皆非太虛中之所宜有者亦  
是此意悅禮耶是相於禮也淫謂滋荒長亂悅聖耶  
是相於聖也藝謂相於藝也淫謂多能為聖者說  
知耶是相於知也病謂疾病知詐斬毒則與屬斬  
多故曰相於此八者皆人不安其性命之情而  
後有此若人安其性命之情則此八者乃始歸卷餘  
亦可也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此八者乃始歸卷餘

羅勉道曰萬物  
炊累謂萬物皆  
因吾生有之中  
如炊氣積累而  
熟

囊而亂天下嚮卷者屈曲不舒之義陰囊猶言  
攘亂之意也然而嚮卷者屈曲不舒之義陰囊猶言  
始尊之信之甚矣天下之惑也宜直過也而去之  
過如過而不留之過言不但尊信一番而已又且  
而受於師臣子以是而獻於君父朋友以是而交  
相勸勉至於咏之嘆之鼓之舞之飲慕愛樂不能  
已已夫吾亦如之何哉甚言其惑之不可解也以  
下分明說出無為二字乃一篇之宗旨貴以其身  
二句出老子而加二於字亦文之奇處以其於為  
天下者以己之身為天下之身而不以己私與之  
也後可以已私與之則朴然無為而真性得矣如  
然後可以已私與之則朴然無為而真性得矣如  
其五藏無擢其聰明解分解也即支離之意五藏  
五性也擢抽拔也拔出聰明以先天下此皆有為  
之治尸居而龍見者不見而自章也淵默而雷聲  
者不動而自變也神動而天隨者無為而自成也  
皆以形容至德無為之妙而天隨者無為而自成也  
而萬物炊累炊累二字頗奇累者微塵聚也炊者薰  
而上蒸之義註云若遊塵之自動而逍遙篇謂野



時世之名耳未  
足以名聖人之  
實也故夫堯舜  
者豈直堯舜而  
已哉是以雖有  
仁義之迹矜慈  
之貌而所以逆  
者故全也自意  
怒相疑至誣信  
相訛莫能存于  
自時也大德不  
同者至小異而  
不止于分也知  
無涯而好之故  
無以供其求於  
之新錫推鑿彫  
琢性禽遂至于  
此若任自然而  
居常則賢愚皆  
貴賤雖在君  
臣上下莫匪尔  
極而天下无患

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足底半攘臂舉其乎桎梏之間。意同意甚矣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  
知聖知之不為析楊接楫也。音接楫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  
也。焉知曾史之不為盜跖嚙矢也。音高字法故曰：絕聖棄知而  
天下大治。

李東一云

此復撰出老子一段說話。見人心之不  
可亂。恬澹素薄者。人之真心也。然則心  
有二乎。曰：妄本無歸。益因真心。撓動而后生。如水  
之有波浪。息則還歸本水。妄心滅則早見真心。員  
覺經疏云：念無自性。不離本覺。本覺離念。即是真  
如。金剛科儀云：妄心盡。處菩提。威旨同。此是知真  
妄不二。即能境則珠排而下。進而上。皆因境而生。  
心者。也。排迎之也。進引進也。言人心一惑為心。漸  
排則黠然銷魂。悵然失志而下。矣。少或進則希望  
高遠求益不已。而上矣。上下無常。因人起倒。憂愁

美則述也。搜天  
下之心。使奔馳  
而不可止。故中  
知以下。莫不外  
飾其性。以眩惑  
衆人。惡直醜正  
者。失其據。而崇  
偽者。竊其柄。於  
是主憂於上。民  
困于下。矣。由葛  
儒守迹。故致斯  
禍。不思肩迹反  
一而方。後援賢  
用。所以治迹可  
謂无愧。而不知  
恥之甚也。析楊  
以接楫為管。益  
桎以鑿枘為用。  
聖知仁義者。迹  
若罪之迹也。迹  
遠罪則民斯向

苦惱。日夜相煎。其係也。如國其恐怖也。如殺降。此  
箇恬澹素朴之心。化為一段。保養之態。以側媚  
幾於盡。以求容悅於世。故曰：綽約柔乎。剛強  
則熱。如雉之。火語其戰。兢則寒。如冰。若此。故語其  
一。倪仰之。間而再臨。乎。四海之外。方其不動也。淵  
然靜而已矣。其動也。則懸隔如天。懸而天不動。云天  
淵懸絕也。忿矣。驕亢而不可制者。其心之謂歟。孟  
信乎。其不可櫻也。已昔者。黃帝始以仁義。觀人  
心。而堯舜則知於是。股無肢。脛無毛。愁其五藏。矜  
其血氣。堯舜之為仁義。以櫻人心也。可謂至矣。然  
又有不率者焉。於是乎。放驩。兜。投三苗。流共工。以  
刑戮威於天下。迨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何者。堯  
舜以刑戮施於下。而湯武以刑戮施於上。故天下  
大駭。故夫堯舜之勤勞。與湯武之征伐。皆所以為  
仁義也。仁義之端。一開是以下焉。者。負不仁。不義  
之名。而為桀為跖。上焉者。得行仁義之名。而為  
曾為史。以至儒者。墨者。各各緣此。以立教。同於為  
者。則喜之。而異於已者。則怒之。有見於此。則以為

之尚之則矯詐  
生為矯詐生而  
禦奸之器不與  
者未之有也故  
矣所尚則矯詐  
不作而矯詐接  
廢失何鑿柄接  
槽之為哉

知無見於彼則以為愚以在我為善而非人之否  
以在我為信而說人之為大德亦一非此亦一是  
非而玄同之德哀矣大德不同而性命之真喪矣  
天下好知而百姓之求竭矣求竭謂殫盡思慮應  
接不暇夫聖人既不能以仁義勝天下於是乎不  
得已而以刑戮威天下若新鋸繩墨推鑿之類皆  
所以威天下者也聖人既以是威天下矣於是乎  
天下籍上天下者也聖人既以是威天下矣於是乎  
聖人之心故仁義窮而刑罰用亦勢之所必至者  
其任刑以威衆是以賢者伏處大山堪岩之下以  
免禍而萬乘之君孤立無輔以憂慄手廟堂之上  
而世之殊或謂事有參差不等而該同以裁斷折揚長  
也殊或謂事有參差不等而該同以裁斷折揚長  
械也以施人頸中若之有術者舉世皆罹於法  
網之密賢者遠引高蹈而乃有術者舉世皆罹於法  
臂於桎梏之間意甚矣無愧而不知恥也吾不知  
天下之禍而可以倖倖奇免為也吾未知聖知之  
不為折揚接摺仁義之皆所以製桎梏者有折揚則  
楊之管納員鑿方皆所以製桎梏者有折揚則  
有接摺製桎梏則必用納鑿其事相頂以俞仁義

聖知則必招罪戾儒墨之徒恐未得離歧攘臂  
桎梏之間以僥倖苟免為也且儒墨以曾史之行  
適為桎梏之資焉知曾史又不為桎梏之嚮矢乎  
嚮矢者今之響箭行劫者之先聲也曾史為桎梏  
誅而曾史方攘臂焉甚  
矣其無愧而不知恥也

### 黃帝有感于至言

此撰出黃帝一  
段說歸道德以  
見文之歸宿原  
未治天下只是  
寓言乃南華真  
經之闕密藏也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空同  
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

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之精者則造化在手以佐五穀以

生以養民人養民吾又欲官陰陽之陰陽後天之分

氣以遂群生遂其性為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

問者物之質也散之朴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朴散

空同當比斗下  
山也空同之上  
無物而大通之  
虞取天地精又  
欲官陰陽二問  
甚有分曉

雲氣二句言雖天地之精不能供此有心之耗也

真人佞人徒穀之與神也所種者谷雖齊土不生稗所種者稗雖美由不生穀

竊之真者所以致一也香之真者所以全真也此下又畫一以教之皆真笑語

開外則開其門此養神而保之

得道者為皇為王以其神明而皇王之所興起也失道者見光為土以其形不出照臨覆載之間

當我縉乎不知其真當也遠我昏乎不知其為遠也人盡疾而我獨存則求之吾身不知何物而可以至於此也

之氣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言澤少也而雨草木不待黃言殺氣而落日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多也

者元氣彫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

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

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矚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窕冥冥

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窕冥冥遠而不窮

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

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

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

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

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

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

矣廣成子曰來吾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

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

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

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窮之野吾與日

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縉乎遠我昏乎人其盡



羅勉道曰逐者  
往而竟至也官  
者如官司藏者  
如官司府藏中  
之物生而上見  
日月之光死而  
下為土矣絡  
絲之合也昏  
宜也當我謂近  
我而未之境即  
無旁之門无極  
之野遠我謂背  
我而去之世即  
去汝也言自此  
去後恐仙境之  
近我者如縉之  
合而不可離乎  
塵世之遠我者  
杳冥而不復見  
乎此宋得道之

死未得道之  
人盡滅而我獨存乎。

陸西星云

黃帝有感于至人之言于是捐問治天  
下之道而問治身所謂近裏者已之學  
莫要于此故廣成子起而善之至道之精即所謂  
天地之精也老子云窈窈冥冥其中有精古今論  
道之公案千聖一旨故云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  
道之極昏昏昏昏默默言其迥出言語色相之表正  
與窈冥之語相為表裏此在吾儒則曰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具在吾人若何而體之要當無視無聽  
無其耳忘其目抱神以靜而已老子曰載營魄抱  
一能無離乎意蓋如此蓋惟抱神以靜則天君泰  
然百體從令而形將自正矣夫入神好靜而欲牽  
之入神好清而心擾之故體道者必也其清乎必  
也其靜乎勞汝形則不能靜矣勞汝心則不能清  
矣故曰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也精則精  
視則精搖於目耳亂聽則精搖於耳心多知則精  
搖於心故目無所視耳無所聽心無所知則精不  
搖而神自寧神形之主也神守其形而長生久視  
之道端在是矣大道歌云神一出便收來神返身

人死而我獨  
存三字有側然  
閉世之意

蘇子瞻曰按山  
經廣成子治大  
易宅象二卦運  
行日月蓋古之  
真人黃帝師也  
物之質物之殘  
言其情在于欲  
已長生而外託  
于養民人遂群  
生也夫長生不  
死豈非物之實  
而所謂養民人  
遂群生者豈非  
道之余乎故荒

中炁自回如此朝朝并暮暮自然赤子結靈胎古  
今論道只此數語隱括無遺妙哉妙哉慎汝內握  
固其精神也此閉汝外閑鍵其耳目也多知為敗泯  
絕其思慮也此休道之至矣然而道有陰陽也吾  
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則見至陽其赫也乎而至  
彼至陽之原則赫赫之發乎地吾為汝入于窈冥  
之門矣則見至陰其肅肅之發乎地吾為汝入于  
肅者發乎天故太極判而兩儀分則陰主乎靜陽  
主乎動而天地有官矣陰中含陽陽中含陰而陰  
陽有藏矣邵子云陰陽之精五藏其宅即此五藏  
之陰陽永為吾人返還歸復之樞要故慎守汝身  
慎其內而閑其外則吾身之物將自壯矣此物字  
下得不苟即丹家所謂藥物也由是而守其一以  
處其和使彼互藏之精與吾身中之物混合為一  
而後聖修之能事始畢蓋守一處和四字又肯綮  
中之肯綮紫林猷齊自謂看莊子頗精到到此漫爾  
說過蓋緣此老不曾於丹書上究心是以茫無印  
訂只將南華作老為言語文字等閑讀過大是可惜  
吾今為人決破直洩天机亦所不恤口何謂守一  
老子曰得一萬事畢所謂一者先天真一之炁



即所謂天地之精互藏於陰陽之宅者也何以守之亦曰慎內閉外而已何謂處和處和者調陰陽氣序之和也參同契云賞罰應春秋分明順寒暑又云候視加謹密察調寒溫是處和也和即是丹家所謂火候也一即丹家所謂火候也一即丹家所謂藥物也以之修身則形神妙而道合真矣度千二百歲而形不衰也宜哉以下正答所以長生之意蓋長生久視乃道之當然也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為終云云物即中庸所謂為物不二之物指道而言也蓋先天道朴不受變滅超形器而獨存世人不能洞曉陰陽深達造化却謂此生有涯安得長世何見之陋也故得吾道者為皇而下為王上為皇者上德行無為之道也下為王者下德行有為之事也為皇為王只在有為無為上獎出是非實語失吾道者上則見光下則為土見光獎生也為土則化而腐矣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于土百昌猨言百物人但見其返也便謂有終有極不知是乃失道之倫任生任死者耳非所謂于得道者也今吾將去汝以入無窮之門而遊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而與天地為常蓋天不変則道

不變道不變則吾之軀道者亦不變故夫萬物之  
生化無窮無盡有當我而來者有遠我而去者然  
來者自來吾不知其來也去者自去吾不知其去  
也故曰當我緡乎遠我昏乎緡即昏意以正發揮  
所以長生久視之意諸解失之

鴻濛以治啟雲將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濛。元氣也。鴻濛方將

拊髀雀躍跳躍自得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贄然立。曰。叟

何人耶。叟何為此。鴻濛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

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濛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

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

六氣之精即前欲取天地之精一段同意以育群生為之奈何。鴻濛

得也。解群獸而  
鳥夜鳴焉。其所  
以靜也。草木昆  
蟲坐而受害矣。  
蓋有治之迹。亂  
之所由生也。意  
毒哉。言治令過  
深也。仙坐起  
之貌。嫌不能階  
然。通放故遣使  
歸夫心。以用傷  
則。養心者其可  
不用心乎。理與  
物皆不以存。不  
而。開付自然。則  
無為而自化矣。  
同乎。幸。道。真。物  
無際也。莫然。无  
魂坐忘。任。独。也  
不知而。復。乃。為  
直。復。軍。无。知  
而。任。其。自。復。乃

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冬三  
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濛。雲將大喜行趨而進。  
曰。天指鴻濛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濛。  
鴻濛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掌以  
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  
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謝之不去。今則民之放也。以我  
為願聞一言。鴻濛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  
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  
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柰何。鴻濛曰。噫。毒哉。汝自僂  
僂乎歸矣。急急去不雲將曰。吾遇天難。願問一言。鴻

本也。知而復之。  
無復幸矣。有問  
有窺則失其自  
生矣。知而不默  
常自失也。

蒙曰。噫。心養。汝心當汝徒處無為。自養則而物自化。  
墮爾形體。不知有吐爾聰明。不知有倫與物忘大同。  
乎。滓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

呂吉曰。吾弗知  
是真知也。人莫  
不有求。有性我  
則不知。所求不  
知。所往况以無  
知而已。執掌拘  
係貌。雖遊者若  
有所拘係。而吾  
觀天下之真不  
過此物而已。萬  
物並作。吾觀其

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  
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  
以德。示朕以默。淵默非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  
首起辭而行。  
陸西星云。前言治身此言治天下總以一個無知  
而。出其緒餘。以理天下。鴻濛氣也。雲將雲也。扶搖  
風也。或曰。東海神木。然皆寓言。不得指以為實。儻  
然自失之貌。贅然拱立之貌。鴻濛對雲將曰。遊視  
雲將曰。噫。噫。自游之意。有出於言語文字之外。

復：則不安朕  
又何知自以為  
倡狂則無為已  
民之成則未能  
無為天則無為  
有為則無知有  
逆物情而玄天  
弗成矣歲有玄  
天冬至是也月  
有玄天晦日是  
也日有玄天夜  
半是也而人亦  
有玄天古之求  
正氣之所在而  
以存其精神矣  
其根本者未有  
不知此非所以  
彰言之也夫  
唯玄天所以弗  
成而災及鳥獸  
昆蟲者凡以不

者想見此老一段胸襟活潑口地畫出宛然頤合  
六合之精以育群生即前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  
穀以養人民之意夫雲將之問蓋正問也何故鴻  
濛以弗知答之曰弗知者正所以為鴻濛答弗知  
正所以為正答也弗知者正所以為鴻濛答弗知  
於雕琢知識之開大道之隱也再遇再問猶以不  
知答之故曰浮游不知所來猖狂不知所往遊者  
執掌以觀大塊者若放佚之狀執掌紛汨然其止坎  
物之遊於大塊者若放佚之狀執掌紛汨然其止坎  
累莫非真机之自動故寫自飛魚自能躍天真將  
從萬象一如體認真切直是不容以絲毫知力與  
乎其間者而朕又何必知焉雲將言我聞夫子猖狂  
之教自以為猖狂矣其為民所隨既為民隨則  
我之一身民之放也放謂是則民所隨既為民隨則  
於民矣願得一言之放也放謂是則民所隨既為民隨則  
常情順之則氣序自調群物自生拂而亂之玄天  
弗成玄者於穰之義成即順成之成解禽獸之羣  
而鳥背机鳴則亂經拂情之徵也何者上古之世  
人與禽獸群然而生初無彼我以故化生生成  
若其性今也解別其群便生嫌忌夜心一動故鳥

知无而治之  
之遺也毒所以  
治疾無為而治  
之候无疾而毒  
之仙乎歸矣  
欲其反本以求  
之人在乎自養而  
已倫則理之在  
我物在外者也  
幸溼氣之虛而  
待物者云云物  
之方與我則不  
知則渾淪旁礴  
而為一以至終  
身不離无問无  
關而物自生也  
方其无知不知  
其无知也而曰  
此名無知耶則  
是問其名此果  
然無知耶則是

皆夜鳴互相机警垂戾之氣上干災變禍草木而  
及昆蟲有心治人之過其流禍如此前所謂罪在  
櫻人之心與此同旨雲將見說治人之過便問補  
過之方故曰然則吾奈何鴻濛言毒哉毒者手不  
可藥救矣歸矣言治人者姑去也雲將屢問鴻濛不  
肯遽答者以表矯俗之言未易輕語故待其因請  
而後告之以汝徒連下理恐未然心養謂涵育將優  
讀之而以汝徒連下理恐未然心養謂涵育將優  
俟其自化即孟子所謂善養也徒眾也言人心櫻  
之則亂養之則馴為上者恬淡無為治以不治  
而物將自化矣老子所謂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  
欲而民自朴我好靜而民自正意蓋如此又恐雲  
將疑所謂心養者謂以有心養之一步有心終非  
自然故下復其義墮其形體者去其贅礙熨之  
行以杜天下之疑也吐其聰明者黜其煩滑解垢  
之變以息天下之辨也倫與物同言其一味平等  
不生分別與物相忘而大心釋神莫然無魂以個心  
之始無極之初先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以個心  
神二字又當到看解去妄心則心養汝徒之心自

關其情侯物之  
反生剔其根而  
視之未有能生  
者也天之所以  
造物亦若是而  
已矣

曰人皆自  
仁德來

妙

### 觀無天地之友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

者也性有斯獨  
可謂使有矣夫  
與衆玄同非求  
貴於衆而衆人  
不待不貴斯至  
貴也若信其偏  
見而以獨異為  
心則雖同於一  
致故是俗中之  
一物耳非獨有  
者也未能獨有  
而欲譽為軒冕  
冒取非分衆宜  
歸之也致故非  
至貴也百姓之  
心形聲也大人  
之教影響也大  
人之於天下何  
心哉徒影響之  
隨形聲耳使物  
之所懷各得自  
足問者為主應

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夫  
以出衆為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  
衆技衆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仁義聖智  
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仁義聖智此以人之國僥倖  
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  
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大悲  
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  
不可以物句法綱維乎是物物而不物於物者故能物物  
故能主宰綱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苟明夫主宰綱  
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

以特物者也無  
方隨物轉化者  
也隨物自化也  
無自物之性即  
無為之至也與  
化俱故無端玄  
同故无表也日  
新俱故无始也  
形軀合大同者  
形軀與天地无  
異也有已則不  
能大同矣天下  
之雖无者已也  
已既无矣則群  
有不不足復有  
觀有者能美其  
名者耳觀无則  
住其生矣

來是謂獨有與天一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  
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三句狀其無情受感盡其  
所懷和兩端意為天下配而配者與人相合處乎無響  
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往來自如撓  
也出入無旁獨往獨來無所旁依也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大人  
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觀有者  
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

李秉一云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乎已所以喜者其心以為已之聞見  
同出於衆人不得而議我也既同出於衆人矣  
則是已之聞見與夫人也肩嘗超出於衆哉因衆  
人之聞見以穩妥自己之聞見則我之不如衆技  
抑又多矣蓋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見者必不隨

呂吉甫曰黃帝  
問廣成子堯之  
見四子皆以大  
物為患欲明吾  
所休者道之外  
无物是以謂之  
獨有熏然慈仁  
謂之君子聖人  
所以與人同也  
則觀有者特可  
謂之君子而已  
至於觀无則天  
地之反身人同  
者不足以名之  
也

俗以决從違如孔子遠衆而拜下孟子不與古  
言苟有見於已之是矣曷嘗求同於世俗哉即  
今人論治尊仁義悅聖知此三代有道之長也而  
我必曰絕之棄之大是駭俗必歆因衆以寧所聞  
是徒攬三王之利而不見其害者也且其見猶天  
衆焉已矣以衆見而治人之國幾何不憚憚而喪  
人之國乎其存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  
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如  
知有土者有大物也崇高莫大乎富貴而貴為天  
子富有天下大孰有尚焉者乎雖然特自外物而  
言之耳不曰有不物之物乎不物之物則道是  
也故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者方能物物  
夫苟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則豈但可治天下百  
姓已哉將提挈陰陽主宰造化出入六合而遊乎  
九州元神默運獨往獨來至無也而實至有也  
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其視有大物者可以  
同日語哉又起一頭言大人立言以教天下若影  
之隨物而賦形響之隨叩而應聲無情而受天下  
之感其象如此盡所懷以配天下處乎無響而寂

諸伯秀曰君子  
不得已而臨蒞  
天下莫若無為  
故以存民有衆  
為懷未嘗有心  
乎治之也是以  
天下之民性不  
滿而德不迂為  
上者喜終平  
而實則中蓋因

天下自治而  
易治之勞故民  
也後世君天下  
者失其輔世長  
民之要而專以  
賞罰為事上有  
儒墨曾史之是  
非下有桀楊桎  
梏之拘制然後  
為治者不勝其  
勞而民元所惜  
手足矣侯且以  
仁義聖知為凡  
尊之措之家傳  
國效而弗悟其  
為僥民之具此  
所以頌堯矣之  
也信如所言則  
天下之所寄託  
淵雷之所發見

以待感行乎無方而因人變化挈天下而適道復  
之繞以遊無端出入無旁既無端矣焉有始耶  
既無始矣焉有終耶曰與日無始則悠久可知蓋  
大人之教將挈天下而遊之大道之中真常而不  
變者道也與道合真則形神為之俱妙矣故頌論  
其形軀則與大道昭合無間故曰合乎大同大同  
寧有成耶故曰大同而無已無已焉浮有乎故以  
有為有者觀有者也昔之君子也昔之君子蓋自  
三代以下明君聖輔而言仁義禮樂紀綱法度皆  
自有生有則會有變滅故因革損益與時推移若  
觀天地萬物以無為宗則天地之  
友也此非獨有之人孰與於此哉

聖人有為中無為

章法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物吾與也故雖卑而不可不  
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  
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

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  
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  
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  
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  
讓。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  
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  
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  
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  
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  
矣。不可不察也。



者有在於是國  
政不至於危  
人心不至於  
壞之容無為  
何暇治天下  
矣設治之問  
以發老聃之  
明乎為治者  
在櫻人心此  
揚挫之所自  
末而築路之  
以爲利者也  
故黃帝問道  
於空同告以  
抱神正形清  
靜長生之要  
刻爲本家國  
次之末有身  
治而因亂者  
也今力行廣  
成之言則三  
代之治不難  
漢取天地官

陸方壺云

物謂統指萬物之有相者民則專指  
聖人之倫物以厚下以致用可任  
萬物雖賤莫非樸散之器  
之一鉢聖人當爲者不爲可乎  
法雖粗然皆所以  
顯吾道者不陳可乎  
義主分別視仁則遠矣而亦  
不可以不居仁主聯屬視義則  
親矣而不可以不  
禮雖節而不節則止而不  
過積則如厚無已故  
之法佛科云有爲  
雖偽棄之則功行不  
成玄語云用鉛不用  
鉛錐向鉛中作於此  
會而通之方知三  
教聖人宗旨不殊  
至於德也道也天也  
皆形而上者本不  
容於有爲然中矣而  
無有之道有作爲基  
不可庸中而高也  
故德則中矣而無有  
之道有作爲基不可  
以不易也一謂不  
分一而爲易焉則  
變易以爲道矣  
天則神矣而不可  
不爲也神謂莫測  
神而巳即是而  
觀南華所謂觀無  
天地之友者觀此  
而巳其矯世之  
談未免爲俗所駭  
苟能會而通之  
則不惟不相

明矣皆有吾  
焉下所以爲  
在宵之道鴻  
蒙告雲將以  
隨體黜聰守  
根不離所以  
爲治身之  
道也其篇未  
歷叙君臣法  
始無遺論及  
天道人道之  
分在有人  
爲無爲之  
別相去雖  
若不作發  
于其心見  
于事業一也

倬而反相爲用矣此下正言聖人有爲中之無  
德而不累無心積累故不期高而自高出於道而  
不謀無心變易則應雖異而一自如會於仁而  
義而不積薄者逼近之義言同於仁而不自居  
於義也禮也直已行事無心拘忌之義言節於  
禮而不與民盡一無心更張故曰齊於太而不  
民矣固於物而不云因即不可不任之意而去  
狗物而喪其真矣夫物莫不可爲也而貪者其  
應也若以其不可不爲也而貪者其事則不明  
於天之道矣天者自然而已矣自然者爲而不  
爲故不通於道矣不通於道者安往而不生  
故曰無自而可然所謂道者非謂判然與物相  
也正謂周於物而不奇於物焉耳到此分明說  
道字何謂之道有天道有人道天道者無爲  
尊者也自然也人道者有爲而累者也非自然  
也累者



百為叢挫之義即觀世法君則無為而尊矣臣則有為而累矣故主者天道臣者人道天道之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以不察也讀者宜詳味之

### 外篇天地

玄古之治無為

褚伯秀曰天地至大人物至衆其治其化不知其幾而主之者君則夫君之應世豈偶然哉原於德故物莫能離成於天而人自歸往其道微妙強名曰玄是以前古之君天下者無為而德合自然通于一萬事畢此老君西昇告尹喜言无心游而鬼神服即易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章法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皆造化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

呂吉甫曰以道觀言則未嘗有言言而無言天

兼於事無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兼於地德精皆出於自然實合而為一也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 陸西星云

夫王者法天法地法自然故天高

地雖大而其化則均萬物雖多而其治則一治謂主德無以出治非天無以成德故曰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所謂天者自然而已矣王者法天故玄古之君天下也無為也唯無為也而後謂之天德一有作為則為人道而非天德矣玄古猶言遠古夫天德即天道也道不能不散而為器故凡天下之有名相者莫非道樸之所散故以道觀言則稱謂定而人君之名正矣以道觀分上下位而事使之義明矣以道觀能則大小異

地雖大而其化則均萬物雖多而其治則一治謂主德無以出治非天無以成德故曰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所謂天者自然而已矣王者法天故玄古之君天下也無為也唯無為也而後謂之天德一有作為則為人道而非天德矣玄古猶言遠古夫天德即天道也道不能不散而為器故凡天下之有名相者莫非道樸之所散故以道觀言則稱謂定而人君之名正矣以道觀分上下位而事使之義明矣以道觀能則大小異

如此其大在上者用之以治人則事而已能有其藝則技而已有技兼於事云云畜天下者豈有於技能事為之間哉故其天下足天下化百姓定者凡以通子一而所得者无

心也唐順之曰夫道如此其大心不刺不足以體之體道而无為則人貌而天矣君子之所以刺心在此十者而已夫求諸已以明其心之大事无

職而天下之官治矣以道汎觀則無獨有對而天下之應備矣凡此者皆自然也故門於天也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德謂性命之正道謂當然之理形而上焉者也上之所以治人者事也人之所以成能者技也形而下焉者也然而無上下也無精粗也二則兼於事矣事則兼於義矣義則兼於德矣德則兼於道矣道則兼於天矣兼者合而一之之象分而兩則道器離矣此段所論極為精當聖人復起不能易矣

君子剗心以會道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去知覺而後可入道君子不可以不剗心字法焉無為為之章法之謂天不為此為為乃無為言之之謂德不為此言而此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萬有不同行不崖異彼我同之

不容則已剗之效沛乎周竹而不殆也若然處上則帝王天子之德處下則玄聖素王之道也萬物倫於我則府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則同快而已矣

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三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大也韜載也包容之義心德澤其為萬物遊也大故事無不容也沛乎利貨財不近貴富四句言不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四句言不不徇一世之利以為已私分一世之利厚矣而不以王天下為已處顯則明重矣而不以為已私則明顯萬物一府聚萬物而死生同狀已焦漪園云以下連用二夫子曰述其師之言以快乎大哉覆載萬物君子法天所以為命者也故洋洋焉剗心者去其知識之私而後可以入於自然之

章榮之在身也  
頭則明不顯則  
默而已一府同  
狀悅然光所在  
也  
陳詳道曰万物  
皆備於我能有  
之而勿失則富  
矣紀散則眾目  
亂德失則眾行  
事故循於道之  
謂倫不以物判  
志之謂完也  
陳景元曰大道  
江洋充塞惟靈  
府應者方能容  
納金珠貨財  
是本也壽夭勞  
內疾也私分  
不係乎心則志  
不完矣

道也自然之道無為為之則謂之天矣天何謂哉  
默而成之故無為言之謂德愛人利物則謂之  
仁不同而同則謂之大行不崖異則無所不容矣  
是故謂之寬有萬不同則無所不有矣是故謂之  
富君子執此則可以綱紀萬物是故謂之紀德成  
則卓乎如有所立是故謂之立循於道則眾善悉  
有矣是故謂之完君子明於此十者而天下無遺  
全歸是故謂之完君子明於此十者而天下無遺  
理矣故曰緇乎其為萬物事心之大者也執大象天下往  
故曰沛乎其為萬物事心之大者也執大象天下往  
謂君子若是備此十者之德則內重而外之輕  
矣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至  
貴至富者存而難得之貨不足貴也不樂壽不衰  
天不榮通不醜窮而後死生窮通處之一而化齊也  
不徇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已憂  
顯富有四海而不為富尊為天子而不以為顯有  
天下而不與焉也若天所顯則有之其明之謂乎  
明如中庸著則明之明謂光輝發越也

王德之人守靜

邵象曰由聲由  
彰以喻休道者  
物感而後應也  
萬物孰能定言  
應感无方也王  
德之人任素而  
性耳非好通於  
事也立之本原  
而知通於神言  
本立而知不達  
然後任素通神  
其德弥廣心由  
物採之而出非  
先物而唱也忽  
勃皆無心而應  
之貌動出无心  
故万物從之斯  
蕩矣矣故能存  
形勞生立德明  
道而成王德也  
實無聲而見  
曉聞和若大觀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  
以鳴下申其師說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  
夫王德之人以德而王天下者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  
而智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  
道不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  
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  
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  
之中獨聞和焉如八音之相和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  
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  
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

所而不寄之於  
寂則闇昧而不  
和矣深之又深  
窮其原而後能  
物之也神之又  
神極至順而後  
能及妙也我雖  
斯而都任彼則  
彼求自供恣而  
任之會其所極  
而已

呂吉甫曰夫道  
之為物雖不可  
見乃見之所自  
凡雖不可聞之  
所自聞深而能

物其有物是  
也神而能精其  
中有精是也至  
无而供其求則  
天府之富无窮  
時聘而要其宿  
大小長短修遠  
則其分未嘗不  
足易所謂各正  
性命保合太和  
者是也

呂吉甫曰赤水  
之北喻玄之極  
處崑崙之丘形  
中最髙也南望  
則向明而覩之  
珠之為物不可

陸方壺云

又述師旨以狀道夫道淵乎其居至無  
其居寥乎其清語其寂也金石不得無以鳴其感  
也故金石有聲不叩不鳴也金石本有能聲之理而  
非聲之者以感之則亦無以自鳴吾人之天機自  
然之覺性也即是而觀道俱兩在鳴者是道考者  
是道就就定之也素樸素也逝先往也言率其素  
履以往常自虛靜恬澹寂寞無為未嘗沉看於有  
為事相之中故曰恥通然雖通於事而事至能揆  
物來能應本然之明自不容昧故先事而知若鬼  
神然蓋其本原之天不受竅鑿自爾精明堂徹載  
記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孔子所謂不遠而知  
而常先覺者其本原立焉耳故曰立之本原而知  
通於神如是其德廣矣遠矣何者通於事者沉看  
沉著而易障通於神則清通而後應象矣故曰其德  
廣然其所謂通者又皆感之而出以應人採謂求取  
故曰夫王之出有物採之出謂天下而不應人採謂求取  
於已夫王之出有物採之出謂天下而不應人採謂求取  
之威頌其誠立明我者德也德強為明則明之至  
知生我者道也明我者德也德強為明則明之至

矣然道與德又豈有二乎哉原於天則謂之曰道  
則立之本原也立於已則謂之曰德即通神之知  
也存其形而能窮其生則本原立矣立其德而明  
其道則王德廣矣故復讚之曰蕩々乎忽然出勃  
然動而萬物從之蓋信沛乎其為萬物遊也已勃  
自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透乎其為萬物遊也已勃  
也道不可視乎然真々爾不可視也道可聽乎然無  
聲也雖不可聽也雖則不可視也而冥々之中獨見  
曉焉雖則不可聽也雖則不可視也而冥々之中獨見  
見獨聞超乎聞見之外而行之乎聞見之中不獨  
聞見而後有以泯聞見而遂無深之又深莫可  
測矣而物之皆能順應神之又神至無方矣而處  
處見精光其接物也若無所有而採取皆能供其  
求不時騁出其左右皆能逢其原語大也而實小  
語長也而實短語修遠也而實近道之體如此大  
小以下六字即中庸費而隱之義但文字奇拔耳  
又脩遠當作遠近  
或作遠近亦得

象罔得玄珠

以知識之而求故皆索之而不得象則非有非有非无不繳不抹此玄珠之所以得也  
邵象曰此寄明得真之所由言用知不足以得真聰明要語失真愈遠象罔得之明得真者非用心也象罔即真也

諸伯秀曰本身而異形肝貼楚我尊知而火馳机謀急速也為諸使則役於事為物絃則礙

於物則物而物也方且應衆宜我未能忘物也與物化則逐物而往未始有常則失其本然之我夫何足以配天乎

邵象曰夫集紂非能殺賢臣乃賴聖知之迹以禍之田恒非能殺君乃資仁義以滅之故曰北而之棧南面之賊也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在崑崙山下字法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以皆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弊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陸方壺云設此一段以見道非聰明言語可求只在無心得之玄珠者道也知知識離朱明察也契詬詬言辯也象罔無心也無心泐道止矣而揮宗更有上上机閑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謂無無亦無者更當理會

齧缺可為衆父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

吾籍王倪以要之許由曰始哉又乎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睿智給數頻亢應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修人事以句波審乎禁禁止其心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知不過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有為而不方且本身而異形以我身方且尊知而方且無為方且本身而異形與物絃所拘方且四火馳方且為緒為細事使方且為物絃所拘方且四顧而內應顧視四方方且應衆宜求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櫛也南面之賊也

呂吉甫曰其性  
過人非出聰矣  
智而動于不待  
已者以人受天  
則非全于天也  
禁過而不知過  
之所由乃在禁  
之之處於是為  
合于无為而與  
之配天其能不  
以人廢天乎

呂吉甫曰聖人  
尽天道故休合  
變化而物莫能  
累君子尽人道  
故吉凶與民同  
患壽富多男雖  
人所欲不肖不  
以多事多懼多  
辱為辭也堯非  
不盡天道所以  
與人同者天不  
道而己鵲居則  
不知所處鵲登  
不知所向來鳥  
行而无章其遊  
莫覩也神仙之  
說有求之於服  
食吐納之間世  
儒以為狂而不  
信皆非也蓋生

陸方壺云

配天言為君也書曰其配上帝堯蓋欲

乎始哉言危也缺之為人蓋恃其聰明聖智之資  
竅鑒渾沌是故謂之以人受天何者天賦而天全  
之謂之天受天賦而人鑒之謂之人受天賦而天  
帝不宜且彼亦知開邪以立無過之地而不知過  
之所由生也自有心始有心為善雖善必相與之  
以配天彼且用其知慧逞其辯才以人而勝天故  
曰乘人而無天先已而後人故曰本身而異形常  
知而急用故曰尊知而火馳泛此天下日就多事  
故曰為緒使民勝束縛不知自如故曰為物絃夫  
道貴乎無能靜而能應四顧而物應非靜而應者也  
道貴乎無心而應物應眾宜則有心而應者也如  
是則與物俱化而失其真常人性矣故曰物化而  
行始有恒此皆有知有為之道又何足以配天乎  
雖然又下一轉先抑而後揚揚之而復抑看他文  
字變化之妙有族有祖言族聚者必尊於祖若而  
人者可以為眾父矣而不可以為眾父父眾父父  
則祖也老子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始  
即祖也母即眾父也言缺之所為不與道應若置

封人以堯為君子

之有為名相之中其才亦能首出故可以為眾父  
然而去道遠矣故不可以為眾父父又且足以數  
定禍亂故曰治亂之率也率謂速率若北面之適  
以徇之南面之適以害之耳蓋君道無為臣承君  
之令而致之民果於自用信乎其不可也

堯觀乎華

地華封人章法

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

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

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

堯曰多男子則多懼生其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

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

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



而拘神其歿也亦必抱神而不忘生而全天而不損詩書皆有在天之說則去而上仙奚為而不信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則封人之退已乃其所休也

陸西星曰何謂鵲居而鵲食鳥行而无影鵲無常居鵲仰母哺鳥行虛空迷而无迹皆无心自然之意聖人處世之心亦如是耳三患即釋典所謂三災水火

職則何惧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字法鵲居而鵲食居無定而字法鳥行而無彰隨所寓而無恙着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少壯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矣汝去

郭子玄云

多男子而授之財則物皆得所而志定意求安穀食則仰物而足率性而動非常迹也與物皆昌昌昌狂妄行而自蹈大方也修德就閒雖湯武之事苟順天應人未為不閒也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通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厭世上仙乘雲帝鄉一氣之微無不之地

子高高尚其事

郭象曰古時三聖相承治成德脩功美漸去故史籍无所載仲尼不能問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禹為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耳時无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婦啓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已也故失之不求而往侗然而來是以受非毀於燕節之士而名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此上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故問其故何也子高曰言其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字法無落吾事字法俛俛勇壯貌乎耕而不顧

焦漪園云

伯成子高通變經云老子從天地開闢以來吾身一千三百變後世得道伯成



倒於三王未是怪也

呂吉甫曰天地之間先稟氣而後合與天地為一合亦若是而已其合縉非有所合而合非有所知見而合也是謂玄德則不於德而成於天同乎大順則无所與違之謂也

子高是也此段言世變愈下一節不如一節在禹時便不如堯舜矣落廢也無落吾事者謂吾不暇與汝言恐廢吾事也他低首而畔之伏堯不賞不罰今子賞罰而民不仁其意蓋言賞罰不如也無

### 玄德同於大順

泰初有無無主張此有無名一之所起無極與太極無而無有之上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乘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縉縉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 陸方壺云

此段究極生命根宗而示人以反還

刻為曰太初氣之始故有太初形之始故有太初名一之所起則有名矣一雖未形而未得以生一未形則渾淪而已可名渾淪固已有分矣且者非人妄之意无間者始卒若環无端可指也其中有精其分有信未形有分有謂也建德若倫且然之謂也縉若無有問之謂也然舍之降也不雷則不足動足以生物不動足以生物

子所謂無名天地之始蓋老子只說到箇無名而止此老又自無名上推出個無名者此等說話若教儒者解勸便硬將朱子作証已說非太極之上復有無極矣又安得無始之上復有無始乎是雖窮蘇張之古亦不能辨着南華者直雖出有舊日聞見將此個造化根宗居心理會有個有定有箇無有無無定有對無一者以主張於渾淪之先有自無生無真無有對此之一有對彼一無即波對無之有已自成個一了故曰一之對彼一無即波對無之無所謂一而未形者乎一而未形即上所謂無始言得也故曰物得以生之謂德迨夫未形者分陰陽闔闢往來不窮且然無間是則天之命於穆不已意蓋如此造化之道顯諸仁藏諸用動則鼓萬物之出机故曰留動而生物物者動之留寓而成形質者也物既生矣則造化之生理亦隨物而各正動者直者胎者卵者巨者細者有為不齊其所生之理

而不能生万物  
方其蓄也未嘗  
不動方其動也  
不害其蓄故能  
生物也物成生  
理謂之形、體  
保神各有像則  
謂之性有生則  
有性宜性則足  
以知天知天則  
反於德、至則  
合乎道矣

郭象曰若相放  
效強以不可為  
可不然為然斯  
矯其情性矣縣  
寓言其高顯易  
見執狸之狗徒  
狙之便此皆失  
其常然者也首

心無終始也无  
化無耳言其自  
不能與无形无  
狀者並存故焉  
治道者不以故  
自恃也將順曰  
新之化而已其  
動止死生盛衰  
與廢未始有常  
皆自然而然非  
其用而然故  
放之而自游也  
有治在人不在  
乎主自用也天  
物皆忘非他忘  
已復何所有哉  
人之所不能忘  
者已也侯忘  
之又奚識哉斯  
乃不識不知而  
宜於自然曼之

要皆一而成而不可易故曰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  
謂之形有成而不可易故曰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  
道家謂之無形者有形也者而形也者則神之謂也  
和之保保合神佛氏謂之無性一也保如保合太  
之像則是則所謂性也故曰形體保神各有像則  
之謂性故齊性者貴反于德反於德則天者全矣  
德之至也則同於初初即泰初之初同乃虛者神返  
於虛也虛則無所不容無所不納故曰虛乃大言  
修性而同於初初其至德若此然而太初無心  
於同終涉於有如何可同其要則無心自然盡之  
矣故合喙而鳴喙鳴而合名合音也胡為而鳴胡  
為而合哉無心自然而合矣今之人所以不得如  
擊音者緣有心也無心則與天地合德矣與天地  
合德則緝然若愚若昏老子所謂衆人昭昭我  
獨若昏衆人察察我獨若悶意蓋如此如是則謂  
之玄德而同於於大順矣大順者順其自然而不  
以已私與之也修  
性返德其道如此

### 治在人者忘已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  
人皆可我獨不可人皆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  
然我獨不然不肯苟同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  
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藝如人為才是胥易技係  
勞形怵心者也技如物為執狸之狗成思援狙之便  
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聽之所與而所不  
能言言不到也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  
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  
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  
忘物并與其名為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陸西星云此段措辭繪句迥出思慮之外所謂不  
食烟火語者夫子指孔子治道謂所出

謂入於天  
陳皇元曰可不  
可然不然然知  
以求異也雖堅  
白之辨若縣宇  
高使衆昭然  
也以妄相易以  
技相係疲尔形  
休爲林心神佚  
微大被繫徒但  
入盤皆因技能  
而致患也有首  
有恥形可觀也  
無心無耳意莫  
知也無耳故不  
能聞無心故不  
能言有形者有  
首有恥無形無  
狀者無心無耳  
也皆存者休典  
范宜及无者亦  
無不也其動

之道若相放可不  
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宇  
衆人之所見雖相  
恐有如隨俗習非  
則可謂察理之當  
離折堅白昭乎君  
謂折義之精矣此  
能之乎不知夫子  
係也胥技皆庶人  
居肆計功此皆勞  
其適者蓋始也才  
如執狸之犬便捷  
故犬以拘繫而愁  
自非同異之間既  
是累乎既又名呼  
不能言者凡有首  
趾具體而人矣而  
如是則雖有有形  
而不能賤其形一  
九民耳若有形

趾處生虞起又  
非其所以也夫  
復於何帶意有  
浴在人自治而  
已忘物則同物  
忘天則同天忘  
已則不二矣係  
所不入哉

者與無形無狀者  
形無然則所謂上  
不能存矣故有能  
神者也如是之人  
獨異於人哉但見  
衆生亦生衆廢亦  
不與人同而其無  
者即所謂無形無  
止於生廢起則因  
而因忘乎天其名  
天者無我無人渾  
能入於淵矣此入  
謂聖人也已矣

郭象曰必服恭  
儉非忘儉而儉  
也拔出公忠非  
忘忠而忠也故  
雖無阿私而不  
足勝僞詐之任  
此皆自處高顯  
若其現之可觀  
將使物不止於

獲命既已告矣未  
知中否請嘗薦之  
言陳之吾謂

李徹論治貴心居  
姓名晉見李徹名  
曰魯君謂勉也曰  
請受教辭不

臣分而喬致自  
多以附之亢足  
按迹不安其本  
張也

呂吉甫曰大聖  
之治天下抵湯  
人心使之成教  
易俗所謂教之  
舞之以及神也  
民不窺窺以投  
上之亦則賊賊  
心而進使志若  
性之自為不知  
其所由然矣

陳詳道曰范以  
服恭儉拔公忠  
為事則是開人  
之天而稟其賊  
心開天之天而  
稟其獨志其若  
兄而無為之治  
乃處其下也

魯君曰必服恭儉特已拔出公忠之屬各賢而無阿  
私民孰敢不輯歸附也李徹局局然笑大笑貌曰若夫子

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不  
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

迹者眾蔣問覲覲驚貌然驚曰覲也音辛汙若於夫子  
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

治天下也也搖蕩鼓舞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  
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

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演滓言鴻  
之治豈肯以堯舜之教民者為家之世無為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陸方壺云

閭苑見季徹因舉昔之所告魯君者

不是過矣而季徹笑其不足以為當帝王之德孟帝  
王之德貴無為而賤有為以若所為猶人之高其

觀臺多其景物以示于人人皆悅之往而投迹者  
衆矣不知乘興而來者亦興盡而返遊觀之人詎

能久乎此意却在言外而問而問其風意以往投者衆  
是然於季徹之言也而頗聞其風意以往投者衆

則是天下之人皆來歸之矣何以反不勝任耶於  
是季徹告以大聖之治何謂搖蕩其民民心本

自蕩仁廣平搖活溪若草木之於春風者自聖  
人過為之防櫻以仁義禮樂紀綱法度於是民始

斃斃之失其本性愈求其治而其治愈遠易有  
之曰无妄之妄不可試也朱子注云既已无妄而

方思善曰豈兄  
二句文奇而意  
亦闡諸家註乃  
有云自貴者有  
云低頭耳心者  
有云无分別者  
皆不若以鴻濛  
之世无為之治  
言為是

觀與觀同易曰震來虩虩  
注謂虩虎進退多驚

### 子貢不識渾沌之術

羅勉道曰數如  
疾易言疾速如  
湯沸溢也純白  
者本然之質聯  
去目无精采貌  
於子語助如俗  
朝儒之乎者也  
云獨弦哀歌以  
賣名聲言高其  
調以振响於天  
下也卑遜自處  
於險隅也假修  
渾沌氏之術假  
託也托於修渾  
沌之術渾沌太  
極也識其一不  
知其二專一而  
元二也治其內  
不洗其外得乎

子貢南游於楚反於晉過濮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  
畦鑿隧地道也而入井畦間鑿隧也抱甕而出灌音力搨搨用力  
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  
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天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  
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  
決湯言往來疾速其名為搨音去搨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  
吾聞之吾師有搨音去械者必有搨事音去有搨事必有搨心  
搨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

已自謂平物也  
是大人者明白  
而歸諸素充為  
而還之朴性  
抱神以遊於世  
俗者也賜之學  
宜不又與固將  
驚之矣且渾沌  
氏之術予與汝  
皆不能識也其  
驚之也不亦宜  
乎借孔子之言  
以明渾沌之當  
全如以

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  
子貢瞞音門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  
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  
于以益眾獨弦倡而無和哀歌以賣名穀於天下者乎汝  
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汝而身之不能治  
又何暇於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無廢治子貢  
卑陳失色頃頃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  
曰向之人為何者邪夫子見之何故變容失色終日  
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  
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而見功多者

郭象曰夫用時  
之所用者乃淳  
俗也斯人欲修  
淳俗而抱一守  
古失其旨也不  
忘不墮則無所  
凡之道一人謂  
孔子也之癸也  
聖人之道即用  
百姓之心耳夫  
神全乃聖王之  
道非夫人也子  
貢聞其霞修之  
說而服之未知  
淳白者之同乎  
世也此宋榮子  
之徒未足以為  
全德子貢之迷  
及於此人若列  
之心醉於李  
也孔子以其  
向古修為

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  
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世所行  
亦與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志夫  
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專事雖  
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  
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  
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  
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而不知其二治其內  
而不治其外夫夫明白入素此即渾無為復朴體  
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鶩邪汝學不及此

世直其非驚  
直渾沌徒知修  
也

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陸方壺云

種蔬菜曰圃畦圃之有界限者井即今  
之塘均鑿隧所以近水而酌甕者文人

古港之朴而  
不知因時任物  
之易也夫直渾  
沌都不治也豈  
以外內為異而  
偏有所治哉明  
白入素无為度  
朴性抱神以  
遊世俗者真渾  
沌也故與世同  
波而不自失則  
雖遊於世俗而  
泯然無迹豈必  
使汝猶執渾沌  
玄同孰能識之  
世俗所識者雲  
識其迹耳

抱甕灌畦可謂勞矣而蓋為子貢之咸肆以机心  
存焉故也机心存則方寸擾雜而不能由不純故  
明白也白如虛室生白之白蓋本體純粹自然光  
明透徹表裏如一而其神也定否則日見其輻輳  
而已故曰能白不倚則神立不定神生猶言神發  
神不定者不可以居道故曰道之所不載也夫此  
机械之心世俗之人以為為乃利同然趨之而不知  
自有道者觀之方且以為為喪心方且以為害道方  
且深愧而不肯為宜乎子貢瞞然而慙失其所以  
對也有頃而丈人問以奚為則以孔丘之徒為對  
蓋特緣師以自重若曰知師之所為則已之所為  
不言可知者於是以孟象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  
擬聖於于以孟象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  
耶於于夸誕之貌蓋眾徒云蓋世獨弦哀歌高其  
調以振響於天下也既訖之意又復教之忘汝神  
氣墮汝形骸即墮支點聰之意言泯其机心而不



郭象曰行其所  
為因而任之行  
言自為而天下  
化使物為之則  
不化矣四方之  
民莫不俱至者  
言其指揮順時  
而民各至其性  
任其自為故也  
德人則無恩无  
慮率自然耳无  
是非於胸中而  
任之天下共利  
共谷而無自私  
之懷也德者神  
人之迹故曰容  
乘光者乃無光

我而任物虛空  
无法者非闇  
塞也情乃為至  
天地樂笑事不  
妨樂斯无事矣  
情漫而混冥无  
迹也

呂吉甫曰注不  
病酌不竭則天  
府之富也苑風  
不知其至無而  
供萬物之求故  
以為无意於積  
目之民也官施  
按率不失其宜  
則非无意於積  
賢使能也早見  
情事行其所為

用也庶幾謂幾於道無乏吾事即無落吾事之意  
卑陋愧恥之貌項上白失之貌不自反言不能復  
其常也天下一人蓋指夫子事求可以下數句非  
夫子之言其在子貢未聞性道之先貨殖億中  
日妄意窺則以為聖人之道若先貨殖億中  
聖人之道為所當為而無計功謀利之私使其一  
有求可求成之心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將自為之  
矣况復計用力成功之多寡哉故予以為是子貢  
之言也而非夫子之言也今徒不然謂今也丈人  
之道獨不如此何謂執道者德全道者天之所以  
為命人之所以為德矣德在內者也執道則天者全而不失  
其所以為德矣德在內者也執道則天者全而不失  
外不假言故曰德全者形全形神所乘也神形所  
主也形全則神不假言故曰形全者神全丈人之  
道蓋全神之道也其生雖與民並行而得神不知  
所求倡狂不知利机巧乃忘夫人之心矣初心既忘  
則非志不之非心不為雖舉天下不之若懷於天  
下之口矣而謦然不顧也雖舉天下非之君不理  
於天下之口矣而儻然不受也夫舉天下之非謬

而無能益損於其中茲不謂全德之人乎哉而我  
之謂風破之民風波言易以動也彼假人事以修  
太古之道者守純一而無二無雜守其本心而忘  
外物夫純一不雜是明白也則可入於素治內忘  
外是無為也則可復於自然之朴全性主靜以遊  
於世固宜也汝未知此道宜其驚異耳且渾沌氏  
之道終非予與  
汝所能識也

### 語至德而歸諸神

諄芒姓將東之大壑東海適遇苑風姓於東海之濱苑

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

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

夫子無意於橫目字法之民乎保重願聞聖治諄

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



則非使人匿情而投迹者也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手撓頤指而民俱至則非以當勸罰沮也此聖人見於治而非所以為德上

人者無思慮不裁是非美惡其心未嘗不虛也四海共利共給之之為悅則天下樂推而不厭也若嬰兒失母則不知所依若行而失道則不知所往財用有餘則四海其利之而已飲食取足則四海其給之而已

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盡見事理順而行之行言自為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手撓音撓頤指音撓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頤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其利之之為悅其給之之為安。昭乎音超無意音超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音沉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水取足而不知其所自從。此謂德人之容。頤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歟。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萬物復於實理此之謂混冥。與我為一矣

陸西星云。觀於大壑夫子浮海之意也。故謂之無意於橫目之民。橫目二字頗奇。官施而

人之密而非所以神也。泰字發光所以照也。神則乘之以照而

非光與形滅亡而已。所以雖照而曠也。致命則去故而復常。終情而則離偽而居實。萬事消亡。致虛之極。萬物復情矣。歸根混則合而為一。冥則照亦忘矣。

不失其宜。官無曠職也。拔舉而不失其能。野無伏賢也。畢見情事而行其所為。人各舒其情實。而人無浮行也。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所言之行。自為而已。無心為人。而天下自化。手撓頤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惟動不應。侯志也。聖人之治。於是而已。德人者。全德之人。居無思。行無慮。言動靜無心也。不藏是非美惡。即所謂不思善。不思惡者。且與天下共利。以為悅。共給。以為安。以善。不惡。若嬰兒之失其母。而泥泥乎。不知其歸。財用依儻乎。若嬰兒之失其所來者。無心於求。故人不見其乏。而常若至足也。全德之人。其狀若此。上神者。神上升。而日月之光。反乘於下也。蓋神人旁雲氣。挾日月。而遊乎不測之景。故能知此。使其一為軀殼。所累。則又烏能。倒景下視。虛明洞煥。曠蕩而無垠乎。故曰。與形滅亡。是謂昭曠。道家所謂入金石無礙。步日月無影。意蓋如此。何謂致命盡情。命者。天之所賦。情者。性之所發。致命盡情。則中致而和。亦致矣。是故上下與天地同流。而物累為之盡也。故曰。天地樂而

萬物銷亡萬物復情是謂混冥者約其情使復歸於性也蓋盡情則發皆中節矣復情則寂然不動而歸於中則昏昏默與冥悖者等故曰是謂混冥所謂脩禪之術者修此而已

### 無鬼與滿稽論至德

門無鬼姓門字與去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去張滿

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雖此患也故使天下門無鬼

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天下

治則不必治之有虞氏謂之治天下則豈去張滿稽

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

藥瘍也無瘍則何禿而施髮不禿何病而求醫何用

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孝子以父病進聖

人羞之故以有心治天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

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

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

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

陸西星云夫自有虞而規周武之師則征伐之不

鬼滿稽也一段議論正與內篇虞不及秦同旨離之

言羅也作去聲讀言周武之德不及虞舜故使天

下橫羅此禍稽蓋欲以推尊虞舜之治而不知虞

舜周武皆亂而後治者去至德亦遠但特之所值

不同不得尊此而薄彼也以故無鬼詰問天下均治

治而有虞氏治之耶抑亂而治之欤蓋天下均治

則無容心於治凡治之云者對亂而言也有虞之

世雖無亂形而人心已有亂萌矣故虞舜裁仁要

人而因以得人是亦亂而治之謂也於是滿稽

因無鬼之言而因有所悟言天下均治則人人各

郭象曰言二聖

俱以亂故治之

則揖讓之與用

師直時異耳未

有勝負於其間

也均治則顧各

足矣復何為計

有虞氏之德而

推以為君哉許

無鬼之言是也

呂吉甫曰有虞

氏以亂而後治

則武王亦以

亂而後治之執

以天下為事

而不及武故

有虞氏之樂焉

也尤而施髮病

擬議於其間哉

陳景元曰丹朱不肖有重華以代之殷受殘惡有神武以代之皆非枯木均治也豈有有病重華以仁又之藥治之病而求良醫孝子所願聞耶不尚發效無爭不使能故無敗上如標技之无心下如野鹿之自得此亦感名之理有求則孝見焉有諛則忠顯焉有諛則信彰焉无上四條則下四事亦

足其所願而何為計有虞氏之德而以元后尊之哉分明是亂而求治於有虞也雖然亦治其外焉耳已故曰有虞氏之藥瘍也瘍醫者難症之醫治病於外者也夫髮禿而施鬚病篤而求醫皆亂而求治者也孰若無庸於治之為愈哉蓋無庸於治則與天下相安於無事之天而同修乎渾沌之術一治之則有心矣有事矣侯之孝子操藥云云用心非不善也孰若子之無心與親之無事之為愈哉故聖人蓋之蓋之者取其心之將日勞而事之將日煩也至德以下寫出一段上古風氣以見有虞之不然堯舜推賢讓能而至於德之世不尚賢不能何者上古淳質無事民不求治於君雖有賢而無凌下之心民如野鹿放蕩而無相忌之嫌端正而已矣不自知其為義也相愛而已矣不自知其為仁已實焉已矣不知其為忠當而已矣不自知恩行無畔岸故無迹也事無歆羨故無傳也斯世也斯民也何有為哉

喻大愚大惑之人

郭子玄曰以君親所言而太所行而善此直達俗而後君親故俗謂其不肖耳未知至當正在何許俗不為尊嚴於君親而後俗俗不謂之諛明尊嚴不足以及服物則服物者更在於從俗也是以聖人未嘗獨異於世名典時消息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豈有背俗而用我哉世俗遂以多同為正故謂之諛諛則作色不受而終身遠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諛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詰問之詞正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而甘為狗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

諛亦不問道理  
期於相善耳夫  
合譬飾辭應受  
意諛之罪而世  
復以此待人以  
此聚眾亦為受  
亦為誤俗者恒  
不見罪坐也典  
人之為後通是  
非而不自謂眾  
人言世皆至愚  
乃更不可不使  
也夫聖人通同  
而帝王殊迹者  
誠世俗之惑不  
可解故隨而任  
之天下卻惑雖  
我有求向至通  
之情而終不可  
得故免釋湯武  
隨時而已故大  
聲非委諸所尚

自謂眾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愚則不為彼所  
愚。知其惑者非大惑也。知其惑則不為彼所惑。大惑者終身不  
解。大愚者終身不靈。字法晚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徂  
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  
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音向予雖有所嚮，音向予雖欲獨有所  
也。不亦悲乎？悲也又自大聲不入里耳。折揚黃荅，則嗑然  
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至言不出於俗言。勝  
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  
雖有所嚮，其庸可得耶？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  
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厲之人夜

俗人得實曲則  
同聲動笑與天  
下所以未嘗用  
聖而嘗自用也  
以三鍾惑而  
所適不得者言  
各自信據故不  
知所之莫若即  
而同之也什之  
而不推不推誰  
其比莫言趣令  
得當時之適不  
強推之今解則  
相典无憂於一  
世矣

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  
**陸方壺云**：自常情中發出一段奇論，與上文自不  
其君親使人，人不陷於有過，故凡有所言也。而然之  
凡有所行也，而善之，則此其必然。無足異者，然而世  
思以不肖之名，加之此，其必然。故自我言之，人固不可  
俗之人，又未知其必然也。故自我言之，人固不可  
苟同於君親矣。尤不可苟同於世俗也。今於世俗  
之所謂然者，而然之，世俗之所謂善者，而善之，此  
與不肖之臣子，諂諛於君親者，何異？而世俗之人  
喜其與己同也，更不以諂諛之人目之。然則非之在  
之當可，顧嚴於親而尊於君，耶？在君親則非之在  
世俗則不非是於然之中，而又未知其必然也。而  
今世俗謂已為不肖之臣子，則勃然佛然作色，而  
不肯受，乃隨俗苟同，終身尊人，終身諛人，在君親  
則一言不肯受，其名於世俗則終身不能改。其行  
世俗固無定見矣。君子可容無定守，耶？合譬者，比  
物醜類，作為譬喻之辭，以欲人之易聽。是皆言之  
欲直遂，故於潤色之，不以使人之易聽，是皆言之

有技業者故雖足以聚眾而始終本末多不相掩故曰不相坐也之人也垂衣服談采色動容貌高自標致以媚悅一時之學人而不自謂之尊謏然亦豈有異於人哉但見與夫人為徒眾是亦是眾非亦非初無高出等夷之見一眾人耳而不自謂之眾人此段分明記賤一時聚徒講學之人惠施公孫龍子之輩務空談而無實行者且夫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耶故欲以愚人而適以自愚誠謂愚之至也已矣大聲即大音也大雅之音非里巷之耳所樂歌聞故曰不入君乃折揚皇華則聞之莫不嗑然而笑孟折揚皇華里巷之俗音也以譬高言不入於眾人之心中俗言是也人皆惑於俗言而與之以至言以勝俗言之也人為大惑也者幾希故三人行而二人惑則惑者勝而二至踵惑而所適不得亦勢之必然也垂踵謂惑而不前坐垂其足也以况天下皆惑於俗言予雖欲獨見獨往以行素履之願其庸可得耶知其不可得而強人以必行則我反為不知矣不知又一惑也故莫若姑舍是而勿推推推求也然不推則

天下無人矣誰其與我同憂哉此者和同之意蓋已知天下無人而又不取絕望於斯人莊生憂世愛人之心有如以者厲惡癩也厲人生子唯恐其似已乃好惡之本心也人莫不有自知之明而大愚大惑之人乃至終身不解不靈曾厲人之不若也故設此譬欲人深思而自得之言意之表以莊文之三昧藕斷絲連似結煞而非結煞於此悟入保于文陣中殿後收第一

### 失性非自得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犧樽

者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餘失性

一也均為枯本蹠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

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

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悞音俊中顙氣味上

呂吉甫曰犧樽青黃以譬魯史之修譜中之斷以譬盜跖之汙性修反德又至同於初乃所以為得惡取曾史盜跖於其間哉夫色者非明而色又者明以五色亂之乃所以使目不明也聲者非聰而聲之乃所以使耳不聰也達乎此則五臭之薰鼻五味之濁口趣害之滑心外若然而已心無趣

害以逐害滑之  
所以使性飛揚  
而不止也彼楊  
墨者因天下之  
才士而不聞道  
所知不出於五  
者之間乃始离  
跂自以為得則  
鳩鴉之在卷亦  
可以為得矣夫  
禁其內而使道  
不得集約其外  
而使心不得解  
其終內支盈於  
柴柵外重繆繳  
自達者觀之在  
墨繳之中睨以  
然明矣狹自以  
為得則罪人交  
臂指虎豹在  
其裏檻亦可以  
為得矣上學字

四曰五味濁口口汚其使口厲爽失錯五曰趣舍滑心是非好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惡汙亂離跂即踳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以其苦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字法  
且夫趣舍聲色字以柴其內皮弁音律鶡冠音板繒笏紳修以約字法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繆繳音塞睨然在繆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音塞歷指而虎豹在於檻囊亦可以為得矣

陸方壺云百年之木木之堅好者也一則破為犧免於泥塗同質異遭美惡固有間矣然語其失性一也失性謂朽腐而失其靈氣以譬魯史盜跖行

陳詳道曰老子  
曰五色令人目  
盲五音令人耳  
聾五味令人口  
爽蓋人之生也  
性靜而莫之動  
德厚而莫之遷  
妄境在焉天源  
日滑以至忘不  
賢之良貴猶无  
勞之穢腐者又  
豈不惑哉此君  
子所以貴乎齋  
也

義之清濁不同然一則徇名一則徇利肉失之蓋道以全真為貴真性失則其餘無足論矣既又自失真之由而故舉其端曰色曰聲曰臭曰味曰趣舍凡夫之人貪着其事有性之害無過于此故有有道者去之彼揚墨者曾不講于復性之學而離跂于仁義之間趣舍滑心不以為失而反以為得自我言之直因而已矣可以為得乎哉以困為得則樊籠之鳩鴉抑亦可以為得矣柴又有三一者蘊宗二者錯亂三者梗礙趣舍聲色隨其好惡以為取舍也物之氣性者聲色為最楊墨之為儒雖視窮欲者有間然亦豈能澹然無少芥蒂於其中哉一有之則其蘊崇錯亂與理為梗勢所必至故曰趣舍聲色以柴其內外則皮弁鶡冠繒笏紳修皆儒服也措執也紳大帶之垂者修者長篆約其外言束其身也支枝柱也盈克塞也言內支盈於聲色之柴柵而外縛束於衣冠之繆繳睨然目視而不敢動若然者不以為困而反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之交臂而反縛歷指而受刑與猛獸之處囊而落檻者抑亦可以為得矣蓋戲劇拘儒之甚詞萬世之下侯有遭其諸譴者



外篇天道

一靜而無爲

詔子玄曰天道  
帝道聖道三者  
皆恣物之性而  
无所窒滯故雖  
六通四辟而無  
傷於靜也俞  
涉容自守貌尋  
萬物之本皆在  
不爲中來故主  
上不爲家宰之  
任則伊呂靜而  
司尹矣家宰不  
爲百官之所執  
則百官靜而御  
事矣百官不爲  
萬民之所務則  
萬民靜而安其  
業矣萬民不易  
彼我之所能則  
天下之彼我靜

天道運陰陽無亭机而無所積無留故萬物成帝道運帝  
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玄聖素王之道而無所積  
過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言六合四方無所障礙  
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  
靜也非曰靜也善聖人非以章法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  
心者故靜也不求靜而自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  
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  
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澹寂寞無爲者把靜字演

子玄曰天道  
帝道聖道三者  
皆恣物之性而  
无所窒滯故雖  
六通四辟而無  
傷於靜也俞  
涉容自守貌尋  
萬物之本皆在  
不爲中來故主  
上不爲家宰之  
任則伊呂靜而  
司尹矣家宰不  
爲百官之所執  
則百官靜而御  
事矣百官不爲  
萬民之所務則  
萬民靜而安其  
業矣萬民不易  
彼我之所能則  
天下之彼我靜

作八字要得天地之平天地取准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帝  
子聖人素王休息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  
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  
責矣人各任事而盡其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

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澹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本  
根也天地萬物明此此以此南嚮堯之爲君也明此以此北

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  
下玄聖素王有德無位創名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

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  
一也

呂吉甫曰虛則  
无所於逞靜則  
一而不變恬則  
安於無知淡則  
不與物交寂則  
寂然不動漠則  
合氣於漠此六  
者聖人之所无  
爲也



焦贛曰昧然聽明其底也乎中准大匠取法者如周禮匠人水地以縣是也自得其則悲哀不能入而形未嘗衰也故曰俞者變患不能處年壽長矣萬物之本又推本而言之欲人知安身立命於此也

季東一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天道運而無所積也故萬物於是乎成焉聖人之德純亦不已故天下歸而海內服焉帝王二字似有差等以即子皇帝王霸言之帝即皇也帝也聖即王也即是而觀天地帝王之德一而已矣然而有運焉者其極則靜焉立之故明於天地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昧者混沌之義老子云明道若昧蓋六通四辟則明矣明以暗為基故其自為也昧然昧則歸於靜矣聖人之靜也豈以靜也善而故靜之哉萬物無足以撓其心故自靜也靜則定而慧生之矣故六通四辟明之至也譬之水焉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夫水靜猶明也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是天地之鑒也由我出而道由我行也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此靜之意義也天地取准焉故曰天地之平語道德者疇以加此故曰道德之至以故帝王聖人休焉休止也如大學止於至善之止止則心中無物故曰實萬分而敦化者而川流故曰實則倫矣虛則靜

靜無為也靜則動而無乎不為故動則得而任事者責矣倫論謂燦然有條責謂責成於已足蓋動靜相生虛實相成天地帝王之德一靜而無為盡之矣無為者能靜能應常應常靜而常俞俞俞也者愉愉也愉愉則憂患不能入外患不戕以故精神豫而年壽長也

### 天人之樂出於和

郭子玄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自然為物所尊奉故美配天者唯樸素也與天和者天地以無為德故明其宗本則與天地無逆與人相應人故天和至而人樂也天樂通則人人樂矣物變而和雜曰整一曰整耳

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以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指靜乎吾師虛乎章法整萬物有時肅殺而萬物為整矜也而不為戾暴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

非吾師之暴戾  
仁者無愛之名  
耳無妄故無所  
稱仁壽者期之  
遠耳無期故無  
所稱壽巧者為  
之妙耳皆自尔  
故無所稱巧此  
之謂天樂忘樂  
而樂之也故靜  
與陰同德動與  
陽同波動靜雖  
殊无心一也常  
无心故王天下  
而不疲病我心  
靜而萬物之心  
通又則服  
不通則叛  
聖人之心所以  
畜天下者奚為  
哉天樂而已

不為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順  
而其成也物化隨物而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隨陰陽而作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即不怨天不尤人意又添兩句  
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  
定而王天下動靜不亂其鬼不崇音歲以不崇其魂不疲  
以不疲一心定精神不耗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  
通於萬物以虛靜之理行於天地萬物之間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  
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季東一云靜而聖內聖之德也動而王外王之業  
而尊朴素則無文矣而至文者出故莫與爭美故  
明於天地之德者以之謂大本大宗大本即中庸

郭象曰用天下  
而有餘閑暇之  
謂也若汲求  
為物用故可待  
而臣也及其為  
臣亦有餘也夫  
工人無為於刻  
木而有為於用  
斧主上無為於  
親事而有為於

所謂大本大宗即內篇所謂大宗師也天扣與天  
為徒者也人和與人為徒者也則樂矣故又謂  
之天樂人樂然又須知天樂人樂只是箇無為自  
然又引平日所言者數句來作印証曰不為戾  
云云則實未嘗整萬物云云也此之謂無為而自  
然此謂天樂知天樂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與天  
為徒默與之契非但聞見之知而已也是故其生  
成動靜莫不隨造化以卷舒又此和樂之中蕭  
洒一塵不掛無怨無非無累無責一靜而已矣  
一定而已矣是故可以王天下而服萬物聖人所  
以養畜天下之道如是而已此種學問  
千聖傳心之秘世出世法莫不由此  
帝王之所以大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師法以道德為王存主以無為  
為常終身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  
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乎無為也然亦有辨上無為也使

用臣之能親事  
主能用臣各能  
刻木工能用各  
各當其能則天  
理自然非有為  
也若乃主代臣  
事則非主矣臣  
衆主用則非臣  
矣故各司其任  
則上下咸得而  
無為之理至矣  
夫主之元為則  
用下下之元為  
則自用也天地  
萬物之化育所  
謂自爾帝王無  
為而天下功功  
自彼成同乎天  
地之元為也

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以體下與上同德則不  
臣臣秉主用下有為也。設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  
道。則非臣矣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主代臣事上必無為而  
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  
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  
萬物。不自說也。音悅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舉正天不產  
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是帝王無為而天下功  
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  
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之道也。  
郭子玄云。此又自無為中翻出個有為者為臣道

郭象曰清神心  
術者五本之本  
任其自然運動  
則五事之末不  
振而自奉所以  
先者本也君臣  
父子之先後雖  
是人事皆在至  
理中來非聖人  
之所作也明夫  
尊卑先後之序  
固有物之所不  
能無也大道之  
序言非但八倫  
所向也所以取

也則臣亦當無為矣林獻齋以為看莊子不得  
此拘泥非是蓋前以心而言之此以分而言之也  
若臣道雖有所為使無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以  
主之將日見其擾雜而庶事其日繁矣古之王天  
下以下言古之帝  
王與天地同德也

有序乃有道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

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

也。禮法度數差刑名物比類詳悉治之末也。鐘鼓之

音羽毛之容樂之末也。哭泣哀經降殺之服哀之末

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

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非帝王之君先而

道為其有序也

王雱曰前言明  
以比北面舜之  
為臣也則臣道  
當无為矣此又  
言未在於下詳  
在於臣者則言  
其心此言其分  
也夫有本必有  
末未言豈能離  
本哉本則無為  
之理耳知其理  
而順之則五者  
自行而已矣故  
曰此五者須精  
神之運心術之  
動然後後之者  
也夫莊子此篇  
深明自然之理  
所謂知於天而

已至此而言君  
臣父子兄弟少  
長男女夫婦尊  
卑先後之序六  
所謂知於人而  
已荀子訖莊子  
蔽於天而不知  
人周豈為不知  
於人歟

郭象曰天者自  
然也自然既明  
則物得其道物  
得其道而和理  
自處理處而不  
失其分得而不  
物之名今當  
其形名已明

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  
女從夫先而嬪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  
取象焉何以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春夏秋冬後  
四時之序也萬物化生化生萌區有狀言物生而盛衰  
之殺盛衰皆有次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  
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此取象處宗廟尚親朝廷尚尊  
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  
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既不知有道  
陸西星云又自有為無為上翻出本末二字蓋虛  
為器則有為之法緣是以生故詳舉五者皆世法  
之末務其精神心術之運則王者執之故無為之

道要在於主有為之法詳在於臣末學者古人有  
之非所以先也所以先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  
已矣以下又自先字透下意來言凡物有先有後  
乃造化之定理聖人取象于天地觀變于四時體  
撰于萬物則見尊卑先後區狀盛衰皆有一定自  
然之序用是而主張綱維以立人道之極故以宗  
廟則尚其親而昭穆之有序也以鄉黨則尚其尊  
而官職之有序也以鄉黨則尚其齒而少長之有  
序也以行事則尚其賢而乘承之有序也是皆大  
道之自然故語道者尚其序道而非序安取于道  
哉發明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  
主詳在於臣此段最為精切

太平治之至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  
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字法次之分守已明而  
刑名字法次之刑名已明而因任字法次之因任已明

而无所復改故因任次之物各自任則罪責階故原省之至於賞罰者失得之報也夫至治之道本在於天而末極於斯復位者言各當其才也繫情者言各行其所能之情也必分其能者死相易業也必由其名者名當其失故由名而天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皆自然先後之序耳夫用天下者必大通順序之隨寄此序於群

而原省不任事免而臧去之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道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道也倒道而言不言大道連道而說者不說大道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見為

才斯乃上之所

臣為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

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陸方壺云

語大道者先明於天則本立於上矣本立而後末學可次第舉也道之大原出

張四維曰因任即在宥藉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愚不肖棄情疏云襲用也賢愚咸用本情終不舍已教人矜誇炫物也

於天德則行道有所得然者故天明而道德次之仁義者道德之分老子云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故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朴散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分守次之形以成之名以命之故次形名因才任使故次原省原省明矣然後是非定焉故次是非是非明矣然後賞罰加焉故次賞罰賞罰明矣則愚知各得其宜貴賤各履其位而仁賢不肖各襲其情必分其能而不取自惜其力也必由其名而不取不責其實以此事上使下治物修身治無以加此此段所論醇正無疵九次之亦聖人之

因大道之降下而為之裁成所以詳責於下者正見非所以先之意古之諸大道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自道有五變其說然後及於形名又九變其說然後及於賞罰故此等有為之治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先者其本始也非所先者其末學也驟而語之倒而言之近而說之皆治人者之具非治人者之道也故可用於天下而不足以用天下之道虛口靜恬寂寞無為而已矣

### 天合人合

郭象曰無告者所謂勞民不廢者恒如恩也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故曰出寧日月雲雨四時晝夜皆不為而自然也膠擾擾則自嫌有事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sup>字法</sup>死者嘉<sup>字法</sup>孺子而哀婦人<sup>寡</sup>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sup>動亂</sup>子天

伸莫<sup>為之者</sup>也<sup>則相</sup>持乎前而莫知所前寧行雨施而天下均乎矣則其視不傲尤告不廢窮民豈不膠擾乎舜之

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 陸方壺云

設舜告堯一段以明君道之當然蓋君人之道無為自然而已若堯之用心信乎膠擾而多事也故舜歎其未廣而以天道語之天德出寧者本天德以出治而萬物自寧也天之德無為自然而已矣故日月自照四時自行晝夜自是其有常雲自行雨自施無心于物而萬物自成者天道之運而無所積也君人之德亦如是焉信乎其天之合而非人之合也已

### 揭仁義亂人之性

陳詳道曰老聃之教以道德為宗孔子之經以仁義為本故德循道則天下無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微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



為而得性居仁由義則天下有為而倍情此莊子所以托孔子之迹以明之也中心物愷物之而不悅之無愛則有不愛非所謂至仁至仁則充親无私乃成其私非所謂至義至義則不物君所以貴忘義而求其至也孔子嘗語老聃丘治詩書礼樂易春秋自以為父矣以言十二經者繙六經為十二也

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即所以說老聃句法中其說曰音泰字法大謾願聞其要綱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生意斷不義則不生神氣索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物樂為兼愛仁無私也義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有意乃私也有私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別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無以又何偈

偈用力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此一句結

陸方壺云

孔子魯人也西泚於周欲藏其所著之書於周室以為一代之信史十二經即

秋孔子嘗以經世者在於此孔子以人道教天下藏其妙用而末之盡言則十二經之所以經世者不過仁義而已司馬云詩書礼樂易春秋六經又加六緯合為十二也一說易上下經并十翼為十二經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經也司馬近是

所藏之書也微藏周之藏名其史官曰老聃者免而家居孔子往依焉而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之繙者反覆經旨未盡其說而老子嫌其大謾謾汗漫也因問其要孔子則以仁義當之老子因問仁義性歟論性則虛靜之中湛然寂然一物不著所謂個裏本來無自却空中誰敢強安名此下七待寄孔子以正之耳不非孔聖宗旨莊子重言十義則不生孟子云是集義所生者謂發揚生氣也愷樂也意者歎辭後言佚失言也夫物有萬不齊物之而兼愛之不惟勢有所不及而有心於愛去道將益遠矣故謂之曰迂必自謂已之無私而一精極當又復申說夫子必欲使天下無失其養乎



於愛去道已遠  
故謂之迂也擊  
鼓而求亡子者  
亡子逃亡之人  
擊鼓而求之是  
速其亡也狹之  
揭仁義而合天  
下是速其亂也

郭象曰鼠壤有  
餘疏言其不惜  
物矣妹不仁言  
其尤近思生熟  
不於前至足積  
故常有餘也積  
飲无崖萬物歸  
來懷者受之不  
小立界畔也士  
成綺復見自怪  
訛刺之心所以  
也脫過去也  
呼馬隨物

則天地萬物固自各順其常各足其性吾惟放德  
而行循道而趨一以虛靜恬淡寂寞無為主之至  
矣又胡為偈乎乎兼愛無私行仁義於天下若擊  
鼓而求亡子者哉亡子逃子也擊鼓求逃疑古有  
俗以

### 士成綺問修身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  
遠道而來願見字法百舍百日止宿重趼音檢厚足跟而不敢息言其勞  
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  
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嗟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  
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于子今吾心正卻矣字法退侯何  
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字法昔日子

所名有實故不  
以毀譽經心也  
若受之於心則  
名實俱累斯所  
以再受其殃也  
服者庸行之謂  
不以毀譽自歛  
故能不妄其容  
以有為為之則  
不能恒服矣重  
然進趨不安之  
貌衝出也類然  
高露發榮之貌  
闕然施交豁  
之貌似繫馬而  
止者志在奔馳  
也動而持者不  
自舒放也發也  
机勢害速也察  
而審明是非也  
泰者多於平性  
之謂巧於見泰

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  
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字法吾恒服吾  
非以服有服非以為當士成綺雁行字法避影履行  
踵步踵字法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嗟然而目衝  
然而顙顙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正似繫馬而止也即  
意動而持發也其發若梳括意察而審同察而知巧而觀  
於泰恃巧而驕凡以為不信凡此十者皆邊境有人  
焉其名為竊

### 焦漪園云

百舍重趼而不敢息求見之心切跋涉  
之若忘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獻齊以  
妹作味謂棄蔬於暗昧之地似覺未妥不若直以  
妹解蓋意妹氏棄蔬於鼠壤老聖之德主於儉嗇

則拙於抱朴九  
此十事以為不  
信性命而蕩失  
賢者皆非修身  
之道也遂境有  
人亦知汝所行  
非正人也

呂吉甫曰老子  
絕孝反朴示人  
以真而士成疇  
求之於仁義則  
漠然不應乃所  
以使其意消而  
心却也

故責於暴殄而疎棄之成綺因記其寡恩而不仁  
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亦儉嗇之徵驗也老  
聖漠然不答所以於其請教之端今者正爾卻然退  
訕於夫子正以發其請教之端今者正爾卻然退  
聽安意承教敢問何也老聖言巧知聖神之人常  
机敏給應答如流吾自以為弗及焉脫之言失也  
即不及之意故呼牛應牛呼馬應馬所以不與人  
忤者蓋以吾必有其實而後人與之名不受而再  
與之爭則殃之者至矣吾之不應正所以為應也  
然此亦吾之恒服初非作意而為之故曰吾服也  
恒服服如服膺之服言我常是服此初非有心故  
曰非以服有服蓋有服則矜持之心勝而不出於  
自然矣恒服安而行之也非以服有服非勉强而  
行之也侯孟子言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意崖然  
崖異之狀衝然突視之狀頽然直聳之狀闕然張  
口之狀義然堅固之狀與下五事設使邊徼之外  
設有此人貪必以竊目之謂其初  
心太重不循自然處世多招禍也

### 知本則神定

陳謨曰大者  
必有終小者必  
有遺道則於大  
不離乎有體而  
無休者不期於  
大小以大小而  
論道亦筌蹄而  
已矣夫神之所  
應者外忘外則  
神全內忘內則  
神內忘內則心  
靜天地萬物外  
也故外之遺之  
而後神无所困  
仁義禮樂內也  
故退之賓之而  
後心有所定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充端  
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其形  
德於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天下不  
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袂而不與之偕不  
動其審乎無假任真而直往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  
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  
合乎德退去仁義賓棄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定  
為無

郭子玄曰夫至  
人用世故不患  
在也名之曰神以其無假也名之曰真對末而無不  
名之曰本其寔一而已矣夫是道也大包無外細

### 陸方壺云

不得已而名之曰道以其無在而無不

其人不與之借者靜而順之不與利迂者任真而直性也退仁義者進道德也賓札樂者以情性為主也至人之心定矣定於無為也

郭象曰責非其貴者言其實恒在言意之表也乃彼之情唯忘言遺書者耳此絕李去尚之意也輪扁之不能喻子言物各有性教李之无益也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

傳之皆能便古在今古不在今今事已亦故絕李任性與時亦化而後至焉

伯秀曰世謂華立言多尚無為而畧治具現是為所陳札樂政教究極精微有非諸子所可及者要皆出於天理之自然假人以行之耳信明乎自然之理則可以自治具而通治道使

入無倫於大不終於小不遺而萬物倫焉且廣乎其有容淵乎其莫測冲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羅已具曰形者白德者曰仁與義者糟粕煨燼無非道也但神之末耳自非至人其孰能定之蓋至人則存神其至矣神之定者一切外務不足以尚之故有撫世之責而不足為之累操成福之柄而心不與之階所以者何審乎無假也審乎無假則極物之真而守其本矣是故能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因即所謂累所謂遷所謂與之借者故通於道合於德退仁義而賓禮樂者謂知本此謂神之定也至人之心其有所定矣

### 桓公因輪扁而悟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

貴也失其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

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

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知道者不求之

言者不知求之言與書不必知道也而世豈識之哉桓公齊桓公名

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人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

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

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歿矣曰然疑詞公之所讀者

古人之糟酒糟粕糟爛已乎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

得諺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歿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

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

君臣父子鳥獸  
草木皆得其宜  
天下擊壤謳歌  
不知帝力謂之  
無為可也至若  
孔子欲藏書繡  
經以說成綺問  
修身而其容崖  
然是皆徇人而  
忘天所以老聃  
弗許也唯至人  
知仁義為道之  
末能天能人極  
真守本而神未  
嘗有所困故雖  
有世而不足為  
之累也終以遺  
書得意精魄陳  
言而寓之作輪  
扁蓋恐李者徇  
迹遺心舍本趨  
末則去道愈遠

意當究夫聖人  
有不亡者存則  
李者當自施李  
而入傳者當得  
無傳之傳而天  
地聖人之心見  
矣何以古人之  
精魄為哉

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劑存焉於其間。  
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  
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作者矣。  
然則詞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字

陸方壺云

世入皆知道之可貴而不知是道也。視  
書襲而藏之。視為秘典。以為道載。此書吾貴道因  
貴書也。不知書不過語而已。語之可貴者意也。而  
意有所嚮。終非言語之所能傳。則世亦何為乎貴  
言傳書也。然則因貴道而貴書。因貴書而貴言。  
皆貴非其貴者也。何者。書之言譬。則人之形色名  
聲也。謂形色名聲果足以得人之情實乎。哉。形色  
名聲果不足以得人之情實也。則知老聖所謂知  
者。亦必在矣。然世之人豈足以識此乎。哉。說此  
輪扁一喻。正見意非言之所能傳。疾徐句唯林解

意指輪斲而言。徐寬也。疾緊也。寬則甘滑易入。而  
不堅緊。則苦澁堅持。而不入。雖在不寬不緊。自有  
分數存乎其間。數狹分寸也。莊子之意。欲人離口  
耳。默聞見。心領神會。而得之意。言象數之外。則有  
書無書。同歸影響。有言無言。俱屬筌蹄。若徒竊古  
人之緒餘。誦其言而忘其味。誠糟粕是耳。而不免  
於輪人之所笑矣。

新刻癸陽黃先生南華文讀卷之五

癸陽 黃洪憲 輯

緱山 王衡 校

南華真經

外篇天運

徵問造化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如爭孰主孰張。

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如

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

陳詳道曰天地之運處日月之往來雲出於心而本乎天雨降於天而本乎地風直乎東而起於北其覆載也其照臨也其散其闡也豈或使之自皆載於道之自然而已夫野馬飄蕩而不動旋風偃嶽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日月懸天而屬之

不周然則天地之動處以其不運不處也日月之往來以其不往不來也果其詰其主張綱維孰知所謂看有直宰者耶

呂吉甫曰天運地處吾不知其真運真處也日月爭所吾不知其真爭所也求其主張綱維與推而行是者皆不得水之升而為雲之解而為雨求其陰施與陽樂而勸是

者不可得風起西東彷徨无定求其嘘吸披拂者不可得此乃道之不測而為神者也知神之維隆施披拂是者皆以此而已五常即五福上皇則挈天地馳日月隆施雲雨嘘吸風氣而常居无事之地者是也豈必求之於鴻荒之世哉

為雨乎。雨者為雲乎。雲雨本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却如此設問孰隆施

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

彷徨風孰嘘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設問

所以自巫咸詔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治天順之順之順造化則治逆之逆造化則凶。誠能九洛

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三皇以上

也人

陸方壺云

此承上篇而言重仁微問造化要人求得一箇運化主宰以立君道之準數孰

字甚有滋味言天運於上地處於下日月往來車馳乎其間是誰主張是誰綱維是又誰居然無事推而行也居無事三字是妙蓋主張綱維猶涉有為居無事則全漠然而無所為矣其有機絨而不

得已耶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機絨二字最妙此老明知有箇機絨故意詰問此個機絨直是闕密難曉得此默運則居然無事而化為育自成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太空騰攘而為雨注為川津川澤之氣復蒸於雲升降上下如轉轉轆轤又未知孰隆施是孰若無事淫樂而勸是隆如蘊隆之隆雲雨者陰陽和氣而成故以為造化之淫樂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時而上彷彿四周先言北方者北方地高陽亢而戰故多風嘘吸風氣也披拂鼓動之貌天地造化不過日月星辰雨露雷而已舉數者其餘可推也如上文細徵問五成只以一句答之六極五常即內經所謂五運六氣也所以佐元宰而成歲功者造化得此則高下自奠日月自運風雨露雷自滋自潤而居無事者得以成不言之化帝王法之故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五事八政五紀之類順之則吉者惠迪吉也如上篇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皆順自然者也

郭象曰無親者非薄恩之謂也

# 道無往而不在

夫人之一體非有親也而首自在上足自在下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謂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仁主於相親，而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一箇孝字固不足以盡至仁無親之言。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冥山在北，而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北海是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使天下無忘我難。即

境然後至焉。夫

帝力於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不自以

而南行以觀之

世而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觀之

而仁愛以言之

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

故雖見而愈

足多也。故曰：至譽國爵并焉。何有至富國財并焉？有

彰而愈非至理

則至願名譽并焉。何有是以道不渝。

節皆適則終日

陸西星云：問至仁而曰至仁無親者，何以故？仁之

不自識也。聖人

見有可愛者，有不愛者，故曰：至仁無親。蕩也。以不

在上非有為也

愛不足以盡之，失其旨矣。莊子曰：至仁無親，蕩也。以不

而巳耳。自得其

所言非過于孝者之言也。乃不及於孝者乎？故子之

為則眾務自遠

蓋至仁則過於孝矣。至仁之過於孝，則知至仁之

安得不各有忘

類如此。言仁不言孝，南之郢而北，不見冥山之謂

其生安在乎斯

也。何者？皆去之遠義，不兩見故至仁則忘孝亦理



若係之在心則  
非自得也天下  
莫不熙然常適  
也太息而言仁  
孝者失於江湖  
乃思濡沫也并  
者除矣之謂夫  
貴在於身之送  
忘之況國爵乎  
斯貴之至也至  
富者自足而已  
故除天下之財  
也至頌者適也  
得適而仁孝之  
名都矣矣是以  
道不渝去華而  
取實故也

之所必至者雖然忘之一字豈易言哉故曰以教  
孝易以愛孝難故謂恭敬奉持肅其外貌愛謂和  
氣悅色本于由衷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則不識  
不知不知為難帝力之何有蓋熙皞之民而渾沌之德  
也故以為難忘親易而使親忘我難者凡親之不  
能忘我者我以有心感之也今也使親忘我則不  
我無心也親亦無心也渾然化而入於無迹矣故  
尤以為難猶一家也至於忘天下而使天下俱忘  
我烏則忘之盡矣非至人其孰能之哉故德遺堯  
舜而不為也澤施萬世而天下莫知也莫知則蕩  
蕩乎無名矣豈直讚歎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  
仁義忠信貞廉此入者皆一節一行之士勉為修  
飾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至貴在我則國爵  
并焉至富在我則國財并焉至頌在我則仁義并  
焉并者無而有之之意以喻至仁在我則孝悌諸  
凡皆非所論又并者屏也凡可屏去者皆有變滅  
道則真常不變者也故曰惟道不  
渝不可得而渝孰得而并之乎哉

### 因論樂而及道

郭象曰不自得  
坐忘之謂也夫  
至樂者非音聲  
之謂也必先順  
乎天應乎人得  
於心而適於性  
然後發之以聲  
奏之以曲耳故  
咸也之樂名待  
黃帝之化而後  
成焉自然律呂  
滿天地間但順  
而不奪則至樂  
全矣故因其自  
作而用其所以  
動无首无尾渾  
轉无極以變化  
為常則所常者  
无旁也初聞无  
旁之變不能待

北門成名人性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樂名之樂於洞庭  
之野廣漠吾始聞之惧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  
莫知所以蕩蕩神不默默口不乃不自得心不帝曰女始  
其然哉宜其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禮義建之  
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生次第  
行之以五德貌言視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  
和萬物四時迭起以下言作用之萬物循生故一盛一  
衰句法文武倫經而樂之文武一清一濁則如陰陽調和字法流光  
而其聲既又其聲既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  
動光彰發舒鼓舞如循一死一生無生一償一起

之以一故悞然無所常無窮以變化為常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  
煉聽奏以陰陽無起則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  
燭以日月所謂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  
用天之道也齊之以一故悞然踈聽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  
一於變化而不主故常滿谷滿坑至樂周也金  
守神塞其兌也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  
制不割也其聲揮綽所謂聞諸也名當其實則  
高明也故鬼神不離其所日星不失其度止於  
有窮常在極上住也流於无止隨變而往也慮  
之不知逐之不及故聞然恣使此六體然立於  
四虛者私敏先

以自然之命調之使出於自然故若混逐業生林樂  
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  
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  
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  
於命也天機不張元神而五官皆備而五官各此之  
謂天樂無言而心說音悅而故有姦氏為之頌  
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包舉六  
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耳目無而故惑也求其然而  
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音崇吾又次  
之以怠怠故遁怠則心力疲卒之於惑惑故愚惑則

物之知力各有物之知力各有  
所有限形无身故能委蛇委蛇  
任性而悚懼情怠也意既息  
矣乃復無急矣其至也會之所  
有者非為也皆自然耳混然無  
係隨叢而生至樂者適而已適  
在體中故無別形布揮不曳自  
布耳幽昏无聲所謂至樂也動  
於无方居於窈冥所謂至極也  
死生實樂行流散徙不主常聲

以自然之命調之使出於自然故若混逐業生林樂  
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  
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  
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  
於命也天機不張元神而五官皆備而五官各此之  
謂天樂無言而心說音悅而故有姦氏為之頌  
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包舉六  
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耳目無而故惑也求其然而  
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音崇吾又次  
之以怠怠故遁怠則心力疲卒之於惑惑故愚惑則

隨物變也世疑  
之稽於聖人明  
聖人應世非唱  
也達情遂會言  
有情有會者莫  
不資焉忘樂而  
樂之非張而後  
倚心悅在適不  
在言也有歟氏  
之頌乃无樂之  
樂又之至也俱  
然悚聽故崇耳  
未大和也次急  
故遁迹稍減矣  
惑故愚一故道  
以无知為愚  
乃至也

昏迷  
故愚故道  
既愚則可  
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陸方壺云

此段備論古樂之妙奏之以人徵之以天  
之本音樂非人之不倫而五音六律與天地之氣候  
相為表裏故曰奏之以人徵之以天禮以節之則  
有氣之元以正之則不亂故曰行之以禮義太清者  
聲氣之建之以太清夫大樂與天地同和故論至樂  
故曰建之以太清夫大樂與天地同和故論至樂  
者必先應之以太清夫大樂與天地同和故論至樂  
而應之以自然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  
月之明則見動靜之相生往來之相禪與造化無  
不昭合故能短長類晷影之前却能柔能剛象  
氣序之勻調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  
滿阮聲氣洋洋流動充滿無所不屆其甚如以奎  
卻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無所不屆其甚如以奎  
塞兌也守神者黜其聰明寧一心志凝然而聽之  
所以審音律之節奏以物為量一志凝然而聽之  
律之短長其聲揮綽悠揚發越綽乎其寬也名曰  
高明之樂能使鬼神安位辰順軌作樂之極功有

羅一曰一死  
一曰一死  
所當窮而一不  
可待當連作一  
串讀一死一生  
一讀一起相為  
循環常无窮不  
而所謂一者不  
可以等待一死  
則一生進之一  
債則一起繼之  
更無停當何可  
遲疑等待比門  
成聞樂如此故  
生恐俱也

如此者吾止之於有窮順之於無止言吾之樂不  
過順陰陽聲氣之自然故行乎其當行止乎其  
所不碍不止子欲思之而無所致吾思欲望之而  
無所容吾見欲逐之而無所履吾影儼然自立于  
四虛之地倚槁梧而吟知窮乎其所欲見力屈乎  
其所欲逐所謂蕩亡默亡乃不自得意蓋如此吾  
既不及已矣言子既追我弗及已矣則其心儼然  
自失喪其耳忘其目喪其形骸身如虛空弛放而  
不收故曰乃至委蛇惟委蛇故怠也大凡見人作  
為自覺非思慮所及者則悵然惓然其狀類此莊  
子善体物情只此數句形容始盡妙矣狀妙矣莊  
既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振制其精神竭而高明調  
之以自然之命者言樂之節奏乃天然之妙自合  
如此非有作意而為故若混逐若叢生混逐如禽  
獸之類叢生如草木之類言樂之無相奪倫如禽  
獸草木並生並育於天地之間而不相害故林一  
同樂而形迹之相忘布散揮動而牽曳之自泯幽  
居於幽冥或謂之死矣而生者續焉或謂之實矣  
而榮者繼焉行流散徙不主故常節奏之妙匪夷

所思要皆自然之命人皆疑之稽諸聖人以爲聖人者達樂之情而順於自然之命者也順自然之命則如人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

### 仲尼見惜於師金

孔子西游於衛。顏淵問師金。師魯太師金名也曰：以夫子之

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

師金曰：夫芻狗。結章爲狗之未陳也。喻儒者所學盛以篋衍。衍即

中。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

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中

以文繡。游居寢臥其下。波不得夢。音泉魂識顛倒必且數眯焉。

以文繡。游居寢臥其下。波不得夢。顛倒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游居

郭象曰：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楚昧云者：皆絕聖去智之意耳。無所稍嫌也。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也。時過不矣。即爲民妖。所以與矯效之端也。故時移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無所係。鳥斯不勞而有功。三皇五帝之禮。象以度期於合時。

宜應治休而已。彼以爲美者。此或以爲惡。故當應時在變。然彼皆適也。然則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過時而不矣。則醜人也。

陳詳道曰：齊楚燕魏之歌異。轉而樂九夷八蠻之哭殊。聲而皆悲。是以聖人之治天下。乘時以制宜。因民以立法。果可以則其國。不一其用。果可

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某夢耶。圖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苑生相與鄰。是非其眯耶。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前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斲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波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稱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祖梨橘柚

以便其事不同  
其禮故伏義神  
豐數而不誅黃  
帝堯舜誅而不  
怒辜者而不文  
周文而不盾古  
之法其可行於  
今今之法其可  
膠於古乎孔子  
推古以御今非  
膠之也欲緣迹  
以復於所以迹  
而已師金恐天  
下之人溺於緣  
迹之弊所以始  
况以芻狗舟車  
次况以桔槔櫓  
杓終况以援狙  
與好醜狹古今  
周魯之不可一  
也

耶其味相反而皆可以口。故禮象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援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斂齧挽裂。盡去而後慊。快也觀古今之異。猶援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顰。音顰也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陸西星云。芻狗祭天地。解獸之物。祭則棄之。禮也。皆古昔陳言。若復取而尊之。則惑矣。今汝夫子所學。此非焚霖之一微耶。且夫今之不相及也。尚矣。譬之水。則宜舟。陸則宜車。反而推之。則沒世而不行。尋丈以古之周道而行。今之魯國。猶推舟之陸。其

呂吉甫曰。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

三而道非一二

三也求之於度

數則不出於數

之中故五年而

未得道分而為

陰陽而道非陰

陽也求之於陰

陽不出乎六宅

之天故十有三

年而未得道之

度數

不利於行也。必如是。皆不通。夫無方之傳。是以應物而有窮。子不見夫桔槔者乎。用之則俯。舍之則仰。其俯其仰。一聽夫人而已。無所與焉。此之謂無方。以故應用無同哉。亦適治之為貴焉耳。猶之相梨橘柚。但可於口。味之相反。當勿論也。今也必由古道。又變今俗。以求其同。豈知援狙而衣。以周公之衣。醜人而效西施之顰。吾知其情不相宜也。而勢必至於相詆也。然則夫子之道之窮也。非我是何哉。

### 老聃語孔子采真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

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

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

數。名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曰。吾

所以不可獻之  
親告之兄弟子  
孫者以中無主  
外無正也中無  
主則我欲受而  
而彼不止外无  
正則彼欲受而  
我不行物之有  
主固有之也道  
之在己有其固  
有而已莫之有  
而有之是中无  
主而不止射之  
有正所以受之  
也道之於人與  
其所受而已莫  
之受而強之是  
外无正而不行  
由中出者不受  
於外聖人不以  
其无正也由  
外入者无主於

吾求之於陰陽天地造化道之形而上者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  
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章法使道而可  
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  
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  
然而不可者然而道不可傳者無他也故也中無主章法未見道則中無  
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  
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作止語默無非教名公  
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  
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  
以游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又自釋

中聖人不隱以  
其不止也不隱  
則不能推而納  
之謂也然則  
道非可求之度  
數陰陽求諸已  
而已名者不可  
多取多取則德  
之蕩也仁義不  
可久處久處則  
觀而多責遠適  
則无所不適苟  
簡則其求易瞻  
不貸則不與物  
交如是則凡所  
求者莫非真也  
不能讓祿知有  
富而已不能讓  
名知有顯而已  
不能與人柄知  
有勢而已而親  
權者操舍之累

逍遙無為也苟簡只是寡欲易養也不貸無出費也古  
者謂是采真字法實理之遊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  
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  
之則悲而一無所鑒殷鑒不遠之鑒以窺其所不休者不知止足  
之是天之戮民也非善保怨思取與諫教生殺八者  
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  
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陸方壺云中無主而謂居其所而不止主謂於道的有所見止  
就有道而正焉之正如曾子真憤力久一得夫子  
印証便唯然應之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自悟入者  
也自外入者無主於中自悟入者也聖人不出者  
不出多言以強聒直待其自悟而後正之理人不



害性尤甚一無  
所鑑現濁水而  
迷清淵不休則  
天刑之不可辭  
怨思至生殺八  
者正之器非正  
之道惟循太變  
而无所遷乃所  
以用其器之道  
也以其道用其  
器此正之所以  
為正也天門者  
循大變而无所  
遷者所由出入  
也以為不然則  
天門弗開可知  
矣

隱者作止語默無非至教明百草頭明祖師  
意但耳根入者終不能悟耳何謂名公器也不  
多取三代而下士皆好名不知名乃天下公共  
物不可多取而擅之已身若夷齊喪名於首陽  
下比干剖心於暴人之前皆多取之累也仁義  
先王之蘧廬草舍也言仁義譬之草舍止可暫  
而不可以久處等閒窺覷則必受人之詬責喻  
以仁義自見於天下則天下之求我者備矣故  
觀而多責是以古之至人假道於仁托宿於義  
而不留不久處仁道之蘧廬而惟遊於逍遙之  
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園復自解曰逍遙  
無為也苟簡者易養也不貸者無出也養即女子  
小人難養之養無出謂無出息皆虛靜恬淡寂  
無為之義故古者謂是為采真之遊恩怨取諫  
生人者正人所用之器邪曲之人不得而干之  
正人利害不干其心而生死無變於已循大變  
心無所遷大變謂生死大故心無所遷者毅然  
之一刀兩段更無滯滯也故心無所遷者毅然  
不隨境轉而得遊於逍遙之鑒苦其心以為不  
者未免有見於外而中無所主故天門不開天門

亦自老子天門開闔闔影來天門者靈府也  
天門開則蕩心無礙而如如自在矣

### 相忘於道術

和象曰外物如  
之雖小而傷性  
已大仁義憤然  
是尚之以加其  
性故亂也死失  
其朴質全而仁  
義著矣風自動  
而依之德自立  
而乘之斯易時  
易行之道也若  
揭仁義以趣道  
德之鄉其徒擊  
鼓而求逃者无  
由得也夫鵠曰  
烏黑俱自然耳  
無所偏尚故至  
足者忘名名忘  
名者乃廣耳泉  
淵而魚相吻濡  
言仁義之害皆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  
四方易位矣蚊虻喙也膚則通昔也夜不寐矣夫仁  
義潛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  
吾子亦放風之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力  
貌若負建鼓而求亡失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  
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何所加飾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  
不足以為廣泉淵魚相與處於陸相吻以濕相濡以  
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不自



生於不足若相忘於江湖斯乃忘仁而仁者也見龍見老聃能變化乘雲氣御陰陽言其因御无方自然已足也

呂吉甫曰至人之心若鏡而仁義禮然亂之豈非播糠眯目蚊虻嗜膚之比哉老聃以仁義為播糠蚊虻則不累於其身可知矣固宜孔子以龍喻之

如泉曰細死不哭而民不非者非之則猶哭也殺降也殺其殺言親服有降殺也子生五月而能言謂教之速也誰者別人之意也未孩已擇人謂其教速成也未能同彼我則心競於親疎故不終其天年也立有順言天下已有不順故也盜自應殺之順也故非殺不能大齊万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

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規而正也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嚼音協予又何規老聃哉

陸方壺云

夫靜空之體不容一物目與膚尚然而

為心亂不若使天下無失其朴無失其朴者還其混沌之天而不以竅鑿之也且人之稟賦皆出自自然如鵠之本白鳥之本黑不俟染濯若一出於自然則其白其黑不足為辨皆為天下純全之朴一有造化則不足多矣今號天下而曰仁人義士不識其為自然之朴乎為名譽之觀乎名譽之觀又奚足廣泉涸則魚相吻以濕相濡以沫一何病也道德降則人相尊以仁相尚以義又何亂也不若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於道德規規而主之也散而成章謂神氣卷舒養乎陰陽謂以陰陽二氣自相吐納嚼合也

老聃非三五之治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字法稱道孔子為先見老聃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微輕也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王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予語汝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心純一

弊至於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之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也儒墨皆起此乃百代之弊今帝女而上下停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復何言哉雖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亦不免乎弊也子貢本謂老子三王故歎同三王於五帝今又見老子通弊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說也

民有親其死不哭而民不非也有非之則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問人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人心變人有小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皆然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嬪女何言哉今以幼稚之女為婦子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日月薄蝕下睽山川之精山川竭中墮四時之施氣序不調其知惜於厲蠶之尾鮮規之獸罕施

呂吉甫曰老子以仁義憤心此播糠眯目蚊虻啗膚則以五帝三王為聖宜矣子貢又求之於讓爭順逆之間則其迹之尤粗者目而言之則使民心變固不然若親之不免於治天下而使民有心而巳名曰治之而亂天下者自此始焉為用

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我不為其可恥乎其無恥也彼自無恥也子貢蹉蹉不安貌然立不安

**陸方壺云**尸居而龍見不見而自章也雷聲而淵存者神而上下與天地同流也發動如天地過者化當而見之也老子貢孔子自謙吾老矣年馳而事去矣子將何以教我乎子貢平曰只知祖三皇而宗五帝熟聞老子卑淺帝王心切疑之首舉為問於是老子差等帝王而論以見世道愈降愈遠黃帝以下俱於竅鑿渾沌非為至治黃帝之治天下也使民心一民有親死不哭而民不非者有骸形而無捐心有旦宅而無情戚也堯治天下則教民親矣書曰親睦九族平章百姓是堯治天下則教民親矣殺而民不非殺其殺者情禮獨隆於其親而其餘皆降殺也民不非不以為薄也舜之治天下也使

知豈特五帝三  
正而已雖三王  
之知亦將上存  
日月下照山川  
其知特於屬之  
之尾矣豈之伏  
於山林夜行登  
居雖飢渴隱約  
先且胥統於江  
胡之上則鮮規  
之甚也子貢聞  
其非三皇五帝  
而不肖所以非  
故贊然不安

民心競：爭競也。蓋虞帝尚賢，故能使民爭。則  
和氣決裂，咎徵之。感能使爭，婦十月生子，子生五  
月而能言，未至於孩而辯，誰何如此，開竅太早，是  
故有矢開而不長者，禹之治天下也，使民心變，加  
謂變其大道，而不長者，禹之治天下也，使民心變，加  
之且十羽之師，首寇之攻，皆在禹時，上下行，下效於  
是，人有有心，而兵有順，有心謂有機，機變詐之心，兵  
有順者，誅其不順，以歸於順，也殺入者，死而殺盜  
者，無罪，故曰殺盜非殺人，各私其私，互相警備，而  
天下皆然，故曰殺盜非殺人，各私其私，互相警備，而  
自机駭異，而儒墨之徒，此是彼非，橫議交作，机警  
之心，起於家室，施於男女，早婚少娶，不婚人道之  
常，故曰其作始有倫，而男女早婚，少娶，不婚人道之  
人作始，自有倫序，三十而娶，二十而嫁，幼稚之女  
本不可責，以人道而論，而今也不然，机警之心，偷薄之  
俗，不言可責，以人道而論，而今也不然，机警之心，偷薄之  
政悶，其民醇，自三皇五帝，以智治國，而行之，其  
察之政，於是乎上存日月之明，下照山川之精，其  
墮四時之施，老子云：以知治國，國之賊，是以其禍  
潛於履，蠱之尾，鮮規之獸，鮮規無考，註云：小獸也。

呂吉甫曰：六經  
者，先王之法，明  
在度數，而見於  
書，非其所以化  
也，其所以化者，  
神明而已。迹者，  
履之所出，而迹  
豈履哉？以是而  
化天下，宜其不  
用也。白貌之相  
視，眸子不運，而  
風化相感者，神  
而不以形，蠱雄  
鳴上風，鵲應下  
風，相感以聲，而  
不以形，類自為  
雅，雅故風化若  
是者，凡以性殊  
而不可易，會定  
而不可變，時行

蓋亦多知，而害物者，夫以不安其性命之情者，而  
獨自以為聖，不亦可恥之甚乎？所謂性命之情，無  
為而巳矣。自然而已矣。老子  
子絕聖棄知，意蓋如此。

### 老聃可自然之化

孔子謂老聃曰：立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

父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

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取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

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也。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言

必為彼。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

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鵲

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蠱雄鳴于上，風雌應于下。

而不可變，時行

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蠱雄鳴于上，風雌應于下。

而不可止道通  
而不可壅故也  
豈可以言議意  
則知所以化天  
下者不在陳亦  
之間求其道而  
已矣孔子不出  
三月而得之於  
齋心服形之際  
悟夫鳥鵲魚蜂  
莫不皆生而未  
所以生者未嘗  
同則知之所不  
能知也化而巳  
矣有弟而兄帝  
情使之然化則  
均可以生情則  
雖兄弟不能均  
得欲人之化也  
難矣久矣夫立  
不與化為人則  
為道而不至於

風而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各率其性不可易命不  
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  
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恭默三月復見曰立得之  
矣烏鵲音鵲魚傳沫平声細要思通者化祝子有弟而兄哭久  
矣夫立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  
可立得之矣

郭子玄云夫以陳迹而干人宜乎其不遇也蓋亦  
有以神相感者若白鵲以目相視眸子不運而風  
化是也有以氣相感者蟲雄鳴于上風雌應于下  
風而風化是也化謂生子類自為雌雄而風化者  
類物名山海經云宜爰之山有獸如狸名曰師類  
帶山有鳥其狀如鳳名曰奇類皆自雌雄而生  
言風化者機動於此神應於彼不見其迹莫知其

也又安能化人  
哉世之季孔子  
而不得其所以  
定者其患常在  
此也  
焦詠曰鵲鵲鵲  
也風化司馬云  
相傳風氣而化  
生也  
郭象曰此數子  
者所好不同恣  
其所好各之其  
方亦所以為道  
選也然此僅各  
自得焉能靡所  
不樹哉若夫使  
万物各得其分  
而自失者故當  
付之无所執為  
也不刻意云者  
所謂自然也无

然若性之不可易命之不可變時之不可止而  
之不可壅者苟得此道以為感動之本又何自而  
不可哉迹則烏可以及化化是孔子不出於靜然  
三月因舉所得者以為對蓋亦化之出於自然者  
正典上文互相發明烏鵲上乎而生也魚鰥沫  
者魚不交但仰其所吐之沫有弟而兄蹄弟  
而兄病也此皆自然而然能自然者則與化為人  
與化為人則自然能化人矣此意正與老子同故  
老子曰可立也得之  
外篇刻意  
唯聖人得無為之妙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怨已音非誹非世為亢窮高  
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也輕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  
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

不忘无不有者  
忘故能有者有  
之則不能救其  
忘矣故有者非  
有之而有也忘  
而有之也若忘  
已以為之則不  
能極而衆惡生  
矣不為万物而  
万物自生者天  
地也不為自行  
自成者聖人也  
以天地之平道  
德之頂非夫寂  
寞无為也則危  
其平而喪其貞  
矣  
王雱曰夫山谷  
平世之士強固  
避世養形之人  
皆為有我而已  
夫有我則有心

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  
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  
人致力并無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  
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閑暇者之所好  
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吐故氣能經鳥申若熊之攀  
如鳥之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導氣令和養形之  
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登假至  
於寥天無仁義而脩蓋物降世而非無功名而治鬼  
一也無仁義而脩蓋物降世而非無功名而治鬼  
蕩亡而在句法無江海而閒淵靜晦然而逍遙不道引而  
希天下也無江海而閒淵靜晦然而逍遙不道引而  
壽柔氣全真而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  
形未嘗哀也

有心則未免於  
所惑是以各蔽  
於一曲也故樂  
山蘇者世而不  
能返仕朝廷者  
入而不能出恬  
於教誨者屈而  
不能伸耽於養  
形者存而不能  
忘是非其性之  
然也是矯削其  
意而使然也豈  
與聖人同乎哉

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淡寂寞  
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  
陸西星云歷舉五等有方之士而歸重於無方之  
也枯槁赴淵自甘寂寞而投於深山窮谷之中若  
赴諸淵也為修脩索其身也無不忘無不有即無  
為而無不為之意澹然無極言無底止也  
唯至靜者同帝凡二段

其一

郭象曰休乎恬  
淡寂寞息乎虛  
无為則雖應  
乎險阻之變常  
平易而无難患  
難生於有為亦  
生於患難故平  
易恬淡交相成

故曰聖人休止息休焉則平易矣雖歷險阻之變平  
易則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  
故其德全而神不虧自不能入而襲之以虧其神

也憂患不能入  
邪氣不能入者  
底然與正理俱  
注也故其德全  
而神不虧若夫  
不平不淡者豈  
惟傷其形軀神  
德並喪於內也

呂吉甫曰悲樂  
之情難去故為  
德之邪喜怒倏  
起滅故為道之  
逆四者皆起於  
好惡則悲樂喜  
怒之未形於外  
者也夫人之心  
終自万慮而未  
嘗止則惡能頃  
刻而靜哉聖人  
不憂不樂至於  
一而不惑是為

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  
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

呂吉甫曰觀聖  
人之心虛无恬  
淡如向所言則  
雖終日沒事而  
精神不勞古之  
人所謂養心而  
用形視听不以  
耳目者以此今  
也蜀耳目之聲  
色而役心乎取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  
動而與陽同波波流也動靜無不為福先不為禍始  
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声去知與故循天  
自之理故無天災不違天故無災無物累不逆物故無累無人非無  
鬼責與人同故人不非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其生其死  
不期其寢不憂其無憂其神純粹即不其魂不罷音皮  
虛無恬淡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  
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  
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

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李衷一云

如天行默然無容

也如物化宛然無

相生波平則水靜感而後應二句正見不為過先  
不為禍始能知與故知者先事之謀故者已過之  
迹去知則無意必去故則無固我光而不耀光  
之露也信而不期期信之必也悲樂數句甚有意  
味太虛之體本自虛無恬淡一有所動俱為忘念  
六祖教人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取本來面目故  
一有憂樂則德分一有變動則心擾一有忤觸則  
胸中有物而不得謂之虛一與物交則征逐世情  
而不得謂之淡一有佛逆則胸中有疾而不得謂  
之粹粹與逆相似但逆細而忤粗無逆易而無逆  
耳難

其二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



舍形勞而不休  
精用而不已  
至於弊且竭  
矣水性清平固  
自然也直不雜  
莫動之而已知  
其如此而以贊  
閉不流為莫動  
則不能清所謂  
天德者其象之  
於是也故純粹  
不雜水清之象  
靜一不変水下  
之象動而以天  
行水之不以贊  
閉不流為莫動  
之象也而天下  
之方術有制於  
虛靜而不知規  
復於並作之間  
始根於為之際  
者不知以養神

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之  
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  
動而以天行自然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  
干溪吳地吳  
越出善劍  
桺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  
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  
可為象其名為同帝同天帝之所為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  
神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野語有之  
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以  
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  
純素謂之真人

陸西星云

夫眾人失之於動而聖人養之以靜用  
矣然其靜也豈塊然一無所為哉有能

道故也而世  
之人以為養形  
足以養生又不  
足以與山劍之  
利藏以其用之  
利也精神際天  
蟠地其用之利  
豈止於越之劍  
哉其名焉同帝  
則其貴豈直劍  
之可寶哉乃不  
知養之以純粹  
之無以純一藏  
之以無為得之  
以天行是不明  
乎貴賤之分也  
惟神是守守之  
以純素而已方  
其守也則有所  
謂守之者守而  
勿失則守之與  
所守者合而為

靜能應常應常靜之道焉豈塊然一無所為哉有能  
莫動則平矣使其鬱閉而不流則雖不雜而亦不  
能清何者靜中有動動中有靜動靜相生方為合  
妙此個學問三家一旨但言養神則於道門便切  
耳干越吳劍也桺而藏之不敢輕用寶之至也况  
精神之為用乎是精神也四達並流上際於天下  
蟠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為象聖人致中和而天  
地自位萬物自育皆精神之旁達也其名焉同帝  
帝即所謂天載周子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  
而疑而人生焉其所謂神即無極也其所謂精即  
二五也神一而已矣精則散處於五官之府而咸  
聽命於主人故精為主宰精為作用用神存則精自  
固矣故純素之道莫要於守神守神而勿失則我即  
一矣故純素之道莫要於守神守神而勿失則我即  
神合而無間矣然要知一是個甚周子曰故神守  
神而至於我即一則無我矣是神也與精為依附  
精亡則神與之俱亡故聖人貴精貴精者無勞爾  
形無搖爾精不使之喪失於外矣故素也者謂其



一矣倫却理也而合乎天理則亦天而已矣此聖人所以貴精也素者無雜精者不虧惟真人能之

呂吉甫曰繕性音善字法於俗其患常在蓋生而失其初而又俗季以求復之則滋遠矣滑欲於俗其患常在難害以離其明而又思以求致之則滋昏矣恬者安之而不知其然以是而養知非思以求致其明也生而無以知為而

不雜於物也純也者謂不虧其神也體純素則神存而精自固而真常不壞之體全矣謂之真人不亦宜乎

### 外篇繕性

#### 恬智交相養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救蒙音心昏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音定慧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音下同然知我有生之初本來知與恬交相養而後得其性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音和則無仁也道無不理音順則各義也義明而物親音義明於中而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

不用其知安之而不知其然以是而養恬非俗季以求復其初也易之神明老氏之恍惚莊子之恬知其實一也古之治道者未有不以是交和養而能至者也恬之失在昧則無以發其明曉知之失在綴則無以復其混冥二者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非自外至也通於天地者德則和也行於萬物者道則理也德之本和而其用无不容

由中發外而樂也便是樂則生矣反之自得樂也生則惡可已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音是動容周禮樂偏行而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使萬物各正性命德則不冒音法則不以德冒此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 陸方壺云

繕修治也滑汨亂也性非學不明而俗

可以求明謂之俗者對真而言言俗學障性俗思亂明凡為此者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一句最好乃繕性求明之要訣認取知字即本初之元性也儒者謂之良知佛氏謂之覺性道家謂之元神可以恬養之而不可以俗學障之俗思亂之恬者無為自然之義蓋能以恬養之則一定之中自然生慧日用之間本體瑩然莫非真性之發越纔認得性便屬識神已不是性故生而無以知為生即周子所謂神發無以知為者常自混冥緇其光而弗耀也又謂之以知養恬何者用之

則為仁道之體  
理而其用无不  
理則為象明  
而物不待不親  
忠也忠純實而  
非偽樂之所由  
生信則有諸中  
形諸外而為文  
禮也禮者忠信  
之薄而亂之首  
也夫萬物各正  
性命則自象已  
使矣所謂德矣  
以胃彼為式禮  
樂備行則道德  
廣遠而不能无  
胃則物必失  
其性天下所以  
用之任其自  
家曰有知死

則不能恬無以知為則恬者常自恬矣即恬之時  
知在恬即知之時恬在知故曰知與恬交相養而  
和理出其性之和即德也理即道也德而無所不  
於是物親則各盡乃心而無所不忠之名所由立矣忠  
明而物親則各盡乃心而無所不忠之名所由立矣  
純實而反其情以歸於性則樂之名所由立矣信  
容體之所行而順其自然之節文則禮之名所由  
立矣凡此者自和理中出如木之有根華實並敷  
而不得謂之偏行則人皆逐末忘本而於俗學之  
支離而天下於是乎亂矣彼正而象已德德則不  
冒此句難解象晦其明也冒蓋覆之義如各正性  
命之正言德乃人人之所同具以恬養之則各正  
各足象已德正以恬養之也如是則我無加人之  
德無蓋世之善天下誰不正者誰我正者我與天  
下皆相忘于無為自然之天此大道為公之世也  
故物不失其性佛語如是戒度無量無數無邊眾  
生實無眾生得戒度者  
亦象德不冒之義也

### 禮樂行而天下亂

然而已物皆然  
故至一也夫德  
所以下衰者由  
聖人不繼世在  
上者不能无為  
而養无為之迹  
故致斯弊也順  
而不一言已失  
一惑不可解故  
釋而不推順之  
而已安而不順  
安之於其所安  
而已聖人无心  
任世之自成  
之享薄皆非聖  
也聖能任世之  
自得耳豈能便  
世得聖哉故皇  
王之迹與世俱  
遷而聖人之道  
未始不全也  
呂吉甫曰自燧

古之人<sup>燧人義</sup>在混茫之中與一世<sup>不離</sup>而得澹漠  
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sup>萬籟俱寂</sup>鬼神不擾<sup>安其</sup>四時得  
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  
至一<sup>無知</sup>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  
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  
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  
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sup>失</sup>源<sup>淳</sup>醇散朴<sup>離</sup>道以善險德  
以行然後太性而泛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  
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  
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人至唐虞則治  
化之流變時散  
其時有厚薄其  
應不同所謂大  
道無有仁義智  
慈出有大德也  
夫道無不善有  
所謂善則不合  
矣德無所行有  
所謂行則不夷  
矣

郭象曰道以不  
貴故能存世然  
世存則貴之貴  
之道斯喪矣道  
不能使世不貴  
而世亦不能不  
貴於道故交相  
貴也若不貴乃  
交相與也今所  
以不隱由其有  
情以與也何由

而與中元賢也  
隱故不自隱者  
若自隱而用物  
則世道交相與  
矣何隱之有哉  
莫知反一以息  
迹而遂迹以求  
一愈日迹愈失  
一斯大謬矣雖  
復起身以明之  
間言以出之顯  
知以發之何由  
而交與哉極所  
以交與也時禽  
大行此潛漠之  
時也反一无迹  
謂反任物性自  
一故无迹時禽  
大旁此不能潛  
漠之時也雖有  
事之世而聖人  
未始不潛漠故

郭子玄云燦人以下皆不以恬養知而有以知為  
其性矣猶順也再衰則安而不順不順是以有坂  
泉涿鹿之師險德如孔子所謂危行去性從心道  
心微而人心危也心與心識者從心起識曰以心  
可也知不足以定天下而又益之以文傳文則滅  
質博則溺心於是乎始有偏行之禮樂爭逐於末  
而忘其本是以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而復其初  
蓋至是而世與  
道交相喪矣

根極則身自存

由是觀之俗風喪道道大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  
也道既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既世亦何由興乎道  
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  
之中其德隱矣繳上隱故吹自急古之所謂隱士者

解不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  
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與時命當時命而大行  
乎天下則反一無迹道雖行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  
下則深根退藏寧極安其而待而存此存身之道  
也

李衷一云道喪故道之人不能興乎世世喪故世  
中而如此交喪之道德則既隱矣隱世隱之矣聖  
人不自隱也不自隱正欲以興乎世耳古之所謂  
迹恬淡自然不見有為之迹也根極謂性命此身  
繳上起下之詞又

今人倒置不古若

深根寧極而行  
其自為耳斯道  
之所以不喪也  
未育身存而世  
不與者也  
呂吉甫曰存身  
則靜而已行身  
非旋靜必應變  
而不害乎靜可  
也忘言而知無  
不知去知而德  
无不備危然各  
其所則不待避  
世離物而世物  
无足以累之此  
行身之道也道  
不小行德不小  
識則不少損以  
世不少損以  
更世正已之謂  
全者无以  
志于道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任其真不以知窮天下此  
泊之不以知窮德守其自危然處其所高立而反其  
情也世而反一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有為則德固不  
性已世迹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為小行德固不  
小識有識則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  
正已而物自正音洛樂全之謂得志綴上古之所謂得志  
則所樂者全矣樂全之謂得志起下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  
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  
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猶拒其去不可止故不為  
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波與此同窮達故無  
憂而已矣今寄去儻來者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軒

而謂志之此所  
謂得志之道則  
性命軒冕物之  
寄耳今以其寄  
去而易其无以  
益之之樂則喪  
諸伯秀曰末世  
政失淳和俗趨  
浮薄離道險德  
威道交喪而不  
可復也然後有  
山林之聖人深  
根寧極以期旦  
暮之遇存身斯  
以存道也寄之  
去未无容休戚  
於其間尚何以  
知辨為而其樂  
全志得有超乎  
軒冕之榮者人  
患不知求耳此

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  
之民  
焦漪園云數段迤邐說下亦見文字相生之妙  
其來不可禦其去不可留性命之真在我故富貴  
不與焉而貧賤不與移波此指窮達而言言此樂  
無窮無達在彼在此無有加損與寄來則樂寄去  
則不樂者不同况所樂在寄則雖樂而未嘗不荒  
也就若此樂之恬淡哉世人不知所性之分定而  
惟儻來者之是慕未免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謂之  
倒置之民物倒置則  
全不知本末輕重矣  
外篇秋水  
河伯六問海若  
其一

聖賢如晦乃自全之道也  
郭象曰不辯牛馬言其廣也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茲尚之情先為乎其間也物之所生而妄者多各有極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  
河之量而懸於河懸於海海有星也此餐肆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休大者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水可涯之間不辯牛馬遠望不明於是焉河伯姓馬名夷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海之北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仰視貌向若海神名而嘆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世間道理萬件以為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井中之空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鄉曲之士不可以

快然謂小者為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足是以上下夸跛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遙者用其本步而由乎自得之場矣坐莊子所以發德音也若夫觀大而

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泄海水出外者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此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鮮自少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礪空穴小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也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





今夫天地吾以為至大極吾知之所知而莫窮其大者豈真大乎所謂小者豈真小耶小不為寡大不為多以知量之無窮也我以為窮則所謂窮者豈皆止也哉証夫窮今之皆故則遷而不悶極而不歧以知時之無止也吾安能贊待百年之王則遙而悶者也彭祖以久特問眾人匹之則撥而歧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音元是故大知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音元鄉今故音元亦以身見之故遙而不悶音元明証古今則未耒而不歧音元既往者雖撥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音元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音元竟未生之知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止對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音元何細之定

老也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察乎盈虛則滑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有始必有終有終又有始原始要終而明乎坦途故生而不悅死不禍以知終始之不可故則物之所謂時分終始豈真知也哉知而非真知則所知固不若其所知不知也生而有所知未生則無知則其生之時固不若未生之時也知至小也無窮至大也以至小而求窮至

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音元又何以知陸方壺云音元海若為說一段道理夫物量無窮時無時謂所值之先後分謂此終無故量謂局量無窮時無亡之變故言物皆無一定而各各自足知知者觀於遠近而知量之無窮證於古今而足知時之無窮乎盈虛而知分之無窮證於古今而足知時之無窮此則此者近而彼者遠矣以身之所在而觀之終始之近也如是則遠之未始不為近而近亦未始不為遠以譬大小亦是一樣大亦何足多而小亦何足寡乎故以是而知量之無窮證於古今而足知時之無窮足處見在於今過去為古古即見在之過去也今即過去之見在也然而後之視今亦侯今之視昔古不自古何古而非今是以遙而不悶今無常今有時而為古是以撥而勿歧以是而知時之無止蓋人之常情從前望後待而不得則悶後綴乎前追而弗及則歧故知其無止其忘自息察乎造化之自息也而盈何常盈物固不足為之喜虛者造



大之域是以迷  
乱而不自序也

諸伯秀曰遙謂  
歷時之久撥謂  
推移之速不悶  
無厭其所生也  
不致其求益其  
生也修短定分  
安之而已人固  
不能死生不能  
無知而經云不  
若無知不若未  
生者蓋為世人  
不務自知而求  
妄知不務全生  
而求益生以有  
限而追充窮忘  
素分而布券外  
在己之利害不

化之自消也而虛不終虛物亦何足為之悲故得  
亦不喜失亦不悲知分之無常明乎坦途無有平  
而不破無有往而不復則知生者物之出而往也  
而往者必反其生也何悅之有哉者物之來而歸  
也而屈者必伸其成也何禍之有不禍謂其沒吾  
寧而不崇以是而不崇以是而知終始之不可故  
故者一定之陳迹也言成生晝夜卒始若環不可  
守以為常故曰不可故便不以天壽疑貳其心故  
其生也不悅其成也不禍夫知物物之各足也而  
吾自足之知物之各順也而吾自順之則我即  
道也即我道無方所我亦無方所道無執情我亦  
無執情又何天地之為大而毫末之為小乎然  
而其小焉者何也謂其不知道也計人之所知不  
若其所不知之為妙其生之知時不若未生之時  
為適然其所以然之身者作麼指擬未生之時作  
狀今我所以然之身者作麼指擬未生之時作  
得宜其迷亂而不自適也此至大之域窮而不  
小且矣故惟知量之無窮時之無止分之無常終  
始之無故者則其學問又自觀遠近正古今察  
不外快而將此個學問又自觀遠近正古今察

虛明坦途上體勘將來如是則我雖毫末而不足  
為之小天地雖大而不足為之大故曰何以知毫  
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何一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  
大之域此種公案莊子一生真實受用不得草  
看過惟莊子與莊子  
乃能証此妙哉

其三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圖是信

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目力所不及直

也自大視細者不明見直不明耳非無形也夫精小

之微也埤也盛大之殷也故異便大小異故所此勢之

有也異便之勢所必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

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圖者數之所不能窮

褚伯秀曰精者  
細之極尋者大  
之盛小大雖殊  
皆有形有數故  
有成壞精至不  
有形大至於不  
可圖則非形可  
定非數可分故  
无成壞也夫物  
之粗者可以言  
論精者可以意  
致楚乎精粗則  
言意所不能及  
也言意不能及  
形數不能分者

其唯道乎故大人以利物為先而不以仁恩自多為利動而不賤趨利之人皆述大人之行異乎世俗以至佞諂亦不賤之則君子小人听其兩行是非小大不為力又何爵位戮恥亡足為功懲哉

郭象曰爵祿不足功戮恥不足辱外事不棲於心也知是非細大之不可分故玄同也任物而

物性自通是則功各歸物矣故道人不聞得者生於失者也物各无失則得名去故至德不待大人任物而已故无已約分之至者約之以至其分故冥也夫惟極乎无形而不可圖者為然

陳詳道曰聞非聞彼得无所得至於无已則吾喪我夫尚安有物哉非約之以

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精之至也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謀貨財弗爭不多辯讓事焉不借人亦不資人不多食乎力亦不盡用力以自養不賤貪汚行殊乎俗其行實異乎人不多辟異僻同而不為力以自養為在從眾由由為與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音紀字法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

陸方壺云

信情乎言有是實理乎否也不知自細視大者不盡惟不盡是故謂其不可圖

自大視細者不明惟不明是故謂其無形由是觀之大小之勢異便有若然耳然論精論粗皆有所不能分耳曰不能分非無形也但小之微而數有所不能分耳謂之精矣若夫不能圖皆可以言論而不可以意致則精矣猶未也若夫不可以言論而不可以意致則粗矣此與中庸末章論不顯之德同旨蓋大人之心虛靜恬淡無欲厭無取舍故其行也雖不害人之門亦不以仁恩自多其動也雖不為利而亦不以賤之非玄同也雖不贖貨而好爭矣而亦不以賤而賤為多雖有借人以舉事矣而亦不以食力為貴且人有貪汚之行亦不賤之謂如上文所止爭財而人不以為多為在從眾則多有辟異之行人皆多之而不能為之辱也如此世爵之不能為之勸也世戮之不能為之辱也如此老子所謂得者同於得失者同於失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貴不可





斯五帝三王之所以不同也

猶伯秀曰殊器之異用殊技之異能殊性之異便不可以鑒論也若師治而无乱師阴而无陽非明乎天地萬物之理者也禪繼順逆各因其時而已不必多言也後使言之僅論其迹耳又惡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哉欲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者當於未始有物求之

呂吉甫曰孝者平日係於有物一聞道无貴賤則收為不為薛受取舍之際莫知所從固其宜也所謂貴賤者是物之反衍而已非道也反則有姓反為貴姓為賤衍則有姓衍為貴耗為賤則當放志而无拘、而志則与道大蹇而不通矣所謂少多者非道也謝則有榮謝為少榮為

分之不定即此可與知矣然曰定者決定其為不定也又以人之趨向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非而是也非也又有未定也知堯桀之仁暴自然而非相非則人之趣操觀矣蓋正人指邪人為邪也人亦指正人為邪但趣操不同而分是非凡如此皆於不分之中妄有分別彼勝此負卒無窮已道之所以為日喪而人心之所以為日漓也又孰知是非之不可為分而細大之不可為倪乎言讓美德也在堯舜則為貴而在湯武則為賤矣爭讓名也以白公則為賤而在湯武則為貴矣如是則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在湯武則為貴矣如是則即物理而論梁麗之行貴賤有在湯武則為貴矣如是則騶騏驥日馳千里而捕鼠不如狸狸鵲夜操蚤察毫末而畫不見丘山物有殊器物有殊技物有殊性大有所能小有所拙用於此者或廢於彼何至而倪貴賤何至而分大小猶之天下無常是之理是於此而或非於彼古今無常治之世理於前而或亂於后若也師其是而無非師其治而無亂乎是不明於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也明矣然則倪貴

賤分大小執有方之見而不知無常之變者何以異是且夫貴賤時耳當其時則貴失其時則賤即帝王之禪繼而視為莽為懿亦禪繼耳豈知一差其時一逆其俗則人以篡夫目之亦何取於禪繼而貴之手默也乎河伯愚知貴賤之為一門小大之為一家乎蓋一門一家信乎其不可分也

其五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既無是非貴賤則我何所適從何不為乎吾

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

是謂反衍字法無拘而志自拘束與道大蹇與道何

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

有君如見其無私德由同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如承其無

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音珍兼懷萬

多施則有欲施  
為多欲為少當  
行而无一而  
行則與道參差  
而不當矣无私  
德則於所居之  
人无所獨賴无  
拘而志之謂也  
无私福則於所  
祭之人无所德  
与无一而行之  
謂也无所珍域  
与道通而不大  
塞之謂也其說  
承翼是謂无方  
万物一齊与道  
當而不參差也  
時其成則不知  
終始之不可故  
位乎形則不察  
乎盈虛而不知  
分之无常也年

物其孰承接承翼扶翼是謂無方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  
長天道無終始物有或生而物則有不恃其成不敢居  
也一虛一滿有數有虛不位乎其形不致守其年不可  
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  
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  
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

陸西星云

言既如此不生分別則我之辭受取舍  
以道而現何者為貴何者為賤蓋有貴有賤皆世  
諦也因有貴賤則貴以賤賤以貴承貴相傾相役  
出入有碍如何得寬反之於道無貴無賤則自寬  
矣故曰是謂反衍者寬義慎毋以世情作見以  
拘爾志與道為梗矣故曰無拘而志與道大塞如  
此無貴無賤各足其足何所自少何所自多如人

不可言故選而  
不門不可止  
故而不改消  
息盈虛終則有  
始則天行而已  
是所以語大道  
之方論万物之  
理也奈何係心  
於辭受取舍之  
際執若驟若馳  
言變化密移則  
係心於為不為  
之間固將自化  
安排而去化之  
謂也

屏謝世而不施者故曰是謂謝施蓋施則有多  
少謝而不施則何多之足云乎慎母執一而行  
而與道相背馳也故曰無一而德也故又為之  
無拘曰無一則無方之德也故又為之形容然乎  
若國之有君而無私德由之乎若祭之有社而無  
私福泛之乎若四方之無窮而無私畛域兼懷萬  
物孰承翼之而無私係係無窮則萬物齊一而長  
短大小皆非所論矣夫道無終始而物有或生故  
將自其不變者而觀之若可持以為常自其變者  
而觀之則不敢持乎其成而位乎其形何者四時  
之序成功者退去而不可追者年也流而不可止  
者時也天地之化消息盈虛如循環終則有始  
以是而論則大義之方萬物之理盡在是矣且物  
之生也若驟若馳無有動而不變者無有時而不  
移者人居大化之中何所執乎何為而  
何不為夫亦順其自然之化而已矣

其六

章法句法音耶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既听之所為又北海若曰

郭象曰何貴於  
道以其自化也  
知道者知其无  
能也則何能生  
我々自生耳而  
四支有体五臟



精神已不為而  
自成一矣又何有  
意乎生成之後  
執達斯理者必  
能達過分之知  
貴益生之情而  
乘變應權故不  
以外傷內而不  
以物害已而常  
也故心之所安  
則危不能危則  
意無不適則苦  
不能苦也非謂  
其薄之者雖心  
所安亦不使之  
犯也察安危知  
其不可逃也寧  
禍福安乎命之  
所遇也謹去就  
去就之非已  
也不以害為害  
故莫之能害矣

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權必明乎進退明存亡之權  
於權者不以物害已物莫能傷之至德者火弗能焚水弗  
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  
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  
內天道人在外人道德在乎天德在於順知天人之  
行知天內人外則本乎天德而立位乎德音踰躅句法踰躅而屈伸  
則達理明權句法反要而語極此反乎道之要也曰何謂  
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  
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狗  
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真在性

天在人在外  
者天然在內而  
天然之所順者  
在外苟當乎天  
命則雖寄之人  
事而本在乎天  
也若乃支作過  
之分軀步失節  
則天理滅矣不  
因其自為而故  
為之者舍其安  
在乎所得有常  
分殉名則過也  
反其真者真在  
性分之內也

呂吉甫曰變以  
一足為易辨蛇  
多足之難蛇以  
多足為易辨蛇  
无足之難天機

陸方壺云

此承上言順其自化則何物不在自化

此一問又甚好不知惟知道者乃能順化故守經  
行權而不失乎已故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  
者必明於權理謂盈虛消息之理權則所以善其  
用於不窮者也夫人莫不有命而惟順受其正者  
乃為自化若推而納諸君獲隘之中而莫知之  
避與彼立岩墻犯桎梏者要皆不達權變之人自  
取禍戾者也是以聖人無域地謂明於權而不以  
物害已也且如語至德者謂火不能焚水不能溺  
寒暑不能害禽獸不能賊豈謂與之相薄而物不  
能為之害哉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而  
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在內言主張之  
者在外言幹旋之者德在乎天在外在內言主張之  
出天人二字見天人相須以有成又恐不知者以  
人勝天加以安排造作之私急為改轉無以人滅  
天無以故滅命故故者有心而為之有心即非自然  
自然之謂命也即天也無以得殉名得謂已德喪  
於為名者多曰無以者不以千金珠璣彈鳥  
雀也三句道理甚正孔孟之謂不過是也



所動莫知其然則其唯易豈在

於多少有無之

間哉由是知風

目與心莫非出

於自然若河伯

之區：計夫貴

賤少多何足以

與此

郭象曰物之生

也非知生而生

也則生之行也

豈知行而行哉

故足不知所以

行目不知所以

見心不知所以

知悅然而自得

矣達速之節聰

明之鑒或能或

否皆非我也而

羣動一天機

夔憐音賓蛇蛇憐風風憐目目形綴於此目憐心

則質幽為音零夔謂蛇曰吾以一足明流於彼跼蹐音零而行予無如

矣音如無如我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蛇曰不然子不見

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

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机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

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机之

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脇

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風貌然起於北海蓬七然入

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七然起於北海

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音積鰭音積也藉音積我亦勝

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

勝為大勝也即人衆勝天意為大勝者心目隱唯聖人

能之

陸方壺云夔一足蛇百足蛇無足皆能自行然夔

能至狹以形用也心則無形而自行目則不行而

周遍說此數重直是構思奇絕中間噴唾之喻尤

非人思慮所及者却就風上說出個用小勝以為

大勝正與聖人能小能大能柔能剛者同一妙用

仲尼語由以命

孔子遊於匡音衛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

陳景元曰孔子

遊匡宋人圍之

所謂指晒皆勝

我也及其知非

請辭而退所謂

大勝者也  
郭象曰將明時  
命之固當欲寄  
之求端也時勢  
適然者言先為  
勞心於窮通之  
間也漁父獵夫  
血氣之勇情各  
有所安聖人則  
無所不安矣知  
命非已制故无  
所用其心也夫  
安於命者无注  
而非逍遙矣故  
雖匡陳姜里无  
異於紫極問堂  
也

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  
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  
無窮人非知得也太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  
時勢適然無為勞心於窮通之間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  
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  
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  
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命有所制矣無  
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  
辭而退

林肅齋云

此段只言時命自然非人力所預知道者又何惧焉中間以漁父獵夫烈士比

聖人亦自有理由處矣令其止息不必言之意制命猶言造命

魏牟闢公孫

公孫龍趙人當時辯士問於魏牟

魏公

曰龍少學先王之道

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

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

子之言汙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

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

笑曰子獨不聞夫塹井之畫

音蛙

水虫似

乎謂東海之鰲

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

音亦音移

入休乎缺甃之崖赴

音附旋寒

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科斗莫

之自足於蓬蒿也左足未入右膝已縶明大之不遊於小非樂然也以小羨大故自失物各有分不可強相希效也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言其无不至也夫將无窮者非辨察所得非其任者去之可也以必致疲兩失之矣

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埳井之樂。此亦  
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鰲左足未入而  
右膝已𦐇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  
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  
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  
加損。夫不為頃久音老早猶云晚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  
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音渠鵲境同規  
規貌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  
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螭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  
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

黄泉而登大皇<sup>音泰</sup>。

深入無東無西始於

求之以察索之以

辯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徃矣且

餘子之學行于邯鄲趙國都與未

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

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sub>音怯</sub>呿而不舍

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瓮缺而成崖者接腋持頤蛙赴水則以缺  
 匯與茫同瑱井壞井也井幹井攔也缺

兩腋拍水如接物者然持頤緊閉其口也此四字分明寫出一個水蛙跼小足也還回顧也軒水中

不知這老胸中  
如何有言多劣  
相即失行之  
喻尤佳

郭象曰神龜之  
喻言性各有所  
安也

呂吉甫曰莊子  
不知有死者也  
而云此者以救  
時之趨利而忘  
生唯二大夫之  
知足以與此  
醉伯秀曰莊子  
醉召以神龜為  
喻昔陶隱居画  
二其所以各

一拘於輶繩  
一優時水草亦  
此意

郭象曰據於國  
中揚兵怒旅也  
鵲雖之喻言所  
好不同願各有  
極也  
陸西星曰世道  
交情現此癸一  
笑莊生直為千  
古寫出鄙夫患  
失之態只以一  
字形之妙於管  
見搜成疏謂搜  
索國中郭註則  
以搜為撥矣夫  
鵲得腐鼠而赫  
又何足以語練  
突醴泉之味碧  
梧高黎之棲

赤虫斗蠶子也時行止也繫拘率也逡巡而却  
小不能容却步而退出也十年九潦八年旱看  
他下語活處若他人徑謂九年水而七年旱矣  
蚊蚋也商鉅馬蛭也一時之利謂利口也毗啗也  
大皇天也蚘黃泉而登大皇謂窮高極深也文冥  
溟滓之先也大通大道也未丁之夫曰餘子固能  
謂彼國之所能去開口也逸逃遁也此  
與下三段無甚深旨直訓其字而已

### 莊子辭楚召

莊子釣於濮水其適楚王威使大夫二人往先焉

先容曰願以竟內累矣言以四境之內莊子持竿不顧

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笥藏之以巾

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

其生而曳尾於途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途

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途中

### 林希逸云

死留骨生曳尾之喻真是奇特  
濮陳地水也先焉先宣其言也

### 莊子辱惠子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

相於是惠子恐搜索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

曰南方有鳥其名鵲鵲子知之乎夫鵲鵲發於南海

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如醴

不飲於是鵲得腐鼠鵲鵲過之仰而視之曰赫今子

欲以子之梁國而赫我邪

### 陸方壺云

鵲鵲鳳鵲也練實竹實也赫恐奪其食  
而為此声也以鵲之腐鼠而赫鳳比惠

子以因相而嚇我不知此老何處得許多好譬喻  
自莊子而下為文字者無非竊其機關這一部書  
天地間如何少得莊子與惠子最相  
厚想此事未必有之特戲以相訊耳

循本論魚

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水石絕水之上莊子曰儵魚音條

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

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

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

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

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陸方壺云

此一段甚有辨才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惠子曰子之與魚水陸異處初非族類

郭象曰莊子謂  
子非我尚可以  
知我之非魚則  
我非魚亦可知  
魚之樂也惠子  
舍其本言而給  
辨以難莊子尋  
惠子之本言云  
非魚則無緣相  
知耳今子非我  
也而云汝安知  
魚樂者是知我  
之非魚也苟知  
我之非魚則凡  
相知者果可以  
此知彼不待是  
也云後知魚也  
故循汝安知之

云已知吾之所  
矣而不知其周  
濠上耳豈待入  
水執夫物之所  
生而安者天地  
不能易其處陰  
吹不能回其業  
故以陸生之所  
安知水生之所  
樂未足稱妙耳

何所從而知魚之樂也莊子知借其言而復之曰  
子非我也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耶惠子善辨者也  
又借其言而轉之曰我固非子我不知子固矣然  
我與子猶人類也尚以爾汝形骸之隔而不相知  
何况魚為非類乎如是則子之與魚全無相知之  
理矣莊子到此方以正對曰請循其本言我今與  
子反覆辨論取給於口皆為枝葉之談非本論也  
若尋其本論已知子知我之知魚矣而猶問我者  
正欲得所以知魚之故不知物理人情自是可推  
我居濠上而逍遙則濠之下者不言可知是以不  
待與魚同類而後能知其樂也蓋莊子善通物情  
故一休同觀若此後來者若茂叔之規窓草子厚  
之听驢鳴  
皆得此意

新刻葵陽黃先生南華文髓卷之六

葵陽 黃洪憲 輯

緱山 王衡 校

外篇至樂

得無為而後樂

音洛下同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句法今奚為

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

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

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

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

郭象曰忘顧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為有樂耶而至樂無歎將以為元樂耶而身以存而無憂為樂避虞去就樂惡擇此八者莫足以活身唯先擇而任其所欲乃全耳凡服味色声失之无傷於形

而得之有損於  
性今反以不得  
為要故愚也內  
其形者知足而  
已親其形者自  
得於身中而已  
夫遺生太後能  
忘憂也而後  
生可樂生可樂  
而後形是我有  
富是我物豈是  
我榮也列士見  
善矣未足以活  
身善則過當故  
不周濟

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  
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  
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跡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  
者<sup>音昏</sup>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sup>變換</sup>  
烈士為天下見<sup>音現</sup>也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  
善耶誠不善耶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  
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sup>音存</sup>踵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  
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sup>結前</sup>今俗  
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耶果不樂耶  
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趨者<sup>音鍾</sup>誣誣<sup>趣死</sup>然如將不得

諸伯秀曰踵循  
低蹲而順循之  
也忠諫勿爭徐  
有以開悟之則  
君无過幸臣不  
其我君臣之盛  
也若夫子胥因  
爭以殘形亦因  
以成名誠有善  
耶无有即現俗  
之所樂果樂耶  
不樂耶吾以无  
為誠樂矣而世

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  
無有哉吾以無為<sup>則</sup>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  
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sup>以世俗之</sup>  
不見其是以為非彼不自以<sup>樂為是則</sup>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  
為非天下是非果不可定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  
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  
而無從出乎<sup>無極之所</sup>芴乎芴乎而無有象乎<sup>自無</sup>  
象乎<sup>太極之</sup>萬物職職皆從無為<sup>子法</sup>故曰天地無為也而  
無不為也人也<sup>則人亦了</sup>孰能得無為哉  
**陸方壺云**<sup>二無有哉反詰之詞言快是有也今奚</sup>  
<sup>為奚據正詰之詞與屈原卜居孰吉孰</sup>



俗以為大吾則其向背可知故以知至樂無樂則俗之所樂非真樂也至善無善則烈士之所爭非真名也夫後安於無為而可以定天下之是非矣故欲求至樂活身者惟無為而清寧故萬物皆化人而無為物惡得化哉

凶何去何從同一意旨天下所尊者以下言世俗有此四等一句斷殺其為形也亦愚哉為字作去聲讀愚者以物喪已富者苦形動作數變積而不得盡用身或則財為無用矣其為形也不亦外乎貴者曰夜思慮善否以死生身固位而天下有可以活身無有哉竟不之思則其為身也不亦疏乎壽者負此有憂有患之身惛惛不戒何自苦也而猶有求為引年之術者其為形也不亦遠乎烈士砥礪名節視死如歸不求自見於天下蓋善矣非善之善也故曰忠諫不聽則當遠巡却太而勿與之爭此活身之通也而子胥乃爭之以自殘故夫名不爭不苑名不爭不成果有善無有哉於此當自決擇可也今世情之所趨與吾之所處大率相反吾未知世俗之所趨果樂無有也吾以無為樂誠樂矣而世俗之吾如世俗何哉故曰至樂無樂世俗之所樂真非樂也至善無譽烈士之所爭真非名也天下只有苦樂二種徂於樂者見樂而不見苦雖然下一轉語無為可以定是非蓋無為則無所於樂而不見其苦矣故至樂活身者惟無為庶幾可以自存是無為也天以之清地以之

宰物之生然又須要認得此無是個甚麼即無名天地之始未始有天未始有地者故反覆而為之詠芒乎芴乎象帝之先而無從出乎蓋無則真空無象矣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芒即混芒之義芴即沕稷之義我我繁殖也天地以無為而生化萬物是天地之無為而無不為也人也天地之心也焉能得無為哉知無為則虛靜恬淡而不以苦為樂矣

死生如四時行

惠子以友誼故弟之

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音據以節音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也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

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

何能無槩然東乳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

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

原其始生時已知有生必有死而本无生矣

生即告子生之謂性之生

郭子玄曰此段正好與內篇泰生主中泰失三號大宗師中子紀子桑戶孟孫才等章參看未明而舉既達而止斯所以誨有請者將今古至理以遺累也

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知覺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歟歟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陸西星云

無槩然言焉能情不槩然與世人同哉

俗觀之直謂不近人情害義傷教不知此種無情學問究竟性命者緊要得力正在於此一切世人皆以恩愛而生貪看逐有種亡無明煩惱不自解脫生歎輪迴莫不由以韓退之云持被入省中碩妻妾刺口語不休說盡世間兒女態度莊子直為斯人截斷恩愛煩惱蓋於生或閑頭說個無生法不常與寒暑晦明同一代謝何足閑情妄生悲喜古之至人利害不干於心而生或無變於已只是勘得破立得住八風五欲煎炒不動金剛經世尊道我昔為歌利王極惡無道君割截支體於爾時無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以故不生嗔恨方

於忍辱波羅密中保有進步吾儒中若曾子易簣子路結纓亦是此學問真實受用自身尚然何況外身而現化者以處莊生猶為惠子俯拾兩句曰當其始成我亦何能無槩然以為不達於命故止也猶為方便說法直恐驚倒惠子若使二子針芥相投直須說個我尚無我涕後何出後之讀莊子者不於此處着眼何處着眼不於此處認取學問何處尋學問做方壺外史急為帖出為莊生立此一段公案莊子灰妻心切也諦聽諦聽急為提撕早達却是外吏老淒心切也諦聽諦聽急為提撕早達八刻何故無情說法無情受擬議商量終不堪

生如塵垢

支離叔與滑介叔

支離忘形滑介忘心觀於冥伯之

丘冥伯猶文選冥漠君崑崙之虛其基黃帝之所休

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

羅勉道曰柳者障樞之柳也注同入墻置翼注罔柳衣也支離叔與滑介叔現於墟墓之間意想所欣修有障樞之柳出於左手所肘處不祥之徵殆將死矣故云或以柳為楊柳之柳恐於文素不相貫息處

陸西星曰先示

有精然後尋至

理以遣之若云

我本无情故能

无受則夫有情

者逐自免於遠

痛之域而幽困

者要樂之嘆矣

郭象曰舊說云

莊子樂死惡生

斯說謬矣若夫

何謂齊乎所謂

齊者生特安生

死時安死生亦

之齊齊則无

為當生而憂死

耳此莊子之旨

也

呂吉甫曰原始

要終故知死生

之說以其一体

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

之而生生者塵垢也

垢之集耳

死生為晝夜

理如晝

驚懼灰化也

且吾與子觀化

之化

而化及我我又

何惡焉

陸方壺云

觀黃帝之所休則心灰形塵如土壞而

不覺柳之生其時也柳場柳也味意柳

風火四大假合生者以骨介為事則其初不免驚

而惡之終知其生之為假借塵垢又何

患焉古之所謂觀化者其道蓋如此

疾有南面王樂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

音獨

髑髏音髑髏

然有形擻旁以馬

捶馬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

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

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

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

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

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

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縱

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

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

子問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瞋蹙頰曰吾安能

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陳景元曰此生

者以世事為樂

死死者以人間

為勞唯超生死

者可以論其大

槩矣

王旁曰未必无

為者至樂所以

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為者至樂所以

缺未必有為者  
至樂所以全

陸方壺云此自老子天下大患為吾有身自吾無  
身復有何患上撰出一段寓言直是戲  
刺若真謂莊子有生或欲厭  
之心則又痴人前說夢矣

### 以海鳥喻齊侯

郭象曰不可損  
益故當任之而  
已內求不得將  
求於外舍內求  
外非惑如何不  
一其能不同其  
事者言各隨其  
情也突而適故  
條達性常得故  
益形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  
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  
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不可以懷大綆短者  
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  
也夫不可損益命與形得於天各有一定不易吾恐回與齊侯言堯  
舜黃帝之道說齊侯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波將內  
求於己而不得說齊侯感化之不得則惑人惑則惑則將有非我

千里捕鼠之殊  
投夜明登暗之  
殊性此先聖之  
所以不一其能  
不同其事也名  
正於實則無過  
實之名豈設於  
適則無過施之  
義條達則隨其  
條之短長而不  
求通求通則不  
達矣福持則因  
其分之小大而  
不過過此則  
不待矣

陳景元曰受命  
自然不可勘成  
其狹小囊詎能  
容大豈能定分  
不可廷適其後

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爰居止於魯郊魯侯御而醵  
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  
悲不敢食一嚮音集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  
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穴  
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鰭音秋由鰾音杭隨行列而止委蛇  
而處波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饒饒為乎咸池九韶  
之樂堯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  
聞之而下入人卒音律也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  
生人處水而灰波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  
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

短綆詎能引深  
海鳥之驚九韶

如齊侯之驚皇  
道也人有貧愚

故莫能一事有  
古今故莫能同

名安不越則有  
條而不塞又理

適用則去而  
不危矣

郭象曰未嘗死  
未嘗生者各以

所遇為樂果養  
果歎乎歎養

夫未有定在  
則有幾言變

化種數不可勝  
計有得水則為

豎至皆入於机  
言一氣而萬形

有變化而无死  
生也

陳景元曰為陵  
寫此有情入无

情蓋物有相胥  
去不可聚倫至

情七有情手奚  
有情復痛无情

也羊蹄菜豈不  
笋老竹比合兩

无情相交而生  
青寧形似刺蝟

俗云敗竹園多  
刺謂是也尸子

云越人呼豹曰

達而福持

達而福持

陸方壺云

顏子以訖

侯短小之

不可以堯

強之術則

侯之不可

一人之能

造不可同

求實則無

而不得之

常在於已

萬物之出

列子行食

子與友知

不嘗榮嘗

生也若果

養乎不果

歡乎不為

人惑則疾言人既惑于我之言則將謂

我將不利於波國而罪我者至矣孟借

遊士諸布袋也綆井繩也俞齊

之道說之以鳥設喻謂魯侯

夫物有殊性人亦宜然魯

其好惡異也古之聖人不

事知其命有所成而形有所

故求實於名設象於造因名以

之嫌矣因適以陳象則無求

者條達財持福

則疾之患哉

音塞

音塞

音塞

音塞

音塞

音塞

音塞

音塞

音塞

音塞

音塞

音塞

音塞

音塞

音塞

音塞

音塞

音塞

音塞

音塞

音塞

音塞

音塞

音塞

音塞

江通曰夫萬物之生或以想而有因濕而生者以合而感由化而成者以离而肅情想各离更想交易或大或小皆出入於机而均含至理无以相異也所謂机者果何物哉萬物着之何而出入哉然而出入隱顯机則

一、機。機，由出  
入而運，不可謂  
出入為機也。亦  
不可謂出入而  
求機也。一出一  
入而神機運矣。

棄世則無累

外篇達生

呂吉甫曰生之  
所無以爲非所  
待而生也知之  
無所奈何知所  
不能知也凡形  
不養者以其生  
之之厚不皆在

達生之情者。明於養生之實理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  
情者。明於安命之實理者。不務知之無柰何。養形必先之物。物

物之不足此生  
亡者以其動之  
死地不皆在形  
之雖生由是知  
形果不足足以  
存生則世奚足  
為然不可不為  
者人安能免為  
形者何世而無  
累无累則正平  
正平則不以為  
形為事而無疲  
更生得所謂更  
生者則幾存矣  
事本不足棄不  
棄則累於事而  
形勞生本不足  
遺不遺則役於  
生而精虧形全  
復則德同於  
天或形於

有餘養生之物而形不養者有矣有生必先無離  
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  
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之喪夫世間  
此骨肉之形足以存此主形之生不知而養形果不  
此生也成而形不能却去而形不能止而養形果不  
足以存生則是奚足為哉雖不足為養形之事而不  
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而人生世間衣食交際所不  
在所不免夫欲免為形者莫知棄世莫如寂滅無棄  
為累大矣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攝生坦途達正平則與彼更  
生則與造化更生則幾矣生則度幾乎達事奚足棄而  
逝相生生矣足遺棄事則形不勞蓋棄其半則遺  
生而足棄乎矣

是也其散則  
物之所以成始  
男女構精萬物  
之所以化生是  
也合則不虧散  
則能移不虧固  
精矣能移則入  
精以其所零於  
天者反以相天  
則所謂存生者  
豈不妙哉

生則精不虧遺其生則無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不  
勞而全精不虧而復則與天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  
蓋萬物稟精於天受形於地合則成體故精與形合則  
地天地為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故精與形合則  
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贊助天  
之造化

陸西星云

情實也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夫人莫

也故惟達生之情者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竟不  
務其無以為者以為養夫人莫不知命之當安而  
一有僥倖之心非全也故惟達命之情者則順其  
自然而不務其知之無可奈何者以倖免何者嘗  
試論之養生必先於養形養形必先於養物或富  
貴而夭折則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則  
有生生與形不相離也而吾生也者形之所以為形者也生  
而死亡者有之矣生也者形之所以為形者也生



劉榮曰累可去則世於我也何有世可舉則我於形也何義不有於世不義於形則達生達命至矣

羅勉道曰反以相天叶韻汀移即上文更字言能與之更移也生本且耳精役後世事我失之今欲更生則又具此精矣與我此生者天與我此生是相天也

江適曰至人不難於直者也直在內則萬物皆足以易之矣所以入水不濡入火不焚登高不慄者也閔尹以謂至者必為純氣之守蓋純也者謂其虧其神者也不虧其神是所以為真也彼智巧果敢有心於勝物也內藏精慮外時盛氣雖一節片休

之來不能却生之去不可挽悲夫此形若傳舍耳世人但謂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之果不足以存生也則尚奚以備物致養為哉然雖不足為也而有不可不為者在焉不可不為則其為不免矣焉有求則有君故朝夕則思累者乎何者有身則有求仰則思事畜交際則思往來亦世人之所不廢者欲免為形之累則莫如棄世棄世者斷絲簡事損之損而無為而後與道相應如是則幾矣何者世是則正平如是則與彼更生如是則幾矣何者世累而正平則一個虛靜恬淡寂寞無為造化便成他不得更得個活身的道理故曰則更生則幾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此句是問辭復自答云棄事則形不勞恐勞其形故棄其事也遺生即老子所謂不厚虧怨搖其精故遺其生也遺生即老子所謂不厚其生不益其精故遺其生也謂精不虧則精復矣形不勞則形全矣天地之所以長久不過形全而精不虧耳常清常寧是形之全也常順常健是精之固也今

也精復而形全無不與天為一乎何者天地與本同一氣如父母然氣合則聚而成形天之未始不為人而散則返於無始人又未始不為天也雖曰成形而虧其者多雖曰成始而返始者鮮矣故惟形精不虧之人乃能入無出有而生變化喻如能以大傳薪心雖盡而火莫之能窮故曰是謂能移精則不惟合天而反以相天

聖人神全於天

子列子問關尹尹名喜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遊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戰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元氣之操存非知巧果敢之列非謀計巧果決居也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貌形象皆物也皆滯於有物與物何以相遠物滯而色者

將不察天地之問水火豈度可近哉唯旋氣內守則知見旋復現听內藏莫知其為水火與之為一體矣其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貌象声色皆謂之色者凡物自無而生有必始於流動而生色太素具而形質始著太素既不能於太始又安能至乎先哉唯物之足以至乎先有形者皆屬造化

不通何以能若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象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有彼色象之物焉得而波將處乎不淫之度至人寂寞無為不馳佚而藏乎無端之紀動靜之倪樂而身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鬼神莫測而神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夫是無端之紀也萬物終始一其性養其氣合其德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以通乎夫若是者若此等其天守全以言其然完其神無卻以言其神則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具也其神無卻無所卻隙也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墜而不神全也乘亦不知也乘車之時墜亦不知也持亦醉

其易行不遠萬物自然之數者不深之度也迎之不見其守隨之不見其尾者無端之紀也行乎萬物而萬物得之以消息滿虛其際不可終者萬物之終始也一其性則不耗合其德則不散若是則能上與造物者遊則能天矣天則神矣其天云云夫醉者之於車乘醉音莫之知神之所以全也神

而不死宛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選也物而不神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不室不焚復讐者不折鏑午鏑千將雖有伎也心者不怨飄瓦人怨之是以五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德惟循其天不忽於人自全矣民幾乎以其真民將不幾返於寂冥無為之真乎

陸方壺云潛行不室入金石無礙也蹈火不熱蹇火不焦也行乎萬物之上乘雲氣挾日月躡虛凌空而遊宴自如也蓋至人純守元氣而成身外之身故能如此君但以聲色象貌而言則

全則疾生驚惶  
不足以動其中  
雖墜車也祇能  
傷其形而不能  
傷其神也此所  
謂紀害與人異  
故雖疾不死也  
夫其志全於酒  
徒以洗爵而迷  
其知尔非知而  
忘情者也至於  
不醉則其知歷  
然不復復更之  
忘矣故雖不死  
而侯有疾也若  
真知之无知則  
水火侯不焦溺  
况於墜車耶此  
全於天者斯物  
之莫能傷也聖  
人哉乎是以  
為養生以觀之

亦物而已物則不通何以懸絕若此而足以至乎  
其先乎先即未始有物之先造物之始無正入  
以故惟絳氣之守者乃能以真攝真而成出有入  
無之妙用若色象而巳則又何能至是乎哉夫  
物有造乎不形而止乎無聲無臭者得而窮之則孰  
得而禦焉不形即所謂無聲無臭者得而窮之則孰  
謂未始有物焉者至人之所守乎此而已守之  
道惟處身乎不淫之度而藏神乎無端之紀以遊  
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  
物之所造而巳流佚樂也處身乎不淫之度者虛  
靜恬淡寂寞冥無為常藏此神於淵默之地動靜不  
能化之根抵品彙之樞紐其出入之機莫不由此故  
曰由萬物之母抱一無離合其德以通於天合者  
一而分之分義天者無所却矣物焉得而窒之火焉  
天則天者全而神無之上又焉得而鑲干讐在人而不在  
得而契之萬物之神無所却矣物焉得而鑲干讐在人而不在  
乎操刃者殺人不怨飄瓦亦復如是言此者見無心者  
物也枝心不怨飄瓦亦復如是言此者見無心者

之不取忤於世也使人人皆如鑲干飄瓦之無心  
則天下平矣何有戰殺戮之慘乎修道者知此  
心自自然之妙也是以不關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門  
天之天者虛靜恬淡明其自然之理也開人之天  
者妄起知識鑿其混沌之竅也故開天者德生開  
人者賊生知德謂全其天德之真賊謂加以人為之  
害天以以理善吾生而吾賊之則自絕於天矣吾  
得此理以為生而不能全之則自輕乎人矣不厭  
乎天不忽於人將  
不幾返於天乎

仲尼嘆承蜩

音偃猿 字法音條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僂者承蜩猶掇之也音拾

物之音和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音拾

累丸音九累丸於竿首二而不墜音九三而不墜音九則失者鎔

錙音錙錙之過鎔錙之過也音錙錙之過鎔錙之過也音錙錙之過鎔錙之過也音錙

焦竑曰搬株拘  
李云豎也株拘  
枯樹也崔譔云  
株拘古樹也乃  
疑於神本作疑  
以下文照之當  
作疑今從東坡  
更定  
呂吉甫曰知承  
蜩之道則所謂  
純氣之守者其

用志不分亦若  
是而已  
江適曰學承蜩  
於然先者凡之  
為物可轉而反  
莫適為及能緊  
之而不墜則其  
處身之定執臂  
之審肩志之不  
分可知以是而  
承蜩所以先撥  
之也夫以蟬翼  
輕迅而取之伏  
撥則進乎道矣  
豈知巧之列故  
曰我有道也蓋  
方其處身若擻  
株拘執臂若槁  
木之枝則內志  
我矣不以萬物  
之置則外忘  
矣矣物我兩忘

所失愈少累五而不墜停審猶撥之也乃無吾處身也  
愈時外音攝若擻株拘擻株斷木也身吾執臂也若槁木  
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三句言天地萬物之中只吾不反不測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二句覆  
知有蜩外不復知何為而不得吾有道如蚋蚋為而孔子顧  
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志分則神散用志專  
固凝聚其病僂丈人之謂乎得道而能  
陸方壺云曰蜩承撥手取也病僂曲背之人也以竿黏蟬  
五而不墜則神定而視審役可知矣以是審定持  
竿故能承蜩而不失又當承蜩之時外射欲直內  
志欲寧身如株槁之拘臂如槁木之枝心一於蜩  
而不知蜩之外復有他物也此雖小技而亦有妙

忘其所以可以承  
蜩故孔子嘆之  
云云

理則嘗問之粘物者彼言最忌手顫竿頭搖動則  
物驚而走總之凝定而詳審可以得志於物矣其  
語意正與此同孔子聞其言而喜其有近乎道也  
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病僂丈人之謂乎  
引此以明凝神  
守氣之用也

外重內拙之喻

江適曰水負舟  
者也幸津人之  
操舟而不能學  
其為津人不能  
及其巧也有習  
於水傍於四者  
雖不幸操舟而  
津人之妙可伴  
矣蓋不習於水  
方揚太震悸唯  
沉溺之是虞高  
何舟之能操耶  
是以輕水者可  
教忘水者數能  
若夫沒人則未  
嘗見舟而便操  
之也未嘗見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刺若  
神之便利吾問焉操舟可學耶曰可善遊者數音動也能若  
乃夫沒人泗入水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  
而津人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  
水也遂若自然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  
也波視淵若陵如處平陸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視

則非特忘水抑亦忘舟矣是以無往而不暇也

覆如淵如舟之覆也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乎舍  
車却如坂覆却車之却也  
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  
音昏  
殯其巧一也巧無差別而鉤與金有所矜則重外  
也凡外重者內拙  
陸方壺云此亦用志不分之喻觴深至深之淵也  
水但與之相忘耳沒人則不見有水如處平陸故  
田人不待見舟便自能操筏云不習無不利也不  
入乎舍言利害不入乎心暇幽閑也注射而賭物  
也鉤帶鉤也婚與昏同矜矜吝惜之意有所矜憚  
則志分矣故重外者內拙言拙於用也與巧字對  
蓋不止於注亦不止於操舟大凡以外物為重者  
先喪其中之所存矣  
開之儆戒之喻

則吉言曰車約則所謂形不離而生者不也張

田開之姓田名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賢人姓  
生學養生吾子與祝賢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  
操拔簪也把簪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  
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  
生者若牧羊然似視其後者而鞭之前者自行威  
公曰何謂也羊何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嚴居  
居於穴而水飲不與民共利於民行年七十而猶有  
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  
門縣薄也無不走也奔競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  
以死豹養其內專氣以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以養

雖勸道曰羊已前行有不須鞭唯其在後者鞭以喻既養其內者不必更用力於外既養其外者不必更用力於內

外但當養其內樂立者如稿木

之立也禁立其  
中央者不出不  
入也

郭象曰學生者  
務中當守一方  
之事至於過理  
者皆不及於會  
通之適也鞭後  
者去其不及也  
截既內矣而又  
入之過於入也  
陽既外矣而又  
出之過於出也  
若槁木之無心  
而中適是立也  
三者若得其名  
必極名極而實  
者也夫塗中  
者一人便夫

畏之至於色欲  
之害動之於地  
而莫不冒之斯  
過之甚也

郭象曰欲瞻則  
身亡理常俱耳  
不問人獸也

呂吉甫曰為鼎  
謀去之自為謀  
則取之豈愛身  
不若鼎執以世  
為之累也故唯  
矣世遺生可以  
无累

其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既先養外而後當養內二仲尼曰言引孔子之  
當養外既先養外則後當養內子之養生皆從牧羊而不鞭後也  
無入而藏不專於靜則無出而陽不專於動則柴立  
其中央如稿木之無心而三者若得其名兄極則可  
至人立手動靜之中六畏塗者畏畏道十殺一人殺人之事則父子  
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之衆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  
亦衛生人之所取畏者衽衣席之上言男女飲食之  
間動之於地不止於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郭子玄云拔等者拔連茹之草以為簞謙言已不  
如牧羊擇其後者而鞭之蓋以羊性則剛狠悅草不  
鞭其後則必有亡失之患喻如養生者必須顧首

顧尾謹始慮終世出世法莫不如此若徑清立行  
而無戒備之意隨風披靡而無恬退之守則內傷  
外患在所不免故引二子以為不鞭其後之戒大  
抵養生者必知乎道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  
明乎權故引孔子之言以為律令無入而藏無出  
於行矣出而陽則有見於動而無見於靜矣豈知  
至人之道卷舒無定動靜惟時無心而立其中央  
榮者無心於中也三者俱得而人之道至矣為至人  
亦無心於中也其必盡極至也高門大家也縣  
薄謂懸懸惟薄于門首閭閻之小戶也飲食男女人  
之大欲存焉宴安鴿毒不可壞也其如人不知戒  
何哉噫民不畏威大威至矣

謀身不若謀彘

音策稅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  
犧也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雕俎

音翹

方思善曰豚楯  
陸氏音義云字  
當作篆籀登輻  
車所以載樞衆  
當取才官反  
倭當作委力九  
反謂殯於墓塗  
翼葉之中也而  
舊傳細文用字  
若此

郭象曰此章言  
憂來而累生者  
不明也患去而  
性得者達理也

呂吉甫曰此言  
惡疑則鬼雖無  
能傷而自傷疑

釋則謂已齊國  
而自去則全  
於夫而物无自  
入者宜其莫之  
傷也  
褚伯秀口告教  
之言曰公則自  
傷鬼惡能公斯  
為治病之良劑  
欽蓋戲弄出而  
心痛除乎影去  
而疑病愈之類  
也如所載鬼名  
似涉至誕然孔  
子家語亦有癩  
罔象之說左傳  
新鬼大故鬼小  
史記稿池君獻  
壁之事則鬼不  
為无有也但陰  
陽各得其兩  
不相傷足矣經

之上則汝為之乎為殯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

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冠之尊歟得

於豚楯之上聚倭之中則為之為殯謀則去之自為

謀則取之所異殯者何也於謀殯者何也

【李采一云】祝宗人祭祀之官玄端禮服牢筴豕欄  
也穀食曰黍豕尾曰彘錯舍寘也豚楯  
而或身被戮辱陳之豚楯之上寘之聚倭之中  
亦其心為統上二喻皆以為物害已者設所異殯  
者何也一句結得甚軟美令人有深省處

### 皇子善解疑病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

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謾詒為病數日不出齊士

有皇子告敖者姓皇字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

公夫忿滴之氣散而不反精神有逆則陰陽結則為

不足上而不下陽散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陰伏則

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不和中身當心而攻心則為

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名竈有髻神戶

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陪阿鮭龍躍之

西北方之下者則洪陽名鬼處之水有罔象水神丘有

岑丘神山有夔名山神野有彷徨名野中澤有委蛇澤中

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桓公所見者在澤

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



云天下有道其  
鬼不神  
陸西星曰殆乎  
霸一句分明迎  
合桓公與也發  
個先兆以誑一  
時焉得不喜而  
笑英雄豪傑一  
語後相便肝貼  
相照見非真見  
兆非真兆特欲  
鼓舞一時之人  
心而成霸業耳  
豈知九令之功  
成此一語外史  
看莊子到此亦  
發一笑真見英  
雄致人又長一  
藩識見

郭象曰此章言  
養之以至於全  
者無敵於外  
况自全乎  
張湛曰此以養  
雞喻養生應接  
時氣無實而自  
矜狃應响景接  
悟之速也疾視  
而盛氣求敵而  
必已之勝也雞  
雖鳴而已無變  
則彼分敵而我  
不應忘勝負矣  
至於望之似木  
雞異雞無敢應  
則知德全者非  
但已无心乃能  
使物不生心此  
養之至也

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  
然大笑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  
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桓公始疑為妖故懼  
故喜而疾自去矣

陸方壺云

談詒倦怠失寃之貌忽高鬱結也泥水  
汚也煩壤戶內糞掃之餘積也雷霆皆  
鬼名也陪阿鮭蟹東北方下之鬼名也蓋鬼性暖  
味其在戶內則擇幽暗之所而蹲踞於地下又至  
陰之氣滲漫周匝化為鬼物寄於人間講竈戶隅  
水丘山澤何地無之亦理之無足異不可謂子不  
語怪而廢之考郭註諸鬼皆有形狀髻狀加美女  
而衣赤水陪阿狀如小兒長尺四黑衣赤幘大冠  
帶劍時戟洪陽豹頭豹尾罔象形如小兒黑赤  
爪大耳長臂洪狀如蛇兩頭而有文身五采委蛇則皇  
鼓而一足仿徨如蛇兩頭而文身五采委蛇則皇  
子所言者桓公所見未必是此而欲霸之心則公

素所蓄積故一聞此言則輒然而笑嬰然而起長  
駕遠馭之心席卷并吞之氣翕然勃然何病不已  
柯崇不解人意者矣

養氣猶養雞

紀消人姓子為王養闢鷄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

方壺橋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

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

鳴者他雞雖已無變矣此雞不望之似木雞矣有似

其德全矣鷄之德已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陸西星云

此亦疑神守氣之喻見乎言已可用乎  
應嚮景見嚮景而尋闢也疾視而盛氣雞不闢而  
欲闢之意未忘也又十日而似木雞則神凝而氣

江適曰此守氣之孝若老聃之降胡俗孔子之服門人也心為絳宮於禽為朱雀聖人善養於內使之足而不貪飽而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全矣故應者反走望風而潰古之立大德養大勇者未始不自疑神守氣中來而又不可以輕試必湏養之又養以待其全然後動無不利故承嗣而至於累丘養雞而至於逾月此等說話真可印証學問當觀佛乘所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動經百千萬億那由他數若乃十二神符方成藥化九年面壁乃澄真空聖神之能事豈一朝一夕之所能至哉禪林有云若平生摘下到不馨香此不可與躁士道之佩帶者可也

呂梁丈人無私

張湛曰呂梁在今彭城郡爾雅曰石絕水曰梁始乎故者故徒素也任其真素則所遇而安也長乎性者順性之理則物莫之逆也成乎命者自然之理不可知知知其不可知謂之命也

孔子觀於呂梁河水有平音縣水三十仞從高而下流沫四十里激水洄洑黿鼉魚鱉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遊水音傍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音傍而拯救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行於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音骨偕出汨汨從水常行之道而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也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陸方壺云

此與汨人操舟之喻頗同言水自有常行之道若泛之以出沒而不以已私與

則與水相忘不

之可以得志生於陵而安於陵因習而成即始乎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習久而成自然長乎性也只看一安字皆順其自然與水相忘而不知所以然成乎命也便是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之意此於行險中問妙哉上上

世之標準欤

個居易學問妙哉上上

林疑曰梓人名慶

器之所以旋神

形背有二十七

梓慶名慶削木為鐻籥簞鐻成見者鵲猶鬼神非人為

一而靜也不懷

削能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法以為焉對曰臣工

以愛我爵賞我

人何術之有也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

不敢懷是非巧

也動也神不專故不敢耗心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

拙書我巧者入

敢心慶賞爵祿也忘利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忘名

其心忘吾有四

齋七日輒然不動忘吾有四肢形體也忘我當是時

肢形體則神全

也無公朝無忘勢也若其巧專而外滑消知是則吾之

而與天為一故

物之滑心然後入山林而取觀天性形軀至矣察本

者消然後入山

性木之形體盡足然後成見鐻儼然見一鐻成於吾

林現木形與鐻

以不強求之推已之天以合物

今者然後加手

然合物之自然器之所以疑神者以吾神者其是

呂吉甫曰器之

歟此也

所以疑神者徒

郭子玄云鐻鍾鼓之縣兩端多有刻鏤驚若鬼神

如此則外滑未

疑神守氣之道而又不取以輕試必待五日七日

消而欲遊乎物

山外有自然象形之木如成鐻然者然後加手取

之所造者不可

出於自然故曰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正在

得至矣

明至當之不可過

陳景元曰御中

東野稷人姓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如鉤百反顏闔遇

其馬故无逸馬  
馬之應敗由策  
御之過分民之  
知竭由政教之  
苛察故達禽者  
不務知之所由  
奈何也

陳碧虛曰工倕  
旋而蓋規矩言  
任指之旋而蓋  
子規矩蓋則其  
面與之合而不  
也指物之相  
若化之自然  
不待心之稽考  
而合乎方員  
之理唯如此則

其當臺一而不  
松至忘忘忘忘  
要心忘忘忘忘  
管不遠者此其  
不以心稽之證  
與忘足忘要未  
也心忘忘非則  
本亦忘矣况於  
未乎内外在我  
所過皆然自達  
而常達乃无達  
之達工倕之妙  
亦伏是也

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信稷之深疑  
馬少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馬之必敗曰其馬力竭  
矣而猶求馬故曰敗

郭子玄云

中繩言直也中規言員也文弗過言雖

驅之以百為度稷蓋承命而驅故敗而無罪求猶  
責也夫精神為用大矣大用之則竭造父不窮馬  
力蓋有見也稷雖善御而  
以百鉤責馬可乎故敗

無入而不自得

音垂

工倕

名倕

旋

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

靈臺一而不桎

常靜一而無閑碍也

忘足履之適

也

忘要帶之適也

帶忘於腰而

知忘是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非心之適也

而心自適也

不內變

內純一而

不外淫

事

會之適也

竟自適

始乎適而未嘗不

適者忘適之適也

也

也

適者忘適之適也

陸方壺云

此言純熟自然之妙看他論一化字便

用規矩只以手適物上自員而成規曰矩者具言

成文耳彼時指與物化全不留心故曰不以心稽

雖不以心稽而心亦未嘗不在但能不受其桎耳

使共用志一分則雖熟而亦不能成規矣已說一

個化字而又說個忘字忘則人於化矣故物物非

難而忘物為難然非謂其與物相絕而後謂之忘

也哉然而有所適有所不適非適也故始於適而

未嘗不適者斯則忘適之適忘適之適而後能入

於化矣此是學問進到盡處與前所謂忘與適大

是徑庭何者適於足者未必適於要適於順者未

必適於逆故惟忘適之適則自無所不適矣

諸伯秀曰樂天

知命故不憂窮

理必性夫何疑

若孫休之所云

其於天命理性

之說大有徑庭

矣故扁子告以

至人之行忘肝

肓則內虛遺耳

目則外靜然後

彷徨乎塵垢之

外九人世有為

事雖乎此則行

能離乎莫非无

事之累所謂出

世間笑何為

可恃何長可宰

耶今汝飾知修

身以明汚

失其本則內傷

# 扁子慮孫休之惑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怪問子扁姓慶子也曰休居鄉不

見謂不脩無善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

豐事君不遇世治賓於鄉里逐於州郡則胡罪乎天

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不自行

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無知彷徨徬徨乎塵垢俗

為之外逍遙適乎無事無為之榮是謂為而不恃率性

而不矜長而不宰任其自長而今汝飾知以驚愚脩

身以明汚修己之身以昭昭乎言其過若揭日月而

行也皆招攬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

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

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嘆弟子問曰

先生何為嘆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以至人之德

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

邪先生之所言非邪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

先生所言是邪波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非先生惑

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爰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

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

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以養人之若夫以鳥

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食之

其性苟知所以得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欵故小寡聞淺之民也。吾告

王旁曰夫莊子之休以荒世俗未悟全之理也。而世俗者未可卒告之以全生之道。故終於

郭象曰設將此耳以未免乎累竟不慮若夫乘道德而浮游

以至人之德二又設譬之若載鼯鼠音小以車馬樂鸚鵡音小以鍾鼓也。波又惡能無鶻乎哉。

陸方壺云

外虛靜恬淡之境也。無事之業寂冥無為之道也。為而不恃長而不宰。雖為而為之以不為也。彼固惑而來言。彼固懷惑而未非先生惑之也。食之以委蛇。言使之從容自得而食也。歟孔也。啓開也。言亦借小物以鄙之也。

外篇山木

材不材之喻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傍而

以一方也。唯與時俱能設變而

呂吉甫曰聖賢之不容於世其

累常在材故莊子數言之

戒乎材之為累也。若夫愚不肖

以不能鳴見殺亦多矣。豈以不

材必可免耶。則

山中之木主人

之匠其生均耳

故將梓乎材與

不材之間而處

之狀。獲似道而

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毀也不可得。而貴賤一龍一蛇。而九聖與時俱化。消息盈虛。而無肯專。適莫為一。上一下。或潛以和為量。不垂。浮游乎萬物之祖。物

不材之問。夫未  
免夫累。若天乘  
道而浮游。則无  
奢无訾。不可德  
貴賤。一龍一蛇  
不可得。而聖人  
消息盈虛。与时  
俱化。或潜或  
和。而不乖。豈係  
乎材。不材之問。  
凡以浮游乎萬  
物之祖。而已萬  
物之祖。佚云。衆  
父也。若是則  
物。而不可得。而累  
不胡可得。而累  
不倫。之傳。有合  
不倫。有必必。必  
則見。挫尊則  
不。然。然。則。材。不  
之。間。欲。免。乎。

累何可必得欲  
无累者其唯道  
德之鄉乎

劉辰翁曰。離之  
毀之挫之。之  
皆人情不相樂  
也。質則為人所  
忌。而謀之不肖  
則人且欺之。極  
世薄惡之滋味  
矣。

而不物於物。主宰乎物而不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  
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古本作貴人倫之傳則  
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  
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欲免  
者其唯道德之鄉乎。音向

陸方壺云

此言處世之道正與內篇人間世參

殺如木雁無憑。將何所處。吾將處乎材與不材  
之間。何謂材與不材。材者。有材而不自見。則  
人混世而求。自免是亦似矣。雖然。非道也。故不免  
於累。何者。謂其有心也。無心則無累矣。故惟乘道  
德而浮游者。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  
化。而無肯專為。何以故。大道本無物。我世人不知  
妄有分別。同我則譽。異我則訾。是非蜂起。而道德

因之以日。滴故惟乘道德而浮游者。不起意見。不  
立人我。尚不知其孰為可譽也。而何有於譽。故曰  
無譽無訾。今人但知用則為龍。不用則為蛇。耳。不知  
用舍者。時也。時無常在。孰專為龍。孰專為蛇。乎。  
上下者。位也。位無常。居孰常在。上乎孰常在。下乎  
如是。則可龍可蛇。可上可下。自和其光。相與斯世  
斯民。同游於混沌之天。而未始有名。未始有咎。故  
曰。將乎萬物之祖。祖則所謂無名之始。始則所謂  
不物於物者。既無物於物矣。又焉累於物哉。蓋二  
古有道德之君。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今之世。則不  
然。人以身為萬物之貴。則貴已而賤物矣。自意以  
其為己。不倫之傳。則以高是。而臨下矣。人我既立。意  
見互起。離之者。成則功高。是故有褒而毀之者。廉  
有溢而離之者。成則功高。是故有褒而毀之者。廉  
則大露。是故有褒而挫之者。尊則招權。是故有資則  
而議之者。有為則功成。是故有褒而毀之者。資則  
多知。是故有後而謀之者。不肖則愚。是故有後而  
欺之者。材則如木。不材則如雁。均之乎。不能以自  
免。然則材與不材之間。求以自免。又胡可得而必  
乎。坎悲夫。弟子志之。其惟道德之鄉乎。蓋深悼世



郭象曰有其身而務其國雖憂

行而求富貴深

矣故令元其身

忘其國而任其

自化寄之南越

取其去衆之遠

也若各終其本

步而人人自隨

其方則萬方皆

矣不亦大乎去

國捐俗謂易除

其胸中也君子

乃真欲使之南

越也形居南

之謂晉居南

之謂形與物夷

心與物化斯寄

物以自載也君

能少費寡欲則

无所不足故江

洋不以其產

而欲之遠

道之難為而欲其

顧心於道德也

市南宜僚居市南姓熊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

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

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

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章法大狐

文也豹栖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戒微也

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字法相與於江河之上而求食焉

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禽獸者之患是何罪之

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

剝形去皮洒心太欲而遊於無人離人而之野即無

始南越有邑焉時南越未通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

無知而朴不浮少私而寡欲知作耕而不知藏與物

人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

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塋與道相為吾

願君去國捐俗棄去世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

遠而險章法人有江山句法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

倨無留居以為君車則可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

吾誰與為隣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

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

虛已以害也

則世雖夢其於

呂吉甫曰以舉國為皮者患之  
所生出乎不能  
忘其困也蓋形  
不遺則國將為  
之累則形所以  
去皮心不白則  
欲詩為之染西  
心所以去欲離  
人入天此為遊  
於無人之野建  
德之國所以立  
寡欲則非屬於  
文之不足作不  
知藏物至而供  
其求與不求根  
仁而不以為恩  
也則不知義之所  
下則不知進來  
不知孔之所將  
行而蹈大方

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三句只是  
遊於無事送君者皆自崖而反既悟之後凡所資以悟  
窮之事送君者皆自崖而反道者祇為錢送之具  
君自以遠矣故有人者累得有眾而有國之累見有於人  
者憂則有憂於人而為君故堯非有人委之百官非見  
有於人也則有民任物吾願太君之累不有除君之憂  
不有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欲令蕩然無方舟而  
濟於河有虛舡來觸舟雖有怖音捕心之人不怒有一  
人在其上則呼張歛音舒張開歛歛也謂之一呼而不聞  
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  
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

孰能害之

可與而蓋則終  
於而不去也建  
德之為國如此  
者以國與俗繁  
之而已繁德捐  
俗典道相輔而  
行則不勞而至  
矣大道遠甚夷  
而人見之者遠  
且險者以形居  
而不遜番居而  
不進耳以无形  
居无番居而為  
車以少費寡欲  
而為糧其患不  
能達哉不見其  
崖與乎無旁之  
遊送君者有崖  
而反則拘於虛  
而畏其深遠者  
莫之敢前君仁

陸方壺云此意亦與上同通篇作個隔靴搔痒說  
問可見此老句句寓言皆是說道狐狸以皮毛而  
致灾君以魯國而生憂是皆有生之累故領君割  
形去皮以淨其外洒心去欲以淨其內而又將於  
無人之野焚然牙然將使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天  
下之大解脫無過於此又道德爭躒之足患哉原莊  
老之意只是勸人傾心道德爭躒之足患哉原莊  
全然不以世累為心便是聖人有天下而不與的  
心事或謂宗社為重如何教他輕將魯國棄了不  
知論割其至愛而棄其重如胎胎則人人有張狸皮人  
人有何魯國得之言意之表可也南越建德之國  
與下大莫皆是寓言其國也虛靜恬淡寂寞無為  
故其民俗若此不知藏無私蓄也不求報無人我  
也不知義無分別也不知藏無私蓄也不求報無人我  
蹈乎大方從心所欲不踰矩也道者物之所由終  
始故可樂可堯去國而捐俗則自與道相依捐俗  
二字最妙俗者世俗切有為法也捐之又捐則無



強無所抑曲  
傳無所過而出  
於波之不得已  
故朝夕賦歎而  
毫毛不挫以其  
無所設於一之  
間而已况天下  
之理有大塗者  
乎庖丁所以遊  
刃於其間而有  
餘地也  
諸伯秀曰道流  
而不明居得行  
而不名處二句  
停勻分讀又自  
顯然郭氏乃於  
明字下著註故  
後來解者因之  
唯呂氏從居浸  
為句甚當蓋  
又明辨與上文

遲乎故王子見疑以為將設何術蓋恐藏仁以要  
人如所謂厚施得眾之意者故北宮謂言吾自一  
乃心志之外何敢更設他術蓋人之生理本自完  
具加以彫琢則純樸散矣以此彫琢之術生於其  
心則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則害於其政矣吾將於  
既彫既琢之餘而求以復歸之故侗乎其無知而  
無識也儻乎其若怠而若疑也茫乎莽乎耒耜者勿  
禁而往者之勿止也從其強梁而不罪其背我者  
隨其曲傳而不私其附我者因其力之所自盡而  
不強其所不堪者如是一任物之自然而已無容  
心焉故朝夕賦而毫毛不挫於吾心不挫則常應  
而常靜矣夫北宮奢未為知道而共行事乃此矣  
者大塗充言大道

### 孔子真不肖逃群

孔子園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音泰大公任大公大夫  
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

義  
郭象曰聖人無  
好惡既弘大舒  
緩又心常為後  
不為前為後  
者常凌谷如中  
也食必取其緒  
期於隨物而已  
行則不斥與群  
俱也害生於  
後知以奔競本  
伐井得才之害  
也夫器為小異  
則其眾為近矣  
混然大同則无  
獨異於世矣故  
夫昭昭之實言  
之迹也將寄言  
以貴迹故因陳  
蔡以托意持功  
名以為己成者  
未之嘗全功目

言不歿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

盼然音杳而似無能引援而飛音飛迫脇而栖音栖近人進

不敢為前音來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

取虫而食音杭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音害各依人

亦不得音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音伐可用甘井先竭音竭子其

意者節知以驕愚音愚飾己之知以修身以明音明汗音汗身以明

人之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音行過音過於音於故不免也昔吾聞

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音功自矜音矜伐者必音必功成者

即成功而音而名成者虧音虧即成名而音而孰能去功與名而還

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

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



不誠常故有時  
而絕也無故而  
自合者天屬也  
合不由故則故  
不足以致之有  
故而合必有故  
而窮矣其愛益  
加進者去歸任  
素故也因形率  
情故不矯之以  
利形不假故常  
全情不矯故常  
說不求文以待  
形任朴而直前  
也固不待物於  
素而足也  
呂吉甫曰李孔  
子而不知所謂  
天屬唯李曲書  
之為粉則所以  
於天丁者皆  
人合而已形莫  
為

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于  
金之壁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壁以利合此  
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  
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  
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  
人甘以絕波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  
命矣徐行翔佯不自得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  
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扈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  
汝戒之哉形莫若緣因其自然情莫若率循其自然緣則不離  
汝戒之哉形莫若緣因其自然情莫若率循其自然緣則不離  
汝戒之哉形莫若緣因其自然情莫若率循其自然緣則不離  
汝戒之哉形莫若緣因其自然情莫若率循其自然緣則不離

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陸方壺云

假一作殷亡謂亡命布財貨也言假人

而合之  
率則不勞而  
逸至不勞而  
則任其質之自  
然而性分已足  
奚用求文以待  
形哉不求文以  
待形則不待物  
宜矣此絕幸捐  
書之尤至者也  
諸伯秀曰待字  
無二義形緣而  
不離則已常存  
情率而不勞則  
性常適所謂我  
者得矣又何待  
乎礼文何寄乎  
外物哉

子可市則赤子之累多矣金壁於千金若以千金之壁為  
累則赤子之累多矣金壁於千金若以千金之壁為  
合者難離而利合者多矣金壁於千金若以千金之壁為  
之秋其勢不能以兩全則利合者多矣金壁於千金若以千金之壁為  
以喻弟子之不能以兩全則利合者多矣金壁於千金若以千金之壁為  
徒是以常則相聚其聚也非天屬也何怪乎親交之益疎  
而徒友之益散乎夫子虛為揖讓于其前虛文去其  
汗漫之交不復與弟子虛為揖讓于其前虛文去其  
則真意流便是其屬也天其淡也若水宜乎感  
以無心而愛益加進也真冷二字託書也若水宜乎感  
作其命緣者因緣依附之意率真率也形莫若緣  
者不敢高抗於人而恭敬退讓若有所推也蓋至  
讓則無文真率則簡便故不求文以待形而俯仰  
哉物即所謂名以求文之器以別之者

郭象曰：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技。故雖古之善射，莫之能害，勢不便而強為之，則受害矣。

呂吉甫曰：雖故言若此，而不見害者，虛已以避世之証也。

林疑獨曰：莊子以騰猿自喻，得時處地，則申其長技。故雖古之善射，莫之能害，勢不便而強為之，則受害矣。

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技。故雖古之善射，莫之能害，勢不便而強為之，則受害矣。

郭象曰：天損之，唯安之故，易而物之休來，不可禁禦。於今為始者，於昨為卒，則所謂始者，即卒矣。矣言變化之无窮也。人與天一，皆自然也。任其自爾，則歌者非我也。天地之行，不可逃也。

貧與憊相懸

莊子衣大布而補綴之。正縻係履而過魏王。音去王魏王

曰：何先生之憊和？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

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

王獨不見乎騰猿乎？音騰其得柎梓豫章也，攬蔓

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音逢不能眇睨。

也。及其得柎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

不得展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勢不便，未足

以逞其能，便利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矣，

可得邪？音直如欲強以行道，此比干之見剖心，微也。夫

陸方壺云

布粗布也。正縻，結帶也。履弊而加以縻，

貧耳。未及言憊也。若夫道德之士，遭遇非時，處乎

昏君亂相之間，進退維谷，不能自逞，欲其無憊，詎

可得和哉？故以騰猿設譬，攬蔓者，攬其枝而柎枳枸

如蔓之附木者然。王長言精神雖壯也，柎棘枳枸

木之有刺者，言猿得勢則騰躍失便，則拘急。士之

遭際窮通，異致有如此者。語其憊甚，則比干剖心

其微也。夫言比干舉重以談輕也，證驗顯然。

天人妙有餘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音槁右擊

槁之，音策而歌。炎氏音標古無為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

其聲而無宮角。音不木聲與人聲，犂然音犂如犂田者，有

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



逝則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也所  
在皆安不以損  
為損斯待天而  
不受其損也感  
應旁通為四達  
旁通故可以禦  
高大物之利已  
非求而取之吾  
命有在外者言  
大人之生必外  
有接委之命非  
如瓦石止於形  
質而已盜竊者  
私取之謂資人  
君子之致爵祿  
非私取也受之  
而已若鷦鷯之  
畏人而入於人  
間此所以稱知  
之至人則玄  
同天下樂推而

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乃呼而回無受天損易  
不以貧而無受人益難不以富而無始而非卒也人  
因為易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字法完竟今之歌  
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饒渴寒暑窮極不行章法天地  
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  
不敢去之字法為人臣子受命守臣之道而猶若是而  
况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  
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於已吾命  
有在外者也無功爵祿君子不為盜去聲賢人不為竊音意而吾  
若取之何哉誠何故曰鳥莫知於鷦鷯音意而目之所不

不庸相與注而  
益所以為唯也  
日夜相代未始  
有極故正以待  
之無所懷也凡  
所謂天者皆明  
不為而自然言  
自然則自然矣  
人安能故有此  
自然哉自然耳  
故曰性是以聖  
人晏然無裕而  
體與變俱也  
焦疏曰犁然如  
犁田者其土釋  
然也飢渴寒暑  
窮困不通皆天  
地之氣之流行  
所以運動萬物  
發世而不可遏  
者人惡能逃之

宜慶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  
人間社稷存焉爾以為此足以何謂無始而非卒仲  
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損益焉知其終焉  
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  
曰有人天也人之所以有人有天亦天也天之所以  
造化為人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體造物之化而終其身矣  
陸方壺云以槁技繫槁木故曰有具無節奏音響  
不能瞠視故轉其睛而環視之造至也廣推廣也  
言惟已而或至於大則推已者過矣愛已而或至  
於哀則愛已者過矣於是為發天人損益始終一  
貫之理急為定今歌者之誰也即齊物論中所謂

但當與之惜性  
可也鵲鵲燕也  
不給不暇也實  
如易自求口實  
之實往稷春秋  
祭社稷時也君  
子視無功之爵  
祿如盜竊然豈  
有心拾取之而  
舍之所制亦有  
不待自由者故  
曰非已也命有  
在外者也如燕  
於已之不宜如  
目不及視雖矣  
其口實亦所不  
顧其畏人甚矣  
而不能不聚如  
於人間則以社  
稷之時有若或  
驅之而不得自  
主者耳燕以春

怒者其誰之誰能知此誰則知誰為受者誰不受  
者徵求到底將見無有受者無不受者而在天之  
天定矣然非顏子不足語此又惜顏回發問逐  
句而晰其義何謂天損地之行而造物泄則消  
所以損我者不知是天地之行而造物泄則消  
物謂造物天地行而造物泄則消息盈虛一損  
益反復相尋吾惟順化而與之偕逝如臣子之  
命於君直易耳故曰無受天之損易何謂人益  
用四達始用謂始進也四達謂四達而不悖言  
而進步便自順利爵祿並至無有窮已受益如  
可謂盡矣不知此外來之益耳與已無干故曰  
之所謂利乃非已也吾命雖有在外者也君子  
命也苟為不知內外輕重之分而歆羨於儻寄  
物非所有而取之其不為盜為竊也者幾希子  
不為盜也賢者不為竊也而吾安焉取之何哉  
取則多患益之未已而擊之者至矣以君所為  
異於鳥之所以自處者矣鳥之輕眇莫如鵲  
鵲即意怠也所以自處者矣鳥之輕眇莫如鵲  
實則棄之雖畏人而反襲諸人間之堂上蓋以  
間堂上社稷之神居焉神德好生故托諸明神以

社稷之去故  
云然數語本非  
非而舊註多  
謬而為疏之

呂吉甫曰有人  
有天皆天而已  
人之不能有天  
性也此有人之  
所以為天知其  
為人則晏然休  
游而終矣

郭象曰執木華  
以自翳於蟬而  
忘其形之見乎  
異鵲也目能觀  
翼能逝此鳥之  
真性也今見利  
故忘之夫相為

祈人之不害此鵲鵲存身之知也而人反不如  
哉故曰無受人益難何謂無始而非卒蓋卒即  
也一氣相禪終始無窮而萬物之化莫不由之  
或莫知其始或損之而益莫知其終也莫知其  
可以預待吾何心哉正以待之順莫知其終是  
謂人與天一益人亦天也天亦天也無天則無  
故曰不以天為主宰故曰天之所以為天又必  
所謂立人之道立天之道有性亦有人性亦天  
不能順天則何故哉只在性分上有了加損是  
不能順其自化往來至天聖人之學惟晏然  
命故人不能自化往來至天聖人之學惟晏然  
之能事畢矣遊即遊者如斯之遊乃造物之所  
為卒始者體其遊則何人非天何天  
非人而自不受夫外來之損益矣

### 守形而忘身

莊周游乎雕陵之樊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

利者恒相為累  
有欲於物者物  
亦有欲之所謂  
物固相累二類  
相召也諍問之  
也身在人間世  
有夷險若推夷  
易之形於此世  
而不度此世之  
所宜斯守形而  
忘身者也現於  
濁水迷於清淵  
者言見彼以自  
見我志反鑒之  
道也入俗浸俗  
不違其禁令也  
以吾為戮以見  
問為戮也夫莊  
子推平於天下  
故每寄言以出  
意乃幾仲屋賤  
老聃上悟擊乎

廣七尺目大一寸運寸感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  
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也大不遊目大不覩迷之狀字法  
裳躍步挾彈伺執彈而留戀之觀一蟬方得美蔭而  
忘其身螳螂執翳自蔽而搏之蟬見得而忘其形異  
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而忘其真性莊周怵然  
驚動曰意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  
逐而諍之禁以周犯其栗林之莊周反入歸三月不庭  
不出音各庭莊子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其不庭乎  
戶庭蘭且弟子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其不庭乎  
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鵲為守形忽因逐於濁水  
而迷於清淵是以人欲而也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

三下下病其  
一  
呂氏曰  
鵲之利也  
日之利也  
不知有虞人之  
辭逐而  
忘身也  
交印也  
玄覽也  
至人之於清淵  
未嘗頃刻迷也  
而弟子言此者  
明虛以遊世如  
黃魏王言者雖  
足以無害而畏  
人之所畏又不  
可不然也  
張湛曰夫驕盈  
矜伐人神之所  
不與虛已循理  
天下之所樂推

從其俗言已不當遠俗  
言已不當遠俗  
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墨  
感吾類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辱  
吾所以不庭也蓋悔  
李東一云夫物無大小有所逐則有所忘蟬得美  
而忘其形螳螂之忘其身蟬之忘也螳螂執翳利蟬  
之類不覩不遊異鵲之忘也莊子又從而利之挾  
彈以入栗林而不知有虞人之禁又莊子之忘也  
是皆足以為累物忘真之戒二類相召者言蟬召  
螳螂螳螂召鵲今鵲復召我矣莊子於是蟠然有  
悔三月不庭以寓閑思過之意因門人之問而  
告之曰吾為守形之學久矣一旦輕忘其身以彈  
鵲之故而遭虞人之諍且聞之也入其俗從其俗  
豈不知栗林之有禁乎見物忘身  
遠俗犯禁自取戮辱亦固宜焉耳  
美惡兩忘

以此而孰能距  
之  
江適曰或美或  
惡生於妾見貴  
之賤之亦以真  
理所惡於逆旅  
之妾者非謂其  
美也以恃其美  
故賤之所美於  
逆旅之人者不  
以能賤其美也  
以不知其美故  
取之如俾逆旅  
之妾亦不恃其  
美而去自資之  
行則无往而不  
愛矣

陽子名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  
其一人惡也也惡者貴愛而美者賤憎陽子問其故逆  
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  
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託之行賢而去自賢  
之行不自恃其資安往而不愛哉則无往而不愛矣  
**陸方壺云**夫賤美貴惡豈人情哉物固有相召耳  
美也惡者自惡則有退讓之意吾固不知其惡也  
嗚呼逆旅小人可謂有德而不自資之行則安往而不  
為美者謀便其行資而去自資之行則安往而不  
愛哉而惜乎美者之不能也小子識之無往非道  
也無往非學也

外篇由子方

郭象曰言東郭  
順子貌與人同  
而獨任自然虛  
而順物故真人

真人清而容物

不夫夫清者患  
於大蒙今清而  
容物則與天同  
也清虛正已而  
物即自消形不  
欲動口不欲言  
昔自齊其近也  
上梗者非真物  
也理真為我累  
耳知至貴者以  
人爵為累也  
呂吉甫曰其為  
人也真則固人  
貌而天矣凡人  
之心未始須更  
不緣物真人則  
虛緣而葆真凡  
人之清則患於  
太察真人則清  
而容物也充道  
正容以悟之則  
所告者不在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音期下同文侯曰谿工子  
之師耶子方曰非也無擇子方名之里人也稱道法數當  
稱說道理性當於心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  
方曰有曰子之師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  
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  
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  
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  
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  
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

上之問使人意  
謂則所改者不  
知仁義則言與  
行而已如子方  
之師則所謂道  
也求諸行而不  
得故形解而不  
欲動求諸言而  
不得故口緘而  
不欲言此非李  
所事為土梗耳

而不欲動口緘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也

夫魏真為我累耳

以有國者為累

陸方壺云

真謂質任自然人貌而天典貌雖人而

靜以養真也清者或不足于容以悟之而彼不肯  
順子之行若以蓋所謂蕩口乎無得而名焉者宜  
乎子方之難於言而不稱也文侯一聆其言倘然  
自失解形骸口深愧所學之粗淺蓋欲師其全德  
而割其形骸口深愧所學之粗淺蓋欲師其全德  
我累解形骸口深愧所學之粗淺蓋欲師其全德  
善休物情類如然

明禮義而順人心

溫伯雪子

南國賢達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

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

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

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兄有

以振我有益也出而見客入而嘆明日見客又入而

嘆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嘆何耶曰吾固告子

矣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

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折旋之閒從容一若龍

一若虎機變出於其諫我也似子言深而其道我也

似父明禮義而陋於其諫我也似子言深而其道我也

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

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目相視而亦不可以

郭象曰進退成  
規矩逆容若龍  
虎盤辟其步委  
婉其迹也諫我  
似子導我似父  
禮義之弊有斯  
籛也見之而不  
言已知其心矣

不可以告者  
目裁其意已達  
無所容其德音  
也  
呂吉甫曰進退  
成規成矩則或  
修辭於折旋之  
閒容若龍若  
虎則視變出於  
意則之除諫我  
以子道我似父  
則非得我於眉  
目之間此所謂  
明於禮義而陋  
於知人心者也  
札季之獎如是  
象人則尤甚者  
夫東郭順子正  
容以悟物溫伯  
雪子目擊而道  
存則古之聖賢  
所以相與者如

是其微耶

容聲矣

呂吉甫曰步也趨也馳也可追而及也至於不言四句所以譬

奔逸二句心未嘗死者不知有死也則心死而後人死次之此

家莫大者也日之出東入西物莫不比方而獨

有目有趾者待是而成功是出則有是入則亡

而日未嘗有存亡也物有待而

死生而所待者三言有死生也一變其成

形四句則以高物皆有待而生其能待以待以至於不知其然

取以是日徂則非不化以待死可不哀與則哀莫大也汝求吾

所以奔逸絕塵之處而莫得是待著乎吾所以著而不見乎吾

所以不著也人心操存害亡孰有所以著而可著乎是彼已

矣而汝求之以為有與

羅勉道曰吾與女交一臂而失之與即無行而

不與二三子之

陸方壺云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言習於末學而昧於本跡波其進退成規矩從容成文章諫道有法則而不知抑末也本之則無是以嘆耳目擊而道存不可以容聲謂不言而喻矣

授受兩大忘之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套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耶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套逸絕塵皆以馬為喻而回瞠直視貌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期信而人信之也不比而周不期親而人親之也無跪而

民無名無位而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此夫子之

神化而回不知其所仲尼曰惡可不察與更當於夫

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人無知覺則心死矣

日出東方而入於西壺萬物莫不比方是故可數

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言群物見日是故可數

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

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

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其心已成徒然有此軀殼知命不能規乎

其前立但知有命而不能取則以是日徂是日吾終

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受形之初原具此理體之反復不足

復不足



與吾終身以與  
道示汝今以爲  
不可及是侯不  
曾兩臂相交只  
交得一臂而相  
失豈不可哀哉  
汝所言者時見  
吾之可見者耳  
著見也彼夫子  
自彼也彼以淨  
空虛矣而汝  
求之以爲有如  
求馬於唐肆唐  
肆固無馬之處  
而豈常有馬哉  
詩云中堂有覽  
注中唐爲庭中  
路以便馬之出  
入也漢書建章  
宮西有唐市數  
十里楊雄羽獵  
賦序云其露臺

一交臂而不可哀與汝始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  
遂失之也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  
矣而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  
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  
之故 吾有不忘者存真吾

陸方壺云

察謂密案此心之存否蓋人之有心如  
天之有日曉出於東暮落於西而凡有

目有趾者莫不待是以成其功故是出則存存謂  
動而作也是入則亡亡謂休而息也造化亦然故  
萬物莫不有待也而宛有待也而生待謂待個所  
以然者乃自然之覺性吾人之慧日也自吾一受  
其成形即爲軀殼所累不能化以待盡損之又損  
以返於虛感物而動牿之反覆日夜無存而將不  
知其前立土之高者規取則之義規乎前丘者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也前修往哲皆能不亡所待以  
生之物今也迷頭舍父迷失真宗日夜無隙以資

其戶身流其  
唐世而後大  
前唐此唐宇服  
源皆此唐宇服  
佩服也吾佩汝  
之言典汝佩服  
吾之言皆常大  
忘之又恐願則  
患其終不及雖  
然汝何患焉忘  
之中乃有不忘  
者存所忘者批  
着也不忘者至  
直也汝把吾之  
舊說忘之則  
無得之得即爲  
真得而所謂不  
忘者在此矣  
王粲曰能全於  
道者所以能全  
於命也全則樂  
莫大焉夫道者

於死是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誠可哀矣此哀  
莫大於心死而身死亦次之者也交臂而失侯言  
對面不相識也與汝交臂即指有待以生之物且  
汝待欲著乎吾之所著者乎汝又指回而言著  
者顯明之義所以著又指所待以生之物言彼雖  
顯著於日用之間而著者故彼已盡矣則虛無之靜有  
不可以色相形聲求者故彼已盡矣則虛無之靜有  
待盡固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肆者市馬  
之地唐者無壁之屋求馬於唐肆見肆而不見馬求  
道於有見有而不見道如求馬於唐肆見肆而不見馬求  
道亦言道是有而不見道如求馬於唐肆見肆而不見馬求  
後而不可追也且吾嘗語汝墮其肢體黜其聰明  
汝亦嘗拳心而服膺矣是吾服汝矣甚忘而汝服  
吾也亦甚忘甚忘之與求有也之相去遠矣世人  
之季只知知生執有說義忘字便茫無著脚反起  
虛无之嘆雖然忘亦何患雖忘乎故吾而吾自有  
不忘者存蓋故吾以求有之吾而

老聃發仲尼之覆

天下之至美也  
命者万物之至  
樂也至美出於  
道而不可見  
也至樂出於命  
而搏之不得也  
能入道則可以  
全命能有美則  
可以布樂二者  
非至人不能備  
之故曰得至美  
而遊乎至樂謂  
之至人  
陳景元曰槁木  
遺物謂其藏精  
蘊神離人立獨  
謂其喪偶入寥  
遊於物初未始  
出其宗也  
耶象曰心困口  
辟欲令仲尼求  
之於言意之表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不動似  
非人其然也似喪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  
亂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搖若槁木似非人以遺  
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未始  
之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知而口辟  
焉而不能言欲言而口又辟嘗為女譏乎其將且然  
未化之義至陰肅肅陰之氣至陽赫赫陽之氣肅肅出乎  
天陰根赫赫發乎地陽根兩者交通陰精成和而物  
生焉或為之紀其或有之而莫見其形消息滿  
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用生

也說子其以者  
試說明以形其  
向之形也出未  
之形也其交也  
莫見其自也日  
明其自也其  
改月化者未嘗  
守故也莫見其  
功者自爾故无  
功也生萌於未  
聚死歸於散所  
謂迎之不見其  
首隨之不見其  
後也  
呂吉甫曰天下  
之所美所樂非  
美樂之至得此  
而後為至美至  
樂也獸之易殺  
魚之易水此其  
小變而不失殺

有所乎萌生則萌歟有所乎歸死則歸歟始終相反乎  
無端隨環莫知其始而莫知其所窮非是也非此為且詭  
為之宗其誰為之宗主孔子曰請問遊是請問遊心  
者何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  
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  
數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所食  
草乃其大常也人而得大常則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  
者則不失也之大常則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  
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  
百體將為塵垢而歿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  
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愈不故棄隸爵者若棄泥塗

水之大常得是而遊之者天下莫不一而同焉則死生莫之能滑况得喪禍福之介乎知身貴於隸則貴在我雖有小變豈以所賤而失吾所貴哉  
陳詳道曰此種李問无修无証假以言語補助皆落筌蹄故復發此至人之德一段盖天地之德无為自然而已天自高地自厚日月自照臨川澤洿之而自潤是何假於修習而能之哉故

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而不失其所貴者於小變際且萬化萬物之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樂失志已為道者解乎此而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謂老子高作能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且不能離言古之君子孰能說焉孰有能離言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汙也音酌萬物無為而才自然矣豈有所造為惟順而已德也不脩冲漠無為而物不能離焉可遺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如蟻蠅包覆于甕中微夫子老子之發吾覆也發啓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謂所見者小

聖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不能離家修物也或問能修之義曰不修乃所以為真修也李如元凱方成齊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无一事只輪頑氏得心希聖而肢體默而聰明又何修之有哉

陸西星云

疾之言惡也所以不惡變易者蓋以藝無異草澤無異水地則少變而大常者自在也夫人莫不有大常知大常者喜怒哀樂不入乎其胸次是我大常也天下萬物一焉者也得其始晝夜也是皆變態不常之物知其有大常者在則皆不足累心以故易之而不疾而况得失禍福之介然者乎是故棄隸若棄泥塗隸謂天下之以勢分相屬者蓋常在我不當在隸常在我則我貴不常在隸則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動吾心乎為道解以而已解以則得至美而游至樂天下孰如焉

魯儒獨有一丈夫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字法

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

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園音日冠者知天時履方象屨者

郭象曰德充於內者不修飾於外

呂吉甫曰莊子  
數假孔子問李  
於老聃之徒以  
明所謂至知者  
非至道之原也  
此言不齊則李  
者無以知尊孔  
子之實

郭象曰百里奚  
河國政有虐  
民之足以動人

內自守而外  
全也居史之解  
衣般禱內足者  
神閑而意定也

趙神抵反禱傍  
各反

呂吉甫曰小則  
百里奚之詩政  
大則有虞氏之  
動人以外物入  
其心而能至且  
者未之有也

知地形。緩珮珥。有决斷之義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

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

固以為不然。何不號字法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

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字法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

者。獨有一丈夫指孔，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

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

人耳，可謂多乎？」

焦漪園云：按莊子與魏惠王同時去魯哀百二十

耳

言  
感人賢無心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

其賤。飯牛之賤與之政秦相也有虞氏成生不入於心，完商宗

而不以戚。生動其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眾史工皆至，

受命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僂

僂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

礴贏解衣，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陸方壺云：以下錯舉數事，佈言無心感人之妙。百

心故飯牛而牛肥，所謂一之外無取，設者故牛皆

得其心，則指父頑母嚚，常欲殺舜而言動人，指成色

成都及師錫底，豫也。僂，心舒閒之貌。般，禱箕踞也。

筆先元君占而善之，可謂知西者矣。

託夢以信任

郭象曰非持其  
釣有釣者竟无  
所求也不以得  
失經意其於假  
釣而已尚同者  
所謂和其光同  
其塵也斯道者  
百姓之情當悟  
本悟之頃故文  
士循而發之以  
合其大情也  
陳景元曰列士  
棄極散群謂固  
治則忠臣隱遠  
坦廢也長官不  
成德謂民寧政  
簡黷斛不入竟  
時和氣豐也尚  
同則君臣一心  
同務則四民著  
業  
呂吉甫曰知城

文王觀於臧地名見一丈人釣而其釣莫釣似不釣非持  
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  
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  
也於是旦而屬音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  
色而頤乘駿馬而偏朱蹄一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  
人庶幾乎民有瘳音抽乎諸大夫楚然驚動貌曰先君王  
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  
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  
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音怪字法壞其所樹之黨散群不養徒衆

丈人之凡典為  
政之於其釣  
釣之間獨之  
以夢期之以下  
而不卜者上恐  
大臣父兄之不  
安下恐百姓之  
无天也典法无  
更六典八法受  
於天子者唯其  
為一國之道也  
偏令元出少則  
可以公之諸侯  
而後出此所以  
可及於天下也  
諸伯秀曰植者  
范无隱云也疆  
植木以為界如  
榆閭柳閭之類  
植壞散群則撤

長官者不成德量斛不敢入於四竟小外國更斛大  
境內列士壞植散群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  
務也其功黷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  
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  
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朝聞文王政及  
天下之言故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  
未耶德其猶未至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  
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譏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陸方壺云臧丈人太公望也一連下六釣字文亦  
持其釣而以釣為有事者也常如此特竿自適  
而已百姓無天言生民無主也號令之也其無他

戎服與隣封混  
一此尚同之俗  
也

呂吉甫曰引之  
盈貫持滿之至  
肘措杯水平直  
之至前矢毫髮  
而復香方矢復  
寓而在致廣香  
則矢往而否也  
方矢則盈前矣  
並言其前傳相  
謂其用志不分  
此射之射也不  
謂之射則所謂  
守非知

不固其宜也  
不變固其宜也  
不固其宜也  
不變固其宜也

江適曰射之射  
所要在彼不  
射之射所守者  
在我射之射方  
可方不可不射  
之射無可無不  
可方其迭象人  
以其無所懼也  
及其伏地而汗  
流者以心有矜  
也夫山之高石  
之危淵之深无  
心於害人也豈  
履之者未兆皆  
蹈其患也唯其

### 學貴神定

當導先王之命不可更生他疑也與法無更無變  
令也偏令無出無專令也壞植散群無偏黨也長  
官不成德不居功也顛斛不入四境不懷疑也太  
公之政如此信乎足以及天下矣然有心以及天  
下非自然也故太公因其問而遁蓋恐不知順天  
舍之自然而一以有心為之則損德多矣回之問  
亦是至人無夢寐有心為之則輕邪論邪彼直以循人  
為言者但曰文王至德也可輕論邪彼直以循人  
情於斯須耳蓋循情以用人乃聖人之大權而下  
不敢以議上又臣子之盛節也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

直而肘平可置杯發之適矢復香方矢復寓當是時

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

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

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遂巡足二分垂

在外面向高山背臨深淵退而揖禦寇而進之禦寇

伏地驚視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

青天天下替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驚

貌有恂目之志志在眩悅人之爾於中精也殆已夫

陸方壺云貫鏑也引弓滿鏑射之法也香重也言

來之矢復寓于弦上如以敏捷如神而徐觀其身

則如木偶然故曰象人是則可謂射之射矣而非

不射之射者何能以巧用而不可謂射之射矣而

高覆危而臨乎百仞之淵則神怯而不能矣蓋以

平日不曾講得養神守氣之學一履艱險便自退  
却不得實用即為疾生有變于已所以北宮黜之  
養勇直到不膚撓目逃處方能勝人故觀伯昏無  
人登高山履危石下臨百仞之淵遂巡其背一分

四

曬實二分履虛揖禦寇而進之是何等手段自非  
 神王而氣專焉能若是乎哉故知至人上闢青天  
 下潛黃泉渾而斥之入極之外神氣不變非強之  
 也中有養焉耳嘗觀虛弱之人夜則夢飛墮地則  
 駭汗洽背舐便是神氣怯細之徵古之人多以夢  
 寐卜所學之淺深若乃猿舞竿頭魚潛水底山頭  
 建塔水面架樓以輩工匠有何神氣只緣平日習  
 慣危机便成絕技以箇慣習亦是他神在處存氣  
 在此處守若移之地處却又不能所以但為偏術  
 小巧與列子之射同論至人則雖未嘗歷試諸眾  
 然一神定而萬事畢矣  
 然是定也豈易言哉

1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簞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音午有養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

貴富來不可却也。其貴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於我不相干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波乎。其在我乎。審其可貴者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高視遐想於天地之間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非言詞所可窮美人不待濫。非聲色所能淫盜人不得劫。劫同非凶威伏義黃帝不得友。遁世而輕天下歿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石可穿而無間隙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僊。音改。若貧賤之地不以爲病天地充塞乎天地之間。旣以與人已愈有。推以化人用之不盡充滿



故不損已為物而放於自得之地也

郭象曰言凡有三亡微也不足以致也遺之者不

以亡為亡則存亦不足以為存矣曠然无矜乃

更在於心之所措耳天下竟无存亡

呂吉甫曰道无方故不可致致則招之使未德在我故不可至則自此至彼德則死為而仁可為也仁則所享而義可虧也禮則為而莫之應揆臂而仍之是相偽而已所以為道者日損以至於无為則仁義禮樂不得而絕滅之及无為而况不為則仁義禮樂就非道耶今已為物則

陸方壺云

知相鼻踵息而不粗也孫叔敖亦幾乎之非我而又審其輕重兩在之權若果重在令尹則與我無與果重在我則令尹無與既然而不相干夫復何生欣戚方將為之躊躇為之四顧審乎無暇以索所謂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者何暇論夫人貴人賤我既以為人已愈有此一句出老子

允楚之辨

楚王與允名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允亡者三言允

三亡允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即則者喪之

者存之意夫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是以自歎則楚之存

不足存存而自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

存也

陸方壺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凡雖亡矣而不足以喪吾存此凡君也道之言也由是觀之凡亡不足以喪吾存楚未亡矣嘗以存乎凡固未嘗亡而楚固未嘗存也凡未嘗亡雖亡何害楚未嘗存雖存奚益明乎內外輕重之辨者當不以身外之物為欣戚哉

外篇知北遊

聖人所以貴一

知有思慮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之丘隱出斧起丘貌而適遭無為謂自然者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名水之南登狐闕名丘之上而睹狂屈

已有知歟歸其  
根而不知不亦  
難乎大人則光  
輝而物不能蔽  
其根也云云之  
際亦易事耳  
郭象曰知變化  
之直者不以生  
死為異更相為  
始則未知孰死  
孰生俱是聚也  
俱是散也吾何  
患焉忠生於異  
也各以所美為  
神奇所惡為臭  
腐耳然彼之所  
美我之所惡也  
惡之故通共神  
奇通共臭腐耳  
更生彼我豈殊  
以不知為真

狂屈伸張似人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復以前三言問之  
而屈曰音合唉音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  
猶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  
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  
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謂無為與彼狂屈不知也其  
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女  
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  
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  
出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  
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老子以外飾為禮故抑之如此故

是知之為不近  
明夫自太之冥  
物槩乎可謂而  
見也  
陳景元曰收視  
反所諸有皆空  
以知為之不知  
為非者重增焉  
耳且真非其真  
知皆為道障先  
難除者也當先  
損其知後損其  
不知以至乎无  
知无知而後无  
為无為而無不  
為也无為則无  
我其唯大人乎  
唯忘生故忘死  
能忘死則忘生  
復生之原以生  
或為一條惡性  
而不暇哉

曰為道者日損去華損之又損之絕仁棄義以至於無為  
點聰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  
難乎其易也其為大人乎生也歿之徒萬物出入於  
也退藏之歿也生之始方其死也而生孰知其紀紀而不  
机以寓維是其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  
知其孰網維是人之生之理已前孰知其紀不  
氣之聚散為之乎人之生之理已前孰知其紀不  
為死若死生為徒知死生吾又何患陶鑄故萬物一  
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奇而生為神其所惡者為臭腐  
以死為臭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  
通天下一氣耳一氣之通天下萬物皆陶鑄聖人故貴一無美無  
為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

使知否則是墮于疑網落于言筌起于知識生于見解而去道益遠矣此遊者却不解以復往問於狂屈狂屈謂予知之欲言而忘其所以言此一答雖若近似却不能使之路絕道斷猴為引犬上堂而逐之反見黃帝而問焉則已大泄天机矣而知復問三者孰是豈知知者未必為真知而不知者正所以為知邪故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成與若終不近也所以老子之言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以亦老子註疏儒者皆謂學以致道不知道者無為而常自然不可致也儒者皆謂聖人至德不知德本純絀全全人人具足有何不至而有至之名故曰德不可至道德之下而有仁義仁猶近也為之可也義則過於分別去道遠矣虧之可也禮則相助為焉而已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始也夫為道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奚取於是有為之也故曰為道者日損上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則道德幾矣今以撲散而為器矣欲復歸根不亦難乎歸根謂返於道德其易也唯大人夫大人也損之又損也無



故曰可以觀天矣

郭象曰不以故自持其變俱也  
有心不可其謀  
獨化者也  
呂吉甫曰言未卒而假寐則聞其言而藥也彼未行歌而去之說其安之易也形稿心灰則寂之至真其矣知以其无知也

萬物汚此則浮沉上下日新又新而巳造化得  
以則陰陽四時各得其序而不愆潛然若亡也而  
寔存油然不形也而自成萬物自生自畜自養自  
育而不知知誰之所為以是觀天則天之所以為天  
居然可知矣聖人以此而行之不  
言之教成無為之化也有以哉

被衣說齧缺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  
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達於自道  
將為汝居處之域汝瞳焉未有知新之牘而無求  
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  
若稿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  
若無所見之貌無心而不可與謀波既無心而我波何人哉

陸方壺云

正汝形身不妄動也一汝視目不妄視  
也如是則專氣致柔而天和將自至矣  
攝汝知不起思慮也一汝度出入以度也如是則  
心不外馳而神將來舍矣將見德為汝美道為汝  
居汝於此時瞳焉有為如新之牘而不得其心之  
所之如未孩意蓋如此故齒缺因被衣之言莫逆於  
兒之未孩意蓋如此故齒缺因被衣之言莫逆於  
心無所疑問直下收聽返觀神內守不覺相對  
而睡寐以箇景象直是相悅以解無心之甚故被  
衣大悅行歌而去之真其實知言以人真是實知  
此理故質任自然不狗師弟子舊套而以故自持  
媒又即昧又也彼何人哉乃我於道而能若此嘆  
之至也

論道不可得而有

舜問乎丞官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  
何得有乎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

呂吉甫曰天下之物汚穢者莫若汝身而天地之委形汝不得有而視身之所

而天地之委和  
汝不待持其成  
生之所本夏若  
乎性命而天地  
之委順汝不能  
遠其正現汝之  
身知本无知則  
行安知所往如  
安知所持食安  
知所味是皆天  
地疆陽之氣所  
為則所謂道者  
汝安得而有哉

地之委形也字法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字法性命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順也字法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字法故  
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疆陽  
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季康一云

委積聚也夫人地水火風四大假合而

陽二五之委通成和而後始有生非汝有天地之委順也字法故曰生亦非汝  
有天地之委命非汝有天地之委順也字法故曰生亦非汝  
成人故曰性命非汝有天地之委順也字法故曰生亦非汝  
有窮盡故孫子非汝有天地之委順也字法故曰生亦非汝  
之其處也孰持之其飯食也孰味之天地之委順也字法故曰生亦非汝  
氣也疆陽即健動之義天地以之而生物者夫舉  
吾之身而皆非吾之所有則今者幻身復在何處  
又胡得而私有其道細味此語不惟可以消入鄙  
道以為有得者妄矣細味此語不惟可以消入鄙  
客之私而佛氏所謂人法隻忘乃成空到者其義

亦可  
想矣

### 老聃與孔子論道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音閑敢問至道老聃曰汝

齋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恬擊而知夫道宵然難

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々生於冥冥萬物昭著

之有倫生於無形有倫有象者皆自無形中出精神生於道形本

生於精形質之凝成由陰陽之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

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性無涯無門無房四

達之皇皇通達貌也邀於此者四枝疆思慮恂編達耳

目聰明其用心不勞所謂以接而生其應物無方天

呂吉甫曰精神  
於道極為昭々  
至道之極則真  
實物成生理則  
有倫其精其真  
則无形也而方  
物以形相生來  
往无迹四達皇  
皇也入而無物  
此則休乎萬物  
之與休思達  
其用无方天地  
萬物之生成莫  
非是也夫傳非  
知而力非慧不  
人已斷之益非  
益而損非損不  
人之所保也淵  
乎魏莫知其  
犯有運有量非  
道之內萬物之

所得非資於外也。由是而求道，得其所在矣。非陰非陽，唯道是。直且為人典。人同耳反宗典。天同也。皆聽言。非所美壽。天寺。現免集。愛足分。我果祿。有理。萬物所同人倫。相齒。大道之序。不遠。不守。不去。不取。之謂調。而座。成偶。而座。之道。亦不考。不鳴也。帝王之所與起。不過由此道耳。人生如駒過隙。不可留止。物哀。人悲。不明其未。

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不以慧。聖人之斷。已決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有為辯。聖人之斷。已決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知為加益。聖人之斷。已決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保也。淵又乎其若海。魏。無窮。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贊。則君子參。波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為而不匱。生於地。資始於天。資此其道與中國有人。人至焉。非陰非陽。陶鑄之外。處於天地之間。寓形於天。直且為人。人耳。將反於宗。將反而遊。自本地之間。觀之。生者。啗醢物也。啗醢聚。雖有壽夭。相去幾何。同。

也。死。故。散。何足是。堯。非。榮。曉。果。祿。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處。順。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注然勃然。易生。莫不出焉。油然漭然。歸。復。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毀。隳。其天。綏。紛乎宛乎。解。陳。泰之。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亦隨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所以形者。乃形之。不形。則必有形。有。形。之。身。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然。非。學。道。而。將。至。此。衆。人。之。

也。死。故。散。何足是。堯。非。榮。曉。果。祿。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處。順。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注然勃然。易生。莫不出焉。油然漭然。歸。復。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毀。隳。其天。綏。紛乎宛乎。解。陳。泰之。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亦隨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所以形者。乃形之。不形。則必有形。有。形。之。身。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然。非。學。道。而。將。至。此。衆。人。之。



也無方道德有於身而符徵見於外理之自然無  
足異者是道也天不得則不高地不得則不廣日  
月不得則不行萬物不得則不昌而况於人乎信  
乎其不可不邀而得之也今之求道者類博之以  
知辨之慧而不知知慧之開道之鑿也聞見之多  
理之障也以故聖人斷之老子曰絕聖棄知蓋斯  
道之妙不在辨博一言以盡之曰冥冥而已雖則  
冥冥而實為昭々之本故出而生萬有也舉世益  
之而不能為之益入而歸於無也舉世損之而不  
能為之損此則聖人之所保者保如佛語保任此  
事終不虛也之保淵乎若海言其莫測也魏乎終  
則復始言其無端也是道也洋洋乎發育萬物不  
得君子以為之運量則造化幾無全功運量者裁  
成輔相以成物曲之利者也是道雖貫乎物之中  
而又有行乎物之外者故曰君子之道彼其外與  
若夫資之以生資之以始亘宇宙而不見其終窮  
則天地自然之道物之所以為本根者也此段補  
出天不人成意更周匝木實曰菓草實曰蔬之物  
雖微而其卑高之相亞大小之相綴亦自有理而  
不亂人道之大雖難與果蔬比倫然其所以相齒

郭象曰若海者  
容恣无量也終  
則復始者與化  
俱也故不置此  
明道之瞻物在  
於不瞻不瞻而  
物自得故曰此  
其道與言至道  
之无功无功乃  
是称道也非謂  
非阳无所偏名  
直且為人者教  
然自放所遇而  
安了无功名也  
及於宗者不逐  
本也

之序則固未嘗有異故觀葉蒨之出於自然則人  
道從可知矣是以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  
曹之而不違者如父子之無所解君臣之無所  
聖人處此亦惟盡此當盡而已然過矣而化未嘗  
若節以為貞蓋亦順其自然而不加以一毫人為  
之私常以人為貪吝其德也謂謂困株守不自解  
又為多矣調而應之德也調謂調和善處為之而  
以為者德也偶而應之則無心為之者也道也  
蓋知其自然而一以無心處之則雖為之而無以  
為矣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世出世法莫不繇此卻  
隙古通用白駒隙中之光影也言人生歲月直如  
隙駒注然勃然出者油然然入焉出則生也入則  
灰也已化而生又化而為類所悲其成也則為生  
其在人也則為同類所悲其成也則為生而哀者  
得而知也則在彼則以為解其天殺而墮其天策  
爾藁弓曰我囊衣曰藁蓋人之有軀殼如物之有  
彼方適然自一受其成形即為軀殼所累解而藁  
焉耳天下有歸而不樂者乎而我教然笑而歸  
之何為者哉形者色身也幻相也假合者也不形

張四維曰物以  
兩相值道一而  
已見道明則入  
我一笑故无值

者法身也實相也無假者也圓覺經云幻身滅故  
幻根亦滅幻根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身亦滅  
幻滅滅故非幻不滅以是而論亦衆人之所同知然  
却非將至者之所務何者至則不論論則不至若  
待擬議商量猶為夢中說夢故道不可見若使相  
遇而後見猶二也故曰明見無值道不可辨上  
若默道不可聞上不若塞黑為塞為黜去見聞辨  
說之支離則於道得矣

### 道在乎四者

東郭子

居於東郭

問於莊子

字法

曰所謂道惡乎在

莊子

音馬

曰無所不在

東郭子曰

期而後可

指定

莊子曰在

蟻

音拜

曰何其下邪

曰在稊稗

二草

曰何其甚下邪

曰在

瓦甕

曰何其愈甚邪

曰在屎溺

東郭子不應

莊子曰

夫子之問也因不及質

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

有知而全微穉

稊稗先生而有

形尿溺有形而

與腐者也若是

而為道則道无

不在可知論道

在乎四者乃其

頑也以愈下

而復問是不及

質矣獲狶者每

有知而全微穉

稊稗先生而有

形尿溺有形而

與腐者也若是

而為道則道无

不在可知論道

在乎四者乃其

頑也以愈下

而復問是不及

質矣獲狶者每

有知而全微穉

稊稗先生而有

下愈况則期道  
愈下豈不愈非  
其廣和而乃必  
欲逃物以爲无  
非所以爲无不  
在也故道之指  
一也遊乎无何  
有之宮而得其  
同合者則焉有  
四者而非道邪  
萬物雖並作而  
常相與於无爲  
則濬莫調聞者  
莫不復歸其根  
寡然而已吾志  
无往焉而不知  
其所至去而來  
其不知其所止  
其來而又不知  
其所以終此則道  
木嘗有物也  
人非道也

下愈况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所謂至道若  
物而大言亦然言大道者亦不能離物而言之矣周徧感三者異名  
同實其指一也故吾前四言者雖不同而無不具道之體侯言之有周徧感三者雖不同而  
其指實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道器而論無  
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為乎濬而靜乎溪而清乎調而  
問乎言三句只是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志吾  
不逐物則無所往焉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  
焉而不知其所終是吾既往來於斯道之中而彷徨  
乎馮閱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  
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

故仿之閱大  
知入焉而不知  
所窮由是知物  
小者與物无際  
謂物際則非物  
際之不際侯  
不形之形形之  
不形盈虛物也  
為盈虛者道也  
彼為稟殺本末  
積散亦侯是也  
然則道之无乎  
不在此可見矣

也謂盈虛哀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哀殺非哀殺  
波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推而至於本末積散莫不  
皆然則為梯梯者誰與  
陸方壺云夫道無不在問道者每又求之於高遠則非矣故莊子於東郭之問而以每下  
者谷之欲其知糟粕煨燼無非至教所謂西掃應  
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而求郭不知也於是  
莊子曉之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取正於正獲之  
問監市乎獲稀愈下則肥瘠踈其賢則自可知譬物之  
足踈之也蓋稀之肥瘠踈其賢則自可知譬物之  
底也故以為下正司市之官獲其名也監市侯今  
之當行者也期必也因有斯而後可也問故曰汝  
雅莫必謂不必指定道在何處則天下豈有逃乎  
物而得謂之道者乎畢竟道之與器焉不相離故  
至道若是至言亦然周徧與成三字何異其指一  
而已矣終日說玄說妙却與糟粕煨燼何殊雖然  
我以其言言道子以其問道言與問皆非道也將

曰起而悟  
之不足蘄

論道而非道

懷道人也。神農隱兒。闔戶。

老龍歿矣神農隱几

天知予僻陋慢訑

予之狂言而歿矣夫

曰夫體道者為一道天

農道秋毛之端萬分未

言而  
死言而  
道不在  
言藏

道者乎。  
又况與道相

謂之冥宮

道所以終譌之論  
便非也  
於是

形者竟无物也  
有道名而竟无  
物故名之不能  
當也。不知故問  
問之而應則非  
道也。不應則非  
問者。所待故雖  
問之亦終不聞  
也。元問无應是  
宛季去教端於  
自然之意。問旁  
所謂責空也。實  
无而假有以應  
者外矣。若夫脫  
落天地遊虛涉  
遠以入乎冥  
者不應而已矣

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  
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  
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  
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  
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  
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  
矣。於是太清中而嘆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  
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  
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形知  
形者之道不當名。不當以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未嘗形

羅門曰。今戶  
推門而噪然放  
杖而大指老庵  
吉予无所發予  
之狂言而歎者  
言我所發言多  
是狂妄。无知老  
龍吉在則我發  
問可以質正。今  
老龍吉成則我  
无所發。我之狂  
言而亦終於我  
沒。以歎矣。今於  
道秘室之末方  
分未行處。一鳥  
指神農也。藏其  
狂言即无所發  
也。於人之論而  
論之。其人之  
論道者。以其无  
形无声。而但謂  
之冥也。

不知道也。雖門道者亦未聞道。問者所聞道無問。問  
問無應。問無無問問之。是問窮也。問而窮也無應  
應之。是無內也。中心無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  
觀乎宇宙。即有有也內不知乎太初。即未始有有是  
以不過乎崑崙。不游乎太虛。  
陸方壺云。麥開也。天者推尊老龍之詞。無所發予  
端焉。不得一言。神農未為知道。猶知夫子之藏其  
狂言。即此藏之一字。便是知者。不言。體道者有見  
於此。是以昏昏收默。以吾之視也。而倪於無形。逐  
吾之听也。而聽於無聲。若與人論道。而可以謂之曰。冥  
冥直言筌耳。冥又豈為道耶。蓋道而可以謂之曰。冥  
則道又可名矣。於是太清一段。亦自上透下。大意  
謂不知。乃知。知乃不知。太清問道。於無窮。無窮以  
不知答之。是矣。既又問於無為。則為失問。無為自

以為知而舉其數不知道無名數九川舉可陳皆  
外也而非內也外而非內則淺之乎其言道矣大  
抵道不可言言之則非道不可聞聞之則非道不  
可見見之則非道不可問問之則非道不可答又之則非  
故無始重重掃淨直到不知地位而後始為究竟  
崑崙山之最高者不過乎此則不能挾日月凌倒  
景而游乎太虛以喻無內而待問窮者

善學者不學

呂吉甫曰光曜者太字發光而能照无有則无照矣此光曜所以不知其為有為无問之而不得問也自然空然視听傳之而不及此所以為无有也唯其有不能无是以不能无也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音梅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又也及為無有矣未能無何從至此哉

焦漪園云

落無之一邊既落于無無復為有及其為無清有則清淨之中著了一物何從而得窅然空然不見不聞乎哉大抵性體真空加一無字不得加一無無不得佛語所謂如剎焦然直至層又俱尽而後始為空到妙哉妙哉

以捶鉤言道

郭象曰不失毫芒者玷捶鉤之輕重而无毫芒之差也物孰不資者都无懷則物來皆應然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於他物非鉤無察也而為鉤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况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知矣荀子云百  
王之道後王是  
也千載之前今  
日是也再求始  
則虛心以問虛  
則神生故始終  
則聞言未悟中  
心有物以礙之  
而不神者未矣  
故昧然无右无  
今无始无終以  
神言也本无死  
也因生一死去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耶仲尼曰可古猶  
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  
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似知今  
日吾昧然似無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  
者先受之虛心以問虛則神生先能領會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  
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

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止矣，更不必對。欲其神會於無言之表，不以生生為生，不以死死為死。

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而其生其死，各自成體而不相涉也。有生

其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而其生其死，各自成體而不相涉也。有生

天地生者物邪？提起詰問。有元天地生者物耶？乃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便有物出，涉乎形器，便不序為物之先。猶

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從一生萬，又一萬一。聖人之愛人

也，終無已者。裁成輔相以終天地無已之功。亦乃取於是者也。亦取法於

後天生物者也。

後天  
物  
生  
者  
也

褚伯秀曰冉求  
此問有疾雷破  
山之勢夫  
閑一谷使之生  
問而退聖賢之

陸方壺云未有天地之先在人則為思慮未起  
神莫知之時本不可以致吾思容吾  
者冉求驟然以是為問蓋有難於為問者而夫子  
直曰可知蓋亦因今推古而始以是為証欲冉求



之自悟焉耳蓋今日之今即往日之今未有有今而無古者即是而觀有天地即今也夫有天地即古也使其無古則亦故今不出矣此夫子於難言之中而姑發其可言之端而冉有未前也明日復見謂昔也昭然今也昧然敢問何故忘其一問之初路覺有些領悟久則愈思愈塞夫所謂語其故昔之昭然者是汝初問之時胸中廓然無物方尔虛心受教神者受之故虛靈之天豁然透露譬之雲破月暎頤之落了言筌添了見所虛靈之天反生理障是為不神者求之之故為字去声道家原說此神不是思慮神此個不中取能遮障本体故令昧然既又為狀未有天地之先空相如此前言古猶今也此却分明說出無古今無始無終無子無孫試將太極圖中陰陽相對相待而生靜極而動又極復靜便是古今始終下五行男女萬事萬物便是子孫最上一圈空寂無有便是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之先的空相此中若如求索將無作有便不是性又謂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纔說性便已不是性又謂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先不得蓋亦有見於此而冉求未對畢竟難悟

再加思索則去之愈遠故夫子已笑未應矣。言罷了不消對了不以生生為下又承上意遂釋此段蓋成生事大吾人真實受用正在於此。然須要知得適末時也適去順也安時而處順成生不難易也今之學老氏者但以生為可求益生厚生裨盜於有常之外不知滅為幻滅生亦幻生以生也成終未離幻惟知道者以生為旦暮適去順也成則已耳故不更求所以生者以生其成今之學釋氏者但知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一切捐棄有為之念不知落於頑空淪於斷滅稿木成灰無有是處惟知道者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而不滅生事以成其生所以然者蓋以死生有時吾人則當順以待之當生之時本貼在生不當更作死觀當成之時本貼在成不當更作死想此謂順化又此死生變化皆屬後天形質有先天地而生之物耶故物物者非物自物出者有生有死謂也夫天地間之有物也猶人性空中之有物也。有物則生生無已即是而觀聖人之愛人無已者。

簡聖人還有意我固  
必亦大道之所不取

君子是非相齟

呂吉甫曰古之人外化則與之偕遊內不化則有不忘者存今之人內化則其心與之然外不化則規乎前而不日徂也與物化者一不化則安有化不化則非所以為不化安可與物相靡其行如馳而莫之能止執與之莫多則不將不迎而不可藏而已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無有少將無有所迎二句言應物無迹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不累於物而內不化其心不動今之人內化心聞以而外不化見役於物與物化者古人所以外一不化者其而不化者存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章法狶希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數聖人各成一家故曰圃宮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齟也音齟皆不能及道故有是而非之爭也而況今之人乎何怪其然乎抑人處物不

其居若若儒墨者師以是非相齟則傷之甚也今之人不與之相靡也難矣人處物不傷物則是非兩行而休乎天均物其能傷乎故雖與人相將迎而獨遊於無所將迎也世人為外物所役哀樂待以入其舍山林皋壤使我欣欣然未畢也家又繼之二者相為往來而未嘗息也莫止則其身直為物所寄如蓬

傷物故惟聖人善處萬物與物俱不傷物者物亦不傷物化相忘是非而不傷夫物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善將而非所迎而非迎也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萬物之感哀樂相尋而應接不暇世人直為逆旅舍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知所不能無知不知他日之無知無能他日之無能樂者固人所不免也夫矜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陸方壺云

將者承奉之義迎者邀致之義皆應物之涉於有迹者回問無將無迎何以得

旅耳蓋知所遇  
而不知於不遇  
則則偶物不遇  
則則離物不能  
而不知所不能  
則則為物役不  
能役物也無知  
無能人所不免  
言其固有皆可  
求之而反務免  
乎人之所不免  
則失性甚矣豈  
不悲哉

卷六終

遊此無心之天乎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者  
應感無迹也內不化者不與物遷也然亦不  
不化者存然後能輕富貴必有一不憂不  
移者在然後能輕富貴必有一不憂不  
後能一死生故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不化二句是詰辭言安所化乎安所化乎  
之相靡相順而俱化乎必與之矣多而不  
乎夫人遊乎山林皋壤之間既自適然而  
今傷昔則又不能無哀所謂情隨手遷感  
故曠然怡情之中而又有泣然泣下者存  
來吾不能禦其去也吾不能上悲夫何無  
若此耶邈其生哀生樂之由良以吾身直  
逆旅萬物常在而吾身不常以故其相  
其不能留誠無益哉今人之遊樂而不知  
日之不能遇但知今日之能遊樂而不知  
不能是不達於無常之說者也夫是無知  
固人之所不免也今務免乎人之所不能  
可得乎為計日拙為心日勞又自悲已  
不落落於筌蹄至為不牽於世故順其  
齊其知之所知而不能養其所不知則其  
知淺矣

新刻蔡陽黃先生南華文髓卷之七

蔡陽 黃洪憲 評輯

南華真經

雜篇庚桑楚

庚桑不為堯舜之跡

其一

郭象曰：自然飾知，挈然矜仁，擁腫村也。執掌自得也，異之異其棄知而任愚也。夫子四時俱者，死近功，春秋生，成皆得自然之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山名。其臣之畫然用智貌知者去之去知也，其妾之絜然絜貌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執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始來吾澠。」

事遂百姓皆謂然驚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

呂吉甫曰癰腫遲鈍也缺掌拘執也均非任知與仁者也夫穰大治也

愛勉道曰至人尸室環堵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狂言至人隱如人不知其姓名故猖狂莫可揭木為標則

人皆見之

劉榮曰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而後退之民乃欲尸祝庚其然則禁之於道苟有其其人與受其殃今聞之南而不釋然則楚之於順物其猥未耶

郭象曰弟子謂大人必有豐稜故勉夫子听之

然驚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

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唐棣

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之意弟子異之也桑子曰弟

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

天地以萬物為寶至秋而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

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小園牆言之室而百姓猖狂不

知所往今以畏壘之民而竊又焉欲俎豆予于賢人

之間我其杓之人耶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言有

師教而不

陸方壺云

後執弟子之役者也庚桑姓楚名偏得謂獨得道臣妾指左右之事楚者而言

畫然知以經畫為知者也繁然仁以度為仁者

蓋老氏絕仁棄知故學其道者一皆遠而去之

腫歎掌皆朴而無能之貌壤猶治也一作大壤

為歲登者近之然異之貌壤猶治也一作大壤

常人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之言見其胸次灑上有異

功惟久則方見其有益也口祝社稷嚴敬之至也

畏壘之民蓋欲尊之為君庖桑子聞之南面而不

釋然則以天道春生秋成有為大矣而不言所以得

而不死其功而化自忘焉至人與之為體故尸居環

堵之室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百生猖狂焉不知

所往不知所往者率其性之自然而無方無隅是

其二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八尺曰尋倍尋為常之溝巨為無所還回

答以去利索害  
乃全若嬰身於  
利祿則粗而淺  
曾魚幣之不若  
也三謂堯舜  
何足稱揚哉將  
令後世妄行穿  
鑿而植穢亂耳  
簡髮數米理錐  
刀之末也混然  
之无所治為  
乃克濟耳若拂  
戾其性以待其  
所尚真不足而  
以知繼之則偽  
矣偽以求生非  
盜而何民於利  
甚勤則无所復  
顧由於堯舜遺  
其迹飾偽描其  
後而致斯弊也

其體而鯢鱖為之制專制於小溝步仞六尺曰仞之丘陵  
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之為祥妖孽之狐以且夫  
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音含之法以畏壘之民  
乎夫子亦聽矣唐桑子曰小子來夫禹音含之法平之獸獸大  
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網罟之患吞舟之魚音湯易湯溢而失才  
而失水則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夫  
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淺眇而已矣且夫二  
子堯舜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  
而殖蓬蒿也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殖穢亂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  
喻其所為者計較又何以濟世哉道了

呂吉甫曰老聃  
以本為精以物  
為粗以有余為  
不足淡然每  
神明居楚詩  
之道故載身不  
厭深眇德遺堯  
舜而不為也夫  
以未始有物之  
間而分辦堯舜  
何異鑿垣植蒿  
既非宜而人无  
用難能市物自  
然而不敢為則  
簡而而有功不  
然則送簡髮數  
米曷足以濟世  
哉聖人之治使  
民无知无欲以

下却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  
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見利則臣有殺君不顧親  
正晝為盜日中穴音巢隙音巢吾語汝大亂之本必  
生於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其必有與人  
相食者也

陸方壺云

此借巨魚巨獸以喻如小之地大賢

授能以善利天下堯舜之世蓋已然夫堯舜大  
聖尚不能以一人治天下而又必假賢能况畏  
壘之細民乎今畏壘之尊先生也其亦望治之心  
有所不能自已者先生蓋亦聽之而相以不憚為  
哉於是與桑復即前喻深為譬說言魚獸賦形愈  
大則取禍愈速故函車之獸與吞舟之魚獨行離  
山則罟網羅之蕩而失水則螻螻苦之以故深居  
簡出自托於高深者物之所以自全也况全其形

堯舜之跡現之不免率資任知率至相軌相盜則有知有為之大民性為其所擾亂之所由生也

郭象曰全汝形守其分也抱汝生无攬乎其生之外也目与目耳与耳心与心

生之人而知反不逮此乎且夫尊賢受能善利天下則堯舜之事大道者又何足称乎垣墻不可鑿鑿之則渾朴者傷蓬蒿不可植又之則生類者乱堯舜之遠於道也其辨若此又如簡髮而櫛數米而炊斗筭之量何示不廣耶故舉賢則民皆以賢相軌矣任知則民皆以知相盜矣相與則民皆以相盜則相殘不知以善利先天下而適以大亂倡天下民之趨利也甚勤况可得而先乎利在子先則後其父利在臣先則後其君於是子有棄父之心臣有叛君之行取天下之所謂名者而分裂之於日中正畫之間恬不知畏是亂之本萌於堯舜之時而大壞極弊於千世之後論其勢特隱而未見耳或謂莊老之言過於微亢天下有人與人相食者不觀之衆暴寡強凌弱知罔愚與吃民之膏血者乎則又甚矣

### 庚桑進南榮見師

南榮趺蹇然正坐曰若趺之年者已長矣德遺堯舜而不為其

郭象曰全汝形守其分也抱汝生无攬乎其生之外也目与目耳与耳心与心

至矣 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耶 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又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 南榮趺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人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人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人也而正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去而不能相得

王元澤曰愚受者達耳神悟則微心牛涉支有鯢鵬之化蜂虻之安有鳴鴉之維理固然也庚桑所以謝之問者藏其狂言以自全而推至理於老聃耳

欲以心求心今謂趺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又趺勉聞道達耳矣字法 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

化庚桑子曰辭盡矣我之教子已盡矣 曰奔蜂小不能化藿蠋中大越雞小不能伏鵠卵魯雞大罔能矣雞之



材希逸曰人之  
心與耳目皆開  
也而狂者不能  
自持狹蠢者不  
之有所見聞我  
形與人形本開  
辟而無蔽今乃  
為物欲所間以  
心求心不能相  
得矣夫子教我  
勿使思慮營營  
若于此勉以聞  
道亦庶幾其能  
達乎越焉此言  
未有解脫如真  
樂子更欲點化  
之而未故曰  
辭不矣

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大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胡不南見老子

陸方壺云

南榮越庚素弟子也惡乎年業以及此

者謂其受而不虧抱汝生者謂守其亡而不離无使而思慮榮又者謂去其知識而不鑒如此積久而能乃幾於道故曰三年而後可以及此南榮一聞其言自愧開悟之晚乃復於師曰夫天下無異目也而盲者乃不能見天下無異耳也而聾者乃不能聞天下無異心也而狂者乃不能得今吾之形與人形之形可謂相近矣宜其無有聾與狂之病乃為物欲所間耶欲相求而不相得是則踐形惟肖之學越蓋不能無歎焉今夫子教我全形抱生之說勉而聞之道已達於吾耳矣

越南見問大道至人

其一

和教曰與人偕  
來之衆挾三言  
而未故也

南榮越裹粮七日七夜

志

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

楚

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

來之衆也

越欲為道其心不能致一紛亂之

南榮越

瞿然顧其後

其意

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

俯而慙仰而嘆曰今者吾忘吾答曰失吾問老子曰

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思知乎反愁我

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

愁我已安逝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

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

矣今汝又言而信之

得汝

若規規然失神

若喪父母

呂吉甫曰越欲  
為道其心不能  
致一而挾三言  
則謂與人偕來  
之衆亦宜矣以  
道與世元其心  
冀得而藏此老  
子所以得之於  
眉睫之間也道  
者物之所居唯  
越一語得之今  
舍一之之心索  
之於无窮之間  
若喪父母而揭  
竿求之於海闊  
然執欲反其

性情而無由入  
此至人之所憐

揭竿而求諸海也言以短小之物欲測深大之域汝亡人哉喪情之人  
惘惘乎心無所歸之貌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

朱得之曰道遠  
日久此意愈益  
故老子一勸忘  
答失問也忘答  
失問者多者死  
而一者生有知  
者死而無知者  
生欲答欲問者  
死而竟失矣忘  
者生

陸方壺云子何與人借來之衆言何子與人來歸之衆乎非謂南榮率衆而來也蓋與桑  
惟尊其師凡有疑而未化之人皆令其南見老子  
故老聖因南榮之續末而發是語南榮不察其旨  
却謂已未嘗率衆而未故瞿然而碩其後忘吾答  
失吾問只此便見南榮身分老子以子不知吾所  
謂乎所謂即指平日所言絕聖棄知絕仁棄義之  
語絕知則人謂我愚任知則為身累以至絕仁  
則恐至於害人絕義則恐至於傷彼絕之不可不  
絕不可故嘗以三言為患不知絕聖棄知絕仁棄  
義則反為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矣又焉得有不知  
不仁不義之足患乎越之芒也若此故老聖見眉  
睫而知因言而央為發大慈憫故言汝規然若  
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其失所天也若此真亡人  
哉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正謂  
迷頭棄父佛語所謂可憐愍者

其二

言曰提關提  
也耳目也心  
樹內也全形抱  
生真若忘其心  
術遺其耳目若  
乃声色轉於外  
則心術鑿於內  
欲西顧於內則  
耳目善於外故  
名無得无失而  
後為通也偏鑿  
狃不可况外內  
俱鑿乎耳目眩  
惑於外而心術  
流蕩於內雖繁  
手執之弗能止  
也抱一不離其  
性也勿失還自  
淨也當則吉過

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  
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執哉音執鬱音鬱乎音乎然音然而其  
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鑿音鑿者不可繁而提將內  
捷捷同牢內鑿字法者不可繆繆同綯而提將外捷字法外內鑿者  
捷捷同牢內鑿字法者不可繆繆同綯而提將外捷字法外內鑿者  
道德不能持雖道德有於身而况放道而行者乎南  
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  
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  
越願聞衛生之經法常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  
乎法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即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知天

則止無所下也  
止謂止於分也  
已謂無遺故迹  
也舍人求已全  
我而不效彼也  
修然無停迹也  
侗然無節礙也  
嗑不啞任之  
自出不由喜怒  
也握不握任手  
之自握非自持  
也視不瞋任目  
之自見非係於  
色也行不知所  
之信足自行無  
所趣也居不知  
所為縱任自任  
也與物委蛇斯  
順之也同其波  
物波亦波也

道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脩然乎  
能洞然乎能兒子乎音法兒子終日音號舉長而嗑音六不啞音更聲和  
之至也音和終日音號握音卷而手不音號握音號其德也音一而  
終日視而目不音號瞋音號偏不在外也音精有音精行不知所之  
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音威而同其波音隨而音順是衛生之  
經已

陸方壺云

請入就舍假先生之館舍而卒業也召  
惡即指所絕所棄之事十日自欲反其情性之意所  
得而未得也汝自洒濯孰哉是老子問詞言子洒  
濯身心功夫還熟也未但見鬱乎其愁其中津又  
乎猶有惡也鬱而有惡則求無可求而後始為純熟此  
段細密功夫奈何責以十日此南榮越之所以欲

羅勉道曰獲者  
以皮束物制縛  
之意擗者門牡  
之閉之制其  
外者繁多而不  
可把捉則將拒  
閉之於內制其  
內者謬亂而不  
把捉則將拒閉  
之於外內外獲  
者其病若此

速而不逮也於是老子因其復見也而告之曰夫  
人之學也其要則內外兩忘盡之矣凡人內有所  
束則謂之內護外有所控則謂之外護又者以皮  
束物之稱言人之心貴乎虛靜恬淡一接於物而  
不能過而不留則奪於攻取心受外縛而繁矣就  
此幢又煩擾之中尋求本體其如物拒於中內者  
已實故內捷而不開一動於欲而不能與化俱徂  
則思慮營又心受內縛而繆矣就此綢繆綰結之  
中尋求本體其如乙涉於感外緣難斷故外捷而  
難解里人問病病者能自言其病是病猶未甚  
也喻言已能自狀其病尚淺緣此病自十日自愁  
上得來所謂無病而病者若再聞夫子之言愈自  
驚疑是猶飲藥而反加病今不敢復進於是矣所  
願得衛生之常法而已矣此正佛經所謂願樂小  
法者不知衛生之經非道德不能也故老子難之  
曰能抱一乎能勿失乎二句即道德經所謂載營  
鬼抱一即道德經所謂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  
簡言之即善復為妖者本不待於卜筮而後知若  
民之迷目固久矣故以此發問欲其有以自審也

止乎知止也。能已乎知足也。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急於自治而不暇於及人也。能脩然乎。無所累也。能侗然乎。無所知也。能見子乎。專氣致柔如嬰兒也。必皆返朴還淳之道。至如見子則其德厚矣。故以下遂言  
兒子云云

### 其三

呂吉甫曰。人心湛然如水。知識結成而不能虛。佚水凍而為冰。知衛生之經。冰解而凍釋矣。至人心常如水。故德不修而物不能離。交食交樂而不以利害相撓。也不與為怪。故世俗所不能異。不與為謀。故世俗所不能同。无係无咳又何

南榮趯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脩然而往。侗然而來。自適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

灰。若是者。福亦不至。禍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灾

### 陸西星云

至人之德。無能所去。執著渾然。無迹如所謂執著。譬則冰則已解矣。凍已釋矣。中問渣滓

能一。能勿失。修然。侗然。之足。問乎。此至人所。以為衛生之常。而非其至。所謂至者。亦止於所。不知耳。兒子之。不知所之。所為。而若槁木。死灰。者是也。禍福生於有身。有心。天地鬼神之所司。也。人能身槁。心灰。安得而累之。

所謂執著。譬則冰則已解矣。凍已釋矣。中問渣滓。尚未渾化。安得竟到澄然。湛然。地位。所以南榮問。是至人之德。已乎。而老子曰。非已。若論至人。則上德下德。相與斯世。斯人。交食乎地。之樂乎天。但見人食亦食。人樂亦樂。樂皆與人同。而不受利害。不立詭異。不與謀事。脩然而往。侗然而來。則與人異。此衛生之經。在至人者。如此而已。較之前言。則所謂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者。然則是至乎。謂我之學。當至是已乎。曰。未也。言尚未到此。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只槁爾之形。灰爾之心。如兒子之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則福亦不至。禍亦不來。而人災。可免。是汝衛生常法。此段學問。即佛乘中所謂上乘。做灰心功夫。尚有捉摸。亦越之身。易及者。此處林廬齋解。皆不得其旨。

論常德不離

古象曰德字泰  
然而定則其所  
發者入光非人  
耀也天光自登  
則人見其人物  
見其物也自有  
見而不見彼所  
以泰然而定也  
人而修人則自  
得矣所以常泰  
常泰故能反居  
我宅而自然獲  
助也出則天子  
處則天民二者  
恒以泰然而自  
得之非為而得  
之也故凡所能  
者雖行非為雖  
習非學雖言非  
辨所不能知非

宇心泰定者而泰然發乎天光定則發乎天光者人見

其人人見其人而人有脩者乃今有恒人有脩此泰

者則可有恒者人舍之不離天助之獨成天之所舍

雖群謂之天民實先覺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其天獨

天而生為章法學者學其之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之所

不能行也辯者辯其之所不能辯也知止

乎其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季東一云夫人皆有能有不能於其所不能者而

學也進行其所不能行則其行也卓辯其所不能

可強知故止斯  
至也意雖欲為  
為者必敗理終  
不能

人知所不能知則天也則人則當以其所知養其  
所不知斯得為知之盛故止其所不能知誠知過  
絕其知之所不能以至於無知則寂寞無為之道  
盡矣若有不安於此者則不免於有為失天理之  
自然敗而已矣敗狃  
棄也天鈞狃言鴻鈞

論券內券外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盡心蔽藏敬中中主以

達彼外達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

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何足以入靈臺者有持吾心

有所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

發發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愈遮揜而為

不吾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謂刑為不善乎幽

邵象曰因其自  
備順其成形成  
自生耳非虛度  
而出之理自達  
彼耳非慢中而  
敬外若是而萬  
惡至者天理自  
有劣過也自為  
而致患者乃為  
人耳安之若命  
故生而不滑  
其者心也清暢  
以息不能入  
有持者謂不動  
於物耳其實非





耗費也。或而立者人見其魁然。不魁然者不。也言期費而勉。若狹此遂物而往物亦入焉。化於物也。物且者姑與之為雷同而志不在焉者也。志不在則自身且无所容於其間。安能人同如此。則則皆衆人之人耳。

家曰成毀无分而道皆通于其分而求

誇之徒也。人見其跋而高也。以為渠魁不知一耳。何足尚哉。大抵良賈則深藏若虛。盛德則容貌若愚。君子之與物也。深自儉約。不為侈大。如寒士。然足之謂與物窮者。然虛則能容。謙乃受益。故物莫不入焉。若與物苟且。漫然而來者。汗然而去。在學者則為道。听塗說之人。此尚不能自容。一身安能廣受衆人也。夫無容人之量者。人將離之。故無親無親。則與物揆絕。而人之類皆不能與之。為徒其病源。正在一箇務外好高。而悅於近利耳。可不戒哉。兵寇數句。又言幾微之害。蓋人有一念不謹。而貽終身之憂者。故兵莫替於志。真忿之心。甚能自戕。此之鎔錫其禍尤慘。無能避者。故鎔錫為下冠。莫大於陰陽。祗席之間。干戈生焉。然而陰陽男女。無所逃于天地之間。陰陽豈能賊人心。貪則自賊耳。知此則當懲忿窒慾。持其志。養其心。而不使有自失之悔可也。

萬物出乎無有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有成有毀謂之備所惡乎分者其

倫焉。所以惡分也。本分不備。所以有求備。所以惡倫也。若其本分素備。豈惡之分。不反守其分。內則其死。不為得生也。已滅其性矣。雖有斯生。何異於鬼。雖有斯形。焉能瞻然。无隙則生全。而形定也。歟。然自生非有本。然自死非有根。言出者自有其耳。其所出者无根。歟。出之死生。出入皆欲然。自尔而无所由。故无所見其形也。

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所以惡其有以備見於成毀而故出而不反見其鬼。故畔道而出者不無見於道也出而得是謂得死。看出而能返而得此通理盡矣滅而有實。鬼之一也。蓋無成無毀寂滅之理也有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故知形者乃所以象乎無形出無本。物之生而出入無窮有孔竅。有實而無乎處。實而求之不見其處有長而無乎本。剝而無本剝者。實而無本。剝可見。剝與標同。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蓋以物有所生也。自無而生耳有實而無乎。父著宇也。上下四方如一也有長而無乎本。剝者。宙也。往



門者萬物之來也。如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不能以有為有，出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其

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不能以有為有，出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其

焦竑園云

道通為一，則無成無毀。其分也，則有成有毀。而道未始與之相離。故通其分也，通其成也；通其毀也，既莫非道矣。則當其分也，隨其本分而各安於分之心，累之也，所以惡於求備者，其有以備之謂也。有以備之，則憂有見於成而無見於毀，故毀之則悲，是皆不知道之無所不通。故不能入而不自得，在知道者則以為吾當其毀，則安於毀而不求其備，於合如人之當其成，則安於成而不求其備。故毀之則悲，是皆不知道之無所不通。故不能入而不自得，在知道者則以為吾當其毀，則安於毀而不求其備，於合如人之當其成，則安於成而不求其備。

有而不生

死而不生，更求其備。於生故出而不反，見其鬼。鬼者，出而不反之喻。出而不反者，一意在此而不更向於彼也。夫人出而得是不反之道也。人皆謂是滅耳，豈知滅之中而有不滅者存哉？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一即所謂道者，道則實際理也。故成而不滅空而不空，蓋雖以鬼喻而造化之至理實不外是。故以有形者象之，無形而人事定矣。蓋定則無求，脩之心而成毀，分合一聽其自然，而無不安之。之分矣。出無本以下，又言造化之妙，出生出也。入滅而歸也。言造化之顯，藏默運於無聲無臭之表。而不見其迹，莫知其然，故其出也無本，其入也無寢，非無本也。非無寢也。但無方所之可求耳。故曰有實而無見，其處故將自其變者而觀之，亘古亘今有長矣。而無乎本，剝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無門無旁無竅矣。而有乎實理，實有乎生實有乎死。實有乎出實有乎入，幻相實相一如也。然而不見其形也。然而出入生滅，緣是為是以謂之天門。門則虛無也。然而已矣。誰能不以此門乎？莫由斯道也。故老子云：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無有之先又復有無無者焉。即齊物論中所謂未始有無之

論古今人不相及

亡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字注曰：首，總字法也。尾也。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黜也。披然曰：移是。俄然披散則所謂我者又移而之他。嘗言移是。非所言也。移是之言言乎人之生或聚也散不常非所以為一定之言。雖然。不可知者也。臘

者之有脆腴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獵祭則脆腴可散。觀室則請自廟而偃。皆移是之說也。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人心之移。一至於此。是者乃今之常人也。是蜩與鷺鳩同於同也。是二虫同一自足而今之人乃同於二虫也。

之二乃是二虫同於二虫也

陸方壺云

未始有物者無成生無終始溟溟淖淖而已在太極未分之先其次則言有

陸方壺云未始有物者無滅生無終始冥冥滓滓而已以在大極未分之先其次則言有物有物則方生方死方始方終故以生為喪以死為反喪謂亡失於外反返其真也齊物論云弱喪而不知歸亦是此意蓋至是而渾淪之體判矣故曰是以分已又其次者則言始而無有既而卒空

以已為正至其  
與也以已所是  
至已節而守之  
不知以死償節  
亦未始有物用  
舍旁通皆非也  
也而妄有以愚  
名辱之分此今  
人移是之數侯  
管鳩之同於同  
又安知有天地  
之大耶

主我而或是以無有為首以有生為體以成為  
居尾也物之終也孰知有無苑生之一守者吾與  
之為友是既知其分又知其一者也三者之言雖  
次第不同而皆未離於宗譬則楚之公族昭氏也  
謂人所以推戴已非一也而亦何嘗不一哉故又以  
鄙人之見小而廣以成一體同觀之義言有生聚氣  
耳如釜底烟氣聚而成一既云聚氣則凡同類者  
舉相以也何得妄有分別今披然而曰移是非所  
言也披然解散之貌移即孟子居移氣養移體之  
移謂變其常也夫人自有常耳而嘗言移是豈言  
之當乎雖然亦有移者則時之所遭人不可知也  
取諸其譬如臘祭之有臘時有可散有不可散者  
故以之為可移而不可移之喻臘牛之百樂也足指  
曰眩二散字上作上聲讀下去聲讀其義自明可  
散謂散置於陽祖之間不可散謂分散於人也又  
如室之有廟有寢有偃觀室者遍而造之則見其  
移祖於廟移觀於寢移偃觀於室偃觀側也以為有  
卑高貴賤之分為是舉移是而不知曉眩一昧也  
廟偃一也也今人但見其可移耳而不見其有不

陳碧虛曰昭景  
屈異姓系楚公  
之一族著戴謂  
衣冠備盛甲氏  
謂第族崇高著  
封謂郡縣典章  
事雖非一要不  
離乎楚都如宛  
生雖異皆出於  
冲氣也

可移者在故嘗言移是非所言也請嘗言移是又  
以有生者為本而以其所知者為師因乘之以  
是非以生為本者謂以己作主知已之貴則賤人  
知已之知則思人知已之榮則辱人是皆以知為  
師而乘是非者用是知已之實求名循名責實謂果有  
名實莫不以己為質而使名皆取節焉以己為質  
也直以有生為本之義質如義以為質之質節準則  
我人心之移一至於此今人少有得志便謂今非  
昔此常將我身作主要使人承奉於我山林遊  
戲行尚辟人索居閒處尚御冠服得非以死償節  
之謂乎若然者是以己之用者為知而以人之不  
用者為愚以己之通者為榮而以人之窮者為辱  
古之達人不作是觀言移是者今之人也是調與  
鸞鳩同一自足於枋榆之下者也何見之小哉夫  
惟蜩與鸞鳩乃同一見而我又與之同故曰同其  
後前諸老作何見解

去四六所累

則稱已脫誤讓  
 一兄則言嫗謂  
 之所謂謝大  
 親則已矣明怨  
 素足也不人者  
 相辭謝斯乃禮  
 之至也不物謂  
 各得其宜則物  
 皆我也謀而後  
 知非自然也故  
 至知不謀雖之  
 五藏未曾相親  
 而仁已至故至  
 仁无親金玉者  
 小信之質耳大  
 信則除矣故至  
 信辭金盪動也  
 以性自動故稱  
 耳此乃真為  
 解南為也夫目

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驚兄則以嫗兄路弟只則  
 大親則已矣父母路子足則故曰至禮有不人禮  
 至仁無親無所至信辟金不待其宜徹志之勃解心  
 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富貴顯嚴名利六者勃志  
 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  
 德也情識之多累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障其  
 自然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  
 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  
 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

之知也非知視  
 而視不知知視  
 而知所以為自  
 知耳知而後為  
 則知也為強動  
 而動則為強動  
 故失也動而效  
 彼則亂有彼我  
 之名故反名得  
 其實則順也

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  
 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洽名相反知與動名而  
 實相順也然循其德性之知者動為無為之德  
 陸方壺云徹徹而去之也勃悖乱也繆與繆同塞  
 有富貴嚴顯名利之心則奪於外誘而吾之志因  
 以亂矣容身相也動舉四體而言色容色也理言  
 之文也氣則燕聲與色而解故曰心謬德者渾淪不  
 心則綢繆糾結不能自解故曰心謬德者渾淪不  
 分之謂渾淪之以精則寢鑿多矣故足以為德之累  
 道則虛無自然而已無去就無取予無知能有不  
 則適足以障道此四六者不盪於胸中則胸中正  
 正如名正性命之正言適得吾體也正則攻取不  
 得而奪之故正則靜則生慧矣故靜則明明則  
 表裏瑩然渣滓渾化而虛矣虛則恬然澹然寂然  
 矣然而一無所為矣然無為也而無不為也萬變  
 不足為之撓豈復為四六所累哉天下莫不

而貴德故道者為德之欽降本流末人物乃生  
品物咸章而光輝發越矣故生者為德之光有  
生者有生生者故性者為生之質率性而動則百  
為出焉故性之動謂之為為而根於性則雖為而  
實無所為矣加之動謂之為人則偽則失即老子所  
謂失道失德失仁失義之失則非道德之知矣知  
者與物為構而生謨謀謨謀生于意識德性之知  
則不如是蓋德性之知有所不知如赤子之睨然  
視物而不起于分別其有所動又皆不得已而後  
動者故不得已而動謂之德動無非我謂之治我  
即釋氏所謂真我治謂五官效我百體從令此便  
是性之動者是皆出於自然而不以一毫人為參  
之德與我皆在內動與治皆在外其名若相反而  
實則相順者也相順謂外皆順于內也

全人同乎天和

臣吉甫曰經中  
有天人神人至  
人聖人此又有  
全人為聖人者  
通變化雖工乎  
天而拙乎人全

羿工乎中微射中而拙乎使人無已譽不能逃天  
聖人  
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俚乎人者而能自

人則又拙其上  
故工乎天又僂  
乎人也彼駘行  
喙息群分類聚  
者重能重也不  
知其所以然而  
然其能天也全  
人之所惡也人  
之天也人之天  
則知其不知所  
以然天之天則  
忘其不知所以  
然天知其所以  
然天且惡之况  
天乎人乎而擬  
記之耶雀適乎  
況得之威也彼  
不肖者則非威  
所迫以天下為  
能則為物畢羅  
而无所逃况於  
雀乎唯深之又

唯全人能之惟全德之唯唯能蟲唯蟲能天

人則又拙其上  
故工乎天又僂  
乎人也彼駘行  
喙息群分類聚  
者重能重也不  
知其所以然而  
然其能天也全  
人之所惡也人  
之天也人之天  
則知其不知所  
以然天之天則  
忘其不知所以  
然天知其所以  
然天且惡之况  
天乎人乎而擬  
記之耶雀適乎  
況得之威也彼  
不肖者則非威  
所迫以天下為  
能則為物畢羅  
而无所逃况於  
雀乎唯深之又

惡人之天人之分且惡而况吾天乎人乎而况我自

人則又拙其上  
故工乎天又僂  
乎人也彼駘行  
喙息群分類聚  
者重能重也不  
知其所以然而  
然其能天也全  
人之所惡也人  
之天也人之天  
則知其不知所  
以然天之天則  
忘其不知所以  
然天知其所以  
然天且惡之况  
天乎人乎而擬  
記之耶雀適乎  
況得之威也彼  
不肖者則非威  
所迫以天下為  
能則為物畢羅  
而无所逃况於  
雀乎唯深之又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雀亦畏以天下為之籠則

人則又拙其上  
故工乎天又僂  
乎人也彼駘行  
喙息群分類聚  
者重能重也不  
知其所以然而  
然其能天也全  
人之所惡也人  
之天也人之天  
則知其不知所  
以然天之天則  
忘其不知所以  
然天知其所以  
然天且惡之况  
天乎人乎而擬  
記之耶雀適乎  
況得之威也彼  
不肖者則非威  
所迫以天下為  
能則為物畢羅  
而无所逃况於  
雀乎唯深之又

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

人則又拙其上  
故工乎天又僂  
乎人也彼駘行  
喙息群分類聚  
者重能重也不  
知其所以然而  
然其能天也全  
人之所惡也人  
之天也人之天  
則知其不知所  
以然天之天則  
忘其不知所以  
然天知其所以  
然天且惡之况  
天乎人乎而擬  
記之耶雀適乎  
況得之威也彼  
不肖者則非威  
所迫以天下為  
能則為物畢羅  
而无所逃况於  
雀乎唯深之又

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

人則又拙其上  
故工乎天又僂  
乎人也彼駘行  
喙息群分類聚  
者重能重也不  
知其所以然而  
然其能天也全  
人之所惡也人  
之天也人之天  
則知其不知所  
以然天之天則  
忘其不知所以  
然天知其所以  
然天且惡之况  
天乎人乎而擬  
記之耶雀適乎  
況得之威也彼  
不肖者則非威  
所迫以天下為  
能則為物畢羅  
而无所逃况於  
雀乎唯深之又

也介者音修拔畫其足既凡外非譽也心忘胥靡登高而

人則又拙其上  
故工乎天又僂  
乎人也彼駘行  
喙息群分類聚  
者重能重也不  
知其所以然而  
然其能天也全  
人之所惡也人  
之天也人之天  
則知其不知所  
以然天之天則  
忘其不知所以  
然天知其所以  
然天且惡之况  
天乎人乎而擬  
記之耶雀適乎  
況得之威也彼  
不肖者則非威  
所迫以天下為  
能則為物畢羅  
而无所逃况於  
雀乎唯深之又

不懼遺音修必生也刑徒之人歷險不畏心遺或生也夫

人則又拙其上  
故工乎天又僂  
乎人也彼駘行  
喙息群分類聚  
者重能重也不  
知其所以然而  
然其能天也全  
人之所惡也人  
之天也人之天  
則知其不知所  
以然天之天則  
忘其不知所以  
然天知其所以  
然天且惡之况  
天乎人乎而擬  
記之耶雀適乎  
況得之威也彼  
不肖者則非威  
所迫以天下為  
能則為物畢羅  
而无所逃况於  
雀乎唯深之又

復謂音修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敬之

人則又拙其上  
故工乎天又僂  
乎人也彼駘行  
喙息群分類聚  
者重能重也不  
知其所以然而  
然其能天也全  
人之所惡也人  
之天也人之天  
則知其不知所  
以然天之天則  
忘其不知所以  
然天知其所以  
然天且惡之况  
天乎人乎而擬  
記之耶雀適乎  
況得之威也彼  
不肖者則非威  
所迫以天下為  
能則為物畢羅  
而无所逃况於  
雀乎唯深之又

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天和與造化者為然





也。欲神則順心者，心無物忤，然後存神而應妙。以喻有為而欲當，則必緣於不得已，不得已者，自然之道，類是也。

### 雜篇徐無鬼

#### 武侯大悅無鬼說

徐無鬼

縉山人魏之隱士

因女商

名

見魏武侯

名擊文侯之子

武侯

勞

之曰

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

人

徐無鬼

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

欲

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引好惡

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

猶

則忘已可知馬

然

不對

蓋不悅其言也

少

為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

是國馬也，以況

之質

執飽而止，是狸德也。

謂貪如

中之質，若視日上

內者，天下馬有

之質

若已其一

一身也精神不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

樂若失，則無與

馬也

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

字

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才自

喪我之至，非特

規

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

字

天下馬有成材，才自

絕塵，不知其所

不

若

音幽字法音逸

若喪其一，若喪其耦，非

遊乎方外而不

絕

塵

音幽字法音逸

若喪其一，若喪其耦，非

可知者也

先生

獨何

音幽字法音逸

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

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

六

音幽字法音逸

太公奉事而大

有以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啟齒也。今先生何以

侯陪其意，所以

有

以者

音幽字法音逸

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啟齒也。今先生何以



不者也言不當  
已雖詩書禮樂  
不足以為動言而  
當雖相狗馬  
失其性命之情  
而於人偽等  
去其御黨羅織  
而流於遠方與  
逃虛空以辟  
馳之聞者也  
謂真者則其性  
之固有狝其鄉  
童親戚之旧也  
非至狂惑其有  
聞真人之聲歎  
而不悅者乎

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  
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也遠之流罪人

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舊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

見於國中者喜面識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其

鄉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

乎鼯鼯之逕音長踉位其空處乎虛聞人足音跫然音空行人

而喜矣又况乎昆弟親戚之聲音空效音空其側者乎久

矣夫莫以真人之言馨歎吾君之側乎所以未嘗

陸方壺云夫山林之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各安

所取勞哉而武侯則固勞之故無鬼借其意而反

之曰我則有勞于君蓋君將盈嗜欲滋好惡則逐

物喪真而內者病矣黜而外者病矣而夫之則耳無所聞

武侯超然未有以對也少焉無鬼語之以相狗馬

蓋因論狗馬而相士之道實寓言素狗之下者執

飽而止執飽謂以搏執求飽得飽則止是理也

不可用也中之質若視日視日者蒿其目其心若

有思乎然神已專於內矣上之質若亡其一蓋併

其思而亡之塔然如南郭子綦之喪耦消子養雞

所謂望之如木雞者蓋亦類是蓋執飽者見可欲

方思善曰後橫  
只是反誤輔說  
之意勿泥詩書  
為橫六殺為衆  
金版六殺即太  
公兵法此書載  
於朝廷故曰金  
版佚曰金匱  
室之書也以詩  
書六殺之說從  
王之事而皆有  
效驗者不可勝

神守氣千言一旨吾儒所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

言大悅而咲咲不咲一時則不可知然著書者直

具自信具耳目者可以相說而解耳夫詩書禮樂

呂吉甫曰以知  
治國國之賊不  
以知治國亡之  
福則愛民固害  
民之始偃兵者  
固造兵之本以  
知而不以道故  
也天下皆知美  
之爲美斯惡已  
則成美因惡器  
也器則已遠乎

無鬼與武侯論至德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蔥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音格  
音以  
音耶其欲干也？求也酒肉之味邪？其

寡人亦社稷之福邪。

以謂善言嘉謀以利社稷也

徐無鬼曰無鬼

生於貧賤未嘗敢飲

食君之酒肉

將來勞慰君也。君

曰何哉奚勞寡人曰

勞君之神與

武侯曰。何謂邪。

徐無鬼曰天地之養

也。一。無天地之貴賤。

養人登高不可以

為長居下不可以為

短賤之喻二句無實

君獨為萬乘之主

以告一國之民以養

耳目鼻口也

夫神者不自許

也外物之養者形而於神不自與也神者氣之

夫神者好和

而惡姦也夫姦

病也其天和則為病

故勞之  
神唯

君所病之何也

病之何哉 武侯曰

欲見先生久

笑並以一具其自後之故五

欲爲民而爲義偃兵

其曰年

徐無鬼曰不可愛

以惡而病之謂

善戰而勝人

不知孰善而勝

惡之在君若不

得已而欲為之

修誠以應天地

之情而物无不

應矣患民死不

脫哉

林希逸曰寶與

指同矣也養生

也天地生物本

同无高下貴賤

之別和謂同物

義自私也我神

不與萬物為一

情欲自私以昏

之是所惡也君

病此而不知我

微勞君也有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害民之始也為象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

仁則殆不成則庶幾允成美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

上偽哉恐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

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字法射於鎬壇之宮二句養無

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

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

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修

胸中本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櫻以不爭而夫民死已

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陸西星云愛民仁也偃兵義也仁義以為國無不

可也而無鬼則以為不可者何也謂其

為之以有心也何者有心愛民則姑息之政行為

是雖曰愛之而其害之也故曰愛民者害民之

始有心偃兵則警備之防弛焉是雖曰偃之而適

以造化之也故曰偃兵者造兵之本大抵天下之

事最不可以有心為之若自以此為之則成

足以成仁義之美名而不知反為不成之始故成

美惡器也弗成可也又况成之以有心乎有心則

雖為仁義而且危於偽矣君得無偽乎哉蓋當時

之諸侯有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者

故无鬼言此以儆之何謂成美惡器允造化物理

成之于先者必虧之于後故始治常卒乎亂至

人際達化權故一以無名之朴鎮之而不以成美

自居夫形固無造形者無形則無造矣成固無伐

之者無成則無伐矣變固無外戰者心平則爭息

矣是蓋不為禍首不為事先無心順應脩胸中之

誠而勿櫻則既無害民之端又無造兵之本所以

為得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徒驥於鎬壇

之宮麗譙宮樓名鶴列陳兵也徒步卒也壇鎬

宮社稷之地也夫嚴肅之所自合清虛神明之舍

本宜請謚以况心本無生忽然起念則是鶴列於

本宜請謚以况心本無生忽然起念則是鶴列於

勝以快耳目之私是若勝矣然而胸中為物所神者勞矣故曰勝之惡乎在但修吾本然之德以應天地之自然之實與物無所爭而不爭而戰勝則民成已脫矣何偃兵之求哉

呂吉甫曰故見大隗而七聖與偕所以皆迷亦假七竅鑿而渾

鹿譙之間徒驥於緇壇之宮失常之變莫與為甚斥其愛民偃兵之心不過藏仁要人以為強國之計是謂藏逆於得以智為謀以巧取勝以戰天下於才術仁義之中以無人之土地而殺人之士民收其子女玉帛以養吾耳目口鼻之私以快吾神而不能補其所亡所得不能濟其所傷其戰也果孰為勝口安在乎君若勿已矣勿已即無已之意謂歌言之而不止則莫若修吾之誠以應吾天地之情而勿與物攪修吾之誠則絕去仁義之幾偽者一味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自然與天地之實理相應而九事物之去來順逆自然各適其適不相攪亂也夫民命生死皆懸於君之一念如是不與物攪則無心變外戰之患而民之疾脫矣又何有偃兵之害哉蓋直說到個行無行攪無臂仍无兵的地位非至德其孰能與於此

### 黃帝問治於小童

黃帝一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二為御昌寓

池死夫欲覓大道而聖知不絕宜其至於上達達而不悟也人心具神則无方而遊不出乎六合之內非有

醫病不若是欲已之則莫若以明而上達乘日車而遊襄城是也雖勉少痊而已以其欲乘日之車也弗乘而遊乎六合之外其侯有患乎天下者侯芥心去其為害者而

三駿乘也車右張若聖四謂朋聖五前馬先馬導也昆閭聖六滑稽聖七後車從車至於襄城之野地名七聖皆迷無所問途

遭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養民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醫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言方外人不預

保碧虛曰童子以救馬喻治國有若救馬之其性斃章飲水自足民之真性不食織衣自足更无他事再問不答示以不言之教也今之牧馬者不知鞭策之為害字民者昧乎法令之生姦乃謂馬難調而民難治兩之矣

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  
落之羈馬編之早棧是害馬者  
我師以為

陸方壺云

方明昌寓張君請朋昆閭滑稽稽顙帝為遊于六合之內言予少知覺便自遊于有方之內與物為構輒覺瞋昧長者教予乘彼方升未艾之日車遊諸襄城之野無物可見障礙少除今又且復遊乎六合之外俞彼學問無盡進得一步又有一步透得一層更有一層黃帝見童子之言知其非凡固請問為天下之道為天下亦是寓言老子所謂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知其不得已蓋為天下即治身也童子大朴未雕無事返還歸復故曰為天下者誠非童子之事雖然有道存焉敢問為天下之道而已小童曰夫為天下者奚以異

郭象曰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各以所樂圖之則万物不召而自來非強之也與朝榮官以下言士之不同若此故當之者不可易其方也能同則事同所以相比若其志故勤事非其巧則庸物得所嗜而樂之勢生於事變凡此諸士用上各有時之用則不厭自已也苟不遭時雖欲自用其可得乎故貴

士各有其極

於牧吾馬哉喫草飲水順其自然去其所害吾馬者而已今於百姓日用之中而去其所害吾身者則治身之道豈復有餘蘊哉於是黃帝稽首再拜曰天人也真吾師也作札而退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

察士無凌諍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

與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

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

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貴於際時農夫無草萊之

士則不比能同其事所以比下同商賈無市井之士則不比庶

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

賤无常士之所  
能各有其極若  
四時之不可易  
其倫次則各有  
用矣是以順歲  
則時序易性  
不物：而才物  
非毀而何守  
一家之能而之  
夫方以要時  
利故有匍匐而  
婦者所以悲也  
呂吉甫曰人莫  
不有所樂之其  
得是而遊之其  
為固也大矣而  
諸士者樂其  
性之所偏則固  
物而不自招也  
物者也有招也

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  
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只得其皆順此皆順時此於  
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  
夫

陸方壺云

夫人情樂於自見而喜於有所試故知  
士無思慮之變辯士無談說之序察士  
無凌誅之事則已之才一無所試而不能以自見  
故不樂然皆為物所囿者也至人則虛靜恬淡寂  
寞無為奚樂不樂哉凌凌輟輟也諄諄如今之諄語招  
世者招搖於世以自見者也其人也砥礪名節卓  
然與起於朝廷之上中民之士務求得民之心者  
也榮官謂以官守為榮筋力之士則孟賁烏獲之  
徒也矜難謂勝人之類也奮患謂自奮于憂患之中  
之士聶政謂刺人之類也奮患謂自奮于憂患之中  
而威武有所不能屈兵革之士士之急功者也故  
得戰而樂枯槁之士士之苦節者也故得名而止

之  
能無為則一以  
不知真君所在  
也夫時有所用  
而為之非性命  
也時有今昔候  
歲有寒暑今一  
遭之遂守而不  
舍不能無為此  
皆順此於歲果  
而不知有暑  
而不知有寒以  
而遺為常而不  
物於易者也  
莫不有真君存  
焉而乃馳其形  
性逐物而不知  
久此至人之所  
悲也

法律之士法家者流也廣治謂廣其治世之具禮  
樂之士縫掖章甫之輩也敬容謂飾其動作之容  
仁義之士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者也不  
得志則不能與民由之故貴在際時言士之品不  
同而志之所存各異然皆非尊道而貴德者特有  
方之士云耳非至人也此即比周之意草萊之士  
闕除草萊以自封植者也農夫秉耒耜以求食者  
故非此人此市井之士也招集商賈之人也故商  
賈非市井之士不此市井之士也招集商賈之人也故商  
百工有一藝之精則精神通達前後所論皆易於  
物者貪夫所重在積故錢財不積則貪者憂夸者  
所貴在權故權勢不甚則夸者悲物力勢即權勢  
總上二者而言樂變謂喜於更張以自夸耀此去  
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何嘗天壤矣夫出為無為則  
為出於不為聖人不能遺時遭時之我用而不當  
以無為者順也此竹歲功當春而生當夏而長當  
秋而殺當冬而藏物則有變有易而化工元氣則  
有不物於易者存此便是出為無為之意若夫外  
馳其形內馳其性汨沒于萬物之中而終身無所  
歸復此則所謂物于易者逐于末而喪其真悲夫



細味此亦前  
數條之結語

莊子譏惠子自是

呂吉甫曰天下  
皆昇固不可惠  
子知莊子言為  
已祭故以為  
言中則為非不  
必前期是則為  
堯不必公是此  
所謂以及人為  
實以勝人為名  
者也雖然五子  
不皆是則皆堯  
之說不立矣不  
然則若魯與之  
調瑟不免以聲  
律相召而已施  
自謂資於四子  
豈非我力未  
始吾非則奚若  
言此者欲以成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前期未射之先心所而中謂之  
善射天下皆昇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  
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  
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指惠為五果孰是  
耶或者若魯遽周初者耶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  
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  
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矣句法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  
之調瑟廢一於堂廢置也置一瑟於廢一於室又置

皆棄之說莊子  
以微言感動之  
父子之道天性  
也而齊人獨子  
於宋其命閭也  
不以完以喻施  
輕其性命之清  
而不知愛其求  
鉞鍾以束縛其  
求唐子未始出  
域譬施於梓力  
名聲之外物則  
愛之而恐其傷  
至於愛之天者  
則失之而不知  
求為可惜楚人  
寄而謫閭者譬  
施亡其真宅之  
尋而於是非芒  
芥之際與人爭  
勝不足以有濟  
更與物不適而

於室內使鼓宮宮動鼓宮則兩處鼓角角動鼓角則  
人調之角絃音律同矣是兩處音律皆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  
當也鼓之兩處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無當之  
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耶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  
方與我以辯相拂以字法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  
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謫子於宋也其命閭也不以完  
其求鉞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  
類矣夫楚人寄而謫閭者謫其足而寄夜半於無人  
之時而與舟人聞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陸方壺云夫射者以鵠為期故射必中鵠而後始  
見其為巧若非有前期則凡舍矢者皆



卷五

45

自是

南華經七卷

十五

應如合符節大是奇特不知非閔以有道術彼自  
知音彼自移柱有不期同而自同者故此亦是死  
法無甚奇處與彼召陽召陰者夫何以異而遽也  
以之誇示弟子無亦各是其是而未知其果訛為  
是者耶相拂以辯謂抗其辯以相爭也相鎮以聲  
謂厲其聲以相壓也言儒墨揚秉之徒與我相辨  
若此而卒屈服于我未始吾非則吾之是何如耶  
不知道以無諍為貴相抗相鎮非道也無有是處  
莊子且不說破直連舉三事作譬用以戲劇惠子  
齊人竊子於宋以為閭其命閭也不以完蓋古者  
以則守門故子欲為閭則必竊之而不欲其完至  
求鉏鍾則束之縛之唯恐缺壞而不完夫在已子  
則不欲其完而在鍾也則必責其完自恕於已而  
求脩于物惠子之與人辨也亦復如是又有求唐  
子者唐亡也已忘失則當遠求他郡今乃求不出  
境終亦遺失而已故曰有遺類矣求唐子者將求  
而出域乎將不求而出域乎又楚人寄而竊閭夜  
半赴歸足未離岸而即與舟人相鬪上可得乎吾  
恐夜半無人之時必為舟人所擠適足造怨而已  
為竊閭者將聞而造怨乎將不聞而求榮乎此時

郭象曰運斤成風  
瞑目恣手也  
非夫不動之質  
忘言之對則雖  
至言妙斷而无  
所用之

此也分明聞不去矣今惠子守其一說而不知其  
究精微遠計訓典與求亡而不出域者何異然其  
說終不能行也則亦夜半開舟之謫子耳不亦誠  
可嘆哉末篇言惠施目以其知與天下之辨持說  
而不休多而無已侯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  
實以勝人為名則惠子之為人可知矣又按求唐  
開舟二喻深可細釋一則喻其失之也遠一則嘆  
其雖夜半無人亦將開不去也莊子之文善於戲  
劇於此可見

### 喻言窮強辨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墮漫塗

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  
之瞑目恣手盡墜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

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

雖然臣之質斲久矣自夫子惠子之歿也吾無以為質

矣則無復有吾無與言之矣無以發吾之言矣

陸方壺云聖白泥也漫其鼻端如蠅翼言薄之甚也鼻端固難斲而聖薄又為難之尤難

者乃匠石運斤如風聖盡去而鼻不傷匠石之技  
可謂精絕矣然非有立不失容之郢人則匠亦無  
所施其巧者是即人者匠石之質也質如繪工以  
素為質之質此喻必有惠子之強也然我得其  
說窮之自惠子死則天下無與我相持者而我亦  
無與之言矣蓋惠子真是本強說他不倒如郢人  
之立不失容者若一折便倒則何俟多言今天下  
之為惠子者豈少哉獨使至人費詞以勞之難矣

### 隰朋賢於鮑叔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

呂吉甫曰容乃公  
公乃王乃乃乃  
天乃道五者皆其  
所體者也公故可  
以為王王故可以  
為公上公之名蓋  
由

於此若陽明之  
德可謂宏乃公  
者乎  
郭象曰上忘而  
下畔謂高而不  
亢哀不已若故  
先棄人若皆問  
見則事鍾於已  
而辟下先所措  
手足故遺之可  
也未能及遺故  
遺可也  
二通曰上忘者  
其皮闕也下  
不畔者其民淳  
也愧不若黃  
帝不自滿假也  
不已若以善  
為心也以德  
為心也斯民各  
以復為反常  
之通也以

於大病也則寡人惡乎屬也托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  
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  
已若者不比也合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  
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達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  
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  
忘與君相忘則而下畔民不背畔則愧不若黃帝自  
不鉤乎君而下畔民無逆乎民  
滿而哀不已若者為心以善救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  
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  
不得人者也言朋不臨人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  
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財分人斯民  
不之其作事術  
育賢人之德也  
以賢臨人狹山  
之義愛也以資  
下人後澤之增  
肥也所謂於國  
有不聞於家有  
不見者非真不  
足不聞也其適  
朋之可身夫輿  
反之不可在此  
而已詩於焉履  
之序言魏君之  
倫當備急而共  
詩曰惟是編心  
是以為刺編心  
之害治如此

陸方壺云

病病言病甚也可不謂云至於大病侯

國公之意蓋已屬意于叔牙而仲則固謂之不可  
牙休有容之度故善不己若者不此一聞人過則  
終身不忘相臣之道受國之不祥舍人之垢納人  
之汚唯恐先已而後人也今也以若人而托之國  
彼必將以強則逆下逆則無與無輔吾恐不又將  
得罪于君矣勿已則此等言語大能驚俗上忘者  
而天下畔正言若反故則此等言語大能驚俗上忘者  
忘其勢分之榮也下畔者使人忘我若畔而去之  
也皇者脩夫道者也下畔者使人忘我若畔而去之  
干道德則是不若干皇帝修夫德者也使人忘我若畔而去之  
於道德者已之心也不若於已心者則裕之分人  
以德謂之聖明其聖人也分人以其財謂之賢賢其  
賢人也以賢下人則得人朋其下人也分人以其財謂之賢賢其  
於國有不聞也於家有不見也漠然而無為寂然  
以之屬國也何難之有故

喻驕傲之失

和象曰敦疾也  
終續括也捷速  
也天往雖速但  
從能搏也國人  
稱之稱其忘巧  
遺色而任夫素  
朴也

呂吉甫曰以色  
驕人者心驕人  
而見於色鋤色  
者去其心而已  
所謂容動色理  
辭氣六者矜心  
是也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  
逃於深秦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  
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也射之狙執死而狙見執  
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予以至  
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  
師董格有道以鋤其色字法去其驕傲之色去樂辭顯三  
年而國人稱之

陸西星云委蛇自得之貌攫抓便捷之狀見巧以  
乃自見也王射之敏使疾射之也射之  
者疾而狙之恃其捷矢者亦甚給狙之能若此宜  
乎足以自全而不知適以速其殛故王命左右相

呂吉甫曰田禾  
一觀齊國三質  
為我先而賣之  
彼故知而鬻之  
心未盡於內而  
有迹於外故為  
人所知也夫天  
道未始有未之  
有介然之知行  
於心則為自喪  
喪謂失其本心  
子綦以人之日  
喪者在此而悲  
之欲自悲也去

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頤頗不疑而成之曰佳此狙  
伐其巧恃其便以驕予故至此極也嗟乎汝無以  
色驕人哉色字所包甚廣富貴則有驕泰之色賢  
勞則有矜夸之色施予則有恩德之色尊上則有  
傲慢之色是皆內無所養故不能忘已而忘物取  
禍速疾正在於此不疑一聞其君之戒親賢友善  
鋤去在已舊習之荒穢深自貶損去樂辭顯三年  
而國人稱之嗟顏不疑可謂勇於改善者矣

子綦以三賀為傷我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  
物之尤也字法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  
吾嘗居山穴之中矣齊南山穴當是時也由禾一觀我而  
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先有以自彼故知之我  
必賣之自衛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

杜其喪而悲之  
之悲則其為喪  
與夫悲之者皆  
莫知其所以然  
所以日遠而不  
為物所累則形  
其有不稿心其  
有不灰者乎

郭象曰古之言  
者必於会同聖  
人元言其所言  
者百姓之言耳  
故曰不言之言

則雖言出於口  
固為未之云言  
此言之言也  
無言也宜僚叔  
敖自訟以黔滌  
泊自居而無難  
自解苟所言非  
已則雖終身言  
固為未嘗言耳  
是以有喙三尺  
未足稱長凡人  
開口未是不言  
彼謂二子此謂  
仲尼也道之所  
容者雖先方然  
然其大端莫過  
於自守故一也  
言止其分非至  
而何客自守耳  
非相同也而道  
一也知非其分

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  
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

而日遠矣物自此之後所以自遠而不為

陸方壺云

物之尤言夫子于人物之中稱之為最

其言我固不欲其自見也蓋昔者居于山穴之中  
齊侯田禾一來觀我而國人三賀三賀者賀其得  
賢也是我必以自見如人之鬻物者然其以聞名  
而來名之所由著實之所由喪也吾嘗悲夫人之  
自喪者人皆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已吾又悲夫悲  
人者知悲人之悲而不悲已之悲則所以自治者  
疎矣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  
後乃日遠矣始覺所造之進也

古人焉用喙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

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

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美尤而兩家之

難解孫叔敖寢秉羽而郢人投兵由二子觀之天下

立願有喙三尺終無彼二子之謂不道之道此夫子

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道雖無方然總

自得則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言雖多端必止

而後道之所一也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

不能舉也各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

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而天下

是故生無爵歿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

故亦不能奉需  
累欲同所不能  
同奉所不能奉  
故也海受物  
无所辟所以成  
天故聖人洗盤  
都任之生无雷  
有而无之也死  
无謚上所以各  
功上不在已雖  
謚而非已有也  
實不聚令萬物  
各知足也名不  
立功非已為故  
名歸於物也此  
之謂大人若為  
而有之則小矣  
賢出於性非言  
所為况大愈不  
可為而得惟自  
德乃得耳天地  
大倫非求之也

知其自修不舍  
已而求物故无  
求无失无棄也  
反守我理自通  
順常性而自至  
非摩拭也不為  
而自得故曰誠

羅勉道曰叔敖  
名父獵在仲尼  
前宜僚在仲尼  
辛後寓言而已  
言二人皆以无  
為而解唯息兵  
則言亦何以言  
為若言可用則  
言頗有家三尺  
笑言无所用則  
无明如此家也

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不列主客而人不以善言為賢  
今人之善辨者不可以為賢而况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太而  
况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  
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  
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此真實无妄

陸方壺云古人於此言矣言古人之飲酒於此率多  
夫子則言吾聞聖人有不言之教而吾未嘗語人  
今則於此語之夫宜僚美九而難解叔敖寢羽而  
按兵乃知天下之事無心於為者得之丘亦何言  
之有哉鶴有豕三尺而已矣凡鳥豕豕斷之曰彼之  
言如鶴鶴之類夫子之言止此莊子斷之曰彼之  
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言此之謂二子是也  
此之謂夫子是也夫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德而總  
乎道之所一言而止於知之所不知至矣而今之

為德者曰仁曰義則不能總乎道之所一也今之  
言者高論廣談子六合之外則不能休其所不知  
也謂之何哉以下又承上緒論道者先天道其一  
而不分失道而後德於是始有四端萬善之名要  
皆有心為之而去自然者遠矣故曰德不能同知  
既非人之所能知則雖有強辯而亦不能舉之以  
示人故曰辯不能舉今之以儒墨名者類司其所以  
不能同舉其所不能舉曰吾斯之謂道也斯之謂  
知也豈不裂道畔知無所以其學術而天下故曰  
而凶矣海不擇衆流無所不納而後為大之至大  
人兼包天地潤澤萬物而不知其誰何一海也蕩  
蕩為民無能名焉故生無爵而死無謚矣不聚而  
名不立大之雅名也如此善言即今之所謂能辨  
者人尚不以言為賢而况許之為大乎哉蓋大無名  
相迫出言語思議之表不可為也為大而有德乎哉  
足以為大矣夫為大尚不足以為大也為大而德乎哉  
德則指仁義聖知而言大則道也德則道之降焉  
者也為德則所謂下德執德而德非其德矣其可  
謂德乎哉夫大則備矣大備者莫若天地然天地  
奚求焉而大備也無心自然而已矣知大倫者無



求也無失也無棄也何者性分之中萬物皆備何暇于外而曰求何所遺忘而曰失何可含置而曰棄是故知大倫者不以物喪已反之於身而各足也循乎遠古而不摩也此大人之誠也

### 九方歎相捆

郭象曰夫所以怪出於不意故也吾所遊者不有所為隨所遇於天地耳數遇也怪異也循常任性脫然自爾斯不為也順而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音因曰為我相

吾子孰為祥九方歎曰捆音捆也為祥子綦矍然喜

曰奚若曰捆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

涕下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極也九方歎曰夫

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

泣是禦字法也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

足以識之而捆祥也耶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

怪徵故知其天者勿為則已矣不為而自至則不可奈何也故

足以其肉所自來吾未嘗為牧畜而群音北生於與

室西未嘗好田音畋而鵠生於穴音受若勿怪何耶音言

肉群鵠非所致吾所與吾子音與遊者遊於天地音與為

俗禍福之間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

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

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

之為事所宜今然有世俗之償焉音同君凡有怪徵

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音殆非我有怪行

罪幾天地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捆之於燕

盜得之於道全音全人而鬻之則難不若刑之則易音易於

羅龜道曰與室西南阡矣室東南阡未嘗牧羊未嘗田獵而梓典鵠乃得於室中即詩言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鵠兮但下得生字差異

足以其肉所自來吾未嘗為牧畜而群音北生於與

是乎刑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齊富室為街正終身食

肉而終

呂吉甫曰言此者明九方以相知之不若子蔡以道榮之子蔡與其子遊於天地者皆至人衛生之經而有怪徵焉知其天典有以取之也

陸方壺云

夫非望之福有道之憂也唯知者能深幸而子蔡則固憂之何者謂其非所致而致也古之人積功累仁如禹稷之躬稼大王之遷幽莫不有深厚之澤及于天下萬世而後子孫陰受其福是謂牧也而群生田也而禽獲有所自來無足怪者且夫盡酒肉之香味入于鼻口而不知其自來寧無怪耶今吾之於世也淡然漠然一無所為邀樂于天邀食于地即所居之位樂日用之常不與之為事功不與之為謀慮不與之為怪異乘天地之自然而不與物相撓亂委蛇而不見其有宜人之事而天乃以世俗之福償之何和殆怪微也非我之致其天與之而不能逃者乎此便是老子所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正復為妖善復為祥唯有道者知之而不處焉未幾而禍為盜復則之而鬻于齊為啗聞者食肉之相果驗而怪徵

之說信不誣矣

許由不比堯舜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耶曰夫

堯畜畜然卽愛勤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

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

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

仁義者衆利賴我之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夫仁義之行其

流之敬必且無誠心行之者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

准假之以濟其貪欲之私耳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規也音續字法夫堯知賢人之

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

鄒象曰仁者手尚之原禍后世仁義既行將為以爲之其跡可見則大貪者將假斯器以獲其志若仁義各出其情則其斷制不止乎一人觀割也萬物萬形而以一割割之則有傷也惟外賢則賢不為矣暖昧者意不形教豈知我之獨化於玄冥之境哉非有通變觀世之才而偷安乎一時之利者皆豕彘也聖

人之形不異凡  
人故耳目之用  
東而精神常全  
若少而未成及  
長而衰則聖人  
之聖曾不崇朝  
可乎衆自至耳  
非好而致之明  
舜之所以有天  
下蓋出於不得  
已豈比而利之  
於民則蒙降於  
舜則形勞蚊魚  
羊三者未能无  
其耳目心意故  
未能去繩而自  
平絕迹而玄會  
也

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謂偷安者有卷娄拘者所謂暖  
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又姝又而私自悅也自以  
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不知虛靜之是以謂暖  
姝者也濡需者豕蠹是也擇疏鬣音列自以為廣宮大囿  
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  
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燎所以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  
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娄者舜也羊  
肉不慕蟻又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  
故三徙成都至鄧名邑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  
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

精簡曰凡治  
天下無為而  
自化德教之為  
欲利以愛利之  
力者不及不免  
繼之以偽以出  
而患害橫生矣  
為上者信能  
以百姓之心為  
心雖不行仁義  
而與之暗合不  
然則譬夫禽貪  
之人而假之矧  
弋網羅之器其  
害物也滋甚是  
以一人之斷制  
欲以利天下後  
世見之頃求  
於天下萬物之  
情使知尚賢之  
為利不知其為  
後世害也唯外

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娄者也是  
以神人不測之名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  
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  
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  
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自然而平如其變也循  
理之自然  
**陸方壺云**夫聖人之為仁義非以利天下也而其  
愛利乎斯人而天下之人愛之則親利之則至凡  
其親愛我者皆其利賴我者也是天下之利仁義  
者多而捐仁義者寡捐仁義者與之相忘而不知  
帝力之何有者也是在隆古則然而今則利之者  
衆矣以利相悅者利盡則散寧能保其後之人不  
相食耶夫使仁義而以誠實行之則雖無心於感

乎資者知之也  
超出一頭地然  
後能識破也  
魚羊三語為弊  
有鹽行而發立  
言甚奇當先以  
次羊後魚不為  
糧之所化歟矣  
知也不著糧行  
以動人羊妄意  
也如是則上下  
各安其分无慕  
聖尚貧之虞供  
魚不厭深而相  
忘於江湖豈非  
得計哉然後以  
目視目不眩於  
色以耳听耳不  
惑於音以心復  
心不役於知故  
其平如鑑為天  
下法其應事變

人而人之應之也尚不能已又况煦又焉畜又焉  
有心為之唯且無誠則貪我之仁義而來者可勝  
言哉貪禽者本無厭心假之以器則愈貪愈厭矣  
謂網罟罾弋之類民之利賴于上者亦本無厭心  
格之以仁義則亦愈貪而愈厭矣以仁義為利  
是侯以一人之新制利天下譬之一規也規註訓  
司訓言工人以刀斧斲制物料非不稱利于一規  
中之害仁義亦然夫堯知賢人之仁義足以利天  
下而不知適以賊天下唯高賢人之仁義足以利  
其他則未免驚其耳目駭其見聞齒缺之所以逃  
堯者意見如此暖姝濡需卷萎六字叶音成文暖柔  
貌姝妖貌也學一先生之言則暖又姝又既以自  
媚而因以媚人居然着此驕成理障所以外入者而自  
足也需需者諭諸承乘者誠不當以麗鬣而栖之自  
為廣宮大圃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  
處不知居者一旦屠其豕燎其毛則將與之俱集  
也人之托身於權豪富貴之門而一旦與之同糶  
者何以異此故曰由此域而進者亦由此域而退

一之自然  
何乎天下之  
不自化而有  
為治以治之耶

林希逸曰蟻至  
微至柔而未  
能無知無意知  
無意真人取其  
微且柔者以自  
居而美其知與  
意一如魚之忘  
水而已

此之謂濡需也卷萎者則舜是也夫肉必羶也而  
後蟻聚之舜所居三徙而成都是舜之行必羶矣  
堯故舉之童土之地童上即童山也山不生草木  
曰童則陋之甚矣堯之舉舜也曰冀其方求之澤  
可以保我子孫黎民而已而舜反為所用日衰狹不  
得歸息而後年齒日長耳目聰明之用日衰狹不  
三時人品雖有清濁高下之不同以言乎不安性  
命之情則其失均也又承上言神人惡衆至衆至  
謂衆人所歸人各異情最難待其不和而思以堯舜  
之世不能無庸違方命之徒待其不和而思以堯舜  
之則所損多矣故不利莫若無心于天下而思以堯舜  
甚親無所甚疎抱德養和以順天下之未去庶乎  
得以免吾之真此之謂真然真天下之未去庶乎  
其無假故曰真以其不則故曰神耳作蟻三句皆以  
隱語作韻成文亦自奇特表真人之忘情也蟻雖  
甚微而絜有慕羶之知是不能忘情於物也故於  
蟻則棄知若魚之相忘於江湖則為計得矣於羊  
也棄其意則無羶行矣如出與物相忘將使目忘

乎色而所視者唯目耳忘乎聲而所聽者惟耳心忘乎識而所復者唯心復字最妙易其所謂敦復抱德煬和之學蓋如此若然者則不見物我有一平之處而其平也如繩不見事相有失常之變而其變也若循

### 人自取殆於物

郭象曰居無事以待事之斯得事斯荒死生得耳於生為得於死或復為失故當所需則无貴非其時則无貴貴賤有時誰能常也各適一時之用不能靡所不可則有時而失有時而失故失而悲矣解矣夫有形者

古之真人以天代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均之其實重也桔梗也雞癰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藥之主治病者為君四藥不同各以用時為君也則用者得不用者失矣四品之外何可勝言也

也以甲楯三千樓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姓文各種字少禽越大夫知越雖亡簡唯種也不知可以存也乃佐勾踐而成興復之功

有然相與為累唯外夫形者磨之而不磷狹風日過河實已損矣而不自覺所以不覺非不損也恃源往也无意則止於分所以為審有意則无涯故殆所以貴其无能而任其天然也萃聚也苟不能忘知則禍之長也多端反守其性則其功不作而成矣欲速則不果故曰其果也待久已室謂有其知能也故亡戮之禍皆有其身之過不知問禍

身之所以愁故曰鷗目有所適鶴胫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攪損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欲其反殆為安必其果也待久果自克亦必而人以為已寶世人之欲如寶然心不念待久而後能而人以為已寶世人之欲如寶然心不念悲乎是安危利災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陸方壺云古之真人一天而己故曰以天代之不以人入天者無為自然而不以己與之

焦竑曰水生於土而不離於土也影生於形而不離於形也物出造物而不離造物也故曰守之也審鋋而文無意於水而水所以親也形無意於影而影所以生也造物者無意於物而物

所以然也三者皆无意於相須也世俗豈能似之歟故目則又期於明也耳則又期於聰也心則必期於殫也故必期於明則是有意於明也是必期於聰則是有意於聰也又期於殫則是有有意於殫物也夫有意於聰明与殫則不免於殫殆矣豈相須之道乎

土則相守而不流故曰守土也審狻定也影之長  
短反側一視乎人故守人也審物則各以氣類相  
守如磁石吸鐵狸犬守鼠陽燧取火方諸取水要  
皆一定而不移故曰物之守物也審知其審則守  
其審而天下無不安之分矣目之於明也殆五色  
令人目盲也耳之於聰也殆五聲令人耳聾也心  
之於陶也殆鑒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也不特是也  
凡一有所能者皆足以殆吾之府吾之府虛靜澹  
漠不容一有伎倆釋家以能所為障礙障礙非殆  
乎及其未殆而敗之可也殆成將不及敗而禍日  
滋萃矣然物豈能殆人哉人自取之耳故曰其反  
也緣功反即殆意緣功者由人自取以為功能故  
不覺其徇象而至於喪心而殆之成也又非一朝  
一夕之故故曰其果也待久然我雖曰殆而人更  
不以為殆也以為吾實當有是耳如有目則曰吾  
當視色有耳則曰吾當聽聲有心則曰吾當與接  
為構如云好勇好貨好世俗之樂皆天理之所有  
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何殆之有其為是言也是  
以殆成禍萃亡國戮民而無已國指吾身民則指  
吾身中之所有者而言精太用則竭氣太用則耗

神太用則罷戮民無已者則其國必亡不知問是者謂不魯講求於是所以坐視其亡而莫之救也

若恃其所

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

知大 一知大陰 知大目 知大均

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

然而冥冥之中。真又之中。台可披。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

見  
以不羊之者其知之也  
以

之也。似不觴之者，其筭之也。似

知之也。不知乃其問之也。此造

內真

卷二 爲真知 一 二 什之理

而不可以無崖謂無崖頤滑有音角

以虛見可。不謂有大揚摧乎。蓋

理 笑 意 然 然 以 不 意 解 意 符 才

取踐於地而不踐之地踐者取

外皆為無用必欲削而去之其

有所不知者而後知天之外者知

有大一也知其有大陰也知其有  
大均也知其有大方也知其有

定也此等名目皆莊子所自命之謂也大明者至靜無感之謂

名矣大均者同而不殊大方者  
其中有信之信也大定則以止

廿七



解而後解其知  
似不知以其本  
無知故不知而  
後知此至人所  
以尊乎世俗之  
間若愚若拙也  
問以有崖无崖  
皆為有係崖謂  
自邊微而求之  
然亦不可求之  
於有無之間也  
謂不可係滑不  
可持若无物而  
有實也往古未  
今若不相符而  
不可虧也能以  
是問之可不問  
大揚推乎揚謂  
其與曲推謂核  
其與彼不問是  
則我之能見其  
幾不惑也

衆止之止也是皆天之所謂至矣盡矣無復有餘  
蘊矣於大一則通之通之也者未始有物之先可  
以潛乎而不靜無感之時可以容吾視矣大均則解之  
相汚故曰解大目則可以容吾視矣大均則解之  
而求矣大方則可無而休矣大信則可稽其方動  
之期大定則可執其有常之柄知天之所謂者蓋  
於此又從上補下意來人皆謂天不可知一應委  
棄人事而不知人事之能及即天也天理人事何  
相遠哉故曰知人事盡乃見其有天循自然乃見其  
有曉又謂知照冥有樞又謂主張綱維之者是在  
冥漠之中有非見聞之所能及始有彼始即未始  
有始之始彼即齊物論中所謂非彼無我之彼蓋  
始之彼即冥又之樞也曉也者曉此者也然我雖  
知之解之矣而以聞見思慮為大非也故其解之  
也似不解之矣而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斯謂之  
知之至者畢竟是知其知也耶不知耶解耶不解耶  
又為初機立個方便法門設教講求此理則不可  
以有崖而又不可方無崖蓋大方似無崖而大定  
又似平有崖如釋氏所謂空而不空不空而空如

未始有物則不  
惑以是解其有  
物之惑而後存  
未始有物者亦  
惑而已唯解之  
而復於不惑族  
幾不惑也

陸方壺曰倭人  
下正德二字甚  
有分曉蓋當時  
之人以倭為資  
加以正德則為  
有用之才而不  
邪言楚王凶暴  
必非常人之所  
能化故惟聖人  
有善世之用進

此理會故見其頡也又見其滑也頡謂升降上下  
滑謂流動旋轉然其頡也實頡其滑也實滑所謂  
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實自古及今以  
閱衆甫更無代易亦無虧損於此不可有大商確  
乎蓋亦問是而已奚以惑然為哉以此不惑之實  
理解我妄惑之邪見而復歸於實際而不惑夫是  
之謂大  
不惑也

雜篇則陽

彭陽見王果

則陽人 周初 遊於楚夷節 楚臣 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

歸彭陽見王果 楚賢 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

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擲

退隱見无所不  
 宜是故其旁也  
 能使人忘其  
 貪而其達也  
 使至公忘其  
 飲人以和其  
 足以沃人心  
 所事於言矣  
 立使人化无  
 事於勢矣其  
 卿於國有知  
 者波其痛而  
 乎家則父子  
 正恩義以篤  
 容暇豫而一  
 其所施有難  
 之美而无稿  
 之房即此幽  
 之心與彼人  
 之鍊就者何  
 天懷故曰其  
 人心若是其

刺也。鰲於江夏則休乎山樊。傍也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指山樊為安宅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不脣為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之意。神其交。竭其心神以之納固顛冥乎富貴之地。其於人也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東得衣則春暘者反冬乎冷風。暘得風則其冷如冬，言人相與必以有餘濟其不足，如已以恬退者告則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樂與之群而無猜忌之心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

則解其繆矣。閑  
 休之為人如  
 可以言之於  
 而必信故曰  
 公閑休之人  
 豈予之所能  
 哉章內二不  
 詞語婉媚可

已焉。樂人之通而無自遣之意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字法其和氣之  
 不飲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一並立之頃父子之宜  
 自醉。坡其乎歸居。至於父子之正恩義之時而一問其所施  
 又見其一家之人熙熙然。雖其於人心者，其於噪說若  
 雖皆閑習其所施之化。故曰：待公閑休。休其人也故待之  
 是其遠也。壤之遠故曰：待公閑休。休其人也故待之  
 以見王則上化其  
 君下助於友矣

呂吉甫曰：公閑  
 休无求如叫宜  
 其為王所信神  
 者人心之同可  
 以寄而入之矣  
 節自謂其不能  
 入而其所與交  
 固已顛冥若富  
 貴之地相助以

陸西星云：則陽彭姓名陽秋，因夷節以見楚王，弗  
 曰：我不若公孫閱，休休楚之賢人也。冬則獨鰲於  
 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之，則曰：此予宅也。言  
 予之所安者此蓋公閑以恬退為事，而則陽嘗進  
 不已故王果稱道其賢，意欲使之自悟曰：是人也  
 夷節已不能及矣。而况於我乎？雖然，我不惟讓德，閑  
 休抑且難比。夷節節之為人也，雖無恬退之德而

消言其德不長而日消矣

呂吉甫曰唯聖人能達之故內不見我外不見物我為一其所以固周其矣而不知其然者止於性而非外也復命而作是以終日言未嘗言

終日言未嘗言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有干進之知若苟不以氣節自許而與之滑和以神其交則氣味之所薰必將顛倒昏昧於富貴之也非徒無益實相損也故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言人苦凍而無衣則暴於春暘而自煖傷暑而成暘則披於冷風而自寒人有不足之病者非造化不足以其自處也嚴而峻其處人也刻而猛非有辨才正德誰能動之其唯聖人乎

聖人貴自然

聖人達綢繆達造化之往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拙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聖人之名耳而其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實天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別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美

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此自然之理也

陸方壺云此言聖人盡性致命之學聖人以天地愛若似乎有心而不知其出於天性之自然非有所勉焉而為之也夫性根極於命者也盡性則知命矣故聖人復命拙作而以天為師拙作即動作之義天普萬物而無心聖人師天亦愛周萬物而無情是謂天師以天為師則聖人者天之徒也謂聖人為天可也而猶曰人者因其有形而為之之憂萬端能有幾件行得時命无之也亦得如之何

也若知與不知  
聞與不聞其愛  
人終无已人安  
之亦无已其出  
於性也不以知  
不知聞不聞而  
有所知損焉

有生而美者不自知其美也人與之鑑又為之告  
知若不知也聞若不聞也然而其美也不以不知  
不聞而遂失故其可喜也終無已而人之好之也  
亦無已此皆自然而然故曰性也以喻聖人愛人  
亦不自知其能愛人也人與之名又為之告而無  
已大抵天下事忌有能所有能所則非自然已此  
因二文師天之  
說而緒及之

### 唯聖人盡慮

呂吉甫曰望曰  
而暢太人之情  
也雖陵木簪合  
狹之暢太亦不  
忘其本而已况  
吾之所以見聞  
者与天地並則  
為吾之國都又  
久矣而見之聞  
之供以十仞之  
臺縣眾問則无  
所不觀其暢太  
可勝道哉眾問  
謂太人之處深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舊都則暢然而喜雖使丘陵  
草木之緝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  
以十仞之臺縣眾問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  
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俱化者一不化者也  
闔嘗舍之也舍止夫師天而不得師天法天而無與物

中運轉九已而  
未始有物隨成  
而无所為是以  
无終始无幾時  
也我謂計數與  
物化者一不化  
則胡為而不合  
之其行恒无幾  
時而有止也夫  
欲師天而不得  
則與物皆殉其  
以為事而已至  
人者未始有天  
人始物也偕行  
不替偕而不泯  
所謂復會操作  
是直師天者所  
以合之也湯得  
司御主調御門  
尹正所以入登  
恒成有恒之修  
主調御者心正

皆殉其以為事也其以有為若之何則莫如夫聖人  
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物偕行  
而不替所行之偕而不泯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  
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從師而不圉待其隨成為  
之司其名之名羸法得其兩與身見仲尼之盡慮為  
之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日積三百六旬而成歲逐  
無內無外外無內則無  
陸方壺云故舊國舊都望之無不暢然雖使丘陵  
高下草木緝合入之者十忘其九猶之暢然而况  
見如所見聞如所聞者乎喻諸其暢猶以十仞之  
臺而縣眾問者也十仞臺之至高者臺高則無所  
蔽虧而音聲四達眾問即合此祝故笙鏞以間之

所入者道恒則  
道之久此皆以  
天為師也唯師  
之徒而不困於  
物之得隨成為  
之司其名則之  
名羸法得其西  
見隨成則司御  
尋名皆隨吾之  
成心非有為之  
者之名也其精  
為道其羸為法  
見其名之所由  
生則知法之所  
由成是為兩見  
雖有所見而不  
知天下未始有  
思慮然為未思  
也故仲尼不慮  
為之博仲尼非  
博湯也隨成則  
冉相氏之所得

間所聞所見若此則一時耳目何如哉當必有異  
常者矣以况聞知者不若見知者之為真影響形  
似者不若心領神會之為切也冉相氏古之聖王  
得其環中終始無端空虛無物以隨萬物之成無  
幾無節候也彼一不化者以為之樞紐世人何不  
舍於此道乎夫人皆曰吾復命操作以天為師矣  
而不師天與物皆徇則其為事也若之何哉蓋師  
天者無心而順應之謂也徇物者有精而私惑之  
謂也徇物則不得謂之師也徇物者有精而私惑之  
天也既未始有始有始有始有始有始有始有始  
且未始有始有始有始有始有始有始有始有始  
師其未始有始有始有始有始有始有始有始有始  
窮故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謂得其環中以應無  
廢也血如老洩之洩言奸而深也所行之謂得其  
汝千變萬化皆是不窮乎物正與大地之心普萬物而無心  
乎物而又無不窮乎物正與大地之心普萬物而無心  
者之合而無不窮乎物正與大地之心普萬物而無心  
合之哉湯武而無不窮乎物正與大地之心普萬物而無心  
得其司御司御者反之而牧言天以湯為君而人又命  
門尹登恒恒以主散民之戕以人當是伊尹恒宇疑

者以是知司御  
時名為言言除  
日无歲則不知  
有宿无內无外  
則不知有字唯  
此慮者足以與

和象曰竭至微

綱目若此之  
爭矣人亦所及  
為通達謂四海

作衡言湯為司御尹登阿衡治之教之一員眾人  
之所欲而未始合圖以驅人之必逆故曰從師而  
不固斯亦可謂得其隨成之道者矣其曰為之司  
街名焉而巳湯不願得之也何者之名也竊法也  
兩見也竊法猶老子所謂餘食贅行蓋以大道無  
名各相一立則天下皆徇名而求相率而為疣贅  
之行名則有是非名則有美惡名則有生成高下  
相傾長短相形皆自名始天下皆落於兩見之中  
故曰得其兩見所以仲尼立萬世之教為之盡慮  
以傳之盡慮者舉天下而於何思何慮之中無  
意必固我之地思慮尚無何况名相一尚不立安  
有兩見所以容成氏有言除日則無歲矣無內則  
無外矣無思慮則無名相矣是謂得其環中師天  
而不與物徇皆盡慮之道也篇中錯舉成湯與仲  
尼一則反之聖意亦精到

魏梁觸繆無辨

魏王

魏惠

與田侯

齊威

年約

誓約在惠王

田侯

年背

二十六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之內也。今自以內海為大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讐。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  
之無窮之中若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於背。然後拔其國。  
物耳有限則不忘也。出走。扶其背折其脊。季子魏聞而恥之。  
問大小俱不也。况魏中之梁。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  
與無窮者計也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  
雖天地共在無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  
梁中之王而足子魏聞而醜之。  
也。况魏中之梁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  
爭或端然若亡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  
自掉所爭者細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  
也。譬狹一呷言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  
曹不足聞也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  
呂吉甫曰罪莫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  
大於可欲善言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  
伐齊則見利之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  
可欲固亂人也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  
善言勿伐則見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  
善之可欲亦亂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

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不求其道而已矣。  
免於有見又亂見戴晉人。  
人也唯求其道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  
息也人能遊心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  
於無窮則上下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  
魏若梁皆我心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  
之所自起非唯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  
王與蝸亦無功乎。則若有若無也。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  
通達之國魏梁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  
融壘亦無功也出而君愀然。若有亡也。  
知此說則莫大也。客出。惠子見  
於秋毫太山為也。客出。惠子見  
小矣。王悟夫爭也。客出。惠子見  
之所自起者本也。客出。惠子見  
無有也。是以憫也。客出。惠子見  
去若亡神人至也。客出。惠子見  
人夫入本無優也。客出。惠子見  
勞既後言之異也。客出。惠子見

君曰客夫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篪也猶有嗃音調三音鳴也吹劒首者呶音血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呶字法也

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呷也

魏使刺齊以萬乘之君尹為盜賊之事  
故辱首恥之而顧為之戰攻辱首官名

衍其名也忌而出走言畏忌而走也扶擊也扶皆折脊佚言扼吭抗背之意魏固非齊敵也而犀首敢爲誇大之言以故季子恥之王不知道故惠子以戴晉人見論之以道夫梁自視者大不自量力故晉人設爲極小之喻以據之蝸又辛也蝸牛固小而左右二角之觸蠻則小之又小矣以俗眼觀者無小不大以道眼觀者無大不小大下一蝸也梁國一蠻也奚以辨哉知遊心於無窮無極無人無達之國則道之本鄉在是矣若無窮無極無人無我之鄉而忽起觸蠻之聞何其微哉宜君之惘然若有所亡也客出而惠子以大人誦晉人復爲設譬吹管者猶有高也吹觱篥首則快而已矣何故管

孔小猶以形氣相戾而有聲若劍有之環吹之則  
呖然如風之過矣不得有聲也今通聖人於大人  
之前則聖者將失其為聖安得有聲乎抑夫以揖  
遜之堯舜尚不能以有聲而泥聞爭之蚩觸乎大  
晉人正以小梁國也

蟻丘聖德而僕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地名也之漿賣漿之家其鄰有夫妻臣妾

登極者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乘屋者子路曰是稷音耕稷音耕整髮亂不貌何為

者耶異其人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懷聖德而是自埋字法

於民隱於自藏於畔藏於其聲銷雖其其志無窮其

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遠絕人而心不屑與世

之俱是陸沉者也。字法無人中隱者譬。是其市南宜僚耶。此

與民同也藏於  
 不枯槁也其聲  
 消損其名也其  
 志无窮規長生  
 也所言者皆世  
 言而心與世異  
 人中隱譬无水  
 而沉也著明也  
 何以爲存謂不  
 如舍之以沒其  
 志其言虛果逃  
 去也  
 呂吉甫曰見孔  
 子來而登極者  
 示不與之接將  
 從之而高也聖



人僕聖德而僕  
者理於民則不  
為可見之行載  
於畔則不居中  
正之德聲消志  
无旁退藏於密  
而遊方之外口  
雖言而未嘗言  
欲无言而不能  
无言與世遺而  
不肩與俱將欲  
遁世而去也以  
聖德進人間而  
人莫知候於陸  
而沉者以孔子  
之迹言之極之  
然以天下為事  
則以倭也然而  
人皆為宜僚則  
橫目之民誰將  
救聖人之遺傳  
聖地而不傳也

无宜僚 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倭人也。夫若然者，其於倭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陸方壺云**：藏於畔，謂不南面而為君，不北面而為藏。於左右而畔而供臣妾之役，於是命曰埋。曰藏，深言其不自見也。陸而沉者，言其當見而反隱。蓋登極者亦丈人沮溺之徒。夫子以市南宜僚當之。前言宜僚，乘九而兩家之難解，註以僚楚之勇士。楚白公將作亂，使人召僚，又不應。劫之以劍，美凡如故。後白公殺令尹子西而難不及僚。其人必有以自守而不慕夫人爵之榮者。故夫子以之而律是人子路請往召之。蓋欲使見夫子以寓汲引之

昔微生畝嘗以  
孔子為倭孔子  
答以非敢今於  
宜僚則自謂為  
倭人以明所貴  
者在於此而極  
者非待已也  
楊用修曰：耕之  
不善曰鹵莽。芸  
之不善曰戔裂。  
鹵，剛鹵之地也。  
耕，剛鹵之地也。  
加功呂覽耕道  
篇所謂強土而  
弱之也。莽，草莽  
之地。詩所謂載  
芟載祿，乃善耕  
也不治其剛鹵  
不受其草莽是  
曰鹵莽之耕。芸  
以去草古有焉

意而夫子則曰：「已矣。彼亦知丘之知彼也。往見楚王，必將屬王召之矣。是則以丘為倭，有德者之遠倭人也。唯恐其影響之不逮，而况肯我見乎？將無以存為而去矣。子路往視之，則其室已虛。又其室者，挈妻子而去之也。其絕人逃世，有如此者，夫子何以取焉？謂不自聖不自見，而有幾於道者也。」  
**封人以治田喻政**  
長梧地名封人守封疆之人問子牢即琴牢，孔子弟子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戔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戔裂之，其實亦戔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多。」

耘之說如鳥附而啄食乃善也呂覽善者長其兄而去其弟兄弟不若也第茶蓼也不善者其兄是戚也裂者并其土而扣之又云欲惡始萌之時謂可以扶吾形隨即擢亂吾性始字與尋字相呼喚俗讀重葭始萌為何者誤

如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往常蕪葭始萌以扶吾形以物欲扶尋擢吾性並潰內熱潰內漏是也諸竅不收發膿血

陸方壺云鹵莽地層圯也皆耕耨不盛也而草根盛也滅裂滅善類齊謂盡易舊歲之法而其報卒倍於常終歲飽食封人蓋以治田喻政莊子却借其言以明治身之道言今之人治其形理其心亦多有似於封人之所謂適其尺者適其自然之天也離其性者離其無生之性也滅其情者滅其順應之情也亡其神者忘其盡慮之神也以衆為言多也故鹵莽其性者克治功疎物欲交雜虛靜之中忽起欲惡致惡之孽為性雀蕪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雀蕪葭始萌以扶吾形生以扶吾形則耳目口鼻充滿色塵尋擢吾性離其本位是故有潰者漏者發者

民以偽繼責在上

呂氏曰知蓋嘗有位者鮮朝服而慕之致其哀矜之意明至此者已固堂有罪焉故不嫌於訟在上者不能志榮辱則民觀所病不能輕貨財則民觀所爭今立人所病聚人所爭而使之爭欲其不為盜殺不抵於死豈可得也湯武以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以得為在民失為在已也伊尹以一夫不獲曰時予之辜一形有失其形退而責也今則

相矩有道之人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罪也人焉推而強之章法解朝服而幕覆也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蓄乎獨先離離也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今以名利役人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已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

不識罪不敢  
罰不勝誅不至  
異乎先王之  
不識量人力而  
矜不能者矣民  
知力竭不得出  
以偽繼之上不  
多偽而欲下不  
偽不可得也

郭象曰殺人太  
當謂自此以下  
事大當既有則  
雖戒以莫為其  
可得乎各自得  
則無榮辱得失  
紛紜故榮辱立  
榮辱立則奪其  
所謂榮而致其  
所謂辱矣奔馳  
爭逐之間非  
病者惟憂囚之  
苦是民之多病  
聖人致之也貨財

足為當時何爭  
乎上有所好則  
下不能去其本  
分君莫之失則  
民自得君莫之  
枉則民自正夫  
物之形性何為  
而失哉皆由人  
君撓之以至斯  
患耳故自責也  
反其性匿也用  
其性顯也故為  
物所顯則皆識  
為物所易則皆  
敢輕其所任則  
昏勝適其足力  
則皆至民知力  
竭則以偽繼之  
將以避誅罰也  
王曰與偽上於  
何許得其真乎  
責言當貴上

難而罪不敢  
大為難事而形  
重為任不量人  
之而罰  
不勝遠其塗  
程不計人之而  
誅不至民知力  
竭是以人  
彈力狃恐不  
足以避誅則  
以偽繼之日  
出多偽為先  
之者士民  
安取不偽  
凡偽生於不  
足也夫力不  
足則偽知不  
足則  
欺財不足則  
盜盜竊之行  
於誰責而可  
乎

陸方壺云

夫欲窮則病作民窮則盜起治國治身  
之道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均責之矣  
相矩學老聃之道至齊而遊重有感於宰人之事  
為之呼天而哭之曰嗟乎天下自此不復見太平  
矣夫天下有大富而子獨先羅之無乃為道乎哉  
無乃殺天下乎哉所以致此有由也榮辱立然後觀  
所病財貨聚然後觀所爭何以致此章服以榮之置之刑  
民不知有榮辱自聖人立之章服以榮之置之刑  
辟以辱之於是乎天下之病於榮者有驕恣之失  
病者惟憂囚之苦是民之多病聖人致之也貨財

不聚之時飢求飽棄民不知有爭奪自聖人用尺  
之道分地之利以聚貨財於是乎爭祿於朝爭地  
於野農有蕪併之心士無推讓之行而民之有爭  
又聖人致之也故爭而不已必盜盜而不已必殺  
欲無至此先遏亂源今也立人之所病者聚人之  
所爭者以操天下之大柄以誦吾可以此而賞罰  
利益乎天下不知天下之大柄以誦吾可以此而賞罰  
就窮困而無不特欲其不盜不殺庸可得乎信乎  
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之為得也通前摠是一意  
作為相矩之言亦得古之人君必動責已以為民  
本得也而我誤之使有失民之本正也而我驕之使  
有枉舉天下有一物之失其則者皆退而反諸已  
如云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古  
之人其不敢罔民有如此者今則不然匿為物而  
愚不識匿為物者匿其情以為物也物即所謂物  
采物執之類豈不知其無用但以愚彼不識之人  
如以黃葉而止兒啼得其啼止便了不論其有用  
無用也大為難而罪不敢重其任而罰不勝天下  
有難為之事難勝之任今也曾不量人之才曾不  
恤人之私竭其忠盡其情為子便欲其成孝為臣

呂吉甫曰伯王行年六十而六

十什未嘗不始

是而卒諡之以

非與孔子同然

知或未止乎其

所不知則所謂

是者固未定又

安知今之所是

非五十九年非

也夫物生而莫

見其根出而莫

見其門則知之

所不知者乃萬

物之所由生也

也而人皆尊其

知之所不知其

常愚其盛而莫

之持其為疑已

而大哉已乎

已乎且无所逃

言若此者終不

欲其成忠臨敵便欲其成閫事必欲求其可功必  
欲求其成如是則天下之人誰敢向前誰能勝任  
因其不敢不勝而加以罪罰是人知之有不足  
夫力不足以致勝上之財不足以欺應上之需則以盜  
上之用則以欺應上之財不足以欺應上之需則以盜  
應之是在上之人有所不得辭其責矣

六十知化未必是

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  
諡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  
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  
其知之所知有狀之物也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  
而後知所不知即無名無狀者可不謂大疑乎已乎  
已乎且無所逃此所謂然與然乎

陸方壺云

夫聖人之進德也無已遽伯玉行年五

化也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又則無是非矣是知六  
十而化則六十考是而五十九年六十年非也九人之  
行其始未嘗不自以為是而卒諡之以非者蓋是  
在事初非在覺後今又安知六十之所謂化者非  
五十九年之非耶自覺其化所覺亦非如何究竟  
曰化無可化忘無可忘覺無可覺亦非如何究竟  
空到此段文有拙中之巧學莊子者須要識得萬  
物有化無名之始既曰無矣則其生也須要識得萬  
其出也無不見其門非無門無根也但虛寂而有所  
不可覺耳故人皆尊其知之所不知而莫知恃其知  
之所不知而後知有耳則能聽有口則能言有身則  
有目則能視有知則能知有知則能知有知則能知  
能動人皆尊之而不知有知則能聽有口則能言有  
張綱維乎其間是謂知之所不知形體之外者以主  
能知也此而不知不尊于此而反尊于彼可不謂  
大惑乎哉已乎已乎誰能逃此而獨于知乎陰符  
經云人知其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神所以神意蓋  
如此既一自語之云然與而後應之曰然于始則

勿之一耳聖人亦不能及夫知能又豈能逃乎物化哉雖然吾今所言以為是者亦未知其信然否也

論靈公得謚

仲尼問於太史官大殺人名伯常騫名稀常名曰夫

衛靈公飲酒湛樂樂之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

不應諸侯之際交其所以為靈公者何耶何以謚

公大殺曰是因是也同是而謚之伯常騫曰夫靈

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

翼故進所搏之幣扶而翼其左右以自蔽其慢濫若

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扶翼是其所以為靈

公也稀常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

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

曰不憑其子足憑藉靈公奪而埋之將有靈夫靈公

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常騫伯何足以識之

陸方壺云天下有稱實之名有無實之名有前定

大殺以為因是言靈之靈本無意義恒因眾人之

是而是之因是與齊物論所謂因是者其意頗同

以無實之名也伯常騫又舉一端謂於男女盥浴

之時而猶知有禮賢之敬是人欲橫流之中而良

知之天猶有覺悟夫是以謂之曰靈此稱實之名

也稀韋則言公之壘沙丘也下有石槨焉洗而讀

其名曰不憑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則公之得為靈

先有其命故未事可知是以凡所為者不得不為凡所不為者不可得為而為者以為之在已不亦妄乎徒識已然之見事耳未知已然之出於自然

呂吉甫曰合姓名為丘里異為同也散丘里為姓名同為異也

大人合併以為公

不能合同不  
能散也百休莫  
非馬皆之不  
馬立百休而謂  
之馬譬之天不  
以其大全觀之  
則所謂大者亦  
不可得此以立  
山江河所以為  
大之至也故自  
物觀之乃物莫  
不倫於我則自  
外入者有至於  
中而不執有萬  
而无不者也自  
我觀之此乎其  
為乃物則由  
中出者有正而  
不距周行而無  
不備也天之於  
四時不因其故  
有而無之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  
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人物雖異而風俗則同合異以  
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逐休皆之無馬  
之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總其百體而合為一  
體乃謂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  
人合并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道中有公而不執  
由中出者有正外有公道相是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  
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  
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大道合之以為公故無名無可得而名無  
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

功有所不修而  
歲不修矣君之  
於五官不付之  
衆為而我有所  
則知有所不周  
而固不洽矣文  
武殊才乃物殊  
理其為不賜不  
私亦若是已已  
无私故无我无  
我則莫有名之  
者无名故无為  
无為則无不為  
矣時變无停禍  
福元常有拂有  
宜善或為妖也  
物遇各狗殊面  
不一有正有差  
正或為奇也物  
理不齊如此道  
者所以公之道  
牛无名則謂之

浮又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猶兮福所基福今禍所伏倚伏無常如塞翁失  
馬之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  
度百材雖異而度於澤中也不異觀乎太山木石同壇木石雖異而萃於大山也  
不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  
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  
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  
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  
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矣  
狗馬其不及遠矣

陸方壺云夫天下事物雖有萬殊而理無二致得  
其理而言之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雖



名義比類  
褚伯秀曰凡一  
丘一里之間必  
有年德之尊者  
老聚情而立論  
如所謂月旦評  
又各有流傳里  
謠以記其風土  
事物是謂丘里  
之言合異爲同  
也共出丘里而  
有少長賢愚滯  
失之不齊同而  
異也天下之大  
莫若丘里道之  
人貴於事物散  
同而爲異狹指  
焉之百体合異

而為同立百體而謂之馬也言之則有合散冥之則歸混同理有至極不可容聲矣丘山積卑江河合水大人合公亦不外乎此理蓋能合丘里而詩宜則合天下之物情亦狻是也在乎公之一字而已夫公之一字而已為形之大者天也統之氣之大者陰陽統之道之大統天地間陽者也詎可量哉夫既有道之名則不可與无

執不拒的樣子所以不可執不可拒者蓋以時有終始世有變化而事之禍福淳又馬流行反覆互相倚伏有所拂於彼者而或宜於此若一以我見自殉執而拒之則事理之變無窮誠如人面千態萬狀面各殊有所正者必有所差豈能使之一定歸同不可一作異想同中有異不可一作同想異一作已想比之大澤百材皆度觀於太山木石同壇百材非異乎而同度於大澤之中木石非異乎而同萃於大山之上則同中有異而異之未始不歸于同也居可知矣此之謂丘里之言此段專闢同異兩見只以不執不拒作主轉譬轉精却與內篇何異又承上少知問同中有異又而卒歸于同者便謂之曰道足乎大公調曰不可道本無名不可以同異名也今為設喻天下皆言萬物而物之數不止於萬其曰萬者不過以其數之多號而讀之耳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而道為之公故在天地亦可以言道在陰陽亦可以言道因其大以道之名號而讀之可也以喻在同者亦可以言道在異者亦可以言道入為之



之道行无名  
故天下莫得而  
名也  
郭象曰問物之  
所起或謂道能  
生之也則陽四  
時皆其自尔非  
无所生凡此事  
故云為起舍近  
起於陰陽之相  
照四時之相代  
過此以往至於  
自然自然之故  
誰知所以其相  
理相使皆物之  
所有自然而然  
耳非无能有所  
也物表无有所  
有故言知不過  
自尔也原隨皆  
此此之止

公故隨在皆可號而讀之其實道無名相非言同  
言異者之所能盡今既已有同異之名矣乃將得  
比於道哉以斯而辯其狃狗  
馬之大小其不相及遠矣

言默不足以載道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  
調曰陰陽相煥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  
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  
福相生急緩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  
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  
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夫觀道之人  
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

止此辨論之少知曰季真之莫為  
凡事有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  
曰鷄鳴犬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  
所自化人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  
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  
為過或使則實實有所司之莫為則虛虛本無所有  
實實俱矣是物之居是累於物無名無實實在物之  
虛無者無之亦物中之虛也  
大抵曰有無皆可以言傳可  
以意度以此言道愈遠矣  
未生不可忌初生不容  
已死不可阻既生不容  
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  
本在

請自尔故  
无言也接子曰  
道或使或使者  
有使物之功也  
夫物有自然非  
為之所能也由  
斯而現季真之  
言當也至精至  
大皆不為而自  
尔物有相便亦  
自尔也故莫之  
為者未為非物  
凡物云云皆由  
莫為而過去或  
使則哭自使  
之莫為則虛无  
使之也居指名  
實之所在物之  
所在其至虛  
意言愈遠故求  
於言意之表

止此辨論之少知曰季真之莫為  
凡事有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  
曰鷄鳴犬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  
所自化人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  
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  
為過或使則實實有所司之莫為則虛虛本無所有  
實實俱矣是物之居是累於物無名無實實在物之  
虛無者無之亦物中之虛也  
大抵曰有無皆可以言傳可  
以意度以此言道愈遠矣  
未生不可忌初生不容  
已死不可阻既生不容  
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  
本在

而後至為突去  
 自生吾不能禁  
 忽然而死吾不  
 能遠近任身中  
 侯莫見其自尔  
 而欲憂之此或  
 使莫為二者世  
 所至疑也物理  
 無窮故其言无  
 穷然後與物同  
 理也與物終始  
 者常不為而自  
 然也道不能使  
 有而有者常自  
 然也故曰道不  
 可有有不可无  
 物所由而行故  
 假名曰道胡為  
 大方者率一隅  
 使可知也求道  
 格言意之表則  
 足不能忘言而

目前但欲見  
 而不可見  
 吾觀之本  
 時觀之  
 其來無止  
 已見其方  
 無窮無止  
 而觀言  
 之無也  
 但此於  
 與物同理  
 言合万物  
 或使莫為  
 之言  
 言之本也  
 其本與物終始  
 只與物相  
 道不可有  
 則是有也  
 有不可無  
 既曰有何能離  
 道之為名所假  
 而行  
 道本假名  
 或使莫為在物一曲  
 皆泥物  
 夫胡為  
 於大方  
 安得謂  
 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  
 但果有所  
 見離謂之言亦可以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  
 若  
 畫道終日言之不坊以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  
 無  
 所見則言不足以盡道言之道物之極  
 以精粗之言  
 衆多亦不離於形似而已

有意則不為道  
 物之表常莫為  
 而自尔不在言  
 其不言極於自  
 尔非言默所說  
 也  
 唐順之曰莫為  
 是佛家自然性  
 也或使是佛家  
 因緣性也居言  
 著物也或使莫  
 為則有言之所  
 自起故曰言之  
 本

雅勉道曰橋起  
 橋然言起片合  
 分合也精之可  
 志精微可記志  
 以言之所及知

至極  
 妙  
 默不足以載  
 不在於  
 非言非默  
 非言非  
 默之中  
 諫其有極  
 有

陸方壺云

少知又問萬物之所生從何而起於是  
 公調於泛起處說起太極既判陰陽乃  
 分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參同化所謂窮神以知  
 化陽往則陰來輻輳而輪轉出入更卷舒是故有  
 相與者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是故有相蓋者蓋之  
 為言藏也陰取翕受陽主施與是故有相治者四  
 時之氣生也剋嗣續循環不窮是故有相代有相  
 有相殺者此是萬物莫不乘此氣機以出入萬物  
 既生則萬事萬化一時同起故生則有情有情則  
 欲惡去就於是萬物莫不乘此氣機以出入萬物  
 突然而起之義片合猶言分合既有情矣則不能  
 無事故安危禍福緩急聚散相益相生以摩以成  
 此名實之可紀而精微之可志者也而皆不外乎  
 陰陽故隨序之相理橋運之可志者也而皆不外乎  
 造化如此物理之相理橋運四字甚親而義亦精密隨序  
 出入者也隨序橋運四字甚親而義亦精密隨序

之至極物而知  
已言到極物而知  
到至極物而知  
格物而已惟見  
道之人不隨物  
之終不原物之  
始歸之無有息  
辨論之所以息  
也莫為莫有為  
之者孟子曰莫  
之為而為者天  
也或便有使之  
然者孟子曰行  
或使之二子之  
說其不同如此  
斯劈碎也詩曰  
斧以斯之斯而  
析之則微而至  
于無倫大而至  
于不可圖中庸  
言毛狄有倫上  
天不載無聲无

即循序也循序即有所理而不亂故曰相理橋者  
有升有降故謂氣運為橋運屈伸相感若或使之  
故曰相使故論道者言之所盡又此而已知之  
至又此而已故曰極物而止然以言道以知知  
道非實觀道者也故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  
其所起無道無名相無名相安有廢起分明提上  
一步說到箇末始有始也者此處方為究竟故曰  
此議之所止也季真接子二人名莫為或使仁人  
各持之一說也太公調言造化之妙誰言非若維  
偏於其理太公調言造化之妙誰言非若維  
大化為人所能以意見臆其大知不能以言論精而  
自化又不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禦彼二人之說所  
析之小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禦彼二人之說所  
能盡乎或之始莫之為是論物而非以論道也論  
物則未免為物所固而終有失言之過矣何故言  
有過咎蓋言或使則明又說有個主使之者大說  
實了言莫為則全是偶然聚散適然生或太說虛  
造此二家豈無影響但都只說得造化一邊何者  
造化未嘗使物物自乘氣機以出入耳故說莫為  
雖或近是但不曾說有個莫為之者說或使又似

為或使未克狹  
兩物而終有差  
失

呂吉甫曰少知  
聞謂之道則已  
有而不得道  
比故疑於无物  
問万物所生惡  
起所謂制乎虛  
者也日月往來  
升降消長相昭  
相蓋相治也寒  
暑屈伸玉相生  
克相代相生相  
殺也物生天地  
間隨陰陽四時

物物而彫琢之大捩天下無道外之物而道未嘗  
倚於物也故張子云天地無心而成化定性書云  
天地之嘗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普物即是實無  
心即是虛合而言之方為精確故有名有實者是  
物之居也名實狹言名相居謂一定而不移若無  
名無實者在位之虛老子云有之以為利無之以  
為用此個虛寂却是道之本體萬物相生莫不  
虛實相乘而正性命是以有無邊見類皆失之此  
個天机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可  
意可言則愈言之而愈遠矣季真接子之謂也且  
物乘氣機以出入其出曰生入曰死其生曰不可  
禁忌其死曰不可阻遏一生一死在日前非甚遠  
也而其理不可觀故曰或使曰莫為皆疑情也一  
為疑之其假是以或失則實或失則虛終落邊見  
以我觀之其本也往而無窮其末也來而無止只  
在一個無窮無止上定得造化全是一段虛無自  
然萬物得之與之同理故往亦無所窮來亦無所  
止以是知造化之妙說無則得說莫為或使則不  
得何者言莫為或使者其立言之本旨始終要在  
物上見道不知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緣其所

而軍是以欲思  
去就乘之以行  
雄雌片合動靜  
有常故有安危  
禍福聚散等事

王元澤曰道安  
乎內事涉於外  
在我侯不可必  
况外物乎以仁  
我為可必則勇  
不亂死以知  
必則比于  
則以忠為  
則伍員

起曾不提超一步只說虛無自然自是無過所以  
者何道不可有又則沉着於名相又自有上說婦  
於無則有無俱落邊見故曰道不可有有不可無  
若究而言之則道尚安不得一字說無猶是贅語  
說道寧非假名况或使莫為在物一邊說者又胡  
足以與大方乎故言而足則終日言之而所言者  
盡是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之而所言者盡是物  
足即上文所謂正於其情偏於其理者結意正以  
答少知兩家之問又恐人落於言筌只在有言無  
言上理會急掃一句道謂之極言默不足以載又  
如何而可在非言非默上自有極處

### 雜篇外物

#### 月固不勝火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諫紂被誅比干戮諫紂而箕子狂  
被髮佯狂惡來紂使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

私不忠於國  
而不可逃也伍  
員其弘知事君  
忠而不知事  
君之致禍孝已  
曾參知事親  
孝而不知親  
而致憂皆未明  
外物不可必之  
理也惡來順紂  
同孽相濟而不  
免狘木之相摩  
龍逢逆紂言惡  
異性而遭誅猶  
金火相守也  
陽錯行則天地  
大絃忠孝被刑  
則國家頌褒忠  
孝臣子所當  
也不幸而遇閭  
不恤父逆理基

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黃弘死於蜀藏其  
三年而化為碧也王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  
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五行之氣  
木本無火相摩則生金與火相守則流金本至堅  
錯雜之則天地大絃音絃為天地之於是乎有雷有霆水  
中有火乃焚大槐大槐於焚木火之為害如此有甚憂而  
陷極憂事變之災而無所逃墮蟬不得成成情緒心  
若縣於天地之間心若繫縛字法苦慰瞽沈屯利害相摩生火  
甚多其熱焦火衆人焚和月也固不勝火於是乎有  
債然而道盡

扶木中有火  
及焚大槐淮南  
子老槐生火是  
也忠而諫諍則  
憂及其臣佞而  
諛諛則憂及其  
君皆陷有為之  
禍是以憂休而  
志不得成其心  
欲高顯於天地  
之間而世道交  
喪鬱閉屯溺之  
無所施用忠  
相摩患怨日  
人和焚矣矣  
子如月暴虐  
火唯憤然  
而至順者  
也

陸方壺云

大意謂外來之禍不惟禍者不能免而  
能免而忠孝者亦未必能免故均謂之曰外物不  
可必大抵天下只理數二字在常理則曰積善餘  
慶積惡餘殃此其所可必者而不知所遭之不偶  
則有數存焉補此一役正以見吾人當為而不可  
必其所難免關龍逢桀臣箕子比干惡來皆紂臣  
子胥吳臣被戮累以鴟夷之皮沉之於江長弘周  
靈王時被放歸蜀剗腸而死蜀人哀之於其血於  
地三年化為碧人孝已殷高宗之子逐於後母魯  
參為父烹氏誤斷其根大杖幾成故以為有憂悲  
之事所以修真體道之人虛靜恬淡寂寞無為五  
志之火一時俱伏是故有利害不計於心而生死  
無變於己者而不知道者則不耐世故甚憂兩陷  
無所逃遁墮又蟬又坐又不安睡又不寧若將此  
心懸於天地之間鬱鬱不舒不自解脫利害相摩  
生火甚多焚其天而和於是乎陰陽之患以其不  
外物之不可必而交戰於利害之場故自焚若此  
故道人養和家而家人焚和焚者煎焚之意月固不勝  
火月字下詩奇月者水也水不勝火即醫家所謂

郭象曰言當理  
无小苟其不當

莊子貸粟於監河

一水不能勝五火之意又解罔古篆文肉字也  
血肉之軀不勝熬燥于是乎有債然而道及者債  
者哀數之義道謂生道及則形神與之俱盡矣  
與上連為一章發此一段于人有大利益欲人靜  
消火自處恬淡無為之細然後盡其天年而不中  
道天折蓋救世之仁也佛經法華火宅之喻可與  
參看

郭象曰言當理  
无小苟其不當  
呂吉甫曰莊子  
貸粟明養生者  
止于活身而不  
務有餘  
林希逸曰監河  
侯侯也亦未及  
文侯也亦未及  
然或是監河之  
官以侯之不  
官則侯是其姓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  
邑金采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  
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  
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  
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

此六心之王王  
字當是上字之  
誤此段又當時  
有此戲言因記  
于此鉄今人所  
謂遠水不救近  
火之意

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升斗之水。然活耳。然則可。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乾魚之肆。活也。

**陸西星云**

生事蕭疎窮途仗友仁者當亟恤之乃復為此紆緩不急之語友道之薄莫此為甚。筆記于此見世俗之益偷也。常與指水而言波臣二字奇。

**大人幹大事**

任國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糖以為餌。躡乎會稽。山名。

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而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

牽巨鉤。鎔沒而下。驚揚而奮鬚。白波若山。海水震蕩。

聲倖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也。此魚離之。

而腊。乾肉之自淞。江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焉。

者已。而後世。幹才諷說。誦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獨

竿累趨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歸小說以千

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

不可與經於世。俗士不可與。云遠矣。

**陸方壺云**

者必有大抱負。必有大設施。也。厥飽飫也。幹才小才也。累小繩也。灌瀆田中。灌

水之瀆。鯢鮒皆小魚。縣令縣賞。令以待言者一段。

**喻世儒盜襲陳跡**

儒以詩禮發冢。世儒剽竊陳言。即以詩禮。大儒臚傳。

夫儒以詩禮名。家而所以教其。弟子者。不過日。其。而。古人之。

如辰翁曰。貧粟。或僅寄手少許。此段言志士之。志。特有待乎先。涯而皆是也。

盜儒之狀  
願音詢

郭象曰詩祀者  
先王之陳述也  
苟非其人道不  
虛行故夫儒者  
乃有用之為教  
則不足恃也

呂吉甫曰小人  
之儒賢先王之  
言以濟其不義  
何以異此

老萊子曰世之  
華孔子者泥迹  
而不得其心故  
莊子有是論自  
修上促下至誰  
氏之子以貌求  
聖人者也躬吟  
躬行而矜之容  
知則非盛德若  
愚者夫大亂生  
於堯舜之間今  
不忍一世之傷  
而有為以救之  
是驚萬世之患  
也豈富有之榮  
固塞而將无其  
謀有不及耶言  
皆不在是也夫  
患非大知然以  
歡樂為務終身  
之禍元且有相  
引以名相結以

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

詩固有之曰青々之麥生於陵陂音披生不布施歟何含

珠為接其鬢以手摩按之其顙音頤儒以金椎控其頤音徐

別開其頰音頤無傷口中珠

陸方壺云

此段戲劇世儒無實得而專以剽竊古

古人所以言即陳人所含之珠也小儒者大儒之

弟子自上傳語示下曰臚言大儒呼小儒而語之

曰東方作矣相與從事若何事即暗指發冢之事

小儒未須解其裙襦口中何珠在焉又引詩為証

詩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與也生不布施歟

何含珠言人生前不知重義樂生死後秘其含珠

以為地下含銅臭之夫鄙吝若此

以下云云相與計謀取珠之法

聖人舉事躊躇

老萊子弟子出新音出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

波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

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

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感然改容

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

驚萬世之患抑固窶耶音古而為此耶音汝亡其畧弗及耶

失其知畧而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

耳尋常人之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

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

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陸方壺云  
修上上長也趨下下促也末塞肯微悽  
而憂當世之患也矜矜持也容動容也知思慮也  
老萊之教即前所謂離形去智之意業可得進言  
夫子之道可得而學乎萊謂夫子汝不忍一時之  
傷而驚然放其心於萬世之患蓋一時之傷乃政教  
之下哀而萬世之禍則學術不及耶夫以恩惠結人  
其固然而抑其經畧有所不及耶夫以恩惠結人  
之歡心而驚然自得者醜行也中民之行進焉耳  
非大道所取也何者至人無恩至人無名至人無  
私若相惠以歡相引以民相結以隱皆中民之行  
結以隱謂以心腹相結當時之君不忍一世之傷  
者莫若堯而堯而坐視一世之傷者莫若桀人皆知之  
性又是堯而非桀是為大道生是非也故與其譽  
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閉其所譽豈不以堯桀終  
有是非而我生毀譽不起會愛渾然與善惡相  
忘然後與道相應今之人皆曰吾將反斯世於唐  
虞之盛而不知反之無非傷也皆曰吾將反斯世於  
有心也

無事之天設有所為欲為而為之以不為故謂  
以興事以注又見其成功今汝也奈何哉不忍一  
世之傷而以天下之事自任哉終見其矜持費力  
焉耳此等說話儒者真謂其與接輿沮溺丈人之  
見同科然以至理而論有心做事者  
亦做不出甚事不得例以習見非之

諭治國者毋任知

呂吉甫曰龜有  
知而不待免患  
有神而不能避  
網是為有所困  
有所不及為道  
者所以絕聖矣  
知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  
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子元君覺使人  
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  
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  
網得白龜焉其元五尺君曰獻若之龜又至君再欲  
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割龜七

至知也。曰雖有  
人謀之魚不  
網而畏鵲鵲以  
魚之不知也蓋  
思知鵲鵲之能  
害已而網出於  
其所不意殊不知鵲鵲之害小  
網之害大人能  
去小知而大知  
明矣不於其善  
而自善矣如嬰  
兒無碩師以教  
之而自能言蓋  
與能言者處也  
人雖有知亦當  
與衆謀之

十二鑽而無遺策仲尼曰神龜能見於元君而不  
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剗  
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  
萬人謀之音提聖人有至知而約詳策聖人魚不畏網而  
畏鵲鵲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  
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陸方壺云

河門曲則之門宰路淵名龜為清江之

見夢以見脫而卒不能脫者龜有數也數定則雖  
有神知不能移故有所困有所不及者蓋困於數  
也神知根於有生之前數定於有生之後老子曰  
自吾無身復有何患外其身則不圖于數矣雖有  
至知亦須畢舉群策而後為謀允臧蓋用知則自  
私自私則有情識有機變人斯畏而避之矣故魚

和象曰聖明其  
內當事而發已  
言其外以暢事  
精暢則事通  
外明則內用相  
須之理然也

呂吉甫曰世情  
以有用為能者  
為有用無知無  
能者為不用而  
不知無用者乃  
有知之不自出  
自現之則

宏闊之中有至理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

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

則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

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陸方壺云

夫至理之言無可揀擇故碎拱璧則塵

該者無旁而人之所用者有限以不盡用而遂謂  
其無用則非矣彼天地亦大矣人之用天地者幾

用之小易當  
客之於地取

唐順之曰名分  
章嚴於君臣易  
世則變況其他  
道理豈可拘耶  
只是借此為至

人不留行引起  
耳不留行即无  
住着浮屠不三  
宿禁下蓋此意

呂吉甫曰列子  
曰至遊者不知  
所遊至遊者不  
知所視物之皆  
遊物之皆觀此  
我之所謂遊我  
之所謂觀也莊  
子之遊亦若是  
而已得道者物

何即以及步履而論則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以為無  
用側足而極之至於黃泉尚有無用乎畢竟是以無  
也故惠子亦曰無用不知也雖無用而所以助吾  
之足者寔多若以無用而廢之不能容足之外  
更有餘地則特日見其狹隘而不能容足矣如此則  
無用之用得非天下之大用乎前云足也踐特其  
所不礙亦  
是此意

### 至人與世同遊

莊子曰人有能遊人有生而徇俗能且得不遊乎不能

止而人而不能遊人有生而矯俗者且得遊乎不能

夫流遁之志為卑決絕之行為高噫其非

至知厚德之任與皆一曲覆墜而不反有以弊者火馳

而不顧有以德者雖相與為君臣時也二人者雖各自

時易世而無以相賤易世論定均非至知故曰至人

不留行焉至人者不執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

俗學之流且以稀帝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

人乃能遊於世與世而不僻不決絕順人順人而不

失已不流遁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陸方壺云遊即首篇所謂逍遙遊之遊言人之志

乎有生而不能遊者且得遊乎而遊者胸次洒

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且得遊乎而遊者胸次洒

根塵太重骨掛世網昌黎所謂持披入省中顧婢

子語刺又不休雖與之遊安得而遊乎大抵世  
德之所任常人不能也夫墮物者誰不反顧火逸  
者希不顧家若也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則是

古而今則以稀而之流現  
今世薄其心  
孰能平而不波  
乎唯至人乃能  
適世而不為僻  
異順人而為不  
失已因於彼而  
教之非孝也達  
其意而承之不  
被也所教者彼  
之所有非教以  
所無也不通  
天下之意則彼  
是生矣達其意  
而承之何彼之  
有以至人之所  
適也

真有流遁之志決絕之行者是人也而後可以與  
遊今之不能者只為於世緣上着透遇富貴則貪  
富貴遇功名則戀功名雖有南面之尊北面之榮  
一時相與以為君臣極其際遇而易世之後無以  
相賤也直等耳貴已而賤人先已而後人何為者  
哉以故至人之行不留於此直將等為浮雲視為  
儻來有天下而不與焉又學者多尊古而卑今大  
非也古今遞波耳上題希常下及今世前浪後浪  
也後之視今侯今之視昔是古而非今得乎至知  
之人達觀若此是以遊於世而不僻于行順于人  
而不失乎已直將乾坤世界劇為戲場古今旦暮  
遊為流浪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與彼所  
謂世教者雖不肖又焉學之然亦承其意而不彼  
彼者外詞不彼言不外之也何者世出世法原無  
兩件有所揀擇去取則非遊世而不僻順于人  
而不失者矣即是而觀先王之所謂遊者定非絕  
物忘世之學有隨順而不自失  
者在焉以所以為至知厚德也

知徹為德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口徹為甘心徹為知  
心不為識神所知徹為德則知無分別凡道不欲壅壅  
則哽又而不止則珍珍則眾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  
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日夜無降日夜所息必有  
之所以穿之人則顧寒其寶胞有重閤心有天遊室  
無空虛則煩姑勃僂居室若無空虛之地以各逐其  
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  
者不勝如人見大林丘山而即善之者亦神德溢乎  
之不勝其勞欲少得以憩息焉耳德溢乎  
名德在內因名溢乎暴表暴而溢謀稽乎謫急而後  
聲名而溢名溢乎暴表暴而溢謀稽乎謫急而後  
其知出乎爭榮生乎守官事果乎眾宜春兩日時

—

\_\_\_\_\_

\_\_\_\_\_

1

\_\_\_\_\_

---

1

10

---

10

---

\_\_\_\_\_

\_\_\_\_\_

10

---

1

10

---

1251

\_\_\_\_\_

\_\_\_\_\_

1

\_\_\_\_\_

---

1

10

---

10

---

\_\_\_\_\_

\_\_\_\_\_

10

---

1

10

---

1251

萬曰只是一氣周流貫徹有所附麗則自然生長  
知一氣之相禪則同氣者可以相求而神仙大藥  
所謂同類易施功  
者亦畧可識矣

佚者不問勞

郭象曰補病非  
不病也休老非  
不老也止過非  
不逸也看之扶  
有勞故佚者超  
然不顧神人即  
聖人也聖言其  
外神言其內後  
合各有分高下  
有等故不相

靜然可以補病皆城音白威可以休老寧可以止處雖然若

是勞者之務也皆勞而後求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

問焉佚者則未嘗動安用靜未嘗繁安用損末嘗聖

人之所以賦音威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賦

也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賦國賢人未嘗過

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陸方壺云

病者焚和所致凡人有病只求一頁靜  
則火自降水自升真氣自復和氣自退

聖人曰皆城也  
解曰病也煩又  
云靜非樂也至  
可以補病可无  
所見金病也而  
可以休老不知  
昔城蓋養生家  
之附耳搜真語  
云時以手按口  
四皆令見完分  
明是捨眼神之  
道久為之見百  
冥形之兆八  
於目皆被城破  
紋可以沐浴者

藥餌之補皆第二義故曰靜然可以補病皆城佚  
云剪除男女聲色之欲則老境自是安康故曰皆  
城可以休老寧可以止處事若急應一以安靜鎮  
之則一止可以止衆止而事無不理矣雖然若是  
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也所如所其無逸之所  
蓋病而補靜補亦晚矣佚人則不待病而先居於  
靜老而背城又亦遲矣佚人則不待老而先証於  
滅遽而止寧止亦始矣佚人則不待遽而先安於  
止故勞者之務佚者未嘗過而問焉夫勞者之務  
佚者不問則聖人之事神人不問可知夫勞者之務  
聖人不問可知矣君之事賢人不問可知夫勞者之務  
子不問又可知矣駭與駭同謂敗百姓之觀聽也  
聖人之所以駭世無過仁義而已賢人君子則愈  
失愈下故其所以駭世者不過脩飾乎禮樂文物  
之具小人則權謀術數而已道不同不相  
為謀是故有過而不問者問講求之意

名非聖人所貴

演門宋城

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

高賢一也也其  
波瀾傷性遠至  
若臨河

呂吉甫曰官  
之勸其堂至我  
毀死許由之此  
其後至若臨河  
殉之焚至此

呂吉甫曰在子  
世得其基  
所以言

以先此意

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  
之紀他聞之聞許由居潁水帥弟子而駿駿也於窾水  
水諸侯吊之諸侯但吊其苦而已三年申徒狄因以  
陪河

陸西星云演門有親苑而哭之哀者上之人以為  
者過半不得爵而反以喪其生則好名之過也若  
乃許由避堯紀他聞之而駿窾乃先赴淵申徒狄  
因之而自沉何為者哉則二子偏之也名也者非  
至八之所貴也故至人無名人不得而慕之焉

### 立言所以寓意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啼者所以在兔得兔而  
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

人而與之言哉

陸西星云

荃魚筍也蹄兔置也在道則為言說之  
喻得其志則言說可忘上乘之學不自  
外入專一自家理會有脫然更則有言無言皆成  
荃蹄得是人而與之言庶可以行不言之教矣